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七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73)

儒藏

B222
30
(73)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焦竑年譜　容肇祖 編撰……一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清·陳斗初 編撰……三七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明·郭孔延 編撰……六五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憲成 自述　顧與沐 記略　顧樞 編輯　清·顧貞觀 補訂……一六一
胡應麟年譜　吴晗 編撰……三五一
眉公府君年譜　明·陳夢蓮 編撰……四一五
高忠憲公年譜　清·高世寧 編撰　高世泰 增訂……五三九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明·馮奮庸 編撰　清·張宏文 續編……七二三

焦竑年譜

容肇祖 編撰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重排

《焦竑年譜》，容肇祖編撰。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燕京學報》第二十三期《焦竑及其思想》。

焦竑（一五四〇—一六二〇），字弱侯，又字從吾、叔度，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今屬江蘇）人，明代著名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文獻考據學家。萬曆十七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其學由耿定向、史桂芳導引而入陽明心學一派，繼以王襞、羅汝芳爲師，又受泰州學派思想啓發，提出「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出一片天地」，崇楊墨而不獨尊孔孟，與同被視爲「異端」之徒的李贄交好。然其學篤實明辯，迥異於明代「遊談無根」之風，在當時即有「士林祭酒」、「一代儒宗」之譽。生平研經著史，闡發釋老，著述宏富，尤以《澹園集》、《續集》、《焦氏筆乘》、《續乘》、《焦弱侯問答》、《老子翼》、《莊子翼》、《易筌》等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又以《國朝獻徵録》、《國史經籍志》、《皇明人物考》、《玉堂叢語》、《遜國忠節録》等通究明代史事，有「國朝典章」之褒。其所評點、編纂類著述更多達六十餘部，對後世影響極大，享有「巨儒宿學，北面人宗」這樣崇高的學術地位（徐光啓《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容肇祖，字元胎，爲當代著名學者。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大學、嶺南大學、西南聯大、中山大學教授，著有《明代哲學史》、《李卓吾評傳》等。此譜作爲《焦竑及其思想》一文的組成部分之一，記其師承淵源、著述與交遊甚詳，有助於瞭解焦氏學術思想之形成過程及其生平事蹟。

焦竑年譜

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南京應天府旗手衛人。原籍山東省日照縣。自明初遠祖以宦遊留居南京、遂家於南京、竑有與日照宗人書說道、

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宦遊留金陵、二百餘載矣。德正德靖嘉靖間、饑疫相仍、一門凋謝、祇餘吾父騎都尉一人耳。澹園集十三

他的父親號後渠、李贄續焚書卷二有壽焦太史後渠公八衮華誕序年八十二、以微疾終。見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兄號伯賢、官至廣東靈山知縣。見江西饒州府通判黃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庚子、西曆一五四〇焦竑生。

案焦竑的生年、約有三說。

一、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泰昌元年案即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這年七月改元泰昌。卒、年八十一。上推爲生在嘉靖十九年庚子。錢大昕疑年錄三附引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正合、又耿定向與焦弱侯書說道、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惕然深思、廩廩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耿天臺先生全書三鄒元標焦弱侯太史還朝序說道、弱侯以文行爲士林祭酒者二十餘年、年五十、始魁天下。又焦弱侯太史七十序說道、及艾登上第。俱見鄒子願學集四焦竑大魁在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這年如果是五十、則生年爲嘉靖十九年。又耿定

向官南直隸督學在嘉靖四十一年西曆一五六二冬、竑遂受學于定向、後來竑推崇定向、說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又作老子翼序說、年二十三、聞師友之訓、稍志于學。澹園集十四竑如果在嘉靖四十一年年二十三、則生年必是嘉靖十九年。

二、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俱說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上推爲生在嘉靖二十年辛丑。西曆一五四一錢大昕疑年錄三、正作焦弱侯八十、生嘉靖二十年辛丑、卒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吳榮光曆代名人年譜九、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下、記道焦弱侯竑生。

三、明狀元圖考卷三說、焦竑赴會試、寓燕京祖師廟、道士夢神告云、有大狀頭相公、是科果首唱、是年五十一。這真是俗語不實傳爲丹青。如果焦竑登第時年五十一、則生在嘉靖十八年己亥。西曆一五三九以上關於焦竑的生年、共有三說、這是很難確定的。生嘉靖十九年的一說、是折衷而又證據較多、爲作年譜的便利計、姑且採用、以俟將來的考證。這年王艮卒。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西曆一五五〇**竑年十一。**

竑的父親教督甚嚴、竑亦發憤向學、他後來說道、

某自髫年發憤向學、豈第爲世俗梯榮計、實吾父督教甚嚴、不忍怠棄、欲因之稍稍樹立、不愧家聲耳。與日照宗人、澹園集十三。

當時授他程課的、又有他的哥哥伯賢、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說道、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以程課、即以經學爲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澹園續集一

這年顧憲成、趙南星、湯顯祖生。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西曆一五五五 **竑年十六。**

選京兆學生員。他後來作的永平府遷安縣金君玄予墓誌銘說道、

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恒自新、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鼎卿、及玄予金光初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澹園集二八

又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說道、

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王銑適以松陽令改學博士至。澹園集二九

這年湛若水卒。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西曆一五五八 **竑年十九。**

鄉試下第。他後來作青陽陳氏族譜序說道、

嘉靖戊午、余始識青陽陳水部於場屋。澹園集十五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西曆一五五九 **竑年二十。**

這年楊慎卒。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西曆一五六〇 **竑年二十一。**

他後作玉露堂稿序說道、

憶余弱冠、讀書天界、報恩二寺。路旁松柏成行、皆居士顧源手種。澹園集十六

這年唐順之卒。

嘉靖四十年辛酉、西曆一五六一 **竑年二十二**。

娶耆儒朱鼎第三女爲妻、朱氏時年二十三。竑後來作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始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子異日必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匳中裝爲甘毳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不繼、則解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一爲開顏、其益大矣。澹園續集十五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西曆一五六二 **竑年二十三**。

冬、耿定向來督南直隸學政、竑遂受學于定向。他後來作先師天臺耿先生祠堂記、說道、

先生嘉靖壬戌以監察御史董學政、始來金陵。略 乃首聘楊子道南 希濇 與講求仁之宗、以感厲都人士於學。已又拔十四郡之雋、羣之學舍而造之。先生間一臨、相率持所疑難問、啓以機鑰、靡不心開目明、歡喜踊躍。或不待詞說、而目擊意悟、虛往實歸者、往往有之。澹園集二十

他又說道、

向來論學、都無頭腦。吾師耿先生至金陵、首倡識仁之宗。其時參求討論、皆於仁上用力。久之、領會者漸多。吾輩至今稍知向方者、皆吾師之功也。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又作老子翼序、說道、

余幼好剛使氣、讀老子如以耳食無異。年二十有三、聞師友之訓、稍志於學、而苦其難。入有談者、

以所謂昭昭靈靈引之、忻然如有當也。反之於心、如馬之有銜勒、而戶之有樞也、參之近儒、而又有合也、自以爲道在此矣。澹園集十四

這是他的學問初有悟入的一年、他是很得力於耿定向的。這年鄒守益卒。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西曆一五六三　竑年二十四。

這年季本、聶豹卒。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西曆一五六四　竑年二十五。

中鄉試舉人、座師爲沈啓原、他後來作霓川沈先生行狀說道、

嘉靖甲子比士、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有學行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啓源以南屯部郎、校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澹園集三三

同學的有吳自新、號伯恒。澹園集二八永平府遷安縣金君墓志銘說道、甲子、余與伯恒舉于鄉。爲縣學同案。冬北上、始識太平縣焦玄鑑。見澹園集三一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　這年羅洪先卒。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西曆一五六五　竑年二十六。

會試下第、這年顧起元生、顧之父國輔少與竑爲縞帶交。見穀菴顧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西曆一五六六　竑年二十七。

這年始識耿定向弟定理、又識鄒守益孫德涵、相與商討學業、耿定向觀生紀記這年說道、

其年仲子指定理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啓、與焦竑、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

有閡、時時垂涕盡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躭無溺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是、乃豁然一徹也。略夏中、鄒德涵至留都居之明道祠、德涵就仲問學、數問而仲數不答、德涵拂袂起曰、吾獨不能自心參而向人吻求乎。歸鍵一室靜求者踰時、未有解、愈自刻厲、至忘寢食。余屬與焦竑處、踰年始有悟。發寓書重感得仲初相激。

六月、崇正書院成、延焦竑主其教、檄髦士從講。著崇正書院會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這可見焦竑爲耿定向最得意的高足弟子。焦竑作天臺耿先生行狀亦說道、

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徐階以理學名卿首揆席、設簴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盪鼓舞、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士蘇醒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麋他師者、亦籍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澹園集三三

這可見耿定向的名望之盛、而推助其聲氣者、當然以焦竑爲首了。這年與楊希淯道南同遊九華山。見崇正堂答問、澹園集四七。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西曆一五六七 **竑年二十八。**

十一月、耿定向晉官大理左寺丞。見天臺耿先生行狀、及耿定向觀生紀。計耿定向自嘉靖四十一年官南直隸督學、至這年凡六年、焦竑作的行狀所謂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澹園集三三

隆慶二年戊辰、西曆一五六八 **竑年二十九。**

這年竑到北京會試下第。識高朗字子晦、後來作的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略歲丙寅嘉靖四十五年、君兩弟以余師耿先生之命。從余論學、間歸持余說告之、君大喜、始慨然有從事其間之意。尋余過京師、君授鴻臚寺序班在焉、一見恨相知晚。澹園集二八

又識劉浉字君東、後來作崇德錄序說道、

余自歲戊辰識君東京師。澹園續集二

這年冬、竑到湖北黃安住耿定向家。耿定向觀生紀說道、

焦弱侯率其徒田既霑、李能之同來省。

隆慶三年己巳、西曆一五六九 竑年三十。

春、在湖北黃安臨別、與耿定向登天臺山。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春、偕弱侯登天臺。弱侯爲余賦北山有台什、里中子弟從者十人。仲子定理諗里中子弟無能賦者、令各稱引古語並古詩爲贈、欲弱侯一丶答之、模古人贈處之指。叔子定力撰次之、爲天台別訂。余送至官孝廉宅而別。

案竑有留別天臺耿先生詩、說道、

千崖落木動微寒、匹馬西來歲欲殘。四海風流今下榻、一尊煙雨夜憑闌。時危自覺知心貴、身在翻悲會面難。一望歸舟腸盡結、橫江波浪正漫漫。澹園集四一

隆慶四年庚午、西曆一五七〇 竑年三十一。

秋、與鄒德涵同舟北上。見鄒君汝海墓表、澹園集二十七。

隆慶五年辛未、西曆一五七一 **竑年三十二**。

在京師會試下第。歸後來他作劉君東孝廉名濎傳說道、

憶歲辛未余計偕都門、同志響臻、有襆被旅中朝朝不能去者、如君東尤有味于余言也。澹園續集十

這年冬、他的母太宜人痰疾劇、不解帶而侍者匝歲。後來他作的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余榻前不解帶而侍者帀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呷少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兒忘疲、固也。新婦將毋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爲幸、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澹園續集十五。

這年歸有光卒。後竑所作筆乘續三尚書敘錄條引歸有光題跋一篇。

隆慶六年壬申西曆一五七二 **竑年三十三**。

耿定向過金陵、與李贄及竑等商討學問。耿定向觀生紀記道、

過金陵、與李宏甫名贄、又號卓吾、焦弱侯輩商學。耿天臺先生遺書卷八

案竑與李贄交好、在這幾年中過從頗密。後來李贄壽焦太史尊翁後渠公八袠華誕序說道、

予至京師、即聞白下有焦弱侯其人矣。又三年、始識侯。既而徙官留都、始與侯朝夕促膝、窮詣彼此實際。夫不詣則已、詣則必爾、乃爲冥契也。故宏甫之學雖無所授、其得之弱侯者亦甚有力。略惟宏甫爲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爲知己。李氏續焚書卷二

我的李贄年譜以爲李贄大約在隆慶四年徙官南京（李卓吾評傳頁六）、則這年正是他們往來甚密的時候。又李贄識耿定理在這年（據李贄耿楚空先生傳、焚書卷四。）則李贄與耿定向相識或亦始這年、而由竑爲之居中介紹的。

這年冬焦竑丁母憂。（據上引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這年閏二月二十四日焦玄鑑卒。後三十年竑爲作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洪潭焦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西曆一五七三）**竑年三十四。**

居喪家居。

萬曆二年甲戌、（西曆一五七四）**竑年三十五。**

春、耿定向奉命冊封魯府、還過維揚、焦竑偕王襞（號東厓）迎之於眞州、相與商切學問、踰數宿而別。竑送定向至和州、定向爲述定理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解、竑深有契。（據耿定向觀生紀、耿天臺先生全書卷八。）

十一月二十日、竑妻朱安人卒、年三十六。生子二、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皆幼。後一適諸生楊楷、一適梁子固。（據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五。）這年錢德洪卒。

萬曆三年乙亥、（西曆一五七五）**竑年三十六。**

這年冬續娶武舉趙琦的第二女爲繼室。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趙安人而喜。甫踰期、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

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毋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于余母也。凡時祠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笑曰、尊富之爲厚、爾所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澹園續集十五

萬曆四年丙子、西曆一五七六 **竑年三十七。**

這年趙貞吉字大洲卒。崇正堂答問有引趙貞吉的話。澹園集四七 潘絲字朝言卒、竑有祭潘朝言文、稱潘絲爲奇男子。澹園集三五 後來又作潘朝言傳、敘說道、

間走燕、趙、吳、越、從四方賢士大夫遊。洪都鄒謙之守益、羅達夫洪先、毗陵唐應德順之、宛陵周順之怡、皆執贄請益焉。略 外王父楊以射名、朝言盡其指授。已復受槍法青人樊東川、已復閱武經古陳法、旁采將傳星曆風角諸書、躍馬彎弧、慨然有鞭撻四夷之志矣。溫處故多鑛、大盜往往竊窺之而發源多山箐、可嘯聚、急則常竄伏、奔呼鈔略以苟旦夕。嘉靖乙丑四十四年春、浙東鑛盜起、糾合亡命千五百餘人、抵婺、放兵四掠。指揮王應禎死之。又明年、入歙六邑、洶洶。部使者強起朝言、朝言至屯溪、望見賊、策曰、賊渡矣、渡且爲一郡患、乃率兵要擊於河。兵稍卻、與劉會者六人挐舟抵賊岸。緋衣者跳踉出、知其魁也、射殺之。賊爲氣奪。又挑其尤桀驁者數人、射殺之。皆相顧愕眙、稍稍自引去。明日、賊奮兵戰、旗甫出、射之仆。我軍驩聲動天、人人氣自倍、渡河大破之。又明日、追射於下

流、破之。又明日、伏煙邨渡、邀賊歸路。前後八陳、所向無不意得者。賊泣曰、吾目中久無歙州、今竟落儒生手乎。略耿先生定向雅重朝言、亟超格貢之、選嚴州府別駕、至、權知分水縣、略三月而邑大治。頃之、移攝建德。略丙子、部運長安邸、當日拜走仰望階下、鬱鬱不得意。疾作。略因上書自免去。監司部使者共惜之。略尋以北勝州刺史就家起之、而朝言死矣。澹園集二四。

萬曆五年丁丑、西曆一五七七**竑年三十八。**

會試下第歸。歸時與張鳳翼同舟。他後來答張伯起鳳翼有說道、憶丁丑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此不能更出、意爲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澹園續集五這年李贄以南京刑部郎出爲雲南姚安府知府。

萬曆六年戊寅、西曆一五七八**竑年三十九。**

萬曆七年己卯、西曆一五七九**竑年四十。**

秋同昆陵徐上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筆乘三何心隱原姓名梁汝元死湖北獄中。後來竑的朋友李贄、著何心隱論、李氏焚書卷三極恭維心隱、並有與竑書、說道、何心老英雄莫比。觀其羈絆縲絏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略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案焚書卷三有何心隱論、卷一有荅鄧明府、皆為何心隱作。所謂二稿當即此亦略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

嘗見兄道有此人也。豈兄不足之耶。抑未詳之耶。續焚書卷一頁四一

萬曆八年庚辰 西曆一五八〇 竑年四十一

這年始記錄讀書所得、後來李士龍整理他所記的成爲類林。他題類林後說道、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胸臆、又不能舉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亡書久似憶、良朋真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洪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編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黄、則士龍之爲也。澹園集二十二

這年八月三十日朱錫卒、年七十三。朱錫號圖泉爲王艮及徐樾門人。焦竑後來作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誌銘中有說道、

居閩數年、節縮裘飪、計積俸若干、友人顏鈞一日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下、所在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略公既篤信心齋王艮之學、而心齋子直徐樾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說者、即詐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陳獻章、陽明王守仁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託、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即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于得則守之必堅、而易于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

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覯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略

淮南王艮閔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因淮南之示以內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鵠者、必自公之悔心始矣。澹園集二八

案朱錫除深佩服顏鈞之外、又曾與何心隱爲講學友。何心隱上祁門姚大尹書說道、時與錢同文又與丹徒朱錫號岡泉嘗官漳州教授者亦同南遊。爨桐集卷四 看這墓誌銘、可知焦竑不滿于顏鈞等、以爲裂其外。這可見焦竑的思想的一部分。

萬曆九年辛巳 西曆一五八一 **竑年四十二**

正月一日、高朗字子晦卒、年五十二。後一年、竑爲作鴻臚寺序班高君子晦墓志銘。澹園集二八 高朗亦爲耿定向門人、竑自述與高朗的交好說道、

余自隆慶戊辰、識君京師、同門友善者十四年。余廓略不受羈束、而君斤斤務當繩墨。余學右解悟、而君意主質行。余懶慢避客、而君喜纏綿禮節、交遊往來若無一不爲。反乃其遊驩然兄弟不啻也。高君子晦墓志銘

九月二十九日、鄒德涵字汝海卒、年四十四。竑後作有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鄒君汝海墓表。澹園集二七

德涵爲鄒守益之孫、鄒善之子、受業于耿定向、與竑爲同門。這年李贄自雲南姚安府知府解官、到湖北黃安、竑有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詩、詩云、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

長者子、隨緣一見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澹園集四一

萬曆十年壬午、西曆一五八二 **竑年四十三**。

正月十三日劉自強卒、年七十五。後二十年竑爲撰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神道碑。澹園集二六 自強曾爲應天府尹、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鄉試爲監試官、竑是甲子科鄉試中式的、故神道碑有說道：是歲比士於鄉、公總簾內外部署、勤毖得人爲盛、余淺薄亦幸與焉。這年竑計偕北上。據題類林後、澹園集二十二。冬丁旦卒、年六十四。竑後來作丁別駕傳、開首說道：余師天臺耿先生定向督學南畿、以正學風士、類其文行異等者、不以夷之儔伍中、命有司以禮敦聘入試。時楊君希湆、詹君應麟、郭君忠信、王君敬臣輩不過五六人、貴池丁君旦其一也。又說道：尋師於鄒東廓守益、王龍溪畿、錢緒山德洪、歐陽南野德諸先生所聞益淵博、遠近之士負笈從遊者不可縷數、君一以師友所講繹相授受。澹園續集十 這是講王守仁之學者。

萬曆十一年癸未、西曆一五八三 **竑年四十四**。

會試下第、作尊師天臺先生六十序二篇。澹園集十八 六月七日、王畿卒、年八十六。

萬曆十二年甲申、西曆一五八四 **竑年四十五**。

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年五十一。竑作有贈汪少臺參軍遷劍州州端序。澹園集十七

萬曆十三年乙酉、西曆一五八五 **竑年四十六**。

五月胡直字正甫卒、年六十九。焦氏筆乘續集一讀論語見大賓條有引胡直的話

萬曆十四年丙戌、西曆一五八六竑年四十七。

羅汝芳號近溪至金陵、竑詣之問學。他作的鳳麓姚公墓表說道、

往丙戌羅近溪先生至金陵、余與公姚汝循、字鳳麓。詣之。先生論明明德之學。公曰、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先生笑曰、明德無體、非喻所及。且公、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公聞之有省。澹園集二七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五本傳說他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後來他作羅楊二先生祠堂記說道、

國朝之學、至陽明先生王守仁深切著明、爲一時之盛。是時法席大行、海內莫踰於心齋先生王艮。傳心齋之學者、幾與其師中分魯國、而維德羅先生汝芳衍其餘緒、則可謂橫發直指、無復餘蘊矣。先生嘗屢至留都。最後、嶺南楊貞復起元從稟學焉。兩先生珠聯璧合、相講於、堂以爲金陵倡。蓋當支離困敝之餘、直指本心以示之、學者霍然如梏得脫、客得歸、始信聖人之必可爲、而陽明非欺我也。澹園集二十

可見他對于羅汝芳是很佩服的。明史二八八本傳說他講學以汝芳爲宗。羅汝芳屢至金陵、只丙戌的一次竑問學于他、見于記錄。其他惜不可考。九月十四日、從任字子重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湖廣黃州府經歷從君子重墓志銘。冬、萬達甫號純齋來訪。後來他作萬純齋傳、有說道、

往余庵廬在委巷窮絕處。丙戌歲、純齋君來訪。時遊從稀簡、殘雪山積、擁被趺坐、續葦以燎窗紙、

忽白者不知幾信宿也。所詰難反覆、往往窮微極深、世論所不到。一二勝士傍聞之、如鼎中之臠、足饜飢渴。已而疑吝冰釋、一趣澹漠、微獨能饜飽而已、又當忘憂解慍、心舒意閒、而自以爲得也。時余兩人樂甚、未幾別去。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五年丁亥、西曆一五八七 竑年四十八。

十月十一日、王襞號東崖卒、年七十七。竑與王襞甚相得、曾有贈王東崖先生五首。澹園集三七 又有奉懷王東崖先生卻寄詩、有云、何日關門來紫氣、爲予強著五千言。澹園集四一 是很推重王襞的。在王襞卒後十九年、爲作王東崖先生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中有說道、

陽明公以理學主盟區宇、而泰州王心齋嗣起、其徒幾中分魯國、故海內言學者皆本兩王公。心齋子東崖先生推衍其說、學士雲附景從、至今不絕、蓋以學世其家。略 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句、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略 自心齋絕去利祿、壹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盡知也。而先生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嗚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先生所與遊皆當世賢豪長者。余無似、顧受益爲深。

萬曆十六年戊子、西曆一五八八 竑年四十九。

四月李渭卒、年七十六。後竑作參知李公傳、說道、

歲癸亥、余師天臺耿先生董南畿學、同野李渭號 李公從之遊、余乃獲交公。澹園續集十 九月二日、羅汝芳卒、年七十四。朱袗號浠桂 卒、後竑爲作朱方伯傳、開首說道、嘉隆以來、蘄黃間以理學著者三

四人、余師耿恭簡公定向、顧兩公方伯浠桂公、一時士大夫指目爲清鏞大敦、以想見楚材之盛、而今不可作矣。澹園續集十

萬曆十七年己丑、西曆一五八九 **竑年五十**。

會試中式、進士第一名、官翰林院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見明史二八八本傳 京兆將爲棹楔、謝以賑饑。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見明儒學案三五本傳 他與日照宗人書云、府縣坊銀到日、即儘數置祭田一處、所入田租以供歲祀、餘察兄弟之甚貧者周之、俟後有力陸續增置、爲經久計。澹園集十三 十月三十日、查鐸卒、年七十四。查爲王守仁之再傳弟子、竑後爲作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耿定向有與焦弱侯書說道、

前病中聞賢大魁報喜、而不寐者終夕、如得良劑、沈疴大減、踰數日、則又爲賢惕然深思、廩廩焉不寐者累夕。念賢茲當知命之年、乃有此一着、天非徒以榮名授賢、度所以命之者意篤至矣。賢毋謂方纔釋褐、優遊閒局、尚有重大擔子。余觀賢時、即一念一語、更係斯道明晦、更係天下國是從違。賢能不自凜凜焉、以凡衆尋常自處耶。賢時當局中、余從旁靜觀、似爲親切。賢又毋視余此爲泛常獎掖語也。試靜夜深思之、惟時有喫緊二語、權爲賢贈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此二語、幸識之心紳、勿以爲淺談也。耿天臺全書三

所謂知命之年、可證竑這年年五十、與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之說合。

萬曆十八年庚寅、西曆一五九〇 **竑年五十一**。

九月十九日王銑號春沂卒、年八十七。竑爲作福建漳州府通判春沂王先生墓志銘、開首說道、自余舞象時、選爲京兆諸生、先生適以松陽令改學博、至、羣諸弟子試之、拔雋茂四十餘人、督之加嚴。每一義出、必細爲竄定、至午夜不休。或片語有當、嘉嘆再四、津津若有味乎其言也。稍倦時出酒裁相勞苦、由是人人自奮、惟恐不當先生意者。是時也、凡屬先生所賞識、率強半登上第、而凡登上第者、靡不由先生所賞識、歷歷至今可指數。獨余不類、謬被先生知、落落三十年、頃叨一第、而先生且不待矣。澹園集二九。

又這年六月十四日劉瀞卒、年六十、竑爲作劉處士傳。澹園集二五

萬曆十九年辛卯、西曆一五九一 **竑年五十二**。

三月二十四日沈啓原號霓川卒、年六十六。竑爲作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八月、許國罷相、竑作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澹園集十五

萬曆二十年壬辰、西曆一五九二 **竑年五十三**。

任會試同考官、他後來作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說道、臣自壬辰濫竽禮闈。澹園集十五 王宗沐號敬所卒、竑有祭少司寇敬所王公文。澹園集三五 這年竑奉使大梁、他後來作刻兩蘇經解序、說道、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秋解。澹園續集一 鄧元錫號潛谷卒、年六十二、竑曾爲作鄧潛谷先生經繹序。澹園集一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曆一五九三 **竑年五十四**。

佑藏

竑以奉使大梁畢、便道還里、然後抵京。吳自新號伯恒卒、竑作祭吳伯恒。澹園集三五 自新官至刑部侍郎、曾官杭州知府。竑舊有送吳伯恒太守之杭州二首、見澹園集四一。四月十九日汪道昆號南明卒、後二年竑作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澹園集三四 八月八日張緒號甑山、鄒守益門人、卒年七十四、竑作張甑山先生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曆一五九四 竑年五十五。

竑初著論史、以爲史之職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語史、得其人不專其任不可以語史。略 蓋古之國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諸名山、傳之百代。而欲以烏集之人、勒鴻鉅之典、何以勝之。故一班固也、於漢書則工、於白虎通則拙。一歐陽修也、於新唐書則劣、於五代史則優。此其證也。今之開局成書、雖藉衆手、顧茂才雅士、得與館閣之選者、非如古之朝領史職而夕遷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爲公卿、而猶兼翰林之職、此即終其身以史爲官也。自非遴有志與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舉其職哉。澹園集四 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明史二八八本傳 竑上修史條陳四事議、內言一本紀之當議、一列傳之當議、一職官之當議、一書籍之當議。澹園集五 都是很切實的。關於書籍一項、他以爲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橅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鈔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即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到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失如前者罪

之不貸。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這可見他的眼光之遠大。史事中止、他私成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見明儒學案本傳。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萬曆刻本、北平圖書館有藏本。又準荀勗四部銓書之例撰國史經籍志五卷。有粵雅堂叢書本。

這年、皇長子出閣、竑爲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用功維均、敷陳或未盡、惟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古人不耻下問、願以爲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竑與同列謀曰、吾儕啓其端、以便下問若何。衆然之。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從人爲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中外咸知睿質之美、亦由竑善啓迪也。嘗講次、羣鳥飛鳴、皇長子仰視、竑輒肅立輟講。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爲養正圖說。案澹園集卷十五有養正圖解序、書今傳。採古儲君事可爲法戒者、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目爲賈譽、竑遂止。王鴻緒明史藁列傳一六四。明史二八八本傳略同。

這年、四月三日苑囿號沱溪卒、年八十、竑後爲作奉政大夫刑部福建清吏司郎中沱溪苑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四月二十二日顧國輔號毅菴卒、年五十七、竑後爲作中憲大夫寶慶府知府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毅菴顧公墓志。澹園集二九。九月二十五日、陳良輔號念齋卒、竑後爲作昌黎縣知縣念齋陳公暨孺人段氏墓志銘。澹園集二九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曆一五九五　竑年五十六。

正月、金光初字玄予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永平府遷安縣知縣金君玄予墓志銘。澹園集二八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西曆一五九六竑年五十七。

正月四日、張啓元字應貞卒、年七十二、竑後爲作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公應貞墓表澹園集二七。

六月二十一日、耿定向卒、年七十三、竑爲作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澹園集三三作永新縣遷復廟學記。澹園集二十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西曆一五九七竑年五十八。

這年秋、充順天鄉試副主考、他作的順天府鄉試錄後序說道、

歲丁酉、秋京師復當大比士、府臣以請、上命中允臣天敘全天敘典厥事、而以臣某副之。臣自壬辰濫竽禮闈、至是兩與校士之役、而彌有感於人文之盛也。澹園集十五

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竑既負重名、性復疏直、時事有不可、輒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同知。明史藁列傳一六四本傳同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道、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張位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當時竑有謹述科場始末乞賜查勘以明心跡疏、說道、

昨、聞科臣項應祥、曹大咸以科場事指議及臣、自當靜聽處分、而臣顧冒昧有言者、以事關大體、不容默默也。臣自入詞林、知典試一差、皆以序及、先年有建議不次差遣、以杜弊端者、向未舉行、昨

順天府臣以考官請、皇上特點陪者二人、以中允全天敘主之、而臣副焉。略不料忌者眈眈虎視、協謀傾臣。故命下之日、即造作流言、互相鼓煽、有非一端。臣恃皇上天日照臨、置之不問。今科臣果摭拾其餘、形之論列矣。應祥言涉風聞、尚無意必。大咸隨聲醜詆、意必逐臣、以快忌者之心。是使用正不用陪、必可豫擬、而皇上一不得以自由也。豈不悖哉。臣之立身、自有本末、大咸既所未知。科場校閱、各有分職、大咸亦所未諳。而輕信邪人、聽其指使、不思甚矣。文之好惡、本無定評。乃祖宗以來、必以去取之柄付之文學侍從之臣者、爲其有專職也。今諸卷具在、皇上勅九卿在廷諸臣虛心詳閱、當否自見。獨於舉人吳應鴻、汪泗論、曹蕃、鄭棻等中式、謂爲臣罪、則尤大謬不然者。科場舊規、正考閱易書二經、副考閱詩春秋禮記三經、各不相涉、載在詞林典故甚明。如吳應鴻、汪泗論、鄭棻、皆正考全天敘所取也。其有無弊端、天敘任之、臣不待言。中惟曹蕃一人爲臣所取耳。春秋禮記名爲孤經、佳卷原少。禮記入試止百八十人、臣徧加品閱、蕃之四經五策、詞義獨勝、是以首拔之。今落卷具在、其優劣可按覆也。大咸乃摘其數言、而遽疑臣與分校何崇業至有千金一擲之語。不知千金以投之臣乎、抑投之崇業乎。果誰爲過付、誰爲證據乎。崇業與蕃同寓虎邱、當問之崇業、北監未就條准部考、當問之禮部。於臣何尤。汪泗論選貢之雋也。往歲爲臣子授經、三月而去、臣不謂無然。臣兩子應試、以臣爲考官、遵例迴避、塾師例無迴避、則法之所不禁也。臣謂有意退人與有意進人、皆屬不公。臣不敢爲。且書經分屬正考、臣亦安得而予奪之。蓋場中閱卷、正考或可兼副考之事、副考不得侵正考之權、於理易見。今置正考不言、而以正考所取之人、混加之臣。此其言

非公平、意主羅織、行路知之矣。況臣等自承命以至入簾、僅隔一夕、迅電掩耳、敏者莫措、謂諸生能遽夤緣於臣等、臣等能遽爲諸生地、非鬼神不能也。是天敘與臣可皆無辨。獨大察一事、則臣尤有言焉。臣於壬辰奉差南還、次年抵京。傳聞中傷之人、有誣臣借徐性善銀買房者、都御史李世達等查性善簿籍、借銀者多無臣姓名。又性善抄沒三年、臣始借居今房、又非臣所買也。時諸臣以公議爲臣辨白。臣方家居、相去三千里、安能逆知其事而浼之。臣非縣官、安得私役水手。臣非將官、安得隱占軍丁。所扣糧餉、不知出何衙門。問之大咸、當有不能置對者。夫莽、操、懿、溫、古之簒逆亂臣也、自非手握重兵、威權震主者、未易以此擬之、而大咸不難以加臣、則其餘固不足道已。臣束髮砥礪、朝野共知。一旦汙衊至此、其塵點清班、慙負夙志、亦已甚矣。伏乞皇上敕下部院、嚴加根究、有一於茲、甘伏斧鑕。至於臣行不足以服衆、事必待於自明、其爲材品已自可知、尤望速賜罷斥、以塞忌者之意。（澹園集三）

竑後又有與李儀部書、說道、

僕樸遬細謹、雖材不逮人、而決不敢踰軼爲行己之玷。徒以虛名過實、下召疾於同曹、而木彊履方、上不能曲媚於時宰。偶科場之役、爲主上越次點用、兩人者遂合謀傾之。科臣受其指嗾、不復加察。尋見僕辯疏、始知分經校閲故事、而彼所摘非僕取中之人、即向令師痛自悔恨、而業無及矣。當時行道之人、爲僕憤激、冠髮爲指、薦紳中乃絶無一相暴白者、甚且不齒之人、搖脣攘臂、若赴仇敵、以悅當事者、往往有之。頃之冰山既頹、（案二十六年戊戌六月張位罷相）戎首尚在、給事楊某猶假條陳以

詆僕。楊僕之同籍厚善者、豈不知僕之爲人、而前事絕無影響哉。名義彼所輕、官爵彼所重、誠擇所集於枯與菀之間、而他何卹焉。僕始絕意謂世無復有君子者矣。迨部覆一上、疏末一段言言當實、不激不隨、一時傳觀紙爲之敝、問之、知爲門下筆也。嗟乎、僕則何以得此於門下哉。夫僕至不類、固主上論思侍從之臣也。一旦爲羣小擠排、顛倒黑白、竟泯泯焉同於窮鄉編戶、寃抑不伸者、竊爲明時恥之。得門下而士知清議、朝有指南、自是媚權賊善者皆可籍末議而鬭其口、僕即沒齒林壑亦復何恨。澹園集十三

看上一疏一書、可見竑以科場事被誣之始末。後來竑作太學汪君墓志銘、亦說及這事、說道、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欲有所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澹園續集十三

可知竑被貶官、而汪泗論等亦有停科之罰、這是很冤枉的。

這年作刻兩蘇經解序。澹園續集一 九月二十五日、王樾卒于京師、字德孺、號守原。年六十一。竑爲作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守原王公暨配宜人胡氏合葬墓志銘、中有說道、

公與余交最善且久、其卒長安邸也、余憑而哭之、爲經紀其喪。略 余是時有校士之役、比出闈、一再握手而公卒、時丁酉九月二十五日也。余與潘君去華躬爲含斂、俟其子至授之、未幾而余且以罪廢、嗟乎。德孺與余年相亞、地相望、立朝先後相若、比公即世、而余亦罷歸里居、藉令公於今在也、

必有以開余者，而不可得矣。澹園集三十

十一月二日，姚汝循號鳳麓卒，年六十三。後竑爲作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知府鳳麓姚公墓表。澹園集二七

十一月十六日，黃尚質號龍岡卒，年七十八。後竑爲作江西饒州府通判龍岡黃公墓志銘，中有說道：

自余髫年出入里閈時，共推爲賢者有三人焉。其一人曰禮部尚書郎李公維明逢陽，其一人曰余兄靈山令伯賢，其一人曰公。三人者鄰辟雍而居，相去僅數百武，學問遊處亡一日不同，其篤朋友，敦行誼，攻文學，名於一時，學者見此三人無不親就而尊禮之。澹園集三十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西曆一五九八 竑年五十九。

春，李贄偕返南京。見汪本鈳哭李卓吾先師告文，李溫陵外紀一。後乃赴福建福寧州同知任。見福寧府志十五

三月，盛敏耕字伯年卒，年五十三。竑後爲作茂才盛君伯年暨配徐氏合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五月，史桂芳號惺堂卒，年八十一。竑後爲作亞中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司惺堂史先生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銘，有說道：

憶余弱冠，未知所嚮往，先生不難折節下之，始以程藝相梯接耳。已而意其無迮也，乃徐引之學，即今稍知自立，非先生其疇開之。故追師先生而竊附於門下士以此。澹園集三一

八月三日，李應時字維中卒，年四十二。後竑爲作太學生李君維中墓志銘，中有說道：余兄伯賢先生方遴婿，見奇愛之，以其子妻焉。君時讀書余家，所蔪然擇地而蹈，大都一稟余兄教指。澹園集二九

月、胡邦彥號竹阜卒年六十一、後竑爲作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月二十九日尹鳳號在竹卒年七十六、竑爲作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在竹尹公墓志銘。澹園集二九楊起元字貞復卒年五十三、竑後爲羅楊二先生祠堂記、云戊子羅先生汝芳沒於盱江、丙申貞復先生爲少宗伯、來金陵、始爲祠以祀之。又二載、貞復應少宰之召、徘徊於家、亡何亦以疾沒、給諫祝君世祿嘗從事羅先生之學、而貞復先生之門人也、大葺是祠、以貞復先生配焉。澹園集二十又有題楊復所起元先生語錄、以爲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略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從。澹園集二二可以見其推崇之至。是年作崇報祠記。澹園集二一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西曆一五九九**竑年六十**。

竑辭官歸南京。據福寧州志萬曆二十七年州同為施善教繼任明史二八八本傳說道、歲餘大計、復鐫秩、竑遂不出。李一恂走金陵、請作繁昌縣重修儒學記。澹園集二十作應天府重修廟學記。澹園集二十閏四月十七日、李世達號漸菴卒年六十七、竑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澹園集三四又作御史大夫李敏肅公傳。澹園續集十九月一日、王樵號方麓卒年七十九、竑作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澹園集三五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方麓王公行狀。澹園集三三作薛童子大春傳、澹園集二五爲李贄作藏書序。見藏書卷首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西曆一六〇〇**竑年六十一**。

六月二十三日、畢似范字一衡卒年五十四、畢爲潘士藻門人、竑爲作戶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畢君一衡墓志銘。澹園集二九八月五日、吳邦正號貞菴卒年五十七、竑爲作游擊將軍吳公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十月二十九日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卒年六十四、竑作祭潘符卿。澹園集三五後二年爲作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自吾師天臺先生耿定向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有蕪陰之王德孺懋、芝城之祝無功世祿與新安之二潘潘絲及士藻。潘之字朝言者絲既以絕世之姿不究其用於時以死。而與吾輩遊、獨去華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贄去華並師而事之略庚子夏、以冊封奉太宜人僑居留都、與余及無功聚首時覺君宇間有病色然議論英英猶映蔽數十人不意其遂不起也。略初兩先生之學人疑其異指君獨取會心者劑而用之、以自名一家、昇歙間多盛傳之者。澹園集三十

這年袁宗道卒年四十一。竑曾有書袁太史卷。澹園集二二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西曆一六〇一竑年六十二。

七月、華復元卒年七十二、華爲耿定向門人、竑爲作南京戶部江西司署郎中事員外郎華君墓志銘。澹園集三一吳果號小江卒年六十九、竑爲作光祿寺少卿兼翰林院典籍小江吳君暨配宜人高氏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年壬寅、西曆一六〇二竑年六十三。

二月作先師耿天臺先生祠堂記。澹園集二十三月十五日、李贄自殺于鎮撫司獄中、這年竑作追薦疏。見潘曾紘輯李溫陵外紀一、又作雪松潘君墓志銘說道、

今歲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既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指潘士藻而在、亦豈至此極也。澹園集三十

黃宗羲明儒學案三五本傳說道、

先生師事耿天臺定向羅近溪汝芳、而又篤信卓吾李贄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人第二席。案沈德符野獲編二七二大主教條說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略秣陵焦弱侯、沁水劉晉川東星皆推尊為聖人

這可見竑是很佩服李贄的。這年作獻花巖志序。澹園集十五四月六日蕭良幹號拙齋卒年六十九、竑爲作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墓志銘。澹園集三一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西曆一六〇三**竑年六十四**。

二月十一日張朝瑞號鳳梧卒、年六十八、後一年、竑爲作中憲大夫南京鴻臚寺卿鳳梧張公墓表。澹園集二七。六月二十六日作祭黃侍中翁夫人及二女澹園集三五十月九日、竑到新安還古書院講學、會者千數百人、後來門人謝與棟編述所聞爲古城答問一卷。澹園集四八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西曆一六〇四**竑年六十五**。

陳第字季立到南京、過訪、與談古音、甚相得。第借閱竑所藏書、成毛詩古音考四卷。後二年三十四年夏、竑爲毛詩古音考序、說道、

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棫、楊用脩慎、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爲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寖多、彼此互證、因

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爲叶者謬耳。故筆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考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爲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爲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音可明也。余嘗言季立有三異、而或者之所言不與焉。身爲名將、手握重兵、一旦棄去之、缾鉢蕭疏、野衲不若、一異也。周遊萬里、飄飄若神仙、不可羈紲、而辭受硜硜、不以秋豪自緇、二異也。貫穿馳騁、著書滿家、其涉獵者廣博矣、而語字書聲音、至與繭絲牛毛爭其猥細、三異也。若夫爲今詩從今韻、以古韻讀古詩、所謂各得其所耳、奚異焉。（毛詩古音考卷首、澹園集十四。）

竑後爲陳第之父母作陳木山公小傳、楊孺人小傳、（澹園續集十）後來又有答季立先生十二章、章六句、（澹園續集十九）又爲第作伏羲圖贊序、（澹園續集一）題寄心集、題尚書疏衍。（澹園續集九）這年正月十一日、顧養謙（號沖菴）卒、年六十八、竑後爲作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澹園續集十一）閏九月九日、趙崇善（號石梁）卒、年六十三、竑後爲作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十一月十九日、王之垣卒、年七十八、竑後爲作少司農王公傳。（澹園集二五）十二月一日沈啓南（字道明）卒、竑後爲作光祿寺署丞沈君道明暨配王令人墓表。（澹園集二七）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西曆一六〇五）竑年六十六。

正月二十七日、田應元卒、年五十一、竑後爲作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參將田君墓志銘。（澹園集三十）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西曆一六〇六）竑年六十七。

秋會金陵羅近溪祠講學、佘永寧記述爲明德堂答問一卷。澹園集四九佘永寧序說道、

丙午、諸友復會金陵、就予羅子之祠、舉所見而就正焉。先生精神煥發、視疇昔更倍。聞者歡喜踊躍、得未曾有、若惟恐其言之盡也。略友人程渾之氏、謂聞先生教、宜識不忘、而以屬之予、乃爲述其什一如此、且以請裁于先生云。

這年作溧陽伍相國廟碑。澹園續集四六月五日吳希元號新宇卒、年五十六、竑後爲作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澹園續集十六十月二十六日、許承謙號懷泉卒、年六十八、竑爲作懷泉許隱君墓志。澹園續集十四十二月、耿定力爲竑作澹園集序。見澹園集卷首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西曆一六〇七竑年六十八。

七月二十四日、妻趙氏卒。十月十二日、奉柩與朱安人同窆、竑有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說道、

趙安人行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絅。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曄。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澹園續集十五這年九月二十三日、俞霑號定所卒、年七十二、竑後爲作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顧憲成卒、年五十四。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西曆一六〇八竑年六十九。

正月十一日、沈鳳翔字孟威卒、年六十、竑後爲作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開首說道、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既廢斥、意以未竟之志託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死。澹園續集十三二月、作嘉善寺蒼雲崖記、末說道、工始萬曆丁未秋、明

偁藏

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澹園續集四七月七日游應乾號一川卒年七十八竑爲作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澹園續集十六七月十五日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卒年七十二竑爲作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內有說道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定向之門平生銳意問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志偉矣略平生之學載所爲書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迻迤詞辯蠭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己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已。澹園續集十四十月楊棟之父楊珂卒竑後爲作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十二月黃金色卒年七十六竑後爲作參議黃公傳。澹園續集十李國士卒年七十五竑後爲作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作和州儒學尊經閣記。澹園續集四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西曆一六〇九 竑年七十。

五月二日趙標字貞甫卒年四十五竑爲作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這年作寧國府重修廟學記。澹園續集四鄒元標作有焦弱侯太史七十序。鄒子願學集卷四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西曆一六一〇 竑年七十一。

三月張鳴岡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竑作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澹園續集三四月十一日王守素字德履號帶河。卒年六十六竑爲作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四五月憑虛閣看雨待客不至作書洛陽伽藍記後。澹園續集九十月十二日李鍵卒年九十一竑爲

作四川布政司右參政鐵城李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十二月十九日、王錫爵號荊石卒、年七十七、竑爲作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荊石王先生行狀、澹園續集十六又有祭王荊翁殿學文。澹園續集十八這年八月八日、黄宗羲生。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西曆一六一一竑年七十二。

正月、門人徐光啓爲作澹園續集序。時金勵爲竑刻澹園續集。勵官整飭徽寧等處兵備副使、命其屬朱汝鰲刻之于當塗。夏間刻成、金勵並爲之序。九月十一日、田有成號懷野卒、年六十七、竑爲作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這年竑作賀郡伯慕庵張公大孝考最詩序。澹園續集二

萬曆四十年壬子、西曆一六一二竑年七十三。

作明道書院重修記、說道、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覩其湫隘、弗稱尊賢造士之意、謀于司空丁公賓、納言吴公達可、輩捐資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公定向九人者祔焉。澹園續集四八月二十二日、黄吉士號雲蛟卒、年六十四、竑爲作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黄公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西曆一六一三竑年七十四。

作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澹園續集三八月一日、汪道會字仲嘉卒、年七十、竑爲作汪君仲嘉墓志銘。澹園續集十三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西曆一六一四 **竑年七十五**。

汪良字民望卒年五十六、竑爲作汪君民望傳。澹園續集十七月十九日申時行卒年八十。後二年、竑爲作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神道碑。澹園續集十一八月劉淛字君東卒年七十一、竑爲作劉君東孝廉傳。澹園續集十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西曆一六一五 **竑年七十六**。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曆一六一六 **竑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西曆一六一七 **竑年七十八**。

這年湯顯祖卒年六十八。陳第卒年七十七。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西曆一六一八 **竑年七十九**。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西曆一六一九 **竑年八十**。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西曆一六二〇 **竑年八十一**。

竑卒在這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即位、改元泰昌。九月朔、光宗崩。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西曆一六二一、

竑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見明史二八八本傳。案明儒學案三五本傳云、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與明史云這時復官異、未知所據。附記于此。

弘光元年、西曆一六四四

追賜焦竑謚文端。見明史二八八本傳

焦竑所著書、

老子翼六卷附錄一卷考異一卷。金陵叢書本

莊子翼八卷闕誤一卷附錄一卷。金陵叢書本

養正圖解不分卷。刻本

國朝獻徵錄百二十卷。萬曆刻本

國史經籍志五卷糾繆一卷。粤雅堂叢書本

焦氏筆乘六卷續集八卷。粤雅堂叢書、金陵叢書本。

澹園集四十九卷續集二十七卷。金陵叢書本

焦氏類林八卷。粤雅堂叢書本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清·陳斗初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一卷，清陳斗初編撰。原載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一齋集》卷首。

陳第（一五四一—一六一七），字季立，號一齋，連江（今屬福建）人，明代經學家。萬曆諸生，俞大猷召至幕下，在鎮十年，兵備修整。致仕歸里，考證古今音之異，對後世古音學研究頗有影響。著《毛詩古音考》四卷、《尚書疏衍》四卷、《讀詩拙言》、《屈宋古音義》、《寄心集》等。

陳第年譜，今所知者有三種，分別爲清陳斗初及近人陳毓瑞、金雲銘所編。陳毓瑞《陳一齋年譜》，有民國十一年排印本；金雲銘《陳第年譜》較前譜爲詳，初刊於民國三十五年排印本《文史叢刊》之四，後又收入臺北文海出版社排印本《明清史料彙編》第七集。而陳斗初此譜則爲成書最早者。斗初爲譜主七世從孫，此譜乃其重刊陳第全集時所編，雖篇幅不大，但行實著述，事無巨細，畢載不遺。乃至他人薦語、贈答詩句亦盡數羅列，可稱詳贍。其文中常加自注，亦是一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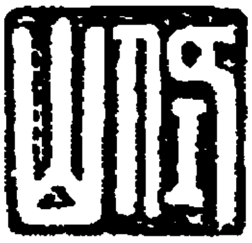
重刊先世一齋集小引

憶幼時侍　先君子向親公側，見揖客縱談，每恨一齋集殘缺。客退，摩挲舊板，又苦無剞劂力。斗初竊識之。比長，閱家乘，乃知先世著述不止一齋公。公之子　祖念公著易用六卷，　郡人周公之夔弁其首。曾孫　元鍾公著會山樓詩集兩卷，江南高士牛公非序以付梓。其未梓者，若易解、春秋、環海志、廣名臣奏疏，不下數百卷。人謂著述難，由斗初先世觀之，不亦易乎。顧自一齋集初刻以來，藏板剝蝕。

國朝康熙庚子，　先高祖元壯公稿之。乾隆辛丑，　先祖振

邦公補之。道光庚寅、斗初又承父命補之、猶未完。累代經營、其難若此。難者易、易者難、中豈有數存耶。爲人孫子、守先世遺籍、無詒覆瓿補袍譏、亦何敢諉諸數。茲去 一齋公二百三十二年、缺者已無可補、存者復浸久浸滅。作者易而守者難、咨將誰屬。諸同志幸相慫恿、因將全集重刊、錄年譜於卷首、亦以竟 先君子未竟之志也。若曰顯揚先祖宗孝也、斗初豈敢。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識。



七世祖一齋公年譜

公諱第、字季立、號一齋、世居連江城西化龍橋北。父木山公、以庠生隱於吏。母楊孺人、於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三月初三日吉時孕及期、夢雷震而公生。隆準方瞳、顴骨高聳。有遊僧見之、試其啼曰、是兒聲出丹田、他日必成遠器。

壬寅年、二歲。

癸卯年、三歲。

甲辰年、四歲、俱在母乳抱。

乙巳年、五歲、木山公始行作吏。

丙午年、六歲。

丁未年、七歲、俱偕伯兄幼讀、一目十行、過目成誦、終身不忘。

戊申年、八歲。木山公畢吏事歸、受經家庭、不讀傳註。詰之、則曰、兒欲思而得之、不欲以先入之說錮靈府。

己酉年、九歲、即倜儻自負。

庚戌年、十歲。潮河川變、木山公閱邸報、每恨無丈夫子當關、爲朝廷洒一腔熱血。公聞之、即能領其意。

辛亥年、十一歲。

壬子年、十二歲。

癸丑年、十三歲。

甲寅年、十四歲。

乙卯年、十五歲、俱在家肄業。經史之暇、學擊劍、喜談兵、人咸以狂生目之。

丙辰年、十六歲、讀書雲居山寺。

丁巳年、十七歲、寺有虎牝牡戲於庭、公與之相視而忘。

戊午年、十八歲、以詩質余居陽先生。先生驚歎曰、異哉、陳叔子之爲詩也、取意於風雅、取詞於漢魏。

己未年、十九歲、補弟子員、試輒冠軍。

庚申年、二十歲、娶林孺人。朮山公復作吏於漳、脫林可玉

等五人獄。公以省覲習其人、王念舊德、常厚卹公。公有詩。種田埜釣自江鄉、四十年來意未忘。閩海驚濤辛苦地、至今回首望清漳。初從都督俞公大猷學兵法。

辛酉年、二十一歲、讀書中巖寺。

壬戌年、二十二歲。戚公繼光逐倭於馬鼻、倭踞江心、潮退、四面皆泥淖、計無所出。聞公有狂生名、折柬召之。公攝置几上不視。戚公悔曰、豈有狂生而可折柬致耶。遂親訪之。一見大悅、促膝畫策、秘軍聲、作八音以通語、倣乘橇作土板以行泥。選壯士數百人、日各斤肉、飽則手狼筅狼筅、竹竿別名。戚公鴛鴦陣、與藤牌並用。演一必字。八初不測所用、及交鋒、倭以短兵、

佶藏

我以長械、且必字五畫、應手踣五人。土板往來便捷、揮以劍無一脫者。今爲業魚之資。邑人有句。儒將衣冠今已杳、尙教漁子庳撐舟。

癸亥年、二十三歲。五月五日、偕戚公宴將吏於南門敵樓、觀競渡。席半、托疾入內。明日未暮、捷音至。邑人士謀勒石紀功、公仿春秋書法、大書某年月日總戎戚公大破倭兒於馬鼻礁之碑。豎西郊外。

甲子年、二十四歲、長女生。

乙丑年、二十五歲。母孺人病心痛、術家謂三七根磨酒可愈、然難得其生而眞者。公極力求禱、忽有友人宦雲南、以侑函寄至。服之遂愈、人謂孝感所致。謁藩碧梧先生於省城。

丙寅年、二十六歲、遊學三山及漳之龍巖。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年、二十七歲、春、同陳可欽諸友賞牡丹賦詩。公性善飲、每飲數百杯、嘗以陶淵明自比。

戊辰年、二十八歲、長子生。

己巳年、二十九歲、作尚行訓、示漳中諸生。

庚午年、三十歲、别藩碧梧先生。

辛未年、三十一歲、作洗心訓、示三山諸生。

壬申年、三十二歲、重遊玉泉寺、題詩。有句云、僧房借宿十餘年、偶爾重遊意愴然。

神宗萬歷元年癸酉年、三十三歲、講學於如蘭精舍、調停

諸生勤有節制。嘗曰、男子具六尺軀、縱無他事業、亦當效班超、傅介子輩立功異域。奈何瑣瑣遫遫、抱筆硯向里胥口中唱姓字、取功名哉。所得資斧、歸不以爲私。木山公歛於人、每大醉或竟夜。公與兄文學又山公必具燈燭伺門外、雖風雨寒凍不廢、人以爲難。

甲戌年、三十四歲。三月、從俞都督遊小雲闕、遂往溫陵、與我渡隙公談天下事。七月、俞公以都督入掌後軍府事、公從至京、因得縱覽各邊、察其形勢。

乙亥年、三十五歲。在京、謁戚總理、上書於譚大司馬綸、公論獨輪車制。司馬歎服、即補授鎮撫、充教章官、董其事。

丙子年、三十六歲。東成論功、七月十五日、協理戎政、尚書劉公應節推補五軍四營中軍。八月、領京營軍三千出薊鎮防秋、蒙譚公贈詩、君是當今定遠侯、賦詩橫槊古檀州。胷中剩有三邊畧、手裡能揮二丈矛。紫塞雲行　天漠漠、陰山花滿日悠悠。永無烽火廑　宸慮、自顧金城克壯猷。戚公贈詩、從來文武不相分、俎豆干戈義有君。已著白袍稱國士、忽搖赤羽號將軍。心期報主年方壯、志欲吞胡策自勤。試向燕然臺上望、竚看裘帶靖腥風。邑人吳大司馬贈詩、急思報主換征袍、神劍雙飛意尊豪。親鼓發彌清大漠、兼團魚麗淨洪濤。旌旗影動軍聲壯、刀戟光橫殺氣高。百尺高樓難可及、元龍本自共吾曹。俞公贈詩南北馳驅五十年、君恩念老賜歸田。乾坤多少綱常事、衣鉢而今有爾傳。順天巡撫王公一諤薦語。緣部曲之心以仁、結國士之知以義。貧苦若家人婦子、談韜畧本禮樂詩書。

丁丑年、三十七歲。正月二十八日、兵部尚書譚公綸題補

潮河川提調。三月二十二日到任。搆駐馬讀易軒。十二月、
總督楊公兆薦語。公文事武備以戚能抱內安外攘之長策歎同與逆事類班生。
戊寅年、三十八歲。六月、擒獲叛逆張廷福、總督具題兵部
覆奏語。北虜寒心、邊烽不警、績有可嘉、相應紀錄。迎木山公就養次子生。
己卯年、三十九歲。二月、巡撫陳公道基薦語。出其長、犁虜庭而事辯。要
所就、達上將而功成。巡撫于公薦語。愛士若拔豸拔續、理戎本禮樂詩書。三月、總督軍
門具題奏　旨加級賞銀。秋、木山公卒。八月、工科給事中
王公致祥薦語。寔寔貢讀選之意、諳豪真制閫之才。奏　旨賞銀。十二月、總
督梁公夢龍薦語。胸富甲兵、氣吞胡虜、宜加顯擢、以策後肅。
庚辰年、四十歲。十二月、兵部尙書方公逢時題補薊鎭三

倩藏

屯車兵前營遊擊將軍、以署叅將駐漢兒莊、用副總兵體統行事。聞俞武襄訃。

辛巳年、四十一歲。三月、騎驢上任、不役一人。公以千載一時、銳於任事、延訪父老所疾苦、按誅悍卒、明約束、拔材武、所部化其禮讓、咸恥舊習。行役樵蘇皆有法。駐牧豪帥來覲、亦心折拜服。修百廢、建學舍、遠近風動、外戶不閉、路不拾遺、戰士人人思奮、雖兒童亦習旗鼓、自張一軍。兵有病鬼祟、公以片紙書古北正神驅餓鬼速退焚之、立愈。欽差查閱邊工費公堯年復命語。修築有勞、金湯永恃。奉　旨賞銀。五月、總督梁公夢雷薦語。識達古今、忠廉尤爲可敬。才兼文武、恬靜獨遺時流。巡撫張公

保薦語。恤兵若兄弟父子、而貧病咸甦。理戎本禮樂詩書、而奸頑胥化。

壬午年、四十二歲。十月、閱視刑科周公邦傑薦語。逸才歐趍、遺迹幽燕、纂舊學而機悟韜鈐、撫新軍而恩覃醪纊。奉 旨賞銀。十一月、制府吳公兌妻弟周安持制府封筒、發所屬營兵布疋、浮價以售。公曰、如是則兵窮、窮則逃、邊政所由壞也。歸其人於制府、制府喜領之。

癸未年、四十三歲、投劾歸。公在兵未久、所得俸賜悉以給賓客、爨士濟宗族。去之日、僅留一劍一馬、皆戚公所贈。馬轉以贈人、劍值百金、常佩以出入。歸途登泰山、謁闕里、覽南都金陵牛首、燕子諸勝、與張崇仁比部別、慨然曰、自古

備藏

隱士多、遊人少。五嶽之遊、吾其自泰山始乎。然有母在、弗忍遊也。讀書未富、亦未可以遊。著塞曲。

甲申年、四十四歲。築倦遊廬於西郊杜門讀書、專心著述。邑人吳尚書贈詩、浮雲世事總紛紛、聊向城西作隱君。雨足春犂常自理、月窺巖竇每平分。投林稿剩三邊畧、閉戶徐按百代文。多謝顏齡看獨健、卽求穩臥未堪云。尚書長君二十歲、亦忘年交也。公藏書甚富、所傳世善堂書目載一千九百餘部、皆五代以後書。先伯祖振圖公幼年猶及見之、後爲巡撫趙公國麟久假。

乙酉年、四十五歲。母孺人卒、奉木山公柩合葬張門山、龍陽居士余公世賓作志銘。

丙戌年、四十六歲。賦西郊卽事詩、著薊門兵事。

丁亥年、四十七歲。三月、生日賦詩。

戊子年、四十八歲。吳尙書邀東亭看菊賦詩。尙書素不飮酒、飮公必大醉。

己丑年、四十九歲。至潮、謁韓文公祠。祠在潮城外、山川樹木皆以韓名。

庚寅年、五十歲。遊石門寺、讀壁間詩、懐王十竹侍御、有句。御史錚錚一代賢、題詩精舍尙依然。

辛卯年、五十一歲。秋、上邑人吳容所尙書壽、有句。尙書勲業九州知、弧矢懸當歲女焉。

壬辰年、五十二歲。中秋過雨、同陳于虞、吳衡宇飲、有句。開窗更秉遣宵過、完月翫放聽雨濃。

癸巳年、五十三歲。郊居、喜客至、有句。十載烟霞成緝辭、詩文能待幾人發著防海事宜。

甲午年、五十四歲。辭許撫臺聘、刻松軒講義。

乙未年、五十五歲。配林孺人卒、除夕悼亡詩。去年當此夜、高燭照深杯今夕復何夕、悽悽鬱不開。渴聲隨淚盡、春色帶愁回。擊缶憐莊子、悲心強自裁。辭金撫臺聘、刻診言、卽以奉覽張崇仁比部。

丙申年、五十六歲。董公崇相過訪、一見成莫逆交。改葬木山公、楊孺人於荻蘆峽。公性至孝、每臨觴懽暢時、忽談及

親、淚即汪汪、至老猶然。是年、虎禍大熾。六月二十六夜、讀
書西郊、有犬幾爲所噬。起而叱之、得免。次子殤。
丁酉年、五十七歲。始出遊。夏、歸自清漳、借芝山僧房閱藏
經。冬、與林培之先生遊、訪沈有容將軍於鎮東。刻意言。
戊戌年、五十八歲。入粤、居羅浮、遊西樵。出海、觀厓山宋故
宮處、至石牌洋。五月六日、歸連江、謁吳尙書。十三日、復出。
九月初二日、從譚山人祭定宇先生。定宇、培之字。翻刻諺言。
己亥年、五十九歲。二月初四日、過德慶、謁吳襄惠祠、作文
祭之。遊西粤蒼梧、訪沈刺史於康州、憩足三洲。
庚子年、六十歲。中秋病。客有送烏鬚藥者、却之。合刻粤草、

塞曲。

辛丑年、六十一歲。同沈有容、王鍔遊南臺、留經月。秋、再至清漳、有句。重來三十載、感慨渫非昨。刻書札。

壬寅年、六十二歲。十二月初七日、同沈將軍往東番即今臺灣。勦倭。初八晚、舟過澎湖外洋、颶風大作、歌以自寬。水亦陸兮舟亦屋兮。與其死而棄之、何捐於山之足水之濱兮。作東番記。

癸卯年、六十三歲。遊粵東、懷吳襄惠。十月朔、賦詩寄伯兄。吾兄今日正懸弧、閩楚關山萬里途。莫猜也應開客席、芳花何處進仙壺。雁來遠海音書少、雲入遙天夢寐徂。記得西郊樓隱地、年年稱壽醉酣呼。時又山公司訓德興、刻薊門兵事。

甲辰年、六十四歲。春、再入金陵。秋末、聞焦狀元弱侯先生

老而好學造訪、不通姓字、談論竟日夜、館宿書樓、兼縱閱藏書幾遍、誤者指而正之。明日、先生笑曰、君殆閩之季立耶。相得益懽。自是恒往來其家、借讀所未讀書。毛詩古音考、復加編輯。

乙巳年、六十五歲。送崇祖入京。九月、泊舟彭蠡、賦詩。九月四日邢山陽、巳見菊花滿店香。今日舟中不見菊、向晚泊舟彭蠡旁。

丙午年、六十六歲。伯兄又山公卒。八月晦日、遊滕王閣、刻毛詩古音考。

丁未年、六十七歲。賦詩留別德興諸生、余來蘇。

戊申年、六十八歲。冬、入金陵、與焦太史園爐談易。侍郎黃

儒藏

公汝亨從太史過訪僧舍、有贈。草廬蕭齋傍玄閑、疎樹掛楊逕籬落。中有高人路捐跟、青眼相看疎禮法。自言壽足足甚奇、每到名山勝健兒。東遊海岱西太華、擂身霄漢臨武夷。韓彭勳業等塵土、冥坐蒲團證千古。微妙直接羲皇前、申公毛公何足數。麈談所至暢玄屐、令人重見希夷翁。生來仙骨非俗骨、高顴隆準覺方、瞳。問翁行藏何所止、到處名山容屐齒。從身獨往無窮門、不詒此身死不死。翁今杖策過西湖、梅花孤貞有林逋。三月采蓴六橋下、我亦歸來作酒徒。

己酉年、六十九歲。客金陵、寄詩示兒。句云、生既號五嶽、死豈戀一方。公嘗言生即捉杖行走、死即螻蟻烏鳶。古人入山採藥、不知所終、豈盡仙去哉。

庚戌年、七十歲。途中望饒州、懷又山公。句云、學道豈容同傲弟、好修終是愧難兄。刻伏羲圖贊。

辛亥年、七十一歲。登嵩山、遊太室、坐玩秦槐漢柏。天仙祠後有白松一株、皮白楸翠。相傳黃帝以前物。愛其奇、購一圖以自隨。刻寄心集。

壬子年、七十二歲。入潼關、登太華、觀陳希夷臥處。上終南、觀老子石青牛、遠望太白積雪、歸而復出。刻尙書疏衍。

癸丑年、七十三歲。遊武當山。三月三日謝席主、句云、餘生七十有三春愧說懸弧是此辰。養病雁蕩之陽。刻屈宋古音義。

甲寅年、七十四歲。五月、由南部出紫荆關、關吏詰所之、示以句云、閻門欲問真名姓、惟有神仙洞府知。公每出、以一僮自隨、所至不投一刺、飄飄若神仙。遂逾沙河、歌詠恒山之上。

乙卯年、七十五歲。浮洞庭、弔賈誼、屈完於長沙、汨羅。五月、登嶽麓、觀禹碑。上衡山、臥祝融峯。七月、居盧溪、病瘧、沽酒飲之、愈。中秋泊舟瀟河、大風雨。九日得句云、誰意歸來雙鬢蒼、江湖清夢總難忘。歸連江、病幾死。五嶽之遊畢。

丙辰年、七十六歲。倦遊、有句云、此刻筋力倦、策室想空林。病愈、復治裝入蜀、將遊峨眉。刻五嶽遊草。

丁巳年、七十七歲。自鐔州覺有疾、正月、返省下。二十九日、歸連江。二月初四日、不食、有句。神仙辟穀我能之、實爲行遊未有期。初五日、不言、有句。而今始會無言意、子貢嘵嘵欲告誰。二月望決夢、定三月念一丙戌日歿。至念一、問夜何其。以子時對。索筆書、當俟天明。并

書一聯云、達道惟五、不朽惟三、汲汲孜孜生未逮。逝經有四、遊州有八、瀟瀟洒洒死何求。復就枕。寅時起坐、披衣飲茶合眼逝。前一日、董伯起自倭酋歸、董侍郎以語公、公大書可語寧海厚犒之。伯起仍往宣諭。人謂戚公破倭、沈公勦倭、公皆與有力。今將就木、此志猶不衰、生平之悲憫亦深矣。葬官嶺、墓牌侍郎董公筆、墓道黃公琮、徐公亮全立。黃公時官按察司副使、并著敘傳一篇、論曰、隙子季立、古之所稱奇男子也、才品高天下。然嘗迹其生平、非忠信不言、非中正不蹈、又近於躬行君子者。蓋先正有言、豪傑而聖賢者。余交之久、知之深、故能言之。溫陵何公喬遠亦爲立傳、論曰、俞武襄儒者也、束髮從戎、歷

涉山海身經百戰、爲東南抵柱名臣。然其生平所國士待者、湯克寬、歐陽深、鄧鍾與公四人而已。彼三人者以武功終始、公獨以著述名其家。回視立談抵掌、横槊薊門時事、直作三昧遊戲觀矣。晚年雲水翔遊、脱韁於風塵之外、察其意似欲立身於無何有之鄉、以第一等人自期。試問當世諸君子、有超而上者誰耶。董公祭文、於乎先生以生死爲一貫、則我不宜爲之哀。以世法爲徽纆、則我不宜爲之奠。然猶爲此者、人各有情、不得相禁也。憶昔丙申之歲、葬我先慈、非兄將不能襄事。丁酉之役、抱病自廢、非兄、將不能北首。其後鼓壯吾氣、勸攻吾短、玉我非一載之肺腸。雖

口不相下、直如金火相尅相成。兄嘗謂我、徧交宇內、無兩一齋。我亦自信生平無兩罵友。今罵不可得聞矣。兄之云亡、如割我體、於乎痛哉。屈指朋友、眞無兄其人矣。兄學窮五經、遊徧五嶽、其爲人得易之潔淨、得書之知遠、得禮之節文、得詩之愷切、於倫常得春秋之斷。其行事嶽立山藏、百物不能撼、萬變不能搖。嘗與寧海沈公浮黑水、擊倭奴、風濤掀天、檣摧柁折、舟膠沃礁、直須臾碎耳。兄謂寧海凝而神、死可不散、色笑自若也、竟以無事而成海上之功。其他靜定、類此者多。兄生平著述多自出己意、排世所習、曠千古所未聞。而伏羲圖贊尤爲超絕、一筆渾成、當與太極

圖表裏斷然千古無疑也。余雖與兄議論有左、至此一書、則噤口不敢應於乎。一齋死亦足矣、死亦足矣。刻考終錄、闢經直指、屬草未就。二戴粹纂雖有成書、惜與防海事宜、東番記俱逸而不傳。

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中秋、七世從孫斗初謹編。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明・郭孔延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一卷，明郭孔延編撰。民國間朱絲欄抄本。

郭子章（一五四二—一六一八），字相奎，號青螺，自號蠙衣生，别號默逸拙者，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明代經學家。隆慶五年進士，歷任湖州知府，升爲浙江左參政，調任都御史，因功加太子太保，官至兵部尚書。郭子章博學，著述甚豐，計有《蠙衣生易解》十四卷、《聖門人物志》十二卷、《詩傳書例》四卷、《自學編》二十卷、《郡縣釋名》二十六卷、《官釋》十卷，《古今郡國名類》三卷、《平播始末》二卷、《阿育王山志》十卷、《蠙衣生集》十二卷、《遺書》三十五卷，《蠙衣生文章》七十六卷等，輯錄有《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豫章詩話》六卷、《黔類》十八卷，《黔草》二十一卷、《黔記》六十卷等等。

本譜爲其子郭孔延所編，據譜末自跋，孔延早爲諸生，無意仕途，從子章學，潛心經史以終老焉。著有《史通評釋》傳世。所撰本譜，網羅「履歷世系」，以見子章「一生行事實錄」，故志在求全，凡所網羅，巨細必錄，翔實可參，保存了不少珍貴史料。然亦有失於剪裁之弊，如詩文畢錄，且皆引全篇；兵行戰克每列細目，不避繁冗；蜀中行程之述實爲日記、遊記，甚而某日寄款撰書信，皆一一備載；至資料又全抄文集，不可言其得法也。

資德大夫兵部尚書郭公青螺年譜

男孔延著

九世從孫子仁校刊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子時、公生。王父贈尚書內峯公請名於曾王父贈尚書雲塘公、命名曰子章、字相奎。延嘗聞王父曰、蕭夫人懷而父十二月始免。生時曾王父夢負弩矢、從東方射日、懷辭。筮之、得賁。對曾王父曰、長子吾慕也。曾王母曰、黃州公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是兒月日與黃州公同、又翁有異夢、兩手文有二井字、一足有一黑子、吾知其異日矣。公生時、祠中白鶴來集、其草青芝秀實。

戊申二十七年、公六歲。秋八月、公避寇遷、忽見從兄子京陸水中郎奔歸、呼家童殺之。識者多公之智。

己酉二十八年、公七歲、相父自祭奴於官。

庚戌二十九年、公八歲。

辛亥三十年、公九歲。

壬子三十一年、公十歲。王父請寓周易程傳求義踈公、公合請無遺。

鄒南皐師作封公墓銘云、封公年十六、從劉先生碁學易、弟稱。嘗疑程正公易傳、乃曰、是詳於理而略於數。私挾焦氏易林讀之、因旁通數學。業舉子業、學易公。二十而得司馬。司馬自四五歲、穎慧對其常兒。手抄程朱合傳督課之、曰、兒習易不通程傳者、非其至也。繙紬闡而壯之。

癸丑三十二年、公十一歲。公是時明經大義、曾王父命王父曰、

此子可教、當擇師課之。延從伯子禎於蒼口書院、公師之。子禎爲邑庠生、有聲黌序、四方從學者麇集諸下、故公得卒業。焦循

侯太史序云、封公見公穎異嶄然、讀書至生子當如孫仲謀、語、輒拊其背、吾兒竟如何。公曰、是讀書益勤、封公始一解頤。

甲寅三十三年、公十二歲。春正月、師子禎、遊學崇洲嚴宅。公倚几假寐、夢神告曰、請出席。公覺、離席、忽梁上一磚墮几上碎裂、公免禍、得神呵護力也。

公書硯後云、余年十二時、於宅院地中得金星異石、扣之、鏗然有聲。製爲硯、題其右云、漢廷珠之匣、又書硯後、可憐光彩一片石、萬里青天隔夢求。此老杜詩也、假爲物石作。命工鐫之、無墨池、無瓊璧、今全毀、玉硯長留几席間。

乙卯三十四年、公十三歲。曾王父曰、孺子雖幼、令其出試、從先生長者遊、過不過無心也。三月、王父攜公試邑、邑侯奇之、取

送郡。鄧劉諸侯皆來會、渦侯出公見諸侯曰、此泰和奇童也。丞豐凌侯尤稱賞、曰、是兒貌清瘦古奇、異日必為偉器、不獨工文字。謂渦侯曰、是兒毋令遠化、當呼其父携之歸讀書、以期大就。且送公羅文毅公集曰、以是相壯。於是王父携公歸。公作渦侯碑云、某與友人楊以啟俱年十有三、楊太僕義叔年十有一、龍少參君楊年十有四、楊副使廷蘊年二十有一。渦侯色然稍睽、命題課文、手書續之、到磨之、求其工而後已。某五人者、惟以啟夭、四人後先成進士。揚之後、某與義叔共事破賊、渦公聞而喜、遺手書曰、不意顧收出吾帷中。冬十一月丙午、王母羅夫人卒。羅夫人眎公如己出、病革、語王父曰、妾不幸中道辭君。兒慧且愿、後當亨發。第君亡即娶、懼凌我兒。為兒娶後、君娶未晚。語畢而逝、葬洛坪。十二月、王父為公聘鳳岡蕭夫人、是為先母夫人。夫人處士蕭見

崖先生震女也。

丙辰三十五年、公十四歲。

丁巳三十六年、公十五歲。試邑、邑侯拔之高等。試郡、試督學、俱拔高等、補弟子員。曾王父訓曰、吾家代豈乏諸生。孺子亡自多、其騁步太常集賢。

戊午三十七年、公十六歲。

己未三十八年、公十七歲。讀書祠宇、同表伯曾一中、友人王兆魁、湯瑞宗、楊以敬、伍文光、每月九會、每會必五篇、日相切劘、五鼓未倦。是時制義靡浮、公與諸友約、鼓筴揣精莫支離。

庚申三十九年、公十八歲。

辛酉四十年、公十九歲。春正月初五日、爲冠、娶室蕭夫人。公爲
冠時、以經義稱、第貢甚道、桃江求館、擇五經及左、國、史、漢諸書、
皆有韻、刻意慕爲舉子業、雖喜辨博群籍甚。桃江士人悉遣
子弟請
公受經。
壬戌四十一年、公二十歲、始號青螺居士。公爲諸生、往來郡城、見
羅文莊公書白鷺青螺之會六字於壁、言此會發憤爲人、在白
鷺青原螺山之間也、公因以二山爲號。
癸亥四十二年、公二十一歲。
甲子四十三年、公二十二歲。春正月朔、曹王父率家人拜祖廟、
開桂香四株俱華、曹王父曰、甲子歲始、元月月始、元日日始、際
三始、天章嘉況、六十年内、吾家將大興。後公成進士、歷官司馬、

皆在數十年之內、如曾王父言。　秋七月、督學何公科考、公列一等、補增。

乙丑四十四年、公二十三歲。

丙寅四十五年、公二十四歲。督學徐公科考、公列一等第二名。

穆宗丁卯隆慶元年、公二十五歲。　夏六月、公補廩生。　七月、赴省試下第。王父曰、予曾夢見御書、汝名列十八下、為國子生、豈名不列江西鄉書耶。第輸粟納監、貧備難辦。候貢入監歲月尚賒、未來巨劉續學候之可也。　穆宗皇帝即位、詔天下廩生郡貢二人、州縣貢一人、名曰恩貢、以充國學、以備異日。時先廬植鳳尾草一株、燬者七年。至是復生、扶疎幡總。公葺亭貯之、曾王

父以酒酹之曰、草木得氣之先、吾家時至矣。詳趙裘忠禰記。

戊辰二年、公二十六歲。冬十一月、公修王母蕭夫人擴室、有二白鵲來巢園中桃樹瓜茄俱一蒂四五實、竹皆同本、筍敷鮮紅、如朱草然。贈公指示封公曰、吾家春桂華祠、鳳草茂亭園中白鵲來巢、禾草應時並生、吾孫其將與乎。明年、公恩貢、如贈公言。

是月、公至求仁書院、師事胡廬山先生。先生教之曰、聖學始於求仁、而求仁要在無欲。語學至於無欲、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為仁。有所恐懼憂患、忿懥好樂、則心不在。有所未無不行、未盡無、何以名仁。孟子論養心在寡欲、養浩然之氣在無害、故曰無適無莫、君子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聖人也。無聲無臭、天也。至於

然則道心微而執中，是乃所謂仁。公日有省。

己巳三年，公二十七歲。夏四月，公恩貢如京師。江西恩貢一百名，公名列三十七。冬十一月，廷試天下恩貢，上卷十名，公第一。四書題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易經題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論題樹藝思順收。閱卷總裁興化李文定公春芳，江陵張公居正，本房趙文懿公志皋批云，此卷如漢高御韓彭，顛倒豪傑，莫測端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公書卷之半，大風忽起，飛卷於殿角，已下於丹墀臺上。內使拾以還公，曰先生必第一，榜發如其言。公讀書燕邸，寂若僧舍。友人送一妓調公，公不動，人服公方正嚴毅。

十二月，公著燕草成。公著述總目云，燕草，隆慶己巳恩貢入燕所作經書將纂

也、久熟與余竟。友人鄒南皋言、當留以傳手跡。陸象山集亦刻時義、王文成山東程文至今傳誦。公起家實錄二稿、棄竹捐之。手乃合收拾刻板。四書文二卷、同年朱可大謹京序。易經文二卷、同年黃植庭應撫序。

庚午四年、公二十八歲。秋八月、舉順天鄉試。主試丁文恪公士美、申少師公時行。本房達江教諭王公一岳。王公初以公卷第一、李九我公卷第二呈丁、申二公。謂李卷平正、公卷太奇、抑置本房第二、故公名次十八。丁公謂公曰、順天首善地、毋令天下議我好奇。然三場中、採公卷語入程文、試程策第四篇刻公名。冬十月、張江陵相國為其子延公授經。公性狷介、不喜與主爵者處、辭不應。後江陵又招、公亦不往。

辛未五年、公二十九歲。春三月會試、公中式第十九。殿試三甲

第二十四名。主試張公居正①、呂文簡公調陽、本房趙文懿公。

趙公鏜公文懿云、穆皇帝御極之二年、思得精敏强勵之士、資宏化理、詔貢天下郡縣生試之於廷。余承乏分校、郭生卷奇麗古雅、尤邃於理、知為不凡士。然而少師手不懸公深嘉慨之、遂為第一。今茲晉官於禮闈、刻得一嘉卷、出試之、扣辭擊賞、曰、此真才也。揭榜日、聚公堂開卷、則郭生也。眾愕然、謂是士之遇知己、余亦嘆其非偶。公兩試出文懿公門、似有風緣。　又按、永昭編年云、辛未榜中式三百餘人、內有鄧以讚、郭子章、喬時可、劉臺、張元忭、管志道、趙用賢、吳中行、黃洪憲、韓詔、涂杰、周憲、傅應禎、彭應時、周嘉謨、王象乾、夏良心、王一鶚、俱以文章理學忠允亮直表著於朝。其人皆有經世之懿、幹時之量。以是知公當年品望為名流所豔稱如是耳。　四月、公釋褐、禮部觀政。　夏六月、公選建寧府推官、將之任、王父訓云、當官三事、清慎勤備矣。建俗侈、汝勉其侈、焉得儉。不儉靡財、焉得清。故戒汝儉以助清也。建俗崇飲劇戲、此二者廢精損神、又焉得勤。故戒汝遠酒色以助勤也。能儉

能清能勤便是慎、何必別尋慎理。公謹受教。

壬申六年、公三十歲。莅建寧推官任、過峻嶺、一猿抱輿、牽役人衣裾、前引至一山坑、指畫其處、若有怨忿。役人還白公、公命如其指畫處、掘地得屍。到任、廉得殺人者、置於法。蓋被殺即飼猿人也、人稱神明。數月、冤抑得伸、強梁歛跡、百廢具興、由是訟庭閒。公著有論、讀史有評、漢論、鄧侯、孫仲謀、譙周、陸機、唐太宗、宋孝宗論七篇、讀史斷如武乙、漢文帝、漢唐二宣人、豕人、貓清吏、樊噲、馮異取蜀漢、王晏寇牛翁攻、光世相、關侯、前陳王、謝雪夜、易有太極、房杜子孫、汾陽北門、論語河清、丙午丁未、耶律神山廟、共二十五則、俱刻閱草。

神宗癸酉萬曆元年、公三十一歲。春正月十八日、曾王父贈尚書公卒。 三月乙未、長子出於建州、王父命名曰孔建。 秋八月、公入簾校易房、閱蘇濬卷、置其卷曰魁、劉虹覽、奏於劉柱史、得售第一。取六士、皆入癸酉賢書、程文多出公手。 冬十月、公改闈中試卷、多所藻繢。諸生競以文請改削、一時咸稱得人。

公作劉公穆序云、甚矣、劉生之言似吾家也。已閩楳起家如吾孫兒輩成進士。及讀二生古之詞、嘗爲許國徵文如干將莫邪、不可羈遏。亮叟璜爲時急、如絲絲登集、觀之爽其□其局絕。

又公作趙時公銘云、辛未、予以經建州。時年、蕭松溪舉、季試待令題中丞恩欽差、覆第一。癸酉、入闈掄蘭、得晉江蘇憲長君淵登第。二君俱淸選、北會試、後先成進士。北官、俱爲督學使者。又五十品、至相伯仲、於是歎中有舒門二濯語。

甲戌二年、公三十二歲。 春正月、公迎王父彭貴建州。 三月癸

卯、次子生。是時、公講延平學、王父命名曰孔延。是月、公刻閩草六卷成、皆建州司理所作、名曰閩草。公徵建甌二縣、赦洗冤亭、為文記之。四月、公經理建安北苑、罷民茶稅、遣使飛存義、茶戶陳鉅等勒碑、紀公德政。詳三省祠錄。茶錄云、考丁謂貢茶之始、建州一老人獻此山茶。老人死、遂以為山神。由宋元入明、無歲府官先祭老人、然後採茶。崇　以後、山不產茶、茶戶百餘家、歲出百金易延平茶以貢、老人之祭如故。比公司理建州時、茶戶止二十餘家、輸金如故。公憫之、以請於院、乃以百金分派建安一縣、毀老人廟而革其祭、茶戶始甦。頃之、里人鋤田、得一殘碑、詩云、鳳山危時青嶂曉、數百年之禁始自丁謂、至公乃革、此詩始驗耶。

乙亥三年、公三十三歲。春三月、葬建州二君子軒公為記、具閩草。五月、公以考績敕封先君蕭獨人、敕具家譜恩綸紀。六

月、公還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勅贈王母蕭孺人、還家展
墓焚黃。特曾王母、繼祖王母柏恭人、公追憶當日 上家、與公俱
哭者、獨公一人。恩綸初及、感激主恩、不勝悲泣。

丙子四年、公三十四歲。 春三月、公督権蕪湖、著蕪關則例三卷。

公是時稅権蕪僕、裝貨之上游、達楚、蜀、除章之下荊、鮭較其只、凡比前簡發、便捕紀棟、微什一以共國脈。鋼除有違近、於有良繼、公懷解限制、明示無例、無質不我欺誑、更不我貴錢南、至今當前諸賈奉爲令。公有序。

秋七月癸酉、家三子生。王父以公稅権太平府、命名曰孔太。 冬十一月、公著蕭夫人行狀。

狀略云、夫人不得於天、不壽於世、而齊與王母之榮、續得之主上、齊賁玄扃。而不遑長者一言、令主光還挽、彤管不流、某如詩何。曹娥十四失負、托於中郎之八字。又何導長者、肯忍負其母而君室。長者有意乎。某爲母屍

父中
於伯又著蘇太夫人行狀。

狀略云、夫人幼時、某年十二。後二年、謝弟子歸、歸太夫人所遺命、一綫一泣、

綱志長噫。又十四年、某始繹稿、註割初股、以存手澤。十二月、公延壽至今讀此狀、敬語、否嗟陵凄、然孫令伯之感矣。

題虞部總晉溪振軒。

丁丑五年、公三十五歲。春正月、儀志十卷成。南京工部於有程司在儀真縣、程仉州。公耕程事志之。是月、公自秣陵出程於儀真縣、重修大忠祠、祀宋丞相信國公文天祥、真州守苗再成、通判副都統姜才。

五月、公寓秣陵、致書王父、援義穀、賑貧民。先高王父唯翁倣朱子社倉法、出義穀五百石、散里中貧者。每歲以五月借、十月償、不詳其意。詳劉七莊公義穀記中。行之二世、以穀耗而罷。公謹高王父志、增十石、致書王父、請命刑監司出納、粉卷貧民、以為鄉範。沈君與書廣義穀、疏之續讀。秋八月、公作衡山歌、送趙南渚公之樊薌。歌云、衡山之高數十丈、實洞靈台紫氣上。銓德劑物衡稱平、稱來八埏無俯仰。

戊寅六年、公三十六歲。春三月、公分曹真州、門生吳鷟、劉崇、程

王、程雲鵬等來謁、公試於看雲之靜觀堂、名曰雕龍會。自是言文之妙麗者必歸焉。 四月、公作挽劉侍御國基詩二首、具黔草詩中。 秋九月、勅封王父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贈王母蕭孺人為安人、封先妣蕭孺人為安人。 冬十月、公以考績北上、迎王公就養金陵。 十一月、公築蜀望臺、祀劉豫州、孫夫人於燕江磯上。臺成、公自為志。

己卯七年公三十七歲。春正月、泗上祖陵肇工、命公領山陵事。工竣、疏聞、上詔賜金增秩。洪武十九年、命禮臣製德祖、懿祖、熙祖衣冠葬、命皇太子至泗州修德祖衣、葬先是衣冠。萬曆七年、公官虞衡郎、將作山陵、相鷙汪洄、蟠蜿之北、三祖沒玄處、號曰基運山、為聖子神孫蕃祥之區。蒞土事畢、敘紀詩、以頌山川靈秀、禎祥無疆。二月初四、第四子生。王父曰、而父方督

工三祖陵、命名曰孔陵。冬十月、公莅吳關、封瓜州發戚、澶州饋金、御史董光裕有記。

庚辰八年、公三十八歲。夏五月、公取虞衡司殘牘刺船易書千卷、置公署。秋八月、公遷樹忠襄公祠、有記、載留草。

辛巳九年、公三十九歲。春三月、留草成。公由建寧遷虞部郎、首尾六年著書共十卷、名留草。夏四月、公作湯義仍儀部繹草序、丁元輔職方詩草序、吳端毅博士雕雲館記。是時乞文者趾相錯也。

壬午十年、公四十歲。春正月、遷潮州太守。莅任、作教議、約法吏民。公移曰、余初入潮、以明一法令、整肅吏民、不可以言教也、惟七教。其後刑事退白、或期於教化、或係於所守、其臣者

待士議尉。諸有司款四條。府首領縣佐以下各官款。教官諸生款。諸役款。崇祀名宦議。查魚課議。定惠來縣五都賦議。城普寧縣議。因糧議。開壁路議。增壁甲補京縣議。南粵程鄉議。全真粵草。王母蕭孺人晉贈安人勅至潮陽，公作文告廟。二月，崇祀潮州名宦揭毋儉、史定、楊嗣復、李宗閔、吳潛、狄青、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鄭鳳、蕭貴、陳龍復、劉子俊、林琦、許濟、徐瑑、蕭明哲、曾儀、丁聚、虞士龍、王剛、毛吉、王源、劉淇、劉魁、郭春震諸公。令甲，郡國有禔祀名宦，以利於事，以勞定國，法施於民，禦災捍患者，咸在祀典。公為文告諸公，自潮陽候司下，迎主崇祀於學宮之左个。夏五月七日，五妹生，公命名曰貞文。秋八月，公校士粵闈，賦秋夜詩。是歲，羅文野刑史為試，公以同年得對酌

焚卷。如李廷大、黄文炳、林熙春、盛可貞、蔡其廉、黄琮、姚叔明、皆爲贄書、謝謁知名得門下士、餘文多出公手。既生之夕、公賦詩云、廳言得佳士、持以報明君。

冬十月、公爲文告城隍、驅獨鬼。

萬歷九年正月、城南有鬼騰趕於楊氏家、侵其女而淫之、自稱曰獨鬼、女坐鬼坐、女行鬼行、女卧鬼卧、亡日夕離。合家大驚、請巫禳之、不能除。訴於城隍、亦不能除。時公入覲、次舟三河、聞其妖、移文城隍驅之。鬼語女曰、新使君正人也、有牒蒙驅、當疾走、不得復留此矣。獨鬼滅跡、文刻粵草。

十二月、公四十初度。

小除夕、公夢王母語墓地未佳、有滕城鎬未執燕市夢相催之句。是時待計長安、黄樁庭、戚繼山二公過訪、公又有半生清夢杳、獨有故人知之句。與二公飲於燕市雙塔寺中。

癸未十一年、公四十一歲。

夏四月、公錄覲還粤、入羅浮。聞程鄉諸鍾賊亂、趨榜人絶龍川。至、受鄭觀察方略、布嶺之東、四遠日縛其戎首、決的、程大敉定。

三月、謁韓文公廟、堅蘇子瞻所書碑。潮州韓文公廟、宋咸平三年遷於金山。元豐七年、詔封文公爲昌黎伯、賜額忠祐。蘇文忠公爲記、手書於碑。淳熙己

刪又遷於韓山。廟碑久不存、公守潮、得於廚竈 秋七月、郡獻鸚
櫺內、摘率碑字不向火邊、乃敘而置之廟中。
鵡。 公記云、陳眉公太平清話、成化間海南進鸚鵡、朱衣翠裳、
沈石田圖之。予在順天市上見二紅鸚鵡、二白喜鵲。少選、
宦官市而進獻矣。在潮州、鄭孝廉育漸獻一五色
鸚鵡一白鸚鵡、予琉而卻之。是時、公有卻鸚鵡詩。 秋八月、公
校士韓山、刻文三卷、序載粵草。
甲申十二年、公四十二歲。 春正月、公登羅浮山、讀先集賢學士
之美公記。 公詩序云、先宋集賢學士公之美出判惠州、受羅
浮山水之勝、讀詩觀山記、自序之、文存家譜。既讀文
獻經籍考載、此書爲盧茂郭某撰文。及來守潮、於博羅令陳君
璜漸求仁志亦載此序。是將公與詩、考如何集賢之書文且歎、
長與七二但
瑞港之句。 三月、訟庭閑、考傳生績樹琉二刻。 四月、喜皇
太子生、賦詩云、前星横少海、協氣麗天潢。元鳥鳴商禖、蒼龍夢
漢祥。鸞旗紛利仗、吳戟快分行。汎指文華地、重開大本堂。關樓

邀象粘、內熱膜倉琅。未諭標天意、遂應成□禦。餘綸傳嶺外、歎舞適莫荒。　六月、田野齋亢、公為文、祈雨太湖、文載粵草。九日至廿日皆雨、凡十一日。公又禱於城隍神祈晴。廿二日、營晉寧城於安仁游鯉湖九十九墩、賦詩。　七月朔日、公遣程鄉史目方昕致祭潮尉高仁尉。為輸公餉畢、發舟告祖、陸水而亡。有祭文。　十月、潮陽城外一夕賊至人家書館、虜二童去。明日揭榜、令其父來贖。二父備六百金、始歸二童。公知之、搜其發金處、東西南北十里內以兵圍之、遂得賊、而原金還失主家。是時劇盜斂跡、畏公發姦、神異若此。　十二月十五日、六妹生、公命名曰貞玉。

儒藏

乙酉十三年，公四十三歲。春正月，公作潮州象緯解、沿革考。象緯解畧云，余讀黃文裕公廣東通志，纖悉俱備，而獨缺於分野，毋亦以天道遠而匪測乎。原三才之故，即一郡不可不備也。因作潮州象緯解。沿革考畧云，予讀三陽志，其沿革頗有據，而惜不詳於周秦之際。余族大父香溪嘉靖志，又畧於宋元之際。黃文裕公圖經，是時年晉縣未邑。余益採而芟裁之，作沿革考。

三月，公投潮牘於司大夫，署其考上上，令公仍守官滿。上尋奏厥下。

六月，公敬撰二祖八宗、建文、康定二帝論贊。恭讀國朝寶錄及會典、吾學憲章其故，諸君敘序之詞，載續於集。

九月，公題潮陽二千石署太守蕭恩之所曰康室，取韓子愛於

室則非康之句而倒名之、為二千石易、有銘。是月、公入覲。丹至三河、有卻鯢玉硯玉圖書詩。十月、公歸家、怡情樓閣壘石之勝、賦詩云、萬里賦歸來、閑居遊福胎。園疏知雨摘池竹倚雲栽。谷口藏吾拙、樗櫟愧不材。明明多自負、敢擬二疏回。著粵草十卷成。先大人守潮四載、潔己奉廣孝舉得民、政和事理。至庚午春、不肖乃棄餘潮吏、以寄京蔡之思。其七教十議與繩獨鬼一概、先大人存日、令不肖書梓以紀其、且奉治命、請之終身之痛。又按、公有題潮陽生祠圖致。潮本公過化舊地、公題是圖、在歸田之日。潮父老感公江澤不置、故建祠於鳳墻。茲錄於紀潮諸中、知東粵人思召棠意耳。奉命督學四川、領學約。此處有缺文

丙戌十四年、公四十四歲。正月至四月缺　夏五月、試事畢、歸祀三大儒。先是、成都守耿子健增祀趙大洲、孫淮海、胡廬山三

先生於大儒祠、公葺其祠、定春秋祀典。復置大極牖於祠下、鐫銘以昭懿德。　刻試俗字、大戴蜀草。　六月、郡試諸生、刻試卷、名曰蜀餘錄、序載蜀草。　秋七月、試廣漢、作室亭記。取諸葛氏鴻爵廣漢太守姚伯能進文武士、有立存剛柔之語、為校文法、顔其堂曰剛柔並存堂。前有亭、亭左右各植小篁一叢、蕉柏二株、枝幹扶疏、昂昂出亭上。名其亭曰三友、公爲記、載蜀草。　公以試事入果州、遊大學士陳文端公廬、弔公墓於棲樂山之麓。

是時、文端公均已五月、長公玉壘相國持來墓室。公從玉壘公所得讀陳公所著約言、玉壘乞言於公、公作麗牲石辭、畧云、文端公當隆慶初相昭陵、其豐功駿烈、尊惟睦而煋台階。至其未髦而懇東、無卸而告老、悰指相印、如釋重負。近世大臣、出處之際、未有如公勇决者。詳具祠碑。　八月、公從果州還成都。道中不雨、賦詩、載蜀

草。季冬月晦日、公同僚友戲賦迎年、聯詠爲歡。賦蜀中除夕詩三首、載蜀草。

丁亥十五年、公四十五歲。春正月、公同二司諸寮長觀燈闈司、賦詩、載蜀草。是月、試成都。二月望日、成都試事畢、賦别方伯靈壁劉節齋公、鶴慶彭紹垞公、觀察使荊州傅楚蔡公。出試叙爲瀘三路、諸公祖公金沙寺。寺新葺一樓、臨溪對睥睨②、古樹翁蘙。公眷戀不能即去、賦詩、有僧定樞禪寂、溪流遶寺鳴之句。時有鄉紳投書劉公、以子弟托者。劉公謝之曰、郭君教伊姪、子不敢溷。君子弟俱儁才、亦無事先容。劉公爲公言之、終不口其姓氏、公謝之。是日與行、夜宿雙流縣、縣令李一夔與公言、縣在周

未爲鬱叢、周尚瞿其邑傑者。九日戊辰、午至新津縣、始出成都境。輿中一望、沃野千里。晡至彭山縣、其邑有象耳山、唐李白題石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公書而鐫之石。邑又有老彭及李令伯墓、公作令伯論、惜其二於忠孝。至眉州、謁蘇子瞻故宅之遺廟、作詩弔之。蜀志、子瞻自濟南還、寓毘陵、子孫因家其中、不復入眉。祠前古樹、傳老泉植者、今尚存。公因書楊用修詩桂牙老幹倚雲際等句於祠壁。祠外池蓮、傳子瞻所植、則有周愛甘棠意也。因語諸生曰、予觀宋歐陽文忠公知貢舉、眉州蘇文忠公出其門、到今師弟膾炙千古。予不慚、無似歐公。一入眉心惄惄然、冀於諸生中尋蘇者也。是日、登舟東下。晚泊青神縣、諸生來遊。公語之。志稱蠶叢氏著青衣、勸課農桑、土人俎豆之、號青衣神、邑因以名。公遊邑東十里有中巖三山、泉石崑奇、如嘆

魚潭、玉泉、北、石筍峯、不可名狀。范石湖所謂西川林泉最佳處是也。邑令顔一麟自青神來訪、公有青神已下玉蟾巖、慈姥相從説入玄詩。　丁丑蔡明、發青神。晚至嘉定州境。時北部朱近雲公行部嘉州、祇召公飲。己卯、公同朱公登九峯山凌雲寺。山如蓮蕚、其夲有九、山多方洞。嶽畔一山頂尭耳空、似一北邱、傳韋皐駐蜀時所鑿。公因戲手贍詩曰、生不願封萬户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只作嘉州守、時時載酒凌雲遊。與朱公題此山曰小九嶷、書而鑱之石。　辛巳、公别朱公登舟、宿烏尤山下。晉郭景純注爾雅於山巔、有爾雅臺。注成、洗硯於江、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稱墨頭魚。每年春日出、清明日止。其味甚佳。漁人獲黑首魚以獻、公投之烏尤江中。　十三日、至犍爲縣。史稱漢成帝時、犍水瀆得磬十六枚、劉向因請

上明禮樂，與教化，即此。　十四日，晴。至欽州府。十五日，謁廟講書，請見蜀
華西試記一。十六日，歲試。夜，廣趙大洲先生持一軸贈以詩。公
夢詩詞甚麗，醒忘其句，曰：此必欽廬以南當有異士應之者。吾
則為江內士也。試日，得王毓宗卷，擢第一。公又剳廷譽，遂知名
起家。　毓宗善屬文，後公托之作建公墓碑詞，藻甚麗。　三月既望，按欽為試事畢。于
犍自成都貽公書曰：閱初校士夕，夢趙文肅公。考公年譜，以丁
亥出試，試題司馬長卿何如。今同題，問夢得無意乎。公持成都
書示諸生，以聞見之。　二十日，馬湖林守姚章以甘露進。露灑
馬湖山上者，土人爭舐之，不審為何。取之，散如雪花，甘如石蜜，
瀰漫松枝。引佐助期曰：甘露布，天露沉。茲其甘露乎。其後遂有

賊乃之役、林守嘆服其博識。　離敘州、鄉紳李方伯紹廷、陳比部梅源、樊太守松屏餞公隱孝子祠。是夕、泊南溪縣。次日、道江安、納溪二縣、晚泊瀘州。翼日、謁廟講書、講詳兩試記二。試日、吏以鼈羞、公戒庖人省視之、則三足者。公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而上應三台星、故台一作能。因命吏投之江、作活能說以勵瀘士、說載蜀草。　四月七日、瀘試事畢、去瀘、直出川北。是夕、宿立市驛。明日、入永川。又明日、入大足、俱重慶屬邑。問諸生大足義、舉山中巨人跡對。又謂土肥人富、乃稱大足。俱曲爲之辭。公曰、考總志、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安知大足不以年號名耶。邑古昌州、海棠獨香、故又名

業國。其人趙昂發夫婦、胡子昭兄弟皆烈丈夫也。 十一日次石羊公館。十三日、次遂寧。自永川、大足、安岳以來、日攀躋蹬、至是平夷闡敞。十四日、次廣寒公館。十五日、過射洪。杜子美詩射洪春酒綠、即其地。問綠酒、則無矣。邑有陳子昂墓、邑令進伯王集公作二絕弔之。 十六日、至潼川、謁廟。廟宮刻孔子、朱子像及顏魯公干祿字、鮮于千字文、皆古。公命吏搨之。 十八日、使者自長安來、齎公守潮考績誥至。制曰、郡守爲朝廷惠宣黎庶。朕既念爾之舊勞、贊學爲國家作育人才、朕方畀爾以新命。尚竭忠貞之力、用酬特達之知。公三復綸言、感激主眷、賦詩示諸生。 五月、自潼川還歸官避暑。稍涼、出試綿州、龍安二路。

六月廿日、發武鄰。夜宿新鄰、邑令劉文徵與公極論善惡感應之理。爲善貧賤莫如孔顔、而其子孫百代昌熾；爲惡富貴莫如晉宋、而其子孫自相屠戮。因著四條、刻之邑中。明日、過漢川、宿德陽縣。德陽故許旌陽舊治、而姜孝子詩之鄉也。志稱孝子湧泉、灌田千頃。旌陽丹井倚江干、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涸、井溢如故。邑令柯肆刻忠孝二傳順詳、以書貽公。公瓣香謁許祠、爲題丹井、孝泉二詩。廿五日、雨甚、涂滑、二鼓始入綿州。州守葛輝近公、言其州文獻甚悉。如揚子雲石像、李太白讀書臺、至今存焉。又言歐陽六一公父觀曾任此州、公生於廨舍、綿州之山川秀蔚可知已。晬日、謁廟讀書、講詳易草而試記三。

冬十二月、公著聖諭鄉約解序、又著璽井圖說一卷、有序、俱載蜀草。

戊子十六年、公四十六歲。 三月公行部、訪貞懿於閭里、得岳池三姑、溫江三烈、及節樹樊、以旌邑姬。公有碑序、載蜀草。此處有脫文 過安岳、題何氏孝婦堂柱云、婺女明金屢、宇宙中獨鍾震離光正氣。坤維聳玉壘、閭閻內猶見夏商周遺民。 五月、校士梁山畢、歸綿城、著易論、詩論、春秋論、寬嚴論、宗藩論、創守論、婦寺論、黠論、管蔡論、趙盾論、子貢論、申生論、四君論、孫子論、荊卿論、景帝論、蕭何論、周勃論、琵論、李密論、駱賓王李敬業論。

六月、督學事竣、檢三年所著序論詩文、刻之錦官、名蜀草南充

陳大學士元忠序。秋八月、選諸生於棘闈、凡校士所賞識者、皆登賢書。冬十月、公同何公與試蜀武場、武錄文多出公手。十二月、爲冢子建受室張氏、萬安積塘進士刑部郎中張葛野先生女。

乙丑十七年、公四十七歲。秋八月、公還兩浙參政董儲、領勅入越。勅具家譜恩綸紀。冬十月、公受檄督儲、兼理漕政、分署在藩司南公。作糧道題名記、載浙草。是年多殘缺

庚寅十八年、公四十八歲。春正月、公董白糧渡淮、吳韞菴方伯、蔡念所憲長、夏宗堯憲副、李友卿、鄭遜卿諸公餞公湖亭時春雪初霽、吳公稱太白爲壽曰君今此行、所經昔有三異。公受觴

儒藏

飲盡、別諸公去。有亭上飛花髮放鶴、堤遶屋柳末流鶯詩。　三
月、公偕次將李、傑計部總憲招飲天寧寺。公從計部登閣、視闌
下一古塚、詢云漢驃將軍劫墓。公太息曰、安得如將軍塚、千年
一邱哉。飲至夜分而別。　月杪、舟泊姑蘇、遇滁陽林公熙春從
長安來。林公守潮時所舉士也、出神宗召四輔臣起居注示公。
公讀之、嘆曰、偉哉、此舉矣。　夏、抵淮、謁督府舒公、上嘉湖二郡
白糧五萬二千有奇。　秋八月、臨望、蔡見麓方伯召公爲靈竺
遊、飲洞中。至冷泉亭、公尋白樂天書冷泉字、子瞻讀書亭字、俱
亡。山門扁曰最勝覺場、舊傳葛洪書、亦逸。　秋九月、同藩臬諸
司會於于忠肅公墓、晉有論。論畧云、錢塘胥濤、西湖岳祠、與忠肅之墓鼎立而三、三公之冤、

千古今人諒之。所可惜者、俱欠一去耳。冬十月、公著兩浙由票便覽十一卷成、刻於杭糧道署中、序具浙草。十一月、琅琊王鳳洲先生訊公尺牘。

蹟略云、自公之操觚管毀林、僕所知有大名。若流芳委藻、散於剞劂金石者、亦得沾溉一二。大集二、皆韜軒所著、從粵蜀耳。於歸橐所着、不過十之一二。然何其宏博浩汗、若此其盛也。倉卒不能卒業、第嘗鼎之味、窺真寶鑽。然撥理者略文藻、工事者爭直致。此儒林與文苑異傳、經濟與辭章分職、所不能免也。乃公則兼之、且俱詣極矣。不根何幸、獲此大觀、誠目跳舞稱快。然尤以操執之尊、則人懷然汗洽。第以公之誠懇、所不忍怨、尚容題勉如命。十二月、公著劉晴川先生仁恩錄序、吳瑞穀先生集序

辛卯十九年、公四十九歲。春正月、公作奢儉論、鄒論、四皓論、解大紳論、于忠肅論、稽紹論、俱刻浙草。三月、序友人魏華容所著史書大全三百卷。

鄧定宇太史推高華容、負逸才、持正論、書既就而目盲。太史憐之、致書於公曰、

書具爲編次而付之梓。時公有事於苕溪，方謀之郡守沈叔順，梓以歸焉。　著名馬記、名劍記，陳麋公收入秘笈，刻於吳。　夏五月，公作劉二姝饒館。　六月，董儲事竣，申飭糧草，編爲九款。　議白糧、議由票、議九年船、議熱照、議錢選、議八年改造、議漕運事宜、議遣官修船、議審選。　凡所釐弊，酌量吳越賦繇，視昔加詳以肅漕重國計，上之當事，允行。詞載浙草。　秋八月，公入浙闈，外簾提調。公督儲稍暇，與諸生校藝吳山，甄拔多名士。是年，李九我先生典試，公主提調，比得隽，皆公昔所校士。　九月，公督儲兩浙，爲延娶廬陵彭氏，浙江左方伯彭宜翁年伯長女。　是年，屠儀部赤水、劉司李文卿序公浙草。

壬辰二十年、公五十歲。春二月、虎林書院講學、公振鐸主盟、著講學說。秋八月、二妹貞文、貞玉俱以疽殤、公有志銘。九月、公督儲於越、為太娶婦歐陽氏詹事府詹事瞻南先生女。冬十月、公遷晉陽按察使、上疏乞休、疏載晉草。公自浙還家、哭二妹慼甚、賦十首、具黔草。冬十一月、葬王孺人蕭夫人於五雲石壇獅山、李本寧太史賦十景詩。石壇開鑑。周潭澄壁。雄挺嶰江。長蛇饋洞。五鑑獻瑞。雙鯉躍靈。帶河環玉。執印化島。觀山曉日。城州夜月。藻繪山靈、勒之墓碑。公撮十景、摛為韻語。康用光先生並有十景詩、俱刻晉草。

癸巳二十一年、公五十一歲。春正月、上疏乞休、不允、遂入晉。

五月朔日、示家書、作西征賦、太行賦。　秋七月戊午、冢孫承昊生。　九月望日、示家書。　冬十月、公遷楚藩司右丞、南樂魏見泉中丞留公集聖門人物志自為序、馮宗伯琦序、刻於晉。　十一月長至日、太原門人黃庭綬見公所著晉草、讀不釋手、為公序之。　冬撰狄仁傑論一、潘岳論一、漕論八、刻晉草。王祥國人讀云、玩讀佳刻、大貝天球、無喻珍重。至狄仁傑論謂昭德之恩不及梁公、潘岳論謂優於斯高合而為一、家榮戚有關世教、思深旨遠、何儁文字足傳而已。

甲午二十二年、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謁顯陵、賦詩、詩載楚草。二月、吳章倩從公游、以其父明卿先生甔甀集請公序。　閏二月初五日、示家書。　初七日、示家書。　九月、公散楚藩祿數萬金。

懲舊額中漁、輒以原封園發宗室。諸宗室感激懽舞、騰碑頌公德政、文載楚碑陰。是年多饑歉

乙未二十三年、公五十三歲。　夏三月、公從鄖寄歸楚祿四十金市墓田、以供蕭外王父三世春秋俎豆。　冬十月、公遊閩左方伯李文節、公喜致書以賀。書畧云、閩故公初筮之邦、乃今賜復其地、曩所撫循士庶、何啻赤子久離慈母之乳哺、一旦復入其懷抱也。億萬私祝、尤倍恒情。可見閩紳嘆服公懿德大猷、克堪藩臣耳。

丙申二十四年、公五十四歲。　春正月、公蒞閩藩、釐正司規、以端法紀、安民生。著公移十九議。公蒞任月、鄙邑解至粟谷、出鈔不發原封、不收粒耗。又釐正解部宿弊、頹定解官、請頒通程式、裁交分別額縣、停止鈔佃寺田請改五年一造編丁冊、請留府銅免解、裁官領賑、禁止無名積集、饒征息訟、新編法馬查察單銅、建常平倉、支給兵餉、禁割牛貽、游山禁約指揮藥示、申明試法、鄰縣入境禁約捐蒸市錢者

十餘札，具刻闕杲。門人李杰 春、司空林坤山復撰文記之。 夏四月、爲李子杰娶瑩槐氏、故大學士文貞公孫、太僕卿鎮寰先生女。 誥封王父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贈王母夫人、封先蕭恭人爲夫人。冬十月、公捐金市祭田、祀高祖母蕭孺人外祖於鳳岡繹思堂。有繹思堂尺牘、詳家草。 楚亭成。

丁酉二十五年、公五十五歲。 春二月、公以與李孟試先生紫陽書院之所商證、建南諸生肄業之所討論者、爲講義、載閩藩草。 是月、右方伯劉漪棠先生以其地塋語公。公從登官夜郎忘、皆神愁、公有記。 六月、閩藩草成。 七月、刻豫章大事記、郡邑記、公自序。 八月、伯氏建公中式秋闈、載記序。房考徐公來建、

易菴云博古菴錄。　冬十月，公入覲，薩吏蘭公俸四百金，為長安徽廉頗直之資。公卻之，既聞庫部帥閣公辭俸銀書聞公。書曰云，頃聞中後道丈不受俸，亦心甚喜。此正學問印證處，潔行廉約，不識范宣手錄無辭風致。萬一再來，只以此佐卑高為危，亦可榮矣。不得把酒江頭、悵顧此行動輒新常，奠我邦家。　辭入覲，橐金二百一十九兩呈兩院，請修鼓樓。　覲日，禁約四條，關守令官吏奉約遵行。　捐羨金三百五十兩，市穀備賑，呈請兩院奉批。為閩中計，欠安無如足食，足食無如平糴。本司首郡邑所為之倡，民是一時同心共濟之義。當會城之中，就此建倉，於民最便。并當年所與賑餘米穀，俱收貯布政司常平倉，以示永者，俾見而興起。誠司不朽之澤，在八閩矣。俱如請行。　是年，公批林尚書、鄭侍郎論典禮議。林公庭樾，議章氏五世大儒，而公似立成，揭家四代太尉，而公則徵節。鄭公世成議疏節儉則然得崇實，風庶官以熹羊。述春背則祖孔尊先，穆漢瀆於鄴宮。

戊戌二十六年、公五十六歲。　春正月、公北上考績。時閩省庶僚多贊者被誣、蔡冢宰以聞公、公極口稱揚、維植善類、不自以為德也。　三月、公覲還家、上疏乞休。疏載家草。　夏四月、公度木凝輪葊一園居。李鵬池方伯書曰寄園、摘莊生亦直寄焉之義。題柱云、對答雲中遊往觀、春見池上撥黃庭。　公歸閩遷入覲、歸而病、病而徐亡者再。振家小疫、築層樓上、山居數楹。鄧師題曰堅晚、以晚節頌公。公題詩百韻。　考讀史卜詩、韓非、司馬相如、久嫉、漢書會粹、書忌殺、恩平陵名裕遺語、有友五人、世家孤寒、姚醫、管手共十二篇。又作饒姚、謝姚二傳。　五月、上書江省公祖、議社倉備賑。　冬十月初九日、長子孔建卒於家。　詔起

公爲貴州巡撫。時貴州方用兵討播，催公星夜赴黔料理。

己亥二十七年，公五十七歲。五月，公與總督李化龍次第入貴州境。詔禁遞淺擾事。六月，公至貴陽蒞事。疏請增兵益餉，上從之。疏載黔草。公自疏請兵餉後，次第上諸奏議。有催方面官員到任疏。銓部更調有司疏。考覈給由縣官疏。報綦江城陷疏。增設貴平參將疏。考覈給由州官疏。請別處兵餉疏。議處驛遞疏。類敍擒獲奸細疏。報賊圍游龍請增兵疏。請賞安疆臣保恩疏。再請兵餉疏。請借川湖兩省庫金疏。參總兵到任違限疏。報賊襲土官疏。參五開參將失事疏。增設庫吏疏。報賊破龍泉土司疏。

請安插夷婦疏。捐俸助大工疏。此二十疏皆播未叛提之前疏也、疏詞俱具黔草。秋七月、上閱部院揭并示夷公移。議播勦撫揭。留宋柱史揭。初批播州公移。再批播州公移。三批播州公移。四批播州投降公移。八月、詔畧楊應龍罪、續貰格從公疏請也。上書臺省、請多設總戎、督漢土兵攻播。九月、爲黔將兵亂、疏請停稅。著止榷記三卷。萬曆間、稅使四出、范倉欽榷稅金三萬五千兩、馬四十匹、每年進璫搜括於黔、以祥國用。後原茂復以礦稅之議進、黔民洶洶、憂播復憂稅。公與諸大臣合詞以諍、上乃下詔停礦罷稅監。謹頌聖德、作止榷說。公在黔城、開綦江路、矢守以自誓、書二語於城壁云、吾困衛、非勦忍從、方知生於憂患。忠信篤敬、即參倚前、退長行乎夷狄。冬十二月、詔以湖廣漕糧

濟貴州軍興。

庚子二十八年、公五十八歲。　二月、詔公與李司馬合師討播。

三月、公登壇誓師、草諸檄文。　作討播檄。　檄安疆臣母鳳氏。

初檄安疆臣防收地方。　再檄疆臣進兵。　三檄疆臣圍囤。

四檄疆臣隴澄攻囤。　檄楊朝棟田一鵬速降。　與疆臣等盟文。

公與楊監軍、張監軍督平越兵克四牌。　平越兵克蒿囤。

貴陽兵克烏江關。　貴陽兵克渡河關。　平越兵克青岡囤。

偏橋兵克板角關。水西兵克至陽水、又克大紅路、濛水等七關。

平越兵克構炭灘關。　水西兵與賊戰於大水田、破之。

平越兵克黃灘關。　水西麒雄兵克桃溪、焚其衙署家廟。

水西兵入播州。五月、留御史宋興祖再按貴州、從公疏請、為播事也。六月丁丑、滅播、楊應龍自縊死、俘其妻子及賊黨。公以聞、王父書曰、社稷之福、亦吾家之慶也。告廟。次第上捷疏。奏捷後、公與總督李化龍上露布疏。上曰、覽露布、朕心喜悅。詞載全書。秋七月、鄒御史臺東國芝先生、劉芝陽中丞康用光先生賦詩。播平後、公猶有枕戈之憂。江晴綠先生賦七律五首為贈、公書播之所在。冬十月、謁龍場陽明先生祠作詩、有文光撲漢青藜燦、道脉維風赤幟翔。又有倜向賓陽尋古硐、寫須香霞俯層軒之句。十一月、識論成、黔守吳來庭序。十二月、公及李司馬、江中丞俘朝棟等、獻於闕下、上御樓受之、羣臣

櫬賀。詔補故南京工部尚書樊應賓謚、從公疏請也。著座右四歲。寄侍御劉濟向太學、遠使致書。上平播善後事宜疏。青囊給由官府疏。平播乞休疏。請官經理播地疏。題經理敘功疏。議勦皮林寨苗疏。題參寧土婦抗殺疏。勘議播界疏。自陳乞罷疏。請增長勅書疏。俱載黔草。

辛丑二十九年、公五十九歲。春正月、公思單兵以至逆賊獻俘、焦苦不可支、乃上疏請告。上曰、地方初定、郭子章着照舊供職、不准辭。按、凡撫臣告病、上下吏部議、部議留或去請旨。公疏至、上從中批留、不下部議、實異數云。二月、公如辰沅、會楚師、粵師協勦皮林。江晴綠先生撰黔師蕩播碑。三月、滅皮林、班師。犒賞單卒、公疏請郵典、疏載黔草。

五月戊戌，貴陽大饑，公疏請賑卹，詔發貴州帑金。公疏請以副使尤錫綏爲參政，貴陽知府劉廷宦爲副使，管平越府，經理播地。是月，詔加貴州巡撫兼制湖南及川南四土司地方。改平壩、偏橋、平溪、清浪四衛隷貴州，貴州之兼制湖南川南自公始。久旱，夜雨有聲，公起視桂子綴絡，賦詩志喜，又爲桂子說，具黔州雜記。六月，鬭龍橋成。秋八月，雨臺靈園芝並生，公賦詩。冬十月，改安順府、平越府學。設印江縣、黃平州、新貴縣學。改威清衛、偏橋衛學。復龍里衛學。廣銅仁、思南、黎平、思平、新添學田。公是時釐理郡縣，增建學宮，日進諸生，講學課文。從制科解額，歲歲日廣。時人益稱公經術作人，前後得士云。上疏留黔人觀官十六員。著六語六卷成。

六語：一曰諺語、二曰謠語、三曰譏語、四曰讖語、五曰諧語、六曰讔語。每一語公自序，門人顧御史造、張御史養正刻於金陵。

仁程藝志載六語三十卷：謠語七卷、諺語七卷、讔語二卷、讖語六卷、諧語七卷、譏語一卷，皆採諸書爲之，贖足以資談柄。見四庫書存目。

壬寅三十年，公六十歲。春二月，城餘慶、湄潭、甕安、龍泉四縣。修平越府、黄平州城。李宗伯冀軒、王太史臨儒、江學憲晴綠皆有記。增石阡府月城。修思南府、銅仁府、龍里衛、新添衛、興隆衛、威清衛城。公撫黔時，無不城之邑、無不峻之城。迄今群婀諸郡金湯永固，興民守之，知公當年爲國圖圓之遠慮耳。二月，上疏請封。初五日命下四誥。刻家譜恩綸紀。六月望日，上經理黔地疏。秋七月，公彌蜀爭。水西沙溪初興，播接壤，原戴黔

志。翁欲拓其封疆、章奏屢廷爭年、議說洶洶。公曰、尺地王之尺地、一民王之一民。務點可、難易亦可。乃下撤、責安肅總鎮、以撫蜀翰、章遠息。

公薦梁山舉人來知德、詔命爲翰林待詔、知德辭、旨曰、來知德學行俱優、仍以待詔致仕、月給米六石。知德感恩、建優哉閣、賦詩。公聞而感然曰、來君其不久乎。未幾卒。

冬十月十五日、奉恩詔、除一子入監讀書。

再上乞休疏。聞有旨命、已而留中不下、賦詩書懷。詩具黔草。

十一月、賑饑。

公檄所屬地方、將平越將卒暴骨散於清壘者收瘞於高岡、合作一塚、爲文祭之。

十二月、播叛民吳洪等叛。公檄水西斬之、并俘其黨以獻。公賦詩。

除夕、公六十初度、謝友以書。南皋鄒公贈公榮壽奏請序。

是冬、經理新設府縣土田戶口稅糧。貢賦志、萬歷二十八

年、平播善後事題、設平越一府、黃平一州、甕安、湄潭、餘慶三縣、丈出田地一十九萬四千有奇、歲徵糧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本色米四千有奇。本年、大造黃冊、四州縣并九股降苗新舊通共五萬一千二百一十三戶、三十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丁口。四州縣秋徵秋糧米共四千九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合、詳有司田土頃下。公疏云、比之遵義不及十之一、而在黔中稍稍成聚、即一新一州四縣官員之俸薪、道路之夫馬、皂快之工食、站更之戍糧、僅僅取給焉。知公當年悉意□新疆徵賦以報國苦心籌畫、招撫綏穆、孳孳得民和如此。

癸卯三十一年、公六十一歲。春正月、遣書幣賀蜀門人二程兄弟同捷南宮、且擬河南兩程夫子以勉之。夏四月十七日、題催黔道府疏。二十二日、題經理敘功疏。五月、作城龍泉縣記。二十八日、奏留入覲官員疏。秋七月、新建盤江、重安、麻哈三浮橋。作白下大記成、西昌令金明時序。八月、改普定、

平越二衛學爲安順、平越二府③、設貴平州、新貴縣二學。　上書南浦所臺、止權稅站石指。安莊爲邑主山、年穀之豐懸焉先之奉蕃、脊牢於山。往土民竊鑿、年山民疲、士大夫請前公祖處其禁。近土民復以鑿礦使、下令鑿之。公曰、即金穴不可鑿、況石指乎。欲書所臺及丁觀察、妻姬附礐於礦使、乃封閉不採。故公與丁參政序有德澤一日留湖詢、則與姓完語。其後復止權稅站之命、民困始蘇、邑龍林始奠盤存。知公身處萬里荒徼外、續殺殺變護繼系擊矣。是月、建興隆平龍橋、公自爲碑記序之。　冬十月、建烏撒野馬川乾河橋成、公爲記。　十一月、題經理朔算開疑。　十二月、公自題平播經理二圖像贊、石歎、黃州公傳、朝鮮始末、忠烈祠記。皆載黔草。　是月弟三孫承昇生。

是月、題經理善後事宜疏、疏中十款請旨。

甲辰三十二年、公六十二歲。　春正月初七日、公以夜郎、炭林已

平、王父有恙、上疏乞養、不俞。疏載黔草。　上元日、作宋太史肩詩序、肅雍序。　三月初二日、上催補黔中道府官員缺疏。　癸卯、第四孫秉炅生。　夏四月、建豐江橋、恩州天堂橋、自為記。五月十六日、題石阡平越知府同知改調加銜疏。　六月、闢黃平河。　秋九月、鎮銅仁、石阡、平越、餘慶偕駒。　鎮黎平苗亦盤。條彌志、公憫黔兵荒後、遺骸流離愁痛、凡有遺令、悉給斂之。令下、義聲滿地。　冬十月辛酉、敘平播功、詔公資政大夫、階之誥命。封王父如公官、贈先王母蕭淑人為夫人、封母蕭淑人為夫人。是時兵部覈敘播功、久留中不下。至十月初七日、復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恢復疆土、奇勳懋績、允宜敘賞。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欽此。誥詞載家譜恩綸紀。　十二月、著吉志

補成。

乙巳三十三年、公六十三歲。 春正月元日、安懷堂中桂子紛落、中軍官劉岳拾數十枚進、其色綠、其形如蓮、不知何祥、且雖朝祠中亦同此結。公喜賦詩、具點草。 初三日夜、夢與王元美尚書對談、公出豫章大事記、殫射其說、似表、其簿甚大、其例似史大事。 十一日、孫承吳襲錦衣衛左指揮僉事世爵以全俸優給。公告廟。 十三日、錄大懸賞。 插弁之餘、公以意造士、約會城鄉諸生每十人爲一會、曰陽明會、曰三元會、曰恩波會、曰四箴會、曰扶搖會。月三集、每舉必具廩米。錄完、筆裁而品第之。請定賑助法、遍查貧生若而人、不貧者人一石、次者人五斗。歲給二次、每次約散米一百二十石有奇、著爲令。 夏四月十四日、公以泰邑民苦糧差、自條鞭、自運、合徵三法並行、民苦已紓十七、惟南

光程解尚未解，從縣寄書，與邑士大夫議行。又作書與當道力言之，且以汪静峯公祖原議公移言於院道，得如虞、吉、豐三縣例行，至今通邑永著爲令。 十七日，公同金直指步禱得雨，賦詩，載縣草。 十八日，撤二衛修五門恤隱局。 十九日，公以雨猶不足，又步禱焉。 二十三日，發縣六十兩，與黄平州買學田。 二十六日，大雨。自春迄夏，旱甚，爲虞東作，失望。公率直指諸司步禱郊壇，初禱輒應，其後再禱雨始汪澍，萬姓歡呼。至秋豐稔，縣民號曰彭公雨。 五月甲辰，公解畢節獄。是時上詔罷採天生橋酥礦，中貴撤委還京。道經畢節，與民搆隙，亡其行囊。中貴怒，下畢節二指揮於獄，責令取償，株連順、泉、合衛，恐禍不測。公聞，移書中貴，諭二弁不足惜，恐人心驚惶，致有他變，非上愛惜黔民意，詞氣剴切委婉。中貴雅重公，又服公正論，遂息二弁。黔人至今頌公德焉。 秋七月戊申，再疏乞養，未俞，賦詩二首，載縣草。 是

月、著兵慧編成、公自序。黃太史推為江門衣鉢、潘方伯比為龍場傳習錄。公是時兵戈倥傯、坐無俗客、惟門人問學字者屨恒滿。會稽周生從六大、又問何謂思、何謂學、答詞、俱具箋草。晉江蘇濬副、謂無言無極之宗、謂公學本洙泗濂洛、而溯源實自良知一脉。良知之說、倡於姚江、而胡廬山先生之學、又善發姚江旨知蕭也。公與鄭衛卑師皆出其門、投學有師承耳。冬十月、詔往路苗、從公疏請也。十一月、往苗、公督監軍布政使趙健、紀驗按察使尤錫類、督兵都司高坦討西路苗、克之。總兵陳璘、監軍參政洪澄源討水根山苗、克之。題設新添參將。設龍場鎮。設新添清平守路兵。設興隆、黃絲城三哨。立黃平四哨。設石阡千崖哨。備餘慶分哨。建葦關、漁磯、廣化三營。立恩南兩營。守婺川、赤水二城。設樓木林兵。貴筑四面受□、虹苗藺州永赤若□九部

番苗聞、賜我衣食、感惠覺殊、少不得衛鎮竭立毀。公悉心經畧、設將剿兵、增兵增哨、且守且撫。比諳先營南中、此番謀策不少讓焉。故公撫黔十年、殊方之藩益固。

丙午三十四年、公六十四歲。　春正月丙戌、公令總兵陳璘、監軍左布政趙傑、參政洪澄源、何倬、王貽德討東路苗、克之。　上元日、批揚疏同經理新府公移。　二十八日、題征路苗捷音疏、載黔草。　三月初八日、再奏討路苗捷音疏、載黔草。　十三日、公發庫銀五十兩、修銅仁府之龍首橋。　夏五月癸巳、永寧、赤水二衛水災、公乞罷并上閣部揭。　秋七月、上征路苗善後疏、全疏載黔草。　是月、公以王父翁未葬、三上乞養疏。奉旨、亂苗雖已掃除、善後事宜猶須撫臣料理、何得遽請歸養。不允辭。　九

是役建尚書祠、曰歸仁書院、題門額曰理學名儒。中為堂、額曰敬義、郡即故白鹿書室也。是時有司及句士以葺書院請、公以舊院湫隘、更之爽塏者。謀諸郡有司及給諫君、績拭相之、得守備故址、長廣若干丈。中為辯江書院、前後為齋房書舍、以棲諸生。自為記、置田二十八畝。後又請置田二十畝。冬十一月、四疏乞養、并辨用安氏始末。奉旨、覽奏用安氏始末、朕知道了。該部用兵有定、尚須撫臣安輯、不得遽求引去。即有老親、待善後事完來說。二十六日、題懇宗牧毅撫臣疏。十二月、五疏乞養、不報、疏留中。

丁未三十五年、公六十五歲。春正月、撰黔虜紀、小分紀、叢黔草。二月、王父病篤、公六疏乞養、疏留中。夏四月、七疏乞養、疏留中。五月、黔草三十七卷成。八疏乞養、疏留中。閏六月、

北疏乞養。奉旨、郭子章久習邊事、本難聽其遠去、但屢疏陳情、詞意懇切、准回籍養親、以俟起用。九月、題巫堯臣從役歸黔、乞勘定隴氏疏、載黔草。冬十月、疏請措處黔中鹽本餉本爲本疏具黔草。十二月、豫章書一百二十四卷成。書目曰豫章大記、災祥志、輿圖志、謚法志、藝文志、封建表、郡邑表、列傳年表、帝王事紀、宗室列傳、后妃列傳、宦跡列傳、鄉士列傳、理學列傳、忠義列傳、孝義列傳、隱逸列傳、文苑列傳、寓賢列傳、閨貞列傳、釋門列傳、玄教列傳、方技列傳、藩掾列傳、叛臣列傳、豫章雜記。

戊申三十六年、公六十六歲。 春正月元日、思州陳太守夢琛報黄藎司氏新鑄虎妻鍾氏一産三男俱存、公賦詩紀之、載黔草。 夏五月丙辰、鳳嬉池二蓮同幹、公賦詩、載黔草。 六月、乞養得代、就陳地方要務疏、以慎銅鉛、綏黔苗、懲中豐、鄭縣治、劃條地方大計者、條爲四事上請。 是月、公蒙恩賜蔭、遂有進繳勅諭疏。 薦舉貴州川湖方面官員疏。 舉劾貴州川湖有司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遷謫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首領官員疏。 薦舉貴州川湖地方人才疏。 薦舉貴州川湖教職疏。 薦舉貴州川湖武職疏。 摘薦貴州川湖有司武職。悉具黔草。公黔草半奏疏、半雜著、疏一百三十五篇、奉旨及留中、又載聚旨日記錄。 秋七月、建安順府、

設龍泉縣，建安化縣，設貴定縣。先是，底塘一道苗夷叛殺軍民，不能禁。公既請得旨，改安順州為軍民府，三州六衛皆轄焉，以知府。改龍泉司為龍泉縣，改水德江長官二司為安化縣，改太平伐司、把平司、小平伐司、的貢司為縣治。奉⑤上，獻名貴定縣頒印。自是荒徼改郡邑，從狉獉化為衣冠，官商免於劫掠，而貴創貿積，復見創獲之神化焉。

八月，與趙行吾公易俸帑紙贖為餉糈，以雕剿定番等苗賊。公撫黔所積俸糧紙贖等項，與趙方伯出助餉，往苗獲，官節已罄，不得不請市魚鹽於荊襄辰郡間，以備邊餉，許地方甚務統內。

冬十月，奉詔交代還使，函詩報庭闈，詩載黔草。　十一月，題序勸定番金筑仲賊各官功罪。撫黔實錄，公自己亥入黔，凡十載，告養之疏九上，始得俞允。會軍方行，而定番仲賊剿黨復叛，公旋出師撲滅，斬首千餘級，戮首惡阿包、阿牙等於市，遂平。　黔記六十卷成。　篇目曰：大事記上下、　星野志、　輿圖志四、　山水志上下、　災祥志、　秩祀志、　止權志上下、　藝文志上下、

學校志上下、職官志、貢賦志上下、兵戎志、公署志上下、郵傳志、討逆志上下、公侯伯總兵參將都司守備表、總督撫按藩臬表、守令表、貤恩表、帝王事紀、宦賢列傳八、遷客列傳、寓賢列傳、鄉賢列傳六、忠臣列傳、孝子列傳、棲逸列傳、淑媛列傳、方外列傳上下、宦蹟列傳、故宦蹟列傳、土官世傳、諸夷論、東南夷總論。

延綏年紀、先大人於戊申之冬去黔、九上疏請、始得俞允。奉詔而歸、俾父子兄弟骨肉相叙一堂。先大人此時之樂、真勝班司馬生入玉門關也。公因忠在黔十載、文類類然驚。概邀聖天子無疆之福、與公生得無恙歸去還哉。洵占後將黔中逆龍補廷三者、虎劉之謀、後來綠、經甚恣江、兵食症懲、識如宋杜史云、類何異算孔明老之家、試為斬將搴旗之事難矣。洵公疏上、請兵午兵、請劍午劍、乃得逆寇酋而擒焉。繼討虎林、招降九股、討吳洪、征水西山苗路道、劉定番金筑仲賊、營身

焦思、拮据六、載奏六十疏，如以議錢、環議、增兵議、鹽也，徵議求
索田、衛兵、西藏、經土歸營、錢等事，其間如許劑思諱，詩書盈
篋。真邑圖萬六、百方揣摩、應混屋不能嗟，公老、躁公，書講局
學、學以紀邑久、邑荒，用詩河、不退遺，明亡，故敬慎不欺。雖
小有言，以吉終也。經延讀紀公銃錢，詩公經九股以精夜郎、騎
算，操於尉掌。是八番以莫樂軌、近機，擬若承明，慮遠謀深，功
高事者。又曰，出兵境百十有四日、前所闢郡二千里封疆、奏
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之盛事。由是懿之，先公雖不
敢謂功在社稷，可見公論猶在朝廷。延紀年編諸紀，公十年
撫黔、滇辛，一腔忠矣。其餘歷任八閩、馭粵、蜀、吳、晉、越之疆事
轉可考。雖有手不釋其總之文，亦式父
役所著不彰，故譜詩賓殘，以貽諸後。　十二月，有缺文。

己酉三十七年公六十七歲。　三月，與貴州巡撫胡桂芳交代。

四月初七日，還家，孫承昊以蔭襲中式江西鄉試武舉。　十二
月二十五日，王父贈尚書兩峯公卒。是年多殘缺

庚戌三十八年公六十八歲，在苫次。　正月至七月缺　上疏請

王父邱輿。秋八月、禮部議覆公請王父邱輿奉旨、准照例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伊母蕭氏列名並祭。工部議覆公請王父邱輿造墳照二品例、共銀四百兩二部公移俱詳載哀錄。秋九月葬三溪、句溪、石塘三橋、俱在萬安地方、距王母蕭夫人勅葬墳所十里許。公爲記、刻傳草。冬十月、祔葬王父於蕭王母劉孺人墓左。墓在二十八都、地名龍井、距雞朝五里、申庚山寅艮向。浙江布政使彭公題王光祿卿劉公祠土。十二月乙亥、上遣江西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公來諭祭王父并王母蕭夫人、文曰、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察司副使兼參議胡廷宴諭祭封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郭元鴻、妻贈夫人蕭氏曰、惟爾抱德幽棲、滑輝韜耀、借於淑媛、啟我良臣、建茲不朽之勳、咸本有開之訓。成功者退、就養無方。予含堪娛、倚廬遙感。宜沾渥典、以慰孝思。並錫崇封、雙臺式賁。

母蕭夫人葬油潭鳳凰橋成。橋在鳳岡之前、油潭之上。母夫人歸窆鳳岡、往來溪峽、艱不便行、行人亦大病之。比公罷歸、夫人捐六十金、寄砌石橋。橋成、公題之曰鳳凰橋、從鳳岡名也。

刻祭儀注於敬哀錄、公自序。

重校聖門人物志成。門人龔文賓刻之建州。

辛亥三十九年、公六十九歲。

春正月望日、上謝郵恩疏。

夏五月朔、姪吳將冠、公著冠禮儀節、引吳以冠婚二期告王父。

六月乙未、迎劉氏、婚吳於邑秀溪。三日、始歸廟見。

十二月、辭親

稱賀壽、作生日錄。大事錄成、公自序、刻於苗策。

壬子四十年、公七十歲。春正月朔、以大誥告王父。三月朔、以禫服告王父。夏四月、告廟服闋、撫按王太蒙公巘、桐柏公合疏以聞。公自作傳草序。五月丁酉、兵部序苗功、遣⑥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給三代誥命。於原廕兒男上加陞一級、世襲、賞銀四十兩、大紅飛魚衣一襲。苗功始末成。秋七月、江西巡按御史顧公進、疏薦地方人才共二十八人、公與焉。疏語、前任貴州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郭某統宗正學、命世英才、兩南奠鼎、功高柱史、巖廊望重。八月、遷文省祭如周養金、作詩贈周。詩云、貸金元爵得、獎勞豈千居。累金猶嫌少、參拜尚可將。大夫

懷意氣所利若浮游。來而齋調是、美田好自耕。

九月丙申、具疏辭恩命。奉聖旨、卿勳庸素著、叙勞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十一月甲午、建王父贈尚書公行祠於龍井、建左右石坊、左諭祭坊、扁曰綸褒並祭。右敕葬坊、扁曰恩造斯邱。建二碑亭、左曰七制誥敕碑亭、右曰雙璽祭葬碑亭。造制、列華表、翁仲等石。建贈尚書公行祠、公自爲記、碑竪祠中、又刻傳草。是月戊申、建贈尚書公小宗祠於大宗祠右。二十八日、吏部題覆加恩、撰述公三代誥命、奉旨是。閏十一月朔庚申、建王母蕭夫人饗堂於石角塘、左右竪二碑。建諭祭敕葬二坊。建獅山鳳穴於墓前、造制、列華表、翁仲等石、自爲饗堂記。碑竪堂中、詞刻傳草。建抱茶菴於偏村。

儒藏

陽村距縣十里、距泉城二十里、爲雲亭出城孔道。六月、歷石流金、行者苦渴。公建庵爲憩陰所、每歲施茶。以四月八日始、至中秋日止。洲前札柳豆杞、叢施爲煮茶之需。十一月、倡建太常集賢二祖讀書臺。

十二月朔庚寅、冠朝續譜成。公告廟、分給子姓。著壟石、宋槐遺蹟紀、祥家譜。二十五日、公偕母夫人七旬、雲杜李引真軒公、雲間董思白公、瑯琊焦弱侯公、文江鄒南皋師、俱以詩、觴壽。

癸丑四十一年、公七十一歲。春正月、騎放生池碑記、刻傳草。

二月、上書兩臺司道郡邑、論官解二運。書略云、頃以不邑苑南宮解駁數上司、是時止憑道路之口、未及查卷稽核、故未有的數。今稽本縣儀門石碑、細閱一遍、然後知今昔之數、懸殊不可甚者。今謹刻家草。

秋七月、上書郡邑、論守江要害。門人吳仕訓、王美中等彙編三省生祠辭、以極衆辭。公以此書三省士民念厚、愈久不忘、

命箴於家、以示子孫。　冬十月、耆老子遜舒成。　十二月、讀書臺落成、公題堂曰善行、取太常公登第詩今日方知善可行句也。題柱云、是父是子、續九郎八宗之書、名冠朝廷。開祖開孫、繞三顧雙鳳之秀、又騰基石。前門樓題曰太清樓、取太常公登第詩一舉飛騰上太清句也。題柱云、在家則發群進士、繼博士學士、祖烈至孫秀涵陽。入明而顯欽春官、歷冬官夏官、孫從龍與於江右並著有重建讀書臺記。

甲寅四十二年、公七十二歲。　丁巳、發廩穀四十斛濟貧。　夏五月、巡道吳公祖勸借賑饑、公偕兒孫等共助白米百石、以成公祖之美。　江西巡按御史韓公浚後爲江西地方人才共三十

一名、公居首。疏語、前任貴州巡撫加陞兵部尚書郭某總奇危世、挺生、將大、具人應運、勳高棨戟、望重密樸。　秋八月、著地輿志、郡縣釋名成。公蹤迹半天下、凡過郡州邑城名必審訂之、久而成帙。兩浙、河南、秦、晉、楚、蜀、閩、滇、黔俱已刻、惟湖北、直隸、山東、江西、兩廣至是始成。集十五冊、王中丞大參先生手校刊梓、公為序。　九月、律呂三論成。大司馬即墨黃梓山公以所刻王子魚律呂正聲請序、公作三論復之、刻傳草。　十二月壬子、王母劉夫人卒、公作書辭親朋門生故吏弔奠。　葬劉夫人於蓼篠屋後、庚酉山、卯甲向、公自為志。　兄建公祔葬瑞塘高王父唯前墓右、坤申山、寅艮向。墓銘出春宮洗馬嘉定王純儒鏡宗筆、墓碑出太原布衣王百穀筆。

儒藏

乙卯四十三年、公七十三歲、在莒次。春三月、莒城書解、利器解成、巡道徵如吳公序刻之。閏八月乙巳、五賢堂祀典成。公諭族人曰、吾鄭有大宗祠、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功祖、道山賢堂二府君有忌祭、具載家譜詳矣。惟清明、中元各房祭五代於序堂、如吾五賢堂以廣居府君爲太祖、百世不遷者也。歷代主祭者不一人、議尚未詳。予歸田以來、與子世再議之、定爲式令、子孫百世可守。並載祭田願末、令子孫知業盛所自來。至於劉五賢堂、詳予堂記中。是月丁未、劉田祖四十石於南溪大魁堂、爲外祖曾氏三府君祭祀之需、有記。記曰、南溪曾氏大魁堂退菴府君祀典本薄、至柱史君、益廓大之。今爲退菴府君置祖十石、稍助好羞。爲外祖貴軒府君置祖十石、爲祔食一席之費。其田祖付本堂子孫輪收供祭。爲蔚青府君一忌、貴軒外祖夫婦二忌置祖二十石、爲忌祭之費。其田祖付尚珣專收供祭。二項田照載於冊、契收於鄭、至不得私市也。冬十二月除夕、告廟、釋王母劉夫人服。

丙辰四十四年、公七十四歲、在里居。 春正月、郭給諫南皐師偕京兆劉明自、曹祠部金簡、劉憲副文光、蕭郡守觀我諸先生及廣山人仲倫宴集觀養堂、公有周臣公訪擾文節公二詩韻爲詩、詩載傳草。 花朝日、劉明自京兆過訪、公移舟江上十里送之。京兆賦詩別公、公和韻以贈京兆、詩載傳草。 三月丙辰、上郭侯祁公論守江思書、書載傳草。 夏四月辛丑、公建石陵橋成。 建寧太守羅文質以重校聖門人物志板來歸。公刻作聖門人物志、繼是吳中丞刻於太原。繼楚州門人刻於趙。自乙酉歸栞重爲校定、建寧羅太守又刻於建。至是、以板來歸。是年、沈相國以箋訊公、謂聖門人物志得冀道真、鼓吹尼阜、猶之號鉄獲拳拔、示得未曾有。 夏、大水、爲麥禾。後、父老言、嘉靖丙辰大水、今丙辰更過之。撫嶺水潰、突入贛江、泛及吾吉、市城女墻可行船、民屋盡圮。大江水波入奎亭御、至

大瑞、兩岸田禾盡為水淫。時參知令王公入覲未還、扉視篆者。公乃代里老呈上兩院司道與郡公祖。　秋九月、撰、歌公與九邑大夫會於青原。時新安汪君疇有集摹賢歌。內有贈公句云、諸公衮衮盡風流、鄒大司馬功已酬。爾贊猶存社稷憂、腹笥竟標壓鄴候。理窟深穿溯不休。　冬十一月長至後一日、文江鄒南皋師偕曾明府、汪君疇、康伯揚過公、促膝談心、留飯而別。君疇出所書乾坤二卦解題辭贈公留宿。明日、發為君疇題復山汪氏家敘饗廟齋七篇、君疇為公作老手通簡序、相得驩甚。　是月、馳使溫陵、致祭李文節公。

丁巳四十五年、公七十五歲、在里居。　三月、致書王文台、議胡廬山先生謚典。　夏五月、宜春魏石樓賦詩三十韻、頌公終養歸田。　秋九月哉生明日戌時、母蕭夫人卒。　冬、王中丞大蒙公

祖晉總河侍郎、特疏薦公。薦語、文通諸子百家、武諳六韜三畧。

功成平播、懸車望儼為生。感粟苗衰、鑄鼎勳垂社稷。 上祖贈

兵部尚書內峯府君、祖妣蕭夫人神主於石角塘繼思堂。 葬

先母夫人於蟠塘鳳阿山、祔高祖唯翁墳左。公作夫人墓誌、新

都汪洪濤先生賦詩以誄。

戊午四十六年、公七十六歲。 春正月上日、著日省錄。 二月朔、

日有食之。公懼省、焚香籲天，捐倉穀。 三月上巳、汪野史以

難象歸、解囊中秋鴻草示公，印可。公喟喟悲歎、序而梓之。館穀

閩中、商修青原志。 夏月、使中素撫臺薦公云、柱下三千文字、

腹中數萬甲兵。定然勳高濟川、望重文模。今鄣侯奮一匾贈公

曰、正學元默。汪公遡原下一脈云、定聖門人物志書、明明正學、閩西考亭遺上、師叔尼阜、統接千古。津梁郎擣夷獻、鐵鑰畸元默、方叔吾虎更前、祖武從隱業總於京。公又與汪公許古樂府析疑、格物論諸什、汪賦詩三十六韻、序傳草以酬之。是時公與悠然我與君時身境內諸名勝、登太虛觀、憩新吳奇龍井、因日吸飲虛、覺胸胃不開、遂救興。未幾遊、麒山而返。病從此胎矣。杜門月餘、編脫四書解、釋左氏春秋、著易解。漸病、遂懨懨六尺叢、禱醫罔應。六月十七日辰時終、於正寢。訃聞、四方宗鄉哭於寢、閭里哭於門。文學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祭弔、卜葬於龍井山、上所賜東西私塋處耳。秋七月、江西巡撫包見捷題爲境內大臣病故、奉旨該部知道。

⑦親友門人致祭誄文挽詩共九十首。當路致祭誄文十五篇。俱

儒藏

刻於黎照堂彙紀中。 秋八月壬寅，門人魏蒼水、王慕蘧、黃富甫三公弔書至。 鄒公書略云、不肖蟄老邨四十餘載、想門墻名賢道漸闊、而最徐屢宜無出不肖之右。恩深義重、何殊怙恃。郡州之慟無盡、塲室之築何期。不獲匍赴几筵、一瀝知己之淚、並寄輓代我束芻、從之誄語。幸爲捻生一吐幾危。昨聞在天、當俯鑒辭香云。 王公書略云、昨臺執玉入覲、在座未謹、懸鎩不肖於啓臣、而近刻十首謂之、肇節待賞、請一篆不足變、他日當有賞鑒。其後合校於溟、則撥發加璧。與試於寓、則越境問饋。及承乏大科、時承教勅、俱以周旋。不意天不慭遺、而老師竟化爲參山、頹梁木壞、豈惟及門者之痛。即朝野聞之、想無不以殄瘁爲感也。劉蘩盧潤、下蒐剝嘻、謹修奠冀、比於來照。伏祈格在昭鑒。 黃公書略云、老師三立之業、自足千古。平生道力、貫杖之數、必有先得。臨去分手、悵未聞晃。不佞繼於稍解、未能即馳而附葬塲之役。不勝一能、泣先馳上。座下幸爲時惠達之、哭哭鐵見原耳。 甘倚天、劉宗魯等共一百五十人祭弔、辭奠儀四百五十金。 吳曙谷、張鳳阜先生弔書至。 吳公書略云、令尊老先生宇宙完人、即超然觀化、雖爲仁孝之心、第造物自然之理、人生必至

之事。況人意之所及，豈有待生而存、逾死而亡者哉。方今疆事
孔棘、恫懷尤苦。壯哉，如今幕者先生、豈足紓君父之憂。天不慭
遺、而不任之哀慟、又不獲交情之未盡已也。莫不成章，所抒□
往之私。　張公書略云、嗚乎讀台臺側義以為蘇韓再生、心□
無補、致良法化為巷議，然創無兵餉、勤勞難。公嘗謀設、不□
催、以失楚蜀之欵。渠魁稍貰，從之保路、帶地方之得安。不然者
叢賊貽害之說、蓋洪寶賢。播亂方起、安疆臣賛陰為左袒。公馭
疆臣、與堯臣好把吭扼豈數、消逆萌之陰謀、解金蟬之累卵。水
西爭地、至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孝、逐殺其祖、來投水西。其
祖挑水西以凌逼。其祖死於水西、播惸鬼窟之無依、捐復地以
贖罪。去播亂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復畔。蜀當事者之不查、睽
目為難。章子之如水西、至今根公之由斷。京銅之留、銅本取辦
路苗、山苗。皮林之役、非京劇不齊、而好事者以功為私。乃播懋
績、請叙豐功、創立郡縣、止據平戎、貴人尊慇、一擲皆空。嗚乎平
考辭、播得其冥數。好心蔡、蒙恩以謝。嗚，不復黔之地、亦逐聲而
猶憶。蜀將道之無恙、亦何暇讀當日之吠嗔。武陵雪濤、嘖嘖極大
夫萬里之英魂。鍾室赤草、衷韓淮陰千年之冤血。聖明昔公列
馬、蔭公金吾、瀟山故雷之辭、已為昭雪。而悄悄見怯、搶功為罪、
至今流言之污衊。其原起於黔蜀水火、積成猜忿。誰為察其破
古。然視伯大夫、韓淮陰之冤苦、華嶽之與邱墟。當日無公、播水

運籌必無爽。伏虎訓虎、公實能然。所有三州、四縣劇盜、斯拈王大、廣置人才。十年在黔、數年於蜀黔。此除叛公亂、殲卯巢之福公也。及來青蹕、已歷之七年。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公者何憂面而亡者。未識公之面、實異公之行、未嘗不嘆鄉人之鮮論、切者之不為許。嗚挺身破賊、繳價請辭、懇無公之退讓、與公之虛誠。未楚蜀之叢斯、我等小之議倒。具黔之稽滿、亦所拯于水火之爭。於在國家、君若天壤、壽考經祥、慮臥茲廣。公也無愧、何恨、何憾。嗚呼噫嘻、君公擇從世之教、當今日之柱、毀譽無私、竊春秋之懷恨。

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貞父先生祀公吉安府學、泰和縣學鄉賢祠。

乙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鄒師蔚公郎思致兩院箋。

箋云、故司馬青螺郭公黔中之役、當日有虛心發之者。是身赤手入羅龍、在眼心、則齊之材難。操之宰成操者、此第一劍也。不然、一手持兩往虎、餌溺婦不能。其兵徵黔苗、酌撻斷之、然尚未有知者。事非難、兵附我不下、其首惟知生命無算。然吉生平厭亂、宣戒殺、人無有盡知者。倘分兵、以經濟國家當時十倍矣。且此老無論文章、五經而持身建能皆絕人、有學庭反王黨無間言、自東歲至蓋棺無違

行。孝則純孝，忠則懇忠，莫昭代謝，傳百年為世。元標不敢以拜里交情，而私庇設之也。茲具狀請臺下為道德、為社稷一顯揚之，俱得全其、此同心世世之思也。神特鑒之。

人與嶺北王公祖書。

書云：對青螺先生學貫天人，繫誰胥漢文經武緯，懋著開疆美土之勳。心素衷并、足樹新將搴旗之勇。億萬年河山永固，數百里紫塞盡闢、功就德情、人諸忠孝所至。道高大儒、世推心契清。而登著作之林，稱揆誅洄之與、有道之人，俞何疑宋后之衛望益徒。方揆指迷者之胡道所倚以為準、誠慎燕誅、仰止先氏。

是月、汪瀞濤先生著公傳略一卷。

鄒南皐師余公於龍井山作詩祭公。

十一月、崇仁相國曙谷吳公道南、貴州巡撫張公鶴鳴遣使致祭。

吳公祭曰、我公何箕尾之遠乘耶。意龍蛇之狙竺而藏則年、豈瓊玉之見奪而神先告耶。抑幾龍之自解而丹臺之補籍耶。然而公未可以猶北特也。經公韃靈上象、發祥西邑，實產鑿舜之姿、裳中砥柱。緣經地負之學、天下文章。蓋自司理建吳、如狄梁公之在并州、范文正公之在廣德。追夫股肱上郡，衛鎮西川、叢臬濟膺、譽望懋著。聖天子命以絲中之寄，其揚歷苗夏、何減文正公經略西夏時也。至於惠圖劃省章疏九上、

必得請而後已。狀桑公之望雲息鶴，不切於此矣。故中外之仰望於公者，真不啻泰山之高，黃河之大，以得見爲幸，以不得見爲恨。今時孔棘，主上廑宵旰之憂，世方以公之出處卜天下之安危。公乃以爲舜付天下之治亂，適令人心嗚咽，大失所望。彼蒼蒼者，又不可致詰，素之何哉。雖然，公之在天下也，不獨事功。公之覺斯民也，尤重道德。我江右五百年來，陸吳偉業。入明，賴有鄒胡羅李諸先生。繼其響者，賴有我公。公所爲獨宗聖與賢契真詮，雖未嘗數數以千人，乃其精神之所注，發揮於羅明德先生之一傳。是以性地爲先，以念頭識見光景爲教，起於流以心體異天地爲後意⑨。況共爲泉始發，公之所爲傳明德者，道以傳其自有之明德而已。豈非親有之而知意味之深若此哉。然則公雖未起東山而收太傅之功，實以紹東魯而續尼父之命。且公言所賞鑒慧子孫。觀漢垣化，固無異於當乃令之麒子龍文。繩繩未艾，俾緒得以光公千百世之俎豆，保何如耶。南荷風教，更家鍾毓。既不能素車白馬以來，又不免羈紫之久稽，後死者請何如。茲草真奠，用以告哀，亦焉以告耶。因向江天一洒哭公之淚。靈前焚燭，尚其鑒諸。

張公祭曰：臣廬彭蠡之濱，從來節義之鄉。劉元廬江之靈，產公星精之光。嗚呼，讀公對策之文，如我輩之草莽，渠渤之倉茫。長讀公之集，葉得古義，亦折骨研鑽，不眠應接，如貝宮丹府，環緯珠玉之琳瑯。恨不隨公居宰俯

公堂奥、日侍公之門牆。比鄰備員春曹，遂值猶已弃暨、鑄座拔
竹、鼓簧耳目者，藉藉播於燕市。鳴於時如嬉人戲場，隨人嬉笑、
後不知其可否。及錢中丞之被讒，借奸民妄奏爲口實，而黜中
二三導力鄉黨通國林心、章公以重錢中丞之過，茂壬爲職、以
濟濟、都門何知。一億百秋、令人開名設喉、見面欲唾。鳴自鼻
薦入黔，道金帛鋪陳、俱云力及鄭司馬之政、黔自回春。鳴信爲樂
不之言、佩以爲真。比入貴山富水之間、物色惟類殺任甫新郎
有衛官向鳴云云、安國亨之劉金三千、畫司馬與趙藩長之橐
分。鳴細查藩司酬案、此三千金者一盡盡歸肇慶，讒者、何
敢爲之飾飾。公因黔無餉、而鏡鑒本爲本。意公之苦心苦發、忽
鑿之賊、生息充餉。人情難於慮始、及以仁而成志。爲本至今利
賴、堆本有限、而搖放收息、錢兩補倉、鄉科日累、庫藏如洗、有借
兵糧、武長法化爲惹請、缺無兵、鼓勵賞難。公爲讓讓、不肯靡
浪、以失變亂之數。渠魁捐賞、使之保路，帝地方之得安。不知者
養賊貽害之說、章滿實繁。猶亂方起、安疆臣實陰爲左袒。公馭
疆臣、與堯臣奸把吮血盟歃、消逆酋之陰謀、解金黔之累卵。水
西爭地、至今定公罪案。逆龍之父不孝、逆殺其祖、來投水西。其
祖挑水西以滋議。其祖死於水西、播惧忽罰之無依、捐假地以
贖罪。去播亂已六十年、非平播後之侯時。蜀當事者之不查、瞑
目爲難。草手之如水西、至今恨公之由斷。京餉之留、餉本秋辭

路苗山苗。皮林之役、非京願不齊、而好事者以功爲訟。予播懸
績、靖黎疊功、創立新縣、止稚平戎、貴人尋忌、一掃皆空。嗚呼平
考驗、務得其真、家婦必慈、兼忘少訓。嗚不應。然之地、亦逐聲而
猜猜。前行誼之無愧、亦何嶽嶽豐日之吹噓哉。後學者、嘖任大
夫萬里之英魂。雖學者草、蔡韓淮陰于千年之冤也。聖明昔公司
爲、蔭公金吾、謀山賊雷之論、已爲嘏雷。而情悄見懊、推功爲罪、
至今永言之諺究。其原起於黃蜀木火、積數燦金。詳爲蔡其啟
吉。然視倍大夫、韓淮陰之冤、者章嶽之異鄧埡。當日無公、播水
建、縣制必無縣。伏虎剿、公實能黔。而府三州、四縣創建、開拓
王土、廣且人才。十年在黔、營辛衍壽、黔也陰受公乳然所冀之
福、公也。及今青繩白璧之飛。是皆公之所含笑而不較、然負
公者何瑾蔺而云豈。未載、公之勳、履豪公之行、未嘗不嘆如人
之難、翁功者之不易評。嗚呼庭前後顧、頽讀、劇懸無公之退讓
與公之虚懷、恭楚蜀之蒙、射從章小之饒頑。里黔之稱清、亦何
血于水火之爭。功在臣家、危在父攘、壽青彤、祥縈趾並膺。公也
無愧、何色何快。湯悰悰爲公擇父子之發、當今日之崇毀吳無
熱、蘇者　敘
之惻慷。

十二月乙卯、江西學憲黃長文先生祀公吉安府
學、泰和縣學鄉賢祠。⑩

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鄭師爲公郵恩致兩院箋⑪。箋云、故司馬青螺郭公黔中之功、當自有虛心鑒之者。更有求才、入幄籌、在股心、則廉之爲難。擒之卒戍擒者、此第一事也。不然、一手搏兩猛虎、即馮婦不能。其兵從劉、黄、龍、羅、冀士、今尚未有叙者。事屬雖異、薛邦不下、其崔將力生命無算。此老出乎默默、私言代撲、人無有盡知者。備今在、必能爲國家當數十萬兵。且此老無論文道主庫、而持身規矩、若繩人、自家庭及里黨無間言、自未髮至蓋棺無墮行。孝則純孝、忠則愚忠、真昭代醇儒、百年名世。元標不敏、以梓里交情而私庇護之也。茲具説請乞下、爲道德、爲社稷一顯揚之、俾得全其、此同心世世之感也。神明鑒之。

又與嶺北王公祖書。書云、鄭青螺先生學貫天人、氣雄寰宇、文經武緯、懋著嘗羅長土之猷。心赤衷丹、足稱斯將孝謨之勇。意壽年河山否固、數百里黎廬盡歸、功就隱情、人請思孝兩全。道高大隱、甘种心疑賢者。名登著作之林、秘探洛泗之奧。有道之人、余何讓焉、然之業望直隆。方擬薦達左之明廬、胡遽失山中之相尋。正情百年之碩德、共惜一代之名臣。不肖待在霄霧、敢惠龍之讜言。惟公祖憫及遺賢、大加褒色、速爲中具、俾早得全其、今丹英發於杼太、青烟生乎寒原、其爲功德、庸有涯矣。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道

登為公上乞恩疏、懇乞天恩事。原任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今已故郭子章嫡長孫錦衣衛指揮同知郭承昊奏乞伊祖郭子章并伊祖母夫人蕭氏卹典祭由、⑫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為看得撫臣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由李官而入為郎署、績楙已見一班。從都守而積至十運、故術尤多殊絕。異當播逆、逆齊屬龍、八路誓師、已著摧鋒之烈。期年平賊、旋收拓地之功。嗣有八番九股之猖獗、氛塵未消。復思招降撫剿之機宜、厥勞丕著。忠能衛國、孝不違親。皓首歸林、尚徘徊於膝下。頹齡守制、猶孺慕以撫孤。勳名寵錫、已極先朝。卹典需忠、宜隆沒世。除贈廕咨送吏部、另為名大

其續當公訪稟奏外、相應照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惟復念其著有軍功、或於常祭之外量加祭壇、以示優異。其妻蕭氏已封夫人、相應准其列名並祭。所懇均霑、不必另議壇品、仍令合葬。奉聖旨：是、准照例與祭二壇、造墳安葬。仍加祭一壇、伊妻蕭氏並祭合葬。

六月辛卯、工部上遣官造墳疏。工部尚書王佐懇乞天恩事。看得撫臣郭子章品望景鑠、耆碩文章、百代宗工。嶽壁刑書、郡牧之班、棠陰露湛。兩控播藺、苗仲之逆、草薙風清。至今益欽魚麗、信是存者神而過者化。共仰祥麐感鳳、何啻武爲緯而文爲經。子欲養而親愈榮、身雖退而名益重。國家祈常竹帛勳彪猶新、後進矱矩準繩。其型如在、積勞未泯、聖恩彌加、允

稱髒閣之功、兼脆雖胸之德。宜光同穴、摩敘新封。誥差尚寶司丞沈坪往江西、與原任貴州巡撫郭子章造墳、應照二品例、給工料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督匠銀一兩、通共四百兩。奉聖旨是。冬十二月壬辰、吏部尚書上請贈廕疏。奉旨、郭子章准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讀書。

庚申四十八年

辛酉天啟元年

壬戌二年二月己卯、吏部尚書上承廕疏、為承廕事、原任貴州巡撫郭子章男郭孔太承廕。奉聖旨是。是月、遣藩司諭祭公與蕭夫人於家廟。特墨臣諭祭公與蕭夫人於龍井山

天啓二年歲次壬戌、月朔　日

皇帝遣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按察司副使、諭祭

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郭

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惟爾學仕兼優、文武爲憲、筮仕郎署、

聲名晝升華而膺譽妍思　自筮仕乃　紆思駿有儲落　南鄉風猷、

兩川文教、十年奏最、業已出其緒餘。一面獨當、乃克摠其籌畧。

擁節諸路、縱鐵以無遺謀。借箸斷年、筴爽遂無遁逃。屬尤股八

舊之悲請、尤定攟緒黔之痾、縈思。矢酬君、孝切將父。方當虛席、

檢值乘箕。雖疏業已遺於先朝、而籌紂宣淦於後世。巍然爲戴、

尚歆柔巽之恩。煥矣龍章、永賁泉臺之色。

百日文

惟爾夙歷多方、懋著、方深倚任、胡遽長終。日月不居、奄臨
百日。再頒祭典、尚克歆承。
賜祭伊妻夫人蕭氏列名並祭。
天啟二年歲次壬戌二月朔丁卯、越祭日丙子、
皇帝遣尚寶司丞沈枰、
諭葬巡撫貴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加陞兵部尚書
郭子章、妻封夫人蕭氏曰、惟爾命世宏才、嚴邦偉績、奄臨窀穸、
良增悼傷。用遡內衷、惟爾配葬。
祭品、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三分 粉湯三分

果子五色 各色五觔　菓碟五盤　燒骨一塊

鳳鮮一只　燒魚一尾　酥餅酥饅各四個　雞湯一分

魚湯一份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壺一觔　酒二瓶

發祝紙一百張

年譜緘後跋語

延不孝、愚昧無似、背戾世業。雖早歲濫諸生、侍先君子車塵馬跡之間、受經術、學古講藝、然性疎鹿麋、志耽烟霞、未嘗一日忘邱園荷蓑一枝樓也。父之、先大人歸、不孝過庭、大人色變而誚讓曰、而奚不學文、俾接吾之袍笏。意而又不足學乎。延無任張皇、仆地叩顙曰、死罪。雖然、延學大人未能、雖曾公

時宜之學曾子也。大人言有法、動有則、晝有為、宵有得、瞬有

存、息有養、皆 廷學大人萬萬之未能者、豈必讀書而後學大

人哉。大人色始懌。嗣是不強 廷 仕。歷萬曆四十六年棄祿、先

君謝世、不孝血淚河傾、五內崩裂、安起先君九原而從志也。

今徒將焉已耳。故終日委丘壑、閒處齋怵惕、思其所之、思其

所嗜、思其所處、思其笑語。謹將縷歷世系紀為譜、付之梨棗、

見先君一生行事實錄、併祈海內有道名公、詞伯鉅卿教其

未逮、斷之以言、傳光泉壤、足為先君不朽矣。

儒藏

跋

仁謹按、青蓀公年譜、經廷公彙錄成編、在當年自足耳聞、事實詳晰、自是次第井井。迨歷年既久、刊本罕存。所有存者、亦多殘缺不完。後之人任意補綴、抄錄、幾至先後顛倒、文理舛亂。仁讀之、疑非原本。因潛參互考訂、其有不成文者引伸之、其有缺者例之、又將各題、徵引文詩摘出、附於遺書各類中。譜內例註明、叢在某處、以歸簡明。此非敢擅自改易、但取其繁蕪而芟削之。而其中事蹟一一具存、仍不悖經廷公手錄本意。閱者諒之。

光緒七年辛巳夏月吉旦、 九世從孫子仁謹識。

校記

①正正：當衍一「正」字。
②「臨溪對」句，疑有訛誤。
③「府」下疑脱一「學」字。
④希：當作「奇」。
⑤奉：當作「奏」。
⑥造：當作「進」。
⑦視：當作「親」。
⑧「胡」字下脱大段文字，見下己未四十七年春三月條引《與嶺北王公祖書》。
⑨徒意：疑誤。
⑩此條已載於前戊午四十六年條，此處重出，宜删。
⑪此條中《與兩院箋》、《與嶺北王公祖書》兩則與前頁重，當删併。
⑫奏：當作「奉」。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憲成 自述
明・顧與沐 記略
明・顧 樞 編輯
清・顧貞觀 補訂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光緒三年刻本

《顧端文公年譜》四卷，明顧憲成自述、顧與沐記略、顧樞編輯，清顧貞觀補訂。清光緒三年刻本《顧端文公遺書》附。

顧憲成（一五五〇—一六一二），字叔時，號涇陽，學者稱涇陽先生，江蘇無錫人，明代理學家、學者。萬曆八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吏部員外郎、文選司郎中等職。萬曆十二年，革職還鄉，與弟允成及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講學於邑之東林書院，學者聞風響應，盛極一時，且多諷議朝政，由是形成政治派別，號東林黨。後遭宦官魏忠賢迫害。憲成爲學以程、朱爲宗，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説，以爲「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著有《小心齋札記》、《涇皐藏稿》、《顧端文遺書》等。

顧與沐，憲成子，由舉人官至夔州知府。顧樞，憲成孫，天啟舉人，治經有名。顧貞觀，與沐曾孫，字華峰，號梁汾，康熙間舉人，官秘書院典籍。

是譜雖標四卷，實則卷一爲制詔、傳狀、祭文及文集序等，實爲附録資料；卷二、卷三方爲正譜，記載仕履、著述較詳，尤以記述譜主在東林書院講學及交遊爲主；卷四記載身後崇祀及東林道學事頗悉，直至崇禎十四年請崇祀文廟止。末附張夏、顧貞觀、秦松齡跋語，論道學家年譜體式及關乎道學中興諸事，而尊顧氏爲大儒，推東林爲正宗，黨同之意甚明。該譜於譜主行實、學術詳盡羅列，條分如縷，細載如髮，即卒後亦有大篇敘述，尚稱完整。

年譜序

海內百年以來、言正學者首東林、言東林者首涇陽顧公。異時僉院請　文廟從祀一疏、業下禮曹酌覆、俟史成之日、定議舉行。獻徵向奉璽書長江南行省、承宣之暇、冀得表章境內先賢。緣迫請告未遑、爲一欠事。近歲僑居錫山、與公曾孫梁汾內史遊、靡間晨夕。而頃者數閱月、過從較疏。久之、出一編見示、則尊大人庸菴先生所輯公年譜、舊草散軼、而梁汾下帷、屹屹書堆中、斟酌應輟寢食完之者也。惟公敎澤遍海內、然生平言動、微賢子孫、莫知其詳。即知之詳矣、

不爲之記述、亦無由信於今而傳於後。此譜之作、爲不可緩。卽獻徵表章宿願、亦庶幾稍慰歟。或謂明儒其三不朽、如公徽言大節久著天壤、當日見而知之者、莫如景逸高先生。高之言曰、自孔子而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朱子而來得顧子、又四百餘年間一大折衷也。論贊雖多、此數言足以概之。其餘傳志、且無庸備列、奚藉後人復事此管窺蠡測者爲。噫、是殆不然。昔魯論之記孔子、鄉黨一篇、最纖悉。宋子狀延平師云、聽其言、觀其行、不爲不詳。然而未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見聞之所及、一一書

之甚繁而不敢略。公之學、孔子朱子之學也。苟略於見聞之所及而漫求其遠者大者、曰吾能得之、然則前賢記載之不憚煩非乎。是譜以累世之精神與一人之精神相爲感通、即謂公之自譜可也。而肅菴先生學行卓然、淵源脗合、表章之衆、不無甚望於將來矣。至如公俎豆大典、則當日東林名賢所謂見而知之者、其言具在、更復奚疑。

康熙甲戌嘉平月、武陵後學胡獻徵敬題。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一

五世孫　鏗英　錝瑄　鏗珦　鍾琦　錘璁　輯錄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說。朕觀閹豎用事、士大夫毀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明德立之儒風幸於朝、何以至是。朕用睠懷先型、特嘉追尙。爾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類科是重、行絶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壺之譽。專闡國本、一疏潔身。迹遠權

門、三黜表直。於是張孔孟之幟、横濂雒之旂、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愁鶴怨。褒渾療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闥。大道不蕪於奸徑、肅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讒、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軻近可知。生既觸邪焰以迍邅、歿復罹璫燄而晦蝕。朕企詠前英、斯登覺岸、想高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憖遺、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天之顯遂。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旦昏。學如無豎之雙璧、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眞功。而奈何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洪潤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

儒藏

論、諡典祀典、次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岳。絲綸式賁、俎豆增光。

制　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　寶

先端文一生三奉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真端系、正體真功、三致意焉。亦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文廟從祀、所需者廷臣一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官始列公名、并崇禎以前諸儒、冀請從入兩廡焉。上從請列入焉、著其言行。然追錄制詞、是敢志異數也。敬用謄寫、冠於編年。若志傳以下諸文、並出名賢、論為實錄。附見一二、俾閱者知是譜之信而有徵焉。樞謹識。

墓誌銘　以下並從刪節

吉水鄒元標

偁藏

嘗論世非無談藝言自公經義出遂以爲王瞿復
起趕管者郤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
寫于譚再生冠草音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宗
林一爲遂以爲濂洛更趙虛驕者饒恥公雖不得
書其君然所與天子宰詔爭是非可否言皆國本
皇訖宗社遠藝即憲宗語夢覺間卷捲不忘國家
夫非實以身有與世與道言所必不能請公一日
衛千百年計可矣鄭子於公有餘撤焉公之上書
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爲一人一事
廸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
不淡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白鎮逼出眞
身子來公豈可及言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千居
所與友人饑庠者悖倘雍雍居然名儒藝綴爲末
學計者能不寨數公氣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
曰世達昌明公孫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
允苞曦曦其音四方來儀異捲同心匿曰好我鑿
緒長尋于抚長河力破亘陰猗與我公如玉如金
不泯者行洋洋者療是耶非耶吾道匯沉我銘匿
謨天臣鑒宦

墓碑

高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郎任眞，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敎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聽。無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被召，公惓惓望之爲善，及所上疏淸宮平書，望之破異誅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後，憂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將貴以其異已，遂話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姜之江陵死，卽拔之要地，公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爲負心，很不可解。此固超出恆情萬萬矣。其於名敎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享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愷悌君子哉！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先生之學以性善爲本體以小心爲工夫季時語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語適得無善適不得無惡適得無惡適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今以無極而太極爲案信可曰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亦可曰無惡而至惡乎以兩惡字合兩善字還可曰至善本無善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辯世言工夫卽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試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推勘到這裏聰明才辯一切都良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卽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飈起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批根獨先生未采者目攝而心疑之及上關銓書席並鼎沸先生不辨也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東林自丁未以前聲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爲陷於城中先生沖然穆然不競不諍身没

而緒先更密。噫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鶯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蓰等倫。自治公車，言即爲海内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既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温公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明道先生以與起斯文爲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羲、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曇、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剌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莫以。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若心哉！若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是歲，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叔澄公數、鄒大

澤公觀光孟雲涌公化鯉脩鶴趙先生以及先生
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
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
請託不行彷國害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
陰設不盡逐之不巳自先生去而隄防書炭識者
不能不數息扁湛云完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
弟資之如友一勤一止無不自仲胥之一字一句
無不自季泰之京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蹉者季
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
養之終身責有及其再世書於節生養死殯之於
友鬢戲之交無不白首指叢郎有緣而爲利幾敗
其名者夷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
爲提挈有一長可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知也
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
闕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親諸孤猶之
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父母親諸孤均
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若
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于試有司必爲通名曰試
士公與也吾念吾兄而暨遇諸子以備採擇私情
也嘗必有務余而諱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膝不知其他四壁不至庭草不除帷幔不飾一几一榻敝現禿筆終日饑然真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巳旻時如疾痛切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闢經常者數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闢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蘇惡也又不以巳甚求備語言詩直喜怒希形未嘗絕恭縣竿贖而非一方之亮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洞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學不参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眾扶當無所不孫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儞不得而政之故其功真其於學也百家眾說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其詩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雅情血脈字字虫爵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樑直從皮毛骨鼓人人對動故權衡不爽錙銖完生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旨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明其道信得傳於後世者朱蒔翁也元公程蘇詩用其源談雨先生縣諒仁其疏遠又巳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

鼎興、氣求聲應、此言道將隆之光也。欲元公、頸焉之開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真、言禮而儁、有霸而儒、有支而儒、此吾道將漢之兆也。欽時為、敦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早年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阜、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驚、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交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居矣。必也堯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遺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真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匪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阻

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
以故敎崇業羣之日常彰名賢彫謝之憂。一朿厚
道不忍舊說之招尤，而反蒙黨護之嫉，以故往來
尺牘之中，強半引躬自責之語，昔丈公疾革，勉屬
語生曰：道理如是止矣。辛互相倡率，牢固著足也。
兄之屬意同忘想亦如勤。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
事者尙齊濟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尙茫茫其無日
兄閭之乎？抑見之乎？

德清章嘉楨

嗚呼先生！碩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
易言哉！有莘氏取予嚴於一介，千駟弗視，可不謂
清？往來狂主聖君之閭，消自然不少介意，可不謂
和？卒也以其清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
其年天下之德業。先生生平滴豪沒嘗若異睽矯，
矣。不言而飲人以尊，家六致，路繩小，無人而不欲
引之於道得矣。至立朝吾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
言一事不問世務，而其學原宗貢不程，以醒不歧，
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故曰學聖之時，而得聖之
任者也。

又

余少年寡識、間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熟玩諸子語、窺古人檢身之精、繼俾博覽諸史、歷觀古人康齋之略。言事提撕、時時驚覺。名為益友、實則嚴師。春秋猶以言抵余、謂老兄被諸賢千磨萬逼、逼出箇真身子來。我為老兄被諸賢千磨萬逼也、逼出箇真身子不。譬如亦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真色於世。亦如我輩、信諸賢之力、反得見真身於世。諸賢真有功於吾儕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嗟、非有大識見、猶養勤能為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關西李三才

又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浼之風。立朝則執風節、有犯難不避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派。朝廷之上、關係大經常、大利病、昌言持之、毅力擔之、周致依阿二三其間。雖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張之也。世之當一官、任一職、率能程勞謀績、身以

用為用其用也小先生為當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用為用其用也大古來傳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讀毀褒譏若鳥音之過耳誰見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家萬物一體眞有孔門天下體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致異同而消朋比乃沱宥末愈奪之虛蕢巨川未濟棄厥舟瀆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歿與禎之得專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每日願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

在也。及余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為之死。夫余非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已。余非能講者，知師友當切磋義理，當剖晰而已。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聖眞，獎進來學，為今之元公、文公，直接尼山眞傳而已。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風動，漸道德仁義之場，被範圍裁成之澤，而先生謂斯道甚大，宜化彼我，泯形迹，必煆煉一番，剝落摧折，存此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貫。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惟不好名，故依庸以歿齒，遯世以覺人，作興同類，以維不盡之脈，其乇固非所惜也。夫學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為根，禪之精者為聖，而粗者流入於無忌憚，賊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歿矣，人既云亡，會亦尋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為。

又

寶雞後學張舜典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深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爲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尊矣又成偕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爲元處自先生有論而又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仁要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運說圓通可謂紹述濂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請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請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與將以賢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哉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傷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續民彝之一統見不善人之傷善以爲是紀國家之聚而裂其而故不指大聲兵呼加衛父兄而拜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聽言嬉嘉類而破大道之鏈鼓落第二義者旨不足嘗其一莞貝千

古之腹合茆萬有惟吾甚酌哉一切好孳異同咨
不足礙其參廓具乎古之骨其於世俗薄巢夷筵
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鐘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
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慈鳴呼吾於世而未始見
假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固千
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姊
名泰伯來而犄里片擅篤素甫之草琳先生出而
淫辱壞士卒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為
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顛哲
人之喪士將疇依使吾賓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
不立如暫者無相而周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
吾之所自為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浩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
以翊世數培元脈剝恭儲並擅如我先生者乎吾
國藉先生張桂吾鄉藉先生正觜吾道積先生樹
閑而素鐸先生辭榮若浼而懇懇憂時試讀吾痛
兩言閔銓三箚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
能指標榜蓀平儕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為吾區憂

佑藏

而偏先生者一。俗之論人，吳會爾言。先生廉頑立儒，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爲教者幾人。此爲吾鄉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爲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憚。先生言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眞，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寍處者幾人。此爲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爲先生慟者，則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率以無善無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認慾亡忌憚之說，有不豚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非動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林，侃侃不稍隱避，測目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宗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逭；得罪執政，不可逭也。」此其於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

哉毫、不爲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務矜詡。望之若泰岳、即之如春風。勇若賁育、退如處子。言然危屏、嚳焉嬰見。嗚呼。先生烈、而後學不得見眞儒、大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惇厚寬平襟度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舊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皋

先生衍鬪風會、仍隱聖眞、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闡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比陽明抉千聖之局、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嘻。是惡叛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偏。奈何持國是於長林豐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物。仲尼轍還、司馬君實、將賍何壽圖事。先生不忘天下之淡心、惡可與淺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生言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勛大飭、表於國史。居鄉衍諠笑於家乘、當云永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

之也先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宗位與年概未足亶功德之於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劾之乎言矣能讀先生文而錯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異可諶子瞻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府行道爲實以犯顏繇諫爲忠長育成就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爲引進聞人一小善自數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杜相公罷政家居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已出至所不可莫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蒼先生之言皆先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極所祖之與耳先生交具在知必有援河章新庭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惓惓以交護桑榆相屬木之與余異造昆弟也因重刻先生集成不揣轂言蓄此

於詩人之小疵。

求鄒先生譔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開學、厥其一段眞精神、直無有人我、貫徹古今、至聽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爲此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敎、深服先生之憂深言切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徹悟有二、質言者迷、覺悟輕質會者迷。重悟重有悟而我執亦盡者、有我執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特爲表章。先生所涉於世局言、晏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四明之案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發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一

男與沐記略　孫　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開陸較

五世孫　鍾璘　鍾瑄　鍾英　鍾琦　鍾瑨　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吴爲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貲雄，爲德於

里中人、國學鄉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緯、邑諸生、性癖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友、倜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爲人、北遊燕、天子都。歸、徙家涇皋、傚鬻而市、挾羨逌、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道之。弇州王公爲譔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

者也。子四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父母能竭其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子業治生，佐二弟下帷。涇水之上瀨，莽一區，經畫四十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晚而更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即公與涇凡公，諱允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

一二。其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尙須考證、望我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孫愷謹識、後學薛宗填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公生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必敬，自翹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晴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主諱辨、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多婉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鬱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蘄王教子勿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爲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爲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誣師、下不許友、聞者以爲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日祿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問蜀華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日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撰討不然即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爲公韙其語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尊燈讀午夜不休雨大人教之寢應日諾抱燈卧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日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贈公見之笑日汝欲爲孔顏耶時公意翏翏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曾晳責子輿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請自爲之如宿習然先生大驚東里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過所知律律道說公名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日予

貌大儒歐陽文忠遺像、異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贈公、日夕相過從。時贈公就塵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遺金於肆者、標其名囑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又返之。糴者既拔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長、追之及於途、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韻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逕凡公亦受業焉。逕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發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逕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心。公曰、此是微人根子、嘗與弟其最之。贈公是歲始能遣家塾館穀之外、能遺供具、高家相託、以爲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肄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維張先生贈公為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即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著張名子與更名淇少遊唐荊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曰李子絕世聰明欲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誠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話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剔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請論語或問禘之說章公講曰惜也或人久哉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期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請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舉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聽、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聽、除是主與奴、豈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應天鄉試。

初、少從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雖降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派走。公俱佩服之。瞻公言、子曾見真翁王山人詩乎。當爲于坐進一恰。因出示其提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詩。嘗公讀之、覺胸中廓然大境。日詞。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繹生見、輒沈思默識、自以心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發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愰然若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序云、始先生令吾邑、道不肖試之、欣然賞異。後三試三冠先生每見所提最、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鄙元公太極

倩藏

圖說、程純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周名邦傑、號川人。

鄉試時、上南兵部鄒公龍望書、略曰、某之走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誥曰、吾有一心事、屬子能為我了之、勝於獲售百倍。某跽而請、家嚴曰、吾所識唐應麒者、其父居市中、江寧蔣六飾妾而來、不知其為盜也。竟坐岳易指、以為竊、父遠而亡、子豈而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妾未歸、母日請於妻之家、願返吾聘、以贖吾子。討聘、雖送而藏、仍不足以償。是為母者既失其子、復失其婦、為子者既失其妻、且并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某復跽而進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之實鑒臨之。顧眇眇一書生、何能為。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鄒龍翁父母圖。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汀盜令同鄉、若宛轉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麒亦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孺子識之。某謹受命而行。老師仁人也、敢請。鄒得書、立白其冤。鄭名堪、餘姚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頃，維師是歲館陳公雲浦家，公兄錫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贈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窮道甚殷，遂率公兄弟偕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爾孫敷政、敷教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又曰：無忘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謹，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蓋無所不害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嶽、純臺，小嶽元臺。

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爲諸生，即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應試冠軍之作也。邑守施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

士之秀異者，輒誘之。公與栢潭孫公、滄臯迭居第一。念庭周先生崇宗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寍以研田養耳。自是連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弟子日眾，其從游最早者，武進吳大參之龍、江陰顏少參、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則曰：余客攜瀕，每操筆爲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艇放之湖心。藝其所如，四望烟波縹渺，鷗鷺出沒，咫尺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還臥，竹檥少選，起而徐理殘牘，淋漓滿紙。顧誠不知何如，亦往往自得也。范名觀民，號清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應天鄉試。

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曰：孺子故少聽，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踖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驕，矯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爲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券與之，其人大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衆，但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

三月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蓮巖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贈公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有司以爲不才而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南冠，閭閻之人歷容色而於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郎令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府先生名滿天下、其爲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如岳、如川於海、而公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雒關閩、期於微析窮探、眞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苫塊中兄弟府相語曰、吾父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傳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僦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諸門人無稽可考、惟鎮江錢應奭應旂見文集中。

儒藏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塟贈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塟焉。王公世貞撰墓誌銘。

　宜興史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長棘垣，歷卿寺，建言講學，並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曰：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携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於鬱黄之外云。

　長興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爲萬歷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涇凡公鄉試中式，兄弟並與計偕。別友莫純卿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爲輔仁之友，卹其孤娶

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梧濵孫公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卹始達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殿試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椅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雅意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日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冀其匡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自

君子之領袖羣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寧有一小人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所順之歟，吾懼其爲謹抑遜而挽之歟，吾懼其爲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二十五日，次子與沭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秋，督遼東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饒贐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獎薦，悉却其贄，類行章賀醫閭先生祠。

十月，母太君六袠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略曰，顧生念已成進士，而其家贈君不及見，於是作望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

顧生作念母之詩。巳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蹟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顧生。爲母之故而不有其官。按、公初第時、尙孝廉、以後遂不復著筆。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戸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廷杖、諸君子、若繼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南皋鄒公元標、言狴察籍。公與同會修吾李公三才、養沖姜公士昌、淡爲不平。明年、儕鶴趙公南星入晉語一輒桓驩。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一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並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巡、凡公入郡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宣區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啟後、舉於鄉、與太倉徐鳴皋稱顧門兩孝廉。徐字去陬、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儒藏

六月，江陵病，舉韓爲議金禱於東岳。公不可，詞官危之，代爲署名。公驟騎醮壇，手抹去之。幸江陵尋卒，得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謚恭定。世稱少墟先生，爲關學之宗。仲好去師門最遠，前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道長書曰：近約先生寄小心齋劄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都門會從先生游，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脈，不至顛墜，領先生眞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敢問吾少墟年來何爲。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未有分付處。此眷人所共見，其知至於吾夫子一大事，亦若無以其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潛心於茲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莊山寄蕪刻請正。繆妄擅與，無逃明眼，願勿爲姑息之愛，孫我萬里賦時也。又答張雞山舜典曰：少熱詩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雅，不諱別來，卓詣如此。時仲好持所

爲講學錄屢張求參盡公門下第一人也。

十二月、調吏部稽勳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大計、自同鄉華參政啓直之謫於尚書嚴公清。時許相國溥主會試、公上書、略曰、天下事所以壞者、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不附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月累、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貢舉、實類於是。江陵秉政、推此不、変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爲之辭曰、科場公典也、意而收之、則眼意而棄之、則矯付之無心而已。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弊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有不用矯者也。明之以乘世許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日科場、以羲牢籠之于。弟、將賜谷以四縣谷以東人人慨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涇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郝兄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

心書藏，爲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有。吳縣欲以館選收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蘇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請外，李公修吾救之，亦謫。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未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摘及者，以其爲執政所諱也。竊以爲魏、李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優容兩人，方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亡何，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鑛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夜孜人材，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聞人所不知。未幾，尚書嚴公致仕，繼之者壽豐楊公巍。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許敬菴公懃懷會於臨清，偕行至張秋，訪孟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過荊門驛始別。孟名秋，茌平人。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

去涇一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沾沾以一第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建言削籍、爲東林六君子之一。

是冬、撝謙白公子與淪、後殤。公兄弟約各房有子三四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抱仲兄子一。友愛之誼、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爲訓詁之學。卽於五經章句、未嘗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蠅頭細字、録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象數。首推周子之太極、而以無欲爲宗。此則公生平易學也。

五月、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之曰、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於其間。推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度國徵不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皋鄒氏之烈焉、而徙定宇趙氏之懇焉、而遠復菴矣氏之亮焉、而誹、勺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

犯焉而挫、對荔黄氏之感焉而援、遣嘗曾氏之僅焉而撻蓮洙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搖鴻泉范氏之詳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省也、猶可知也。若乃內儀斯降、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加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徵其悉之乎。扃得畏然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懋儀所與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耽耽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徵之所求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又或懋儀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異日者余嘗蕪懋權而哉焉、國徵實淡圖之。

十二月、撰高室未舊人墓誌銘。末云、蔡龍言母病二年、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如外王母夢霞衣人持果咏之、覺而藏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奉、體堂業有光、疑得道云。與某日、是非余所知也。予所知言蠶人亦而文婦、而婦母而母、其於旡、生之祭、何所不廓如也。自貞來海逆、是陽之事恐說者多好言徑、余是以賂而不諭。鄉試本房黃公至徑晉侍者三月。丁長孺元薦是

歲讀書溧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晉溧弟子顧邪辰間尤盛。宜興王承圖年十四、公攜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字惟宸、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劄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敢請。曰、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搭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

爾字首尾所應最可喫。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就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久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藥方子、意口說這、隨手抄過、封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七月、龔公懋穉訪至。吳之如對公、有曰、足下上必欽堯舜其君、下必欽堯舜其民、不厭不以懷於志、故嘗夏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前中、其嘗矣。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懷實

錄，非他人所知。

與王辰玉衡書，謂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玉，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懌。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爲忠告。鄭雲門陳繼儒長既於王公時時與進，嘗刻其所爲就正錄。後庚戌奏進二疏，時傳出鬻篇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沖之請，縉士縣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國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顧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顧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溺於辭章，謂諄焉守咫尺之義，不欺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之諸心，斯其懲小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日惟尋索本體，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曰吾無愧於心而已。道非所論也。愚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

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有得、寤斷學定、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部大學、又其註疏。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備於性命也。嗚呼淺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既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與其究泥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人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寄、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竊不揚此焉宗者、常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游楊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說。陸子公然與朱子抗、而規矩準經、亦嘗不嚴且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悅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沖出其書示余、心竊嚮往。已從羅吾止菴遊、瀕信顧不量、欲次其集、以爲聖學之復明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沖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皇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爲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弄威福於外、奄人侍妾又將乘其漏矣。皇上懲張居正之專、寄耳目於二三左右。臣以爲居正雖專、與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尚易。此輩且與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訝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皇上也、即逵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爲御史房寰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顧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遇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參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爲文哭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謁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非何公曰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相與笑而起

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宋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詞也何但仁卿已爲唐適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玩弄便歪入元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文成倘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余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勳司員外郎

二月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爲恭陳當今第一切務事。十三日、

奉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都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遂訐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參之、實爲何齕辛。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慷陳之言、莫時曰起鳴之爲君子、爲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崧等之爲公、爲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既爲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訴、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儔、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孥如、雖㾦心競氣者、亦慚愧而憮然自失矣。抑臣

又有感焉。語臣非捐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題計無復之而聊借以自甚其醜而逃於討與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衡東漢之節義專之詩封宋之理學並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每天下多故道言蘊詒往往出於爬曹。假令言官不為利誠不為成怵羣諸新譽持不乏人抱曹亦無繇而舊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人情無不喜頗而惡道有人焉端言正色說説不顏安得而不名尚發棄之權折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卿詠讒。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用其言何必討其人不用其言何必談其人。何名可賈何利可徵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客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變人之得以買名得以儆利又得以君醜者廟堂。之為也呈於建言之人大部負氣自喜不耐矜東聽者內蒙不毀因而尋垢索纂於是遂置其言并賤其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人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

儒藏

見褻。然則使人之得以與而納諸羣誚之中者建
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
上何暇以言為罪下何得以言為高。推各書其在
我而已矣。奉旨達本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治名好
生輕躁。顯意成茹著降三設謂外任用前有旨特
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
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司將詰來。命下尚
書楊巍畢辭引罪而公譏判桂陽矣。王京兆用汲
曰顧勳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一過置坐右。陳
侍郎賓謂太倉曰勳部立論景平何以不免。太倉
曰渠執書生之見衙追路之言焉知窮堂苦心。陳
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察。勳部若心恐亦
不可不知。公藏求上時問太倉與鄒言是否。太倉
曰貴堂翁楊二老極賞以為佳。公曰老先生想亦
必以為僕矣。但言官論人亦賞事。疏末慮有推刃
於腹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太倉曰君意
彼言幸而左何得無焉乎。公日今不須詩人只詮
尊後屬不受。若被拾之人一一尋菌嵩頭翁翁聚
諂非政讀也。太倉不於而昆。上詰問吏部何無一
人外請。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參攻。新吾從史公逮

言，故亦爲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

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請天官郎薦外補，如君命何？不得已，束輅裝就道。至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值，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朔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傳爲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爲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詳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差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偏藏

秋、重定大學。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爲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衆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竊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經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沈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適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銓次、私以諠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

嵗大饑、公兄弟各鎬廩粟以賑、詳李令救荒錄。

陞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辭。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具

一出一處乎。遲几公曰、處州地近、兄弟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遲几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與相爭、曷相常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明首請曰、曩者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遇本房黃公孝之官舍。明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　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郎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常

時。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旱甚、遺戒勿急舉葬、而命公兄弟捐賑、如戊子。
公哀毀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贈公之兆。
及門會葬者多、卽習經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善頁九與、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寧、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寄肯綮、而吾經生言頗得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舉、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毋失李見羅先生。台寧至都、李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特疏救之。士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寧曰、抑之沖年而意甚廣、質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時時悵

備藏

賢所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卒。其爲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撕之弟士晉問學年月未詳。

鄒公季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勉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其所知。祖宗設官、獨於吏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聰之旨。一願足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繩之外、無徇無抑、善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内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規始嚴分宜、至江陵熾甚。堂堂天曹、爲内閣作牛馬走、猶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乎。憸權國徵云亡、弟復浪籍草野。足下一人獨有千古之責。足下之志伸、即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鄒名觀光、雲夢人。

八月、服闋。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毋分授、收穫後、召族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常。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寡慾天下推官第一。

主計吏部尚書陸公五臺、鄒考功孚如、簡廉吏二十餘人、用示風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焉。陸名光祖、平湖人。

作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

儲藏

已。于故備而錄之，俾覽者得詳焉。涇凡公序質言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寫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要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郎詮釋文亦推援古昔，稱先民稍加拙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贊一辭于。曰、善已。謂于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已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予而商之，于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公曰、實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公曰、弟默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猾、病痛是一個粗

宗、言中行薦這。公曰、粗是眞色、鍊粗入細、細亦眞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苦不論眞不眞、止論粗細、纔息、且有細於中行、這、豈徒任狷不取。經凡、公曰、難之一宗、害亦不小。公曰、柔能認得自家、則一切病痛稍深處羿、崇見日自清。譬諸身處辭杖、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還戰蔽語、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還凡公曰、此正兄性善之旨也。詳事定樣。高存之講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照。涉世之難、非一日矣。譬諸行路者然、京西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於不自覺之時嘗喚醒耳。高錄其語於小冊、敬佩之。序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年譜。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由而後入者、自公始。將北行、會陸公三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如何。陸曰、只要處得西衙門停當。世道汚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西衙

門薦翰銓科道云。從凡公亦於是月題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發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尚書立峰孫公鑨，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爲建儲重典，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皇長子爲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並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偕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已也，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已也，置道常爲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

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升儲、諸子分藩、皆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禍所由也。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今庶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為嫡乎。豈必如輔臣錫爵之請、參拜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弟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議而一改再改、猶可以歲月為期。今曰待嫡、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為心、自並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之民囂然衆族而議。皇上責錫爵以擔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幾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解、即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斷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涇凡公

已於正月自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辯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聞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尚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秉至公、黜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崇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著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擅、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一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則臣未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不忍聞。初四日、奉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沖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留虞淳熙、楊于庭、臣實從臾之。伏願皇上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術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不報。追救者群起、上益怒、革功郎

歲。涇凡公與史啓明並糾閣臣史嵩之、得寬旨。予告。而涇凡公於同官陳素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判官、卽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諱珍署部事、適南皐鄒公告病、蔡曰、非太倉言、皇上遣中官持參疏至閣、著救恐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是惟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謂及公、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罰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宇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屢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

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嘗①孰乎公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即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爲內閣孰可爲冢宰不當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借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鎮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爲爲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著與吏部合爲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一其

同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囿其轂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爲此議。趙曰、顧驗封。太倉怫然、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　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聖旨、

新奉旨留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陟選司、諸務棼雜、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瀆天聽。乞放臣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宇爲吳鎮所訐、不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楨、請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爲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內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旨、部院會同該

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擧龍爲憲成所使云云。覆擬擧龍罰俸、應徇降級。及旨下、擧諭再降邊方雜職、鄖村再辦不、罪也。公鬱鬱抱恙、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似區區惜身名者、姑就其力所能爲、拔次第爲之、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徇疏中有云、頓某識迹雖少於劉某、司意大譽大、則又過之。公笑謂同署黃太垣曰昔韓蕪公好獎人善、獨贍之一字不肯許人。楊君漫以見許愧不能當耳。公嘗曰、天下事時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三個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吳、楊、鄭等前事、奉旨逮問。因閣臣論救、姑從寬、革職。

丁長孺補中書舍人、慈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之、坐詿而不可救者二、復及前事予享皆言糾言事、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 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

職爲革職爲民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閣臣上諭吏部將堪任者先
名望不拘資格多推六七員俟點用尚書陳公謂
公且勿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質之
皆合又者以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尚書沈公
鯉一貫舊尚書孫公鑨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
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贊宗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
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與省半不與者半脫
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記乎將自認乎推老先生認
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雖前推家宰
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公
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蘭溪言之公曰
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駁書於陳陳
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趙侍郎參齊兼
之門人也又言之吏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
言之公公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時謀試籍趙當
主曾推事奮曰吾明曰必推之看司官何爲用笑
曰掌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若老先生果曰
而司官停等不下作何收拾遺憲甚歸亦言稱公

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有言老先生何辭以應趨不得已出諭於衆曰朝中可推者甚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如此閱者堅之奏上奉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達尚書陳公于陛羅萬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陛二員仍切責吏部擅擬起召轉臣且仍推都御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職康具疏引咎乞還司官職不允又言臣籍飭述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並列首揆言謬以家屏等人望所屬繼丕揚爲不拘資格爲不夯品世意乃向年會推故遵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救止降該司郎中一員憲侍敢弱該言之內批顧憲成姑且革職爲民不許簾雖指堅盧明該降一級調外任遂給諫中立又言之遂并弱該革載中立降謫且盡黜選司而因籍之黃公指至任之章公嘉楨俱不免矣當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運羅趙言且事臣一毫無與供職如舊康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聞命詔出部門送者甚衆

司選時具載劣招尤怨賜罷斥載言近者考選科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既而參諸臺省之訪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房京聽咨竟以敗望悉力詆臣伏蒙皇上曲賜矜恐平時非有令譽之民憑而不疑其素罵請非有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肯少嘗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爲直但有如同里而不能知其人則人人可罔南臺而不足厭其望則人人可仇翁經之編臣賞啓之如國體何哉乞還臣愚故歸幸甚疏已具陳公曰選事倚君若左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吏部

六月

避暑於張家灣候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曰秉銓須是心堅合一自疏菴王公在事創懲已甚實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惟宋商丘泰戢徒理投投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皈皈可請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

推宋旃作用當推啓在宋貫開反正之濟在陸遂
收旋轉之功宋類循摩類狂迪峰心谷兩餘姚則
底稀具中不之緊焉固君子一時後先衍事世道
之福也昔行得久於其位惜哉
丁長殲曰先生掌選事裏江故爲折範若推心置
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數必以告裏江曰諾復云
奈釜蕭何一曰值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脉南通
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武上生下裏公曰主甫朕
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輒有好朕兆不上以
激聯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曰沈歸德公以敢宗
伯召饒比部倍起南詮郎王中僕士性李納南盛
春江廷對東之李光祿植或太請籍或藩梟言在
吉一且濟清九列徵君劉元起以圖子博士或期
月轉儀言郎裏江性下急議興或不相下先不輒
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論私事頭各肖生心
也嘗是時內而巨瑞外而宥家曰侗際以送成生
挺提發舒無所遊忌方其持小議法大專斧先犀
擊氣雄責育若題虛遠維度大言微中又令斷意
消一黃門例推中州梟巡方使者刻其適限也事
下部先生出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盡審不盡

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竟覆罰俸三月。其寬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案焉。退齋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眾好眾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赫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擢之。爲同事者所持。求崇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即其人也。某令請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劉先生力拔之。尋以遷一假臣搦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恆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爲十八卷。鄒公言。皋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

夏台。鄉公時丁憂。聞公旋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偕至者李哀道元白葉書陽升與錢抑之俱

畱運上。元自號豁翁居，名籍甚公卿間。賜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絶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虚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寥寥妄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將狂壽貳吾心。""背然尼父欲無言，緊自紛紛盡等閒。但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遜凡公手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後再夢，遜凡公講聲琅琅，又誦金縢篇語。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曰："弟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卽至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察明曰："亂歸省先生，揭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

儒藏

言、習忘可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也。聽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先生領之、病亦漸愈。嘗對人只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世甯、孫命紳、命肇等、公次第悉爲鐫刻。

九月、逕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問。問曰、弟意中何如。逕凡公曰、此時只有疑神定氣、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提人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力、並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卿假歸、特過逕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纜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觀鑑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鮮不可。渠將何所取、貴此詩從何處來者。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居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諸札說失言、其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

僞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弟。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未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不通利錢、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只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異、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者、在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富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言、詎在志向何耶。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這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

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閑心腸，省多少閑氣力，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導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還經錄。

大旨闢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復傳。示涇凡公，亦有排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同。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眞血，竟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言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疑爲孔顏見

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肯於說本體處則
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指爲親頗似非究竟
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殷但
祿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易長
易養不甚以乳食爲急諸大儒邦邦孩兒有易長
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數義術從一聰術
所生尚自兩敬三樣不能不多方謂讓耳精有一
疑堯舜孔五豈不大舉大貫而就不業業到老次
汲皇皇到老君臣做或師弟切緊就遺餘力將其
難長難養反不如近爲易長易養耶抑其纔拘只
猶倘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竟髮故義淵壁冰昭是故見其易者
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末必果難還是心
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明是本體這本體即
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說然那
箇是孔顏也足下又過自有宋及於我明從先諸
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復救分
直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學異於章權有
室異於垂發淡覺信之難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
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久云知得病便是藥

予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爲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居伏。我不肯爲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戀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講致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便眞能爲善，要不爲惡便眞能不爲惡。仁眞仁，義眞義，禮眞禮，智眞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輒爲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蠅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張，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課士於同人堂。

這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所容。公爲之仰季，各就溪房近舍，搆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勤惰，資其乏絕。溪之南北，書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熒熒如也。過者停舟歎羨，即行旅皆

欲出於其途。遷自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闢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澀自公臨而課之，自爲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懲勸，會規嚴甚。試畢，徵糊名易書之法，公親爲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語上者，朝夕鍛礪，期於有成。繆昌期當時久困諸生，馬世奇君常方垂髫，並習之家塾。又數年，張可大黨亦以都司駐劉河，來問業，皆受公知遇最厚。其後繆死璫，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爲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也。佛儒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發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懷實教也。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家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崖與告子班乎？曰：告子恐未可小窺，釋典七佛

謁及二十七祖相遺何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業已彼告子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其學正與二氏相表裏學者特以會經孟子闢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崇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要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闢曰荀子道性惡不尤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強人為善告子直是嫌人為善其為流害孰大孰小曰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這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以陽明為告子至其自以為傳心秘藏超顏子明道而上恐亦未必然也

里中錢振先其若家甚貧同人之會公識之於童子中置與馬君嘗共筆研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節著

校記

①嘗熟：當作「常熟」，見《高子遺書》卷一一。按，本譜「常熟」均作「嘗熟」，下不一一出校。

二十六年戊戌、四十九歲。八月、會南浙諸同人講學於惠泉之上、作質疑編。

公嘗言、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我吳儒多君子、若能聯屬爲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脉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此會之所繇舉也。時太倉管東溟志道以經學自名、一貫三教、而實專宗佛氏、公與之反覆辨難、積累成帙。管名其牘曰問辨、公亦名其編曰質疑。於無善無惡四字、駁之甚力。謂吾儒曰性善、釋氏曰性無善無惡、兩者各自爲一宗、其究竟亦各自成一局、不須較量、不須牽合。若謂以善言性、猶是强名、將無視性太高。又謂善與惡對、一齊抹殺、將無視善太早。始也本欲極意形容、以張吾性。卒也反使人茫然、入於杳冥恍惚之中、而周章四顧、無所憑依。始也本欲掃盡世法、以成就第一等學人。卒也反使人公然逸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縱橫百出、無所底止。蓋其幾微矣。又仲

儒藏

尼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佛氏西方之聖、豈得以無忌憚目之。然自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上天下地、惟吾獨尊、以至訶佛罵祖之徒、捧喝雙呈、機鋒揮出、合下已埋却種子矣。是故從儒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小、其失也爲必信必果之小人、倘可以列於士。從宗門入者、愈有得則心愈大、其失也爲反中庸之小人、不免誤天下蒼生矣。至於三教異同、原是兩重現成公案、誠欲祖述仲尼、自應以仲尼爲主、合則取之、離則舍之、甚則擯而縱之、不得更有依違、作三教中鄉愿也。今試憑軾而觀域中之士、趨儒者眾乎、趨禪者眾乎、將陽儒而陰禪者眾乎。故在德靖以前、爲周元公可也。於時孔自孔、釋自釋、老自老、吾不見其癡也。嘉隆以後、爲程朱可也。於時談元諫虛、龍蛇混淆、狂屋恣恕、吾不與其濫也。有如不欲小吾道、而適不免濫吾道、不屑落程朱窠臼中、而反不免落天覺諸人窠臼中、兩者較之、果孰爲愈。按是會、同邑葉參之茂才與焉、來書云、末學喜附門牆、但愧無受敎地耳。後與高存之相繼主東林之席。

二十七年己亥、五十歲。

四月、景素于公過涇、因約同志盤桓湖上、憂時勉學、語見于公集中。是時鄉郡諸君子以講學爲事者、宜與安節吳公達可、武進啓新錢公一本暨群公左臺輩數人、于其一也、名孔兼、金壇人。丁長孺以計典落職、公自武林還、貽之書曰、足下乃得浮躁名、大奇。海內賢者無不嗟異、此豈聲音笑貌所可及哉。直道不負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效。程子讀舜發畝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此非老頭巾語也、舍弟去冬又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幸無恙、知足下所念附及。

八月、會陽羨山中、作質疑續編。

自公與京溟辨後、毘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之說、見管牘中。是會復作續稿、言自古聖賢教人、惟曰爲善去惡。爲善、爲其所固有也。去惡、去其所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

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則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將以何者爲心之體陽明曰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其盡彼直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以爲是爲衆人說非爲我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獻弃之以所樂而復誘之以所苦

必不行矣。故曰、惟其一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如欲以此提宗、與天下後世作榜樣、愚誠不勝私憂過計耳。是故重陽明之功而掩其過闕而不論可也、所以存厚也。體陽明之心而拯其弊、須於提宗處一照可也、所以救時也。論益亹亹、至十八往返、東溟亦謂無善無惡不可爲訓。至於三教異同、則尚各持其說。

高存之日記云、會中俞定所問、鄉愿既是同流合汙、如何又忠信廉潔。先生曰、鄉愿之同流合汙、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汙又不爲倡而爲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汙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潔又不爲眞而爲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語將鄉愿情狀摹寫殆盡、至論時學之弊、凄切浩歎、若不能爲懷、眞聖賢心事也。

二十八年庚子、五十一歲、作證性編。

編目存經一卷、原異一卷、質疑二卷、徵信一卷、或問一卷、罪言二卷。存經者、存五經四書之言、以明

性善所自始也原異者原告子釋老莊列之言以
明性善之所自岐也質疑則兩年中與管東溟辨
難諸情異言則俱爵近時無善無惡之說其謂心
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底一箇空謂無
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
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
而為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欲障於是乎委有如
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緣
學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倦過為還
敗為詮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矯行獨
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據
擇圓融者便而趨之從而為之斷曰行於非道
乃成至道於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任情為幸性以
隨俗襲非為中膺以蜀然婚世為萬物一體以道
尋直尺為捨其身濟天下以依達遷就為無可枉
不可以循狂無忌為不不名以臨難苟免為聖無
無死捴以頑鋭無取為好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人
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欲就而詰之彼其何
古地步甚高上之可以影附君子之大道微置所
不門彼其所擇擬寂甚活下之可以曲投小人之

私心○卽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試觀諸家襍撰中竊快從信或問二卷失去或散見於劄記商語中亦未能詳○

九月會泉上○

鄒孚如作尙行書院求爲之記○公簡友人曰今如此泉甚可敬○弟素有此念數年來一病遂厭然耿耿者不忘○夢欲問勝龍山蓋以此也○記成示繆當時訂二泉之會○繆曰記中闢能行之卽悟規實力之爲行晨臨晨窗龍山勝會不減鹿洞鵝湖○小子幸蒙接引當齋心數日手一瓣香跽請尊前耳○

二十九年辛丑五十二歲集五經餘○

以太極圖說經世啓蒙等爲易餘以三代下詔誥奏疏等爲書餘以騷詩古詩等爲詩餘以綱目諸史爲春秋餘以歷代典章之合宜者爲禮餘○高存之傳其迹類河汾而規模遠別因卷帙浩繁未就孫聞斯愼行每歎服曰先輩晩年作大工夫如此○書目載丁長孺文集○

九月、會樂志堂。

菅東溟在會、說富與貴章。先生曰、富貴章點出仁字、蔡水章點出義字。是說富貴家具、又點出樂字此是仁義的受用。這箇受用、嘗從命上忍。知天命有定、自然心地恬愉、省多少向外騖的精神。見嘉存之日記。

同志聚晤、往往論初人門工夫。公言、此處亦難指定、纔指定便不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是穩。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顏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傳及朱子、而斯文為之大振。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十月、以冊立皇太子恩、詔復還原職。

三十年壬寅、五十三歲。作桑梓錄。

志錫邑人物、公意在隱微、於聲名烜赫者、間有所遺、而清修卓行、及民間節孝、則蒐錄綦備。序曰、昔孔子品士、以行為本。錫故人才之藪也、余按舊志、益以耳目之所逮、自一拔而上、並不敢遺、亦既彬彬備矣。要之、必取衷於行。垂本也。語不云乎、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三以天下讓、利之所不能入也。民無得而稱、名之所不能入也。是立行之準也。實開我錫、風流至今。勉思作求、應在來者。

六月初十日、長孫樞、次孫柱生、同胞也、與沐出。

作朱子節要序。

世之言朱子者鮮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余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騁達者苦於有所求而憚之、故不便也。於是乎為之辭、吾以為平、彼以為凡、為隘。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能俯而

蓋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爲方彼以爲僭爲亢若曰夫豈誠有懼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局耳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宜世之言朱子者鮮矣乃云從何信之湊如是曰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之至也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論造詣顏孟猶有議焉論血脈未子依然孔子也云從之爲是稱正欲人認取血脈耳直厭誠眞隱其所至皆可以得孔子之門而入不然部有妹能從識趨朱子而上去孔子擬違眞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一夕夢謁楊龜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拜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尋遺秦火猶然無恙所謂天之未喪斯文也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代爲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業已釐正矣曰何以不傳於世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異之召禮凡公語焉且曰大學中庸還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籍以爲可羽翼論孟匪爲四書經凡公曰此眞千古不易之家也

次年、創復東林實文靖講學故地。

三十一年癸卯、五十四歲。三月、作朱子二大辨序。

朱夫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涇凡公讀之有感、遂取集中與象山、龍川往復之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凡與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公序言、此須從無善無惡四字擣其窠臼、究論空混之害。謂世之談頓悟者、率由空而入、世之談事功者、率由混而出。朱子言南渡以後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工夫者、惟余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爲禪。惟其見太捷、持論太高、極其流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淼蕩中。龍川自負一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箇人、立意敢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原其發端、恐合下便已渾身創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漢唐之間、欲攪金銀銅鐵鑄爲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朱子所撰胡五

峰知言疑義，辨無善無惡最明。特未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然則朱子而在，其爲今日計，蓋可知已。後更爲續說，謂聖學以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曰無善無惡謂之至善，其說始各不相礙，合而一矣。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合，則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難。端緒甚微，關係甚鉅。吾始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通融，今而知陽明之通融，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釐千里之別也。

九月二十五日，第三孫楫生，與淳出。

議復東林書院。

行狀曰：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

侑藏

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闢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嘗修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遺址。慨然曰。其在斯乎。因商諸同志。經營規度。倘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一江右人善談堪輿。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昧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址。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

光山方日新來問學。後與南昌劉廷昊、新安程由庚、吳江趙璦、丹陽丁鴻明、金壇周繼文及任光祖、卞洪載、汪萬里等並入畱東林。

三十二年甲辰。五十五歲。作毘陵人物志。

桑梓錄止載一邑人物。至是。歐陽守議修郡志。請於公。并五邑人物。彙爲九卷。

四月。作東林書院。重建道南祠。祀宋楊龜山先生。

公倡爲書。以東林之舉。質於當道。書中丞時聘暨諸直指、龔察。歐陽郡守、東粵林邑侯宰咸具報章。欣躍輸助。公謂書院乃吾儕講習之所。不宜上費公帑。而道南祠祀龜山先生。舊制殊未稱。議以官

府、所捐者專供建祠之用。講堂則同志者合并爲之、依康慶澤、災第營葺、始於維夏之吉、成於季秋之初。共事諸公姓字見林侯碑記首。公與涇凡公、亥、高大行景逸、安驗封我素、劉職方本爲、張孝廉弦所、史太常王池、及葉尙寶圓適、陳比部筠塘、錢待御啓新、王孝康儉齋經理其事者、顛光、蒸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範一、孫之資實始具呈。陳名幼學、劉名元珍、張名大受、更名夢時、俱同邑人。會源徐公以書來、訂武林會講之約、并諸刻請教。徐名用檢、閱兵人。

八月、之淮安、修吾李公方撫淮、兼總漕運、於時朝講久廢、礦使四出、封疆寖危。公不勝憂虞、嘗言李是豪傑位上人、庶幾責以共濟時艱。故不遠千里就商。蓋其生平實有相信者。劉記曰：余往在都下、見許敬菴、便自覺放處多。見李克菴便自覺舒處多。見孟我疆、便自覺濃處多。見呂新吾、便自覺高處多。見張陽和、便自覺偏處多。見鄧定宇、便自覺浮處多。見魏見泉、便自覺疏處多。見龔崑溟、便自覺低處多。見劉淡華、便自覺鬆處多。見孟雲浦、便自覺迂處多。見唐曙臺、便自覺躁處多。見趙

賓鶴、便自覺局處多。見鄒大叢、便自覺淺處多。見姜養沖、便自覺儆處多。見李修吾、便自覺小處多。今二十餘年往矣、果有瘳於萬分一乎。抑猶然故吾乎。日月如馳、衰病交集、靜言思之、尚復何待。此余所爲寤寐反側而不敢以晏者也。又曰、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業、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

龜山先生舊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實齋四先生配享、公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諸同人於東林書院、作東林會約、東林商語。

啓南浙諸同人曰、東林之役、幸邀靈竣事。追惟子顏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

其樂聚奚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既臨主盟伏棠家憲然夫豈惟某等贄拜門下之賜會期卜於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讓聞是學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泉集相與講德論學雍容一堂涇凡公與高存之安小范伯先語君子兩賓相左右遠近紳士及邑之父老劉弟或更端請或環聚而觀一時相傳爲吳中自古以來亦有之盛公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自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愼言敬行之訓也倦倦爲爰爲會約一倣考亭務在躬修賓踐而益之以飭四要破二惑宗九益屏九損內知本一條首重識性公之學荟確乎以性善提宗矣約既定書其後日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渙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維而歸也程滀公目送之日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滀公之言然幾其知命矣夫龜山先生游吾錫而樂之感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鄉已大半落爲偕區幸其舊地可復於是得以嚴飭勵貌奉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君

予、左右以從。而又於其旁闢講堂、築學舍、群同志相與切磨其間。意亦於天之所罷以惠我後人、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識中。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於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一意表章。傳諸大衆、大衆翕然踴躍、相與交口贊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雒、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卽應、不介而自孚也。與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脉、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黨共商焉。會約刻東林院志者高存之爲序、門人程由庚紫陽書院所刻、洪平仲文衡爲序、江學海爲跋。

商語記會中所商之語、以後每年有刻。

三十三年乙巳，五十六歲。

正月，有伯兄涇𤅩公之喪，痛甚，親爲之狀。公兄弟念長房最貧焉卹尤至。

三月，從邸報中見劉伯先疏論閣臣、科臣撓亂計典，與友人書曰：此是爲天地贊化育事，而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不覺喜則欲狂。先是，癸卯冬，郭公正域以妖書事幾爲四明相所陷，公囑諸正人竭力護之，事尋得白。四明之憾東林，至是益不可解。

課士於麗澤堂。

公兄弟皆歸居，每入城，即止書院。院內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益。今蘇家巷數椽，即涇凡公小齋也。羣子姪請習其中。移同巷人家社於麗澤堂，月課多士，來進者得拔第一。文譽立著，輒青其衿。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成孤寒甚衆。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聞譏自爲飭，并自爲約。公益喜，示黃伯英曰：友不貴少，貴其精；會不貴多，貴其真。示姚元升曰：諸友之會爲

儒藏

舉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惟恐少有愆負、以辱東林、此則曾子所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如馬希尹、鄒期楨、吳桂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

四月、蘄州姜汝一來學於東林。適座中論易、汝一言其鄉人劉筠橋深明易道、公書屬丁元甫往招之。

九月、會東林、作麗澤衍。

序曰、東林大會、自甲辰十月始、至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同志聯翩來集、於是周中丞懷魯、楊直指淇園、蔡觀察虛臺並移檄授餐、邑侯林平菴、學博單全初、王敬齋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某等悚然竊無以稱當途之明德、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大旨謂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絕類離羣、孤立無與的學問。吾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卽一鄉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卽一國之善皆收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

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敢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某之顏斯堂曰麗澤，而樞以樂道人善聲聞已遍術言乃舉讀習中至切要。責爲用觀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講習鼓舞油油然不能自已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前求冀望懇懇然不能自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會前，簡高存之曰：大率此會雖不可盡，畢竟以寬大爲主，不可醫閒異同之藩。以後每年止皆大會，其月一小會，未能悉記。

十二月，作學蔀通辨序。

略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疑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說相持而不相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我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人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厥最後，而其中於人也最粘蔽而莫覺，是無形之蔀也。其爲病，病在裏，若

儒藏

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菲也其為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藉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為首務子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為已過悔艾刻責時見乎斷會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矣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嘗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處歲不墮一邊耳盡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積徵矣而象山遮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累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與緊處陸子未之知歟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為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為一得夫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夫者未始不為得而得者未始不為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

孰爲禪誹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
關鍵非佗小小牴牾可比敢特爲講之
序萬歷丙子科南畿齒錄保同年沈孟威重刻沈
杭州人
癸卯甲辰之間涇里人趙煥者發滸墅關稅棍諸
弊爲棍黨所殺會撫臺與部守相交去煥究未白
至是諸棍復擒其子解府囑適判陳儒將韓解稅
當縈杖下公聞之怒甚致書榷部責其縱役殃民
弁責儒云不肖忝地方士紳之末繫閻其事不覺
髮指幸台臺勿爲抗棍所欺儒惶恐謝罪至庚戌
北部轄忠突修舊劉輔忠者理常時與儒其事皆
不禮於東林者也徐兆魁誣東林專計墅橋稅及
關使送錢助費並祿此事致之而錫邑鄰林水路
悉免漏稅之禁小民至今猶愛其惠
南皋勺原丁公書略曰草本清求以功二儒吳安
老行所司稽要行略將列薦刻是皆推仁兄殷殷
爲道盛心弟與本請未嘗一日不思造訪也丁名
此呂吳名達可吳督巡按訂右又羅匡湖大紘約
於一二年閒會西湖就正不果及主子至則已在
五月後矣羅亦江右人

三十四年丙午、五十七歲。

二月十八日、詔書一款、文職官員降調罷閒等項、有操行清修、才猷卓絕、衆所推者、該部院公同精加品題、酌量奏起。自是臺省諸曹無日不言起廢、公名無日不首薦牘、養沖姜公及宋侍御燾爾疏尤著。

三月、江陰夏樹芳集法喜志、公序之、略曰、此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爲禪用者也、以儒爲禪用則儒且化而禪。若以儒用禪、則禪亦化而儒矣。然則儒家曷爲擯禪、曰、以正學脉。則主嚴、以廣善量則主寬。二者故並行而不倍也。公嘗言、章子厚雖小人、其對吳山端云、不與不廢、卽是愛護佛法、此却是宰相語。

嘗熟令耿橘來問學、公以耿爲邑父母、却其贄。有所請敎、則剖示切直、儼然以師道自居。耿字廷懷、滋陽中衞進士。

五月、作虞山商語。

應歆庭懷及閩邑士紳之請，會講虞山書院，商語，史際明錄、高存之序。序曰：先生欽欽以小心爲學，奉孔聖之矩，闇先儒之幽，其言平實微婉，令人於眞念頭發處默識本心，默識莫之爲而爲之天。其言外之旨，則穆然有淡憂於世云。

楚人劉筠橋至，逕公與之論易，連日夜不倦。其言曰：易繫大傳曰卦者掛也，卦不以手，離作爲也。象書像也，象不以人，離形色也。爻者效也，爻不以文，離言說也。其即咸，感也，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乎。兌，悅也，無心之悅，天下之至悅乎。如卦必用掛，象必用像，爻必用效，即著人爲，非神化性命之與也。或曰：錄卦忘掛，辭象忘像，辭爻忘效，何如？曰：下學而上達，此之請也。劉云：遇方外異人，全自然先生授此旨。公淡爲擊節，留久之，爲文以賜其別，訂後期焉。劉名應元，武昌人，時年七十。

八月，會東林。

秋，復以書約史際明曰：四明大勢難久，歸德公聞又不大當於上心，要自是眞正君子，聖明淵淵，治

未可測、如何如何。八月之食姊十一日仰丁、能一
過否。
經白公子與狹中應天鄉試、公喜而序其稿、謂祖
宗積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因述先贈公之訓、俾益
加懋、且自惕焉。時公搏求易解、屬華元禔賜之、於
周藩宗正西亭公子竹居所得鈔本、多未經見、華
字本素、邑中門人。

九月、作虞山商語二。

耿庭懷畱心理學、自言只信得過孔、曾、至孟子、便
容商鬚新安、殊不甚服。公嚴加駁正、始爽然自失、
而求教愈勤。故於數月間再赴其約。耿書云、嘗東
老而勇於認過、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見於筆、且不
形於言矣。講學之效如此。商語爲當熟門人孫森
子桑錄。森與兄林子喬及同邑何允泓、季穆輩皆
及門中表表者。

三十五年丁未、五十八歲。

儒藏

三月二十四日、第四孫榛生、吳亭出。

五月、作虞山書院記。

言子之後名𧨏者、率爸子喜來求院記。公曰、此道南淵源所自始也。卽草授之。其略曰、耿侯謁子游祠、請於當道、鼎新之、顏講堂曰願學。孔子吾儕與縣在發是頭耳。竊以爲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眞精神焉、是必有獨立不耀之眞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眞節概焉、是必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眞胸次焉、是必有殀壽不貳之眞骨格焉、是必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眞氣魄焉。然後能發是願、談何容易。雖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識。要在識得自已。何者。自已原來一孔子也。然則孟子曷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伏見魏莊渠引陳元城之言曰、孔、人、自斯待、當以聖賢。自覓責、當以禽獸。每讀之、輒隱隱心動。竊又以爲必如此、乃能識得幾希。識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已。識得自已、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

孔子、即欲不爲孔子、不可得已。俟其嘉惠我吳、俾吳人士自知洒埽應對以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是余之願也。夫豈惟余之願、實孔子之願也。夫耿再拜曰、此記見先生一生學力、一生願力、余小子敢不勉承。

豐城匡岳徐公詒書論學。徐名即登、李見羅先生高弟也。

六月二十一日、弟涇凡公卒。

公述其生平、爲事定錄而追痛之略曰、余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髮髮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間、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當歲乙未、余病甚演、瀕於危。金蔡夢禱何以承此於弟哉。今弟一旦奄逝、遽符減算之請、而余竟不能爲弟代也。有問於余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余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弟自壬辰以後、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靜云爲、日覺隱帖、日覺安閒、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生之

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安能測其所至哉。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及朱子二大辨、惟此四字編諸書。

劄記曰、季時嘗歎今人講學、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余曰、然則所講者何。曰、在搢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

劄記又曰、閱吳康齋集、至日錄云、君子當嘗喫虧、方做得。余爲惕然有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較而已矣。不較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默默自訟者久之、已而見康齋序石亨族譜、自署門下士、高存之謂君子與小人作緣、蓋亦先生之不幸、意甚怏怏。季時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忠國一薦、何關重輕。乃事之以世俗舉主門生之禮乎。且忠國之必敗、行路皆知、而何況先生。先生辭諭德之命、若將浼焉、豈肯自附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余聞而躍然曰、翁此論可謂具眼、大快人意。昔白沙應召、忌者誣以作十詩、歎太監梁芳、得授簡討。委如所言、白沙又是梁芳

門下士矣、何以爲兩先生。
南皋鄒公作依庸堂試其起語曰、余友顧叔時偕
某某諸君子講學、遽首席以待公自定。涇凡公請
鄒塡人高存之。至是、公命文震孟文起書丹刻石。
閭之以爲允當、復寄書曰、存之一代伶俐漢、老兒
左右無與爲敵也。文以通家子從公遊、公嘗云、孝
廉中如文起者、可備青宮侍從之選。其亦嘉善吳
志遠。

七月作寤言寐言。

太倉相奉再召之命、公夢爲祖道、執其手曰有君
如此、何忍負之。鄭重了盡、不覺放聲大哭、一家盡
驚。及覺、涕淚淋漓。舉就而問故、公曰、此非兒女輩
所知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因述兩言并書詒之。
末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事陛下、於今二
十有七年、其間得旨啓下、歎不過三。自頃以來、歲
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
已迫遲暮、而矯仰天顧、亦覺非昔時矣。每論斯言
輒欷歔歎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材皇上、後先凡
幾何年。得見皇上、凡幾何時。某自甲午別先生於

儒藏

春明門外、於時先生翩翩若神仙中人。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覲皇上、御蹕天顏、不知嘆甲午以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一時見者、無不感動。郗公南皋云、近觀老兒上太倉書、致老兄一代赤衷、為世道留意至此乎內幾人。翁萬萬不能及。太倉得書、語陳懷儒曰、不意病中又郗此一服毒藥。荅書有云、賢哉兄高風介節、何年之不永。顏亦聞劉兵部元珍者清譽略同、今無恙乎。公以示高存之曰、相公於是乎魯詛矣。

九月、會東林。

朱平涵國禎書曰、讀先生所說十五志學諸章、恍然如見聖心、如見天則、平正通達、中抉出元微、必如此乃請之講耳。九月之會、因朔二日北行、未能趨承。至期取前講章、晨夕玩對、究如函丈在前也。平涵心悅誠服、其事公在師友之間。後月餘、張倜初鼐至、續為會語略曰、東林坐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啟曰、不佞竊見會講蕆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蓋先達數語

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答有主宰此時若說一念不生何以有言即闇有問即應若說念起會上形未來而先造影影從何生若說靜侯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於先達之只又逐於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忠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聽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請性崇乎即發揮問辨不遙驟逐光景了致專而已此時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已作得主宰分明百萬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已作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闇鼓而進聞金而退將自家性命隨彼逐流一生聽識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請作與甚難幸這此會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譴得道之人府高於賢聖而處下於與穎我自光明別無何靠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且不萬知見到此即思齊尚友都用不著所請神高於賢聖既信得本體愚夫賤卒同是光別信口說來皆我靈邱故曰舜好問好矣祭通言所謂慮下於與穎會中先這提睚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作學人一生受用也公備錄其語附剳記中張別後以書謀曰小子之於道也無間

也。其冀有聞，則長者之教也。作四書印，自云於先生言多有所得。

十二月，作許孝廉靜餘墓志銘。許名世卿，公與同遊邑庠。志稱其始終一節，不媿爲真孝廉云。

是歲，與淳、卓與沐並以德行舉於庠。公致書郡邑廣文、懋餘學使之獎。與淳屢試皆第一，高存之、馬君嘗序其稿刻之。

三十六年戊申，五十九歲。正月，出遊，作仁文商語。

公念涇凡公悲不自勝，兼年謝客新遊。朔六日，至嘉興，訪岳石帆元聲。邑令鄭振先率諸生請詩赴仁文書院。講畢，諄諄以躬行示勉。越五日，抵杭，寓湖上。甘中丞紫亭出贈，問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顏曾，禰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歎焉。竊有欲請者。邇時講學率重悟，悟而東林特重修，何也？」公曰：「重修乃所以直悟。夫悟未有不由修入者也。」甘曰：「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程子不云乎？」公曰：「知一也，就用力言，體驗省察，正屬修上事，此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就得力言，靜會貫通，

發憤悟上事。此入室第一義也、無容急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甘爲首肯。次日命駕、徜徉湖山之間。

二月、遊雲間、赴正學諸會。錢澥巷出所著性學論及會語請敎、大約主佛氏之空與陽明之無善無惡。公書辨之、將曰、公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惟言空、莫辨於中庸矣。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賾亦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牀下之牀邪。又曰、孟子不持道性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性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繇孟子言之、却都是虛明湛寂的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然則知性者倘不必歸去形、乃并欲歸去善、以別求所謂虛明湛寂乎。錢深服、公敎尊之爲天口聖鐸、命其子龍錫執弟子禮。龍錫在詞林中爲東林三錢之一。

三月，作虞山商語三。作南岳商語。

安節吳公數手書訂題，求交修之益。公於十七日赴虞山，在會有議仁說，往善解闡者或喜擢，或悲，遂見諸門人錄中。二十四日因過宜與，景素于公先期相待。越二日，入南岳，高存之、史際明及張以登、病陛相次至。逵凡哉懷禮簡情眞。公索羅、鄧兩先生三遊記玩之。問答覽聲。公言濂溪有萬世永賴之功，陽明有一匡天下之功。又言：方山群師云，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此論再確，眾演服之。公臨別言：吾輩遊講學之名，便入鄉愿路選。因約同志數人，每歲春秋再會。別後，于、吳兩公作春遊記，公亦次第其語付刊，以寄南皋鄒公。有往復數條附見。

五月，大水，與周中丞懷魯書，乞請旨蠲賑。周隨繕疏，為災黎請命。公又簡李漕撫，修苴，有云：茫茫宇宙，已飢已溺，曾幾何人？與言及此，忍淚不住。萬萬努力。李得書，亦鄴其題。周名孔教，愍吳善政，不減文襄。尋晉秩總河，未行，忽因人言，再疏乞休，而代者項中丞病，不及赴新任，卒。歲逕年不下，吳

民伏闕請留。公爲書、勸巡方致御史力保之。周移駐吳江，又閱一年始去。是舉從東南億萬生靈起見，而忌者借以爲口實，公不計也。

有吳興之役。歸後，丁長孺啓云：師篤入苕，失六月侍，甚罪。所委闕里志，以綱目爲主，已次第其大都。但孔子世家、太史公已涉影響，後學著手艱難。國朝理學必有一箇眞宗派，又非小生所敢輕議去取也。秋仲當至高齋面請。公答之曰：孔聖家緒，得荷留神，此是千古事。圖譜二册附去，尚有孔氏全書，不知曾見否。長編呈稿、後再答之。日來稿尚侯細閱，可將則程、張、朱年譜一查，恐有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蓋公命集孔氏淵源錄，一自泗水以至衍聖諸公家傳，一自顏曾以至宋明諸儒列傳。後長孺跋幷此稿亦竟失之。

長洲令祁表度承燮書曰：日蒙接引，飫聞至教，眞末學津梁也。至於已爲衆欲根、仁爲萬善本，尤示人以直捷下手工夫。承燮雖駑鈍，然一念之誠，其敢自後於門牆乎。承諭聖學宗傳中龍溪語錄一

節，已轉聞之海門師矣。因公聶群方山先生考功年月，以辨龍溪彼察、唐荊翁指斥之詩也。詳見群公元臺求正小語。

八月，會東林。

公與安小范、高存之、張伯可、王惟儼在主席，金沙、毘陵、陽羨、吳門諸君子先後咸集。甬人會、浙人張本問曰：會中意指，但欲人默坐，使之自悟乎？抑欲墨會訓詁求之章句乎？蓋東林每會說書一章，與他講會不同，故初見者以爲怪也。公徐曰：兄之此來，欲默坐自悟乎？抑欲尋求章句乎？意指何在？本頭之，恍然起曰：先生教我矣。遂不復言。連日公發明甚多，詳張以登記。

丁長孺一日戊申秋謁師於城西偏方與版築，請談竟日，無一雜語。問亭之、木之兄弟，則師母高同戶課之，若嚴師然。涇皋去城四十里，公月主東林之會，殊若數數至，是始卜城寓，以便攜家。涇白公亦買數椽，比屋居焉。

十月，作經正堂商語。

初，歐陽守在任，葺書院，祀常郡先賢，因集士大夫講學於經正堂，公與其會。至是，約錢、薛二公歲舉之。會中史際明說樊遲問仁章，公極稱善。

作當下繹。

時講學者好言當下，公謂此有箇源頭，又有箇關頭。從源頭上透過，當下纔有著落；從關頭上勘過，當下纔無走漏。論語富與貴一章，是孔門勘法。吾人有平居無事時當下，有富貴貧賤、造次顛沛時當下。就源頭上看，必無終日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日之間違仁耳。吾輩無語言當下哉？高存之曰：先生講當下二字，是本體的影子，是工夫的樣子，爾言說盡從來汗牛充棟。

奉聖旨，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邸報，吏部一本開讀事，奉旨：顧憲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憑限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蔣公與鄒、趙諸公並在廢籍，而恩命首及，海內聞者無不稱慶。

三十七年己酉，六十歲。二月，作經正堂商語二。

戊中秋，史際明在講堂，與于、吳諸公言，大會不宜獨煩東林，於是定麗澤約，每歲常潤執舉，春以爲期，而經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公至郡，以出處商之。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公曰：仕宦宜退無進，吾耳重聽，不敢不以實告君。遂即日還東林。

三月，奏爲衰病交侵，懇恩休致事。五月，通政司將疏發還。

疏言：臣以疏庸，重負任使，頃蒙皇上簡錄，謹當竭蹶而起。惟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掖，何能勉効馳驅？反覆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苟全。

伏乞敕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又與諸相知書曰弟自分長臥烟霞忽明新命能無感激圖報但恩林下諸君子計二百餘人有去國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頓十倍於弟者又有與弟同事而被譴者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聞有弓旌之招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府賜未醫慮二三同志日切月磋年來聲氣漸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徐觀時局千難萬難出而馳驅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說也水閒林下正與病骨相宜非敢上負聖恩下負知己諒之諒之疏至舉朝紛紛詔這致司戒毋封進葉公臺山顯於衆曰顧君今日不出將求林下諸賢賜還者皆不敢不辭矣有一不鬢是嗜進也詳甘之乎答公書曰今海內以門下出處卜世道安危豈不但如東山之安石洛下之司馬也徵書一下凡有血氣者莫不歡騰而高臥肯堅來章甚怨其何以答蒼生之望乎驗門下牆然夙駕大疏納言君恐這衆論不敢進矣大第立亭孫公以下各有書敦促慈據吏部爲改臣事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貞

乞休，蒙以允從，相應勉留赴任，爲此寬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徽、憑、葉名向高，福清人。孫名丕揚，富平人。

五月二十八日，第五孫杓生，與沐出。

六月，作識仁答語。

蕓伯穀、徐去閒各舉識仁篇中數語，互相印證，凡五六上書求教，公隨問隨答，且曰：溽暑之中，屢煩垂問，即此一念，啓我實多。伯穀尤見許可，因并兩人問答錄入東林商語。

簡李禮撫曰：足下嘗謂功名富貴都如夢幻，乃有古董一癖，何也？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作百年的勾當，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作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作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所謂古董者，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渦毀，而況其他乎？爲啞然一笑。

八月，啓行，至丹陽而還。

展限部文未到、公決意退休、因趨行、以商再處之舉。舟次雲陽、養沖姜公傳儲鶴趨公語、勸公毋出。公曰、是吾心也。遂感疾、遂復還東林調理。武林胡嘉佑記曰、已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涇陽先生爲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余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爲客、列東西坐。坐定、涇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發北渠先生劉學語讀一過、聞者聳然。罷會設雜茶供客。酒行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爲東南領袖、風起四方、眞千古一事矣。袁考功宏道主陝西鄉試、發策有過巢由之語。監臨者問意云何。袁曰、今吳中大賢亦不出、將令世道何所倚賴、故發此感爾。

九月、會東林。

蕭伯穀至會、多所闡發、公甚擊之。浙中人士請武林書院記、隨草授張孝廉蔚然。張亦素爲公所賞。

十一月、奏爲聞命亟趨、屢牽宿疾事。　十二月、疏

留中。

疏言、臣承恩命於今春二月啓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足暈之症一時陡發不能前也。調逕至八月稍可、急爲啓行。不意至丹陽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再爲寬限、豈非不忍、臣之卒發於昕時哉。猶許臣老患甚、見病纏膏肓、勢難僥倖萬一。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悠然置理亂安危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道路、遷延歲月、偃蹇簡書、遲遠惟念、以日陷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也。伏乞敕部查臣別無假託、容令休致、自此餘生、皆皇上再造之年矣。越月疏至、中朝諸公勸駕如前、通政司謂辭疏無越年方上之請、俟旨下該部議留爲便。遂於初八日封進。閣擬著依部限赴任、奏入留中。時多請立亭。孫公將修郄於沈司馬繼山、孫秦人、年近八旬、闇直易惑。而劉金吾承禧復布僞書、言沈欲結歡天埈以攻秦。天埈者、四明之徒、素與東林爲難者也。此言不特攄沈於孫、且攄沈於東林、設機甚巧。公洞燭其奸、而恐孫之被惑、乃爲書、獻

以二茂暇日古之家年稱發百官均四海究者總而一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疑焉大僚會推從來已遠其濫觴於銓屬俾各衙門得而趨主之自丁酉始又濫觴於年例俾兩衙門得而預參之月已亥始甚而墨綬以下付之一籤俾吏胥亦得而影射之則自甲午部役一將也吏部之擬衆到歸之內閣分宜江陵之衙私滅公因其憤而順取之也此一時也吏部之權散而寄之多門新建尚淡之假公是私因其逆而遂取之也若不亟圖振制始為調停將調維銓束之體失而貧繇齋兢之徑藏欲百官之得其統無由矣均者蔚而平之之謂也愚於今日而竊有室焉明公乙未兩疏力意好名是圖一說然從來邪人擅政必借此二字號遑忠良邪人黨權必借此二字揣除異已而可焉之藉兵齋擅乎況其將去丁大衆此呂馬僉學猶龍沈太守鉄三人天下已多不服至沈司馬繼山去天下益多不服竊謂此數君子者縱索畫合中行之矩而直腸勁骨迥異凡流摧以全收其偏勿以僞繩其僞方爲造化隅鑄手耳若不剖破藩蘖更落塗轍將同寅協恭之誼微而分門立戶之風

盛欲因海之得其均，無由矣。雖然，愚之所云，明公已先得之。亦願明公充之而已。書至，計後始達。

三十八年庚戌，六十一歲。正月，建燕居廟，奉　先師神位。

東林每會，設一先師繪像行禮。至是，公倡議立廟，名之曰燕居，止一楹。書院不敢擬學宮也。

刻涇皋八書。

合東林會約及諸商語、大學通考質言、當下繹等刻之，名八書。後復益以二種，名十書。

二月，吏部因前疏留中，復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

推翰林院提督四彝館太常寺少卿。

疏上，奉旨，將洪文衡陞補。洪具奏言，臣不敢先顧某，遜謝久之。福清相以書促其赴任曰，顧君已推僉院，不以一常少爲重輕也。洪乃就職。

東林時爲清議所歸，海內稱公曰東林，近而同鄉

諸賢遠而吉水高邑及一嶠守正忤權建言抗節者擯籍之曰東林人而閒贊附和之流亦皆自負以爲我東林人也。修吾李公在淮久要推總院而臺垣又請枚卜兼用外臣。衆疑諸賢爲之推轂因明崑宣之黨齮齕百方。料攻淮則東林必救可布一綱打盡之局於是邵輔忠以四明鄉人挺爲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内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才以請託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類無眞道學以挑救者即以罪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事内事外諸人爭欲得公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無疑於鬼神斯任之矣。遂爲二書貽閣銓。會去冬所致太宰書亦至世所傳誦爲三書者也。吳侍御亮按宣大見之遽令發抄印封鄭遷過送在京各衙門而東林遂受遙執朝權之目。公初意殊不及此卽東林人亦深啓其自我致戎。或謂公宜一言自明公曰程伯子已許法之行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吾惟知有自反而已。

公謂漕撫宜速去以謝言人言促行甚力。高存之曰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諸君子出萬死力爲宇宙扶植綱常。龔見泉侍御論科場弊侵張蒲州

落職、司徒救之、亦落職、自後數歷中外、夏聞華公、乾邪衛正。及擴稅事起、豺虎肆天、而此然拒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皆世道所繫、故於朝於對、蒼蒼為天下惜其寶、誠見其大也。若夫交情厚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交情厚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

三月、作明道商語。

史際明建明道書院於荊溪、王錄公商語付梓、并跋其後。

又三月、信講趙公書曰：講學自有益、兄決意不出、豈非講學之效耶。始者人謂弟宜勸駕、或云弟實止之。今而後應其知不出之為是耳。

五月、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孫公瑋一員、廷推呂公坤左都御史、許公弘綱副之、公及高公舉以左僉都協理院務。惟許疏得旨、餘皆不下。蔚廬甲揭末云、鄒老先生屢推本衙門、指日堂官也。知公

必不輕出、故益無忌憚、與中州考功、東粤侍御皆無忌憚之甚者。四明某實爲發蹤。衆正交章代公剖明、而段給諫然、吳侍御亮、汪侍御懷德不勝憤、皆朝拜疏而夕棄官、尤玭行中與事也。梅給諫之煥疏有云、惜國脉者決不可借題目以攻東林、惜東林者決不可借東林以爲題目。公極賞之、餘另抄。

答相知書曰、不肖從邸報中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喜聞過也。有爲之躍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聞過也。有爲之赧然以恥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謗也。又有爲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況敢較乎。至謂撫大節卓然、而小節出人、亦所未免、所以書中不一併道破者。朋友相與、當其平居無事、則重在切磋、宜爲之箴其所短。當其遭讒被謗、則重在剖雪、宜爲之表其所長。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有我、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皆無我、各認自家一箇不是也。高明以爲何如。

浙行。借樹以身。高存之赴嘉興講會。憩徐元伏園中。出所撰宋金元詩。屬胡元瑞應麟評選。胡復書曰。近人識薄。唐以後詩如鼠壤餘蔬。欲求高閣束之。而不可得。門下一旦毅然取而表章之。甚盛心也。但欲如馮氏詩紀。則前人遺集十無二三。既無以盡一代之長。而其傳者又紛紅龐雜。恐板行之後。未易及遠。誠宜如執事所云。略倣高氏正聲之例。存其合者。既不若於卷帙之繁。又不患於銓次之雜。敢敬承台委。少需歲月。當有以應教也。諸集暫借。毋以瀆請爲嫌。

八月。會東林。

有謂時局紛紛。此會不宜復舉者。公曰。吾輩持濂雒關閩之清議。不持顧廚俊及之清議也。大會只照舊爲妥。世局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朱平涵書曰。大會尚未能赴。至期三日。當齋心以神注之。即如面承一般一時諸君子向往眞切若此。

刻以俟錄。

卽所上闕錄三言。公自爲之序，言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併而發，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無庸效市賢爭言耳。高存之以先生選麗澤堂兩楹曰樂道人善類，閒已過於所上三書，見樂道人善之至矣。於不辨一語，見竊閱已過之，至矣。此千古聖賢真血脈，非可以凡心凡眼窺也。同尚與德、江夏、吉水、高邑無不概贊，謂三書從一片虛明流出，而爲友發言藹藹交集，則公一人儼然當之。

十月

赴經正之會。十七日，途遇許公少微，公曰：人以德撫爲貪，兄謂何如？許曰：此易知耳。姑無擬之於古，則近時胡梅林制府，每餉嚴分宜諸要人，動以萬計；餉山人、道客，對以千計。當其意得，伶人一曲，擲以元寶。其揮霍不百倍於德撫？恥特以功在地方，至今人追頌不已。德撫用以周故舊，赴緩急，兩者天淵，奈何多求？公曰：看來只是德撫交際往來局面稍澀耳。卽古人中如李忠定、趙忠簡，何嘗不揮霍，亦何害其爲忠定、忠簡？從來天下原有此一種豪傑，而拘於繩以小廉曲謹，不亦過乎。

許名弘綱、東陽人、時以副院北上。

按、是時小人借漕撫以攻衆正、世所知也。而其釁因君子而起、則世之知者十不二三。向日新吾呂公好講學、漕撫曾目笑之曰迂濶、自此有嫌。至是、呂兩公俱推總院、南中諸同志亟欲得漕撫入朝、可以擔當大事。而楊晉菴東明亦嘗以講學稱、與呂姻契最厚。郡輔忠、陳儒徐紹吉、劉國縉皆楊門人、王三善又其同郡、見南科劉時俊疏有總院獨推呂某之語、遂力攻漕撫、幷及東林。而三善爲人所愚、致上書於公、再疏詆諸、謂徵臣不識聖賢舉動、呂楊家居、即未必與聞、其如反側後生乘機簸弄、以啓蜩螗沸羹之局、其中有爲四明用者、有非爲四明用而適墮其術中者。至於辛亥京察、副院實有苦心。止以太宰不行移會、竟處其商門御史、不無芥蔕、而言者復因副院調停太早、攻之過急、致彼不能自持。此在君子、亦未免爲已甚。公林居歎息、所謂氣運使然者也。附識於此、俟論世者考焉。

十一月、序施太僕鳳菴崇正文選。略曰、六經之後、一變而左國。左國之後、還有左國否。再變

而班馬。班馬之後，還有班馬否。三變而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否。三之數君子皆自爲性，自靈自心，自衲谷各自有千古。今之文，誰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必句擬而字摹之，非其指矣。公於詩文，深不取近時剽襲之說，故云。施名策，同邑人。

常熟令楊漣大洪書曰：恭誦履端，遠辱賜教，仁人一字一言，皆後學箴銘，即爲後學陶鑄。一家春，化萬家春。漣不肖，敢不勉圖，爲台臺布此德澤也。時楊因修學，乞公文記其事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都察院奏爲京察大典佐理不堪等事，乞勑吏部查照甲辰外察事例，將原推顧某等一併點用。

是冬，吳刑部攜諒貳刻小心齋劄記於金陵。

三十九年辛亥，六十二歲。正月，建宗祠，作家訓。

公一生不問田宅，惟建祠之舉，與涇白公經營位置，卜地當涇西之正中，祠前爲堂，以設蒸嘗，堂左

右為倉以貺義頫祠成長幼畢集請訓劉公示之
曰人倫之際委不出恩義兩端學者講明人倫都
不在恩義上凝讓自育箇源頭在易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萬物都從生發來總只是一箇於其問有
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兄弟有朋友乃自合而分
究竟須自分而合還歸一箇何者其生機本如是
也這箇生機鬱勃充濃無少窮欠人只順這生機
流出自然有無脹懇良不言恩而恩行乎其中矣
自然有無限委曲不言義而義行乎其中矣不然
用意安排只了得門面事於實下手精神血脈毫無
干涉況人生遭還有常有變有順有逆不幸當其
變逆乎之以恩乎不來雖之以義維不住又可奈
何曰這也別無巧法始終只是向源頭上理會耳
書云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這便是箇格樣論人品舜與諸人迴然懸絕至其
本來生機却一般舜把他的頑他的嚚他的傲放
過一邊只一眼覷著那一般處將自己生機熏他
生機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又明日如此溫溫循循
綿綿密密安心安意耐苦耐煩譬如仙家煉丹當
徐而徐要忙些子忙不得當疾而疾要慢些子慢

不得久久彌篤任他如何頑如何嚚如何傲也被舜感動了不知不覺漸次消化到此何嘗不用恩却不可專名之曰恩何嘗不用義却不可專名之曰義故以烝烝二字擬諸形容玩此二字多少肫切多少細膩多少曲折多少從容積漸分明將這段生機一一描出也至不格姦三字乃是舜得力處羅豫章說得最好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兩先生之言眞是有味雖然父既頑矣母既嚚矣象既傲矣他的不是到底如何諱得孟子却又說得最妙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直看父之頑便是我之頑母之嚚便是我之嚚弟之傲便是我之傲分得那箇是父母那箇是兄象是卽大家俱是不是卽大家俱不是耳此則舜之心事也大抵常人只就人分上求全責備連己的不是亦推而諉之人卒也不能成得人安能成得己舜只就己分上求全責備連人的不是亦引而歸之己卒也既能成得己自能成得人學者講明人倫喫緊處全在此此處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一

念自足、所以易也。性分無窮、藏分無窮、事變無窮、所以難也。三自反、窮援奥爲證、而持若君子有終身之憂。吾輩試反而思之、且有憂乎。無憂乎。處人倫之際、一一能如吾願乎。如其不能、責在人乎。在己乎。幸各檢點、無務自恕。

集語孟説略

椐杜初習舉子業、公喜謂其可嗣書香也、取宋大儒諸集手批口授、并採近人所發語孟大義節略示之。多取薛畏齋、徐微菴之説、意主超闊、非屑屑爲制藝津梁者。以門人吴鍾巒峻伯品最端、命受業焉。吴晚年殉義甚烈。

臣岳徐公書記以見羅先生集要、且募建祠、并言先生祔伍容菴誌以裸體云云。公題寄貲工之資作書與伍令其改正。

二月、李邦華撰明書曰、華謬以爲今天下不患不學術之不明、而患人心之不正、不患道德之不修於野、而患邪正之不剖於朝。盈廷聚訟、大較可親。登宜公云、君子愛才、愛而引之則近黨。小人傷

言、傷而訶之則假公。此語假爲今日設者。世道請何。李初令涇縣、公力薦之新考御史中、宵人所目東林五鬼之一也。

三月、作志矩堂商語。

景素于公爲主講畢、諸聽者請再說一書。公曰、諸君於此五日來、但講說間、有打着心頭動處、切勿放過。這箇是自家真性命、要須凝聚精神、時時顧著、在在守著。偶逃事變紛擾、只提起這箇、那紛亂的自會定疊。偶過情欲粘滯、只喚起這箇、那粘滯的自會擺脫。這便是一箇海上單方。光陰易邁、願各努力。

十七日、都察院奏爲匪人承乏、臺事日非等事。二十八日、吏部奏爲紀綱漸替、時事堪憂等事。並請垂用總僉二臣。

四月、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然倒屣。靜之寶應人、與吳門文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他日、起東謂靜之曰、兄嘗邀余謁顧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兄介紹、行有日矣、而

兄病且卒，潞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悵蕪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派，讀之實爲聯合焉。

五月

初四日，察疏始下。是時閣銓同心，副院許公署院篆，與掌科于汴、湯道長北京協力共責所處分甚當。而諸人自知塞默，輒先期唱言東林有書處之，多方要其以希漏網。不知公自三書以後，無片紙入長安也。但有問，則無不答耳。四月間，喬應甲例轉，憤極，追論淮撫，有四請皇上問東林疏。丁長孺責其良心喪盡，無復人理。是月，徐兆魁復肆誣東林，語尤憾鄒。吳光祿懷野處辨其誣言書院事甚詳。洪太常請疏從之。十七日，都察院奏爲懇乞聖明速簡掌院僉院等事。左都御史缺，且七年；左僉都御史缺，亦四載。顧某一生砥礪，晉因年資之故，遂叢不解之疑。公論自在聖明，亦何忍終棄之。公寄書曰：「弟以狂言招戾，煩老兄聆聽致念。此後幸置之，但得青雲知己盡展生平所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

復友人書曰、今日議論紛紜、誠若冰炭。乃不肯從旁靜觀、大都起於識見之敝、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徙爲之轉移、聯合蓋有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設身局內、以公心居之、而後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知獨見處爭讓、不就其見其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如是、又何所容其岐與激邪。若夫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則見瑕而不見瑜、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益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是舉兩下精神、盡爲各人區區之議而用、而不爲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可惜。公時以竿牘爲戒、而有問必答、保善類、全國體、不憚卷卷。

六月、有仲兄涇白公之喪。公時已少衰、覺不勝痛、令兩孤請高存之爲狀。

朱平涵書曰：將局已以南宋大賢門下尚未有如蔡元定之謫者，意長孺當繼其盛，而長孺是月果抗論諸奸，言臣籍名僞學不足爲辱，再疏乞休致去。

八月，會東林。作心學宗序。

本菴方公後至，年七十餘，公與講論大悅，爲序其心學宗。略曰：自釋氏以空爲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邇時之論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顏子也。奈何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余竊以爲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夫善，心體也，如之何其無之？則又曰：吾所謂無，非蕩滅也，不著於善云爾。嘗試反而觀焉，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著，而亦何所容其不著也。且若不著，就念頭上說，雜以語心，即虞其著，去其著而可矣，善何與焉，而并去之。乃曰無聲無臭之密，詩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無臭，見以善爲精而爲之摹寫之辭也；無善無惡，見以善爲粗而爲之破除之辭也。豈可以習而附會哉？王文成之揭良

知自謂易簡直捷，而天泉證道獨標無善無惡一語以爲宗。余惟良知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無惡所本無，還其本無，是曰自然。夷善爲惡，總有爲無，不免費安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直截，孰爲勞攘，詎不了了。是編於風靡波蕩之中獨爲砥柱，所補於人心不小矣。方名學漸，桐城人。

九月朔日，送方本菴至毘陵，借諸君子會經正堂，再會取斯堂。方屬公爲序贈行。二十七日，公念繼山沈公，忽忽心動，草一緘候之。逾月，李元白信至，則作書之日，正其捐館之日也。沈遺命止報公及南皋鄒公二人，其孤士皋、士龍皆公門人，極家卵翼。

十月，簡史際明曰，方本菴先生老成典刑，足爲此持張甘心學宗，欲得置之公所，足下郎移入明道院中，何如。耿庭懷與際明書，孔孟之後，擬奉程伯子以爲宗。公曰：是惟元公乎。劄記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元語。伊川見處極正，便有拙語。橫渠見處極深，便有

艱語。康節見處極超，便有玩語。晦翁見處極實，便有滯語。象山見處極徑，便有狂語。惟元公不可及。又曰：元公倚矣。明道、晦菴各有獨到處，未易優劣。又曰：大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上下二千年間，一人而已矣。蓋公之學，從無欲入，故確乎自主一宗。

十一月，作自反錄。

集兩年中往來尺牘及客座問答之辭，併以侯錄人之。內或問，一則曰：吾聞君子不黨，子之爲李漕撫上書也，不近於黨乎。涇陽子曰：豈惟是哉。當丙戌丁亥間，有毀呂寧陵坤於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余極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時則人以余爲盧陵之黨矣。王贊州國用計事失當路，指外遷。余承乏選司，特請於陳恭介，擢卿太僕。時則人以余爲攉州之黨矣。吳晉陵中行、趙琴川用賢，先後被羣小望風傾陷。余不揣壹，起而攘臂其間。時則人以余爲吳、趙之黨矣。江歙安東之自鄧州守超爲光祿卿，李大同植即家起爲綏德守，驟至大用，皆犯時貴所忌。時則人以余爲江、李之黨矣。茲者又言

沈嘉禾思孝於太宰，則又以余爲嘉禾之黨矣，其何所不黨哉。然而數君子各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見之盡同，就其中亦往往互相爲左，不必藩籬之盡撤。是故黨寍陵則與寍陵左者且外我，黨耀州則與耀州左者且外我，黨吳趙則與吳趙左者且外我，黨江李則與江李左者且外我，黨嘉禾則與嘉禾左者且外我。至於今黨漕撫則與漕撫左者且無不外我，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何耳，余曷敢擇焉。

簡江西李藩長孟白曰，南昌布衣朱以功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頡頏後先，暇中能物色之否。

作萬歷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皇上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致遷怒於姚簡諸君，後遂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更以他事獲罪。逾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未幾，伸者仍屈，暢者仍鬱，蓋根深

帝固、非一時所得猝拔。詩世者所以歎息於江陵、陽明之間也。推余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繇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繇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顧以是爲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者、求所以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愼如此也。顯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

十二月、刻涇皐藏稿。集生平書疏、記、序、傳、誌、詩文、詳加刪訂、手自編次、爲二十二卷。

十五日、吏部奏爲欽遵撿發明旨等事、請亟簡原推左都、僉都以新國庶、服時稍其他大僚、恭聽次第撿發。時方擬公陪銓、因此章留中、不果。按劄記末云：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庶子之小心也。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若舉書中語秘義、將爲標出、作究竟語、而其

儒藏

前數則有云、吾輩今日一嘆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在在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又云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是以兩下互爲知己。嗚呼、其絕筆之一讖耶。

四十年壬子、六十三歲。置義莊。

先嚴贈戶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爲先伯兄濂飲介性成、次爲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爲不肖憲成、又次爲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嚴居陋茹菲、而志意甚濶、時時慕說范文正公之爲人。比即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兒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畱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茲矣。而食指漸衆、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廪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置、乃爲可久。又曰、吾邑擾役煩重、亦當與同區分憂、須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俾足支吾、況伯兄季

翁俱已奄逝語姪中省有自給不充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同當任之正在指議而疾作矣且病且革謂不省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省爲之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爽月夕哀痛亟圖所以慰之者首額捐祖五百石不省亦願指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滌亦願捐祖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濊與演亦願其捐租五十石并現在三百石合爲一千石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瞻族以其半助役聽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公同當面查發登簿貼役者每年糧長一名貼銀一百兩仍取領票送縣驗實如遇本戶當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鄉見諸行事而先衆之志亦藉以俯伸矣第念非藉台臺寵靈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聞右書遺撫臺簡吾徐公徐名民式莆城人

錄嘉言善行二編

嘉言乃集所聞於同時者若會規會語說書敘事之文或耆舊宿儒或門牆後進悉見收採善行則

儒藏

者吾邑先賢行事、某某隱德、某某苦節、多從前記載所未及者、各爲小傳系之。桑梓録以備志書、故略。此編意主廉頑立懦、敦薄寬鄙、故詳。

三月、會陽羨。

朱平涵書曰、春會提侍函丈、請益、乃聞梁自陽羨、遂不及赴。賢郎遣此一番曉諭、自是天將玉成大賢處此、如蛛絲掛落葉、飛豈礙太虛半點。古人値此甚多、乃知今人作用未是奇特。且不如是不見道之大也。時學使熊廷弼方肆其毒於東林、歲試置與渟末等。公絕不介意、命鼓篋遊南雍、是月復有澄江之行。

四月、立義莊碑於宗祠。

碑文、無錫縣爲承遺命、以成先志事、案蒙本府知府杜信牌、該蒙撫院徐批發具呈人顧淳呈前事、奉批、置立義田、周恤族黨。昔范希文之芳規與堯夫之克類遐哉邈矣。今顧贈公暨其子孫三世相

戚賠族之外又助里役仁心義行萃於一門親支
正忠宜矣讓焉仰府行縣酌定成規俾饑氏家政
著爲典則仍通詳定奪剴石遵照又蒙按院房祟
鎮潰寂批仰查報蒙此本縣匱著該族長查明田
康坐落等項詳議條提造冊到縣據關義租一千
石坐落宅仁鄉戶名額南仲郎於祠旁建倉擇人
收管除稆倉銀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騰族春秋
二季四房公同給散族貧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
石又次入斗婚喪老宗隱時政助又以一半助役
擡長銀米十二月先給若干六春我足俱嘗官領
發麥租聽充祠倉應用語貰遵荒請勘租欠告官
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義田以敦宗誼至仁也
以趕擡役至義也一舉而仁義兼盡若額氏者可
以風矣綜理捉前該爲確當候詳允遵行繳又蒙
撫院按院兵遵各批何府行縣如議遵行仍勒石
以垂永久等因到縣爲此設義田同族人等知悉
每年收租發用敦准斗罰錢檯究期完納至於春
秋助倉照議給散猶喪等項聽從罰罰其津貼糧
長銀米具領到官給發領但通租告追清理遏荒
踏實餼減悉照部文奉行萬歷歲次壬子四月吉

日雲間俞亶儒書吳中何之清刻。

五月二十三日寅時公終於涇里之正寢。

月榮會請東林者三日。講畢憩城寓。十八日病狀返語上。時與萍南蒸侯扶試二十日作一書寄之命與沐代草親宗草改三四字。伏枕手第三凡恕遐坐執與沐手曰作人只倫理二字寃之。誌范恬然而逝。嗚呼。則謂生順歿寧者與。是月上何作兩訾一答都門友人曰時局紛紜千能萬狀非推人事相激殄赤氣運使然。制駁之幾莫知所也姑言其聽似宜平而翦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挾擁眾非。在急於黯鬩同心不必急於弱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谷而於我無所致其哉久之或漸消漸釋。故獨是倘則眾非自識同心盛則異類自衰。矣爲不抉摘之抉摘不翦除之翦除耳。一答徐公匡岳曰吾宗要之集甚佳令人見一丁然。見羅先生有功於吾道丈又有功於先生吾輩更有何說。推祖與纘習服行而已。錫建誄云先生祠已落成將於中元舉尉省大會闕之躍躍神馳。

根不能扶病而前嘗遙奉瓣香戒在坐諸君子爲先生發明大事也前一札丁長箴錄之相知所後一札尚存之簡遺草識其後曰此總筆也公一生念頭無日不在世道上至是其益信矣

朱平涵曰相傳吉光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傾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左右界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四人皆髭梧俊爽先生與弟經凡公少以文章著名晚以理學稱重其仲兄經白仕光祿丞亦奇男子也其年光祿於西儒摳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蔫而劉之曰膚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已散尋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夜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闕風氣其文何允見游憶小品

校記

①再：疑當作「甚」，形近而誤。

六月、禮科左給事中周曰庠奏爲正人相繼淪亡、國勢空虛可慮事。

略曰、諸臣自葉向高之外、可以負大臣者、非郭正域、顧憲成、黄輝等、其人哉。乃憲成於五月二十三日故矣。二十四日、正域又故矣。蜀中朝紳有謂黄輝已先二臣故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正人凋謝、國運將隨之也。皇上驟聞三臣之殞、當亦潸然出涕。而三臣不可復作矣。臣誠切杞人之慮、披瀝奏聞。又李侍御邦華疏言、閣臣聞顧憲成、郭正域、劉曰寧之逝、哀號累日、如失左右手。同時請卹之奏、幾滿公車、惟全抄寄示者、節録附入。

七月、崇祀郡邑鄉賢祠。

提學御史熊爲學政事、舊例、鄉賢俱經該道府縣詳請批行。今本官人望久孚、無俟查核、宜徑行置

主崇祀，以光俎豆。隨送主縣學鄉賢祠訖。又撫按學三院會同批送府祠。延弼此舉迫於公議。尋因按互訐，疏劾益攻東林。

八月東林公奠。

同年同社及後學門生于孔兼、錢一本、吳達可、薛敷教、朱鳳翔、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徐必達、湛文衡、姜士昌、岳元聲、顧際明、于仕廉、黃正賓、陳敬中、湯兆京、吳亮、孫慎行、于玉立、張大受、吳正志、俞汝楫、高攀龍、劉元珍、文震孟、荊之琦、錢謙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薦、徐鳴皋、安希范、賀學仁、任光祖、丁鴻明、劉廷昊、周緯文、卜漢、戴程、山庚、趙參、汪萬里四十餘人，至者先於東林會哭。及入滙排奠，皆相向失聲，或畱連浹日始去。祭文摘錄首卷。未載者詳與亭日記。

撫院、按院俱爲闡揚清貞理學名臣事，會同議照本官直節峻望，粹學醇儒，若此高標，難拘官品，理宜題請賜謚等因。行道仰府檄縣，將本官歷仕遺稿各行藩臬，逐一確核，查例速詳。

祀郡先賢祠。

常鎮會講，請公暨諸後學門人公進。

十月，江西道御史徐縉芳奏爲道脉難殄，儒行當揚等事。

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爲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告東林輔犯時忌，臣竊以爲不然。宋儒程頤，後世尊之爲師，當日邪人詈之爲鬼。又有上章乞斬朱熹以謝天下，不許其門人會葬者。近日王守仁到處聚徒講學，議者攻擊，有司毀壞，風俗此皆誣罔，譸張，曾何傷於日月乎。臣查諸冊，如少卿王時槐、給事中賀欽、主事劉元卿等，已發訪舉行。憲成遠過三臣，伏乞敕部勘查題覆賜謚。

十一月，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徐民式、巡按御史

儒藏

房壯麗題爲寺臣久著清貞懇乞聖恩賠諡等事。

據整飭常鎮兵備按察使臧爾勸呈據常州府無錫縣稟儒學廩增附生員吳桂森張雲鸞杜國武等呈稱已故鄉宦顧憲成德自天成學繇神授凡諸懿美莫罄揄揚。查得先臣陳獻章位不逾簡討羅洪先贈不逾光祿並膺特典賜諡文恭。今憲成實兼二臣宜勅一諡乞准轉申奏請等因到學。又耆老談學里排顧拱馬龍等呈到縣該教諭丁仕明知縣陳以聞知府杜承式各着語到道該本道看語到職該職會同看得顧憲成百年名世一代儒宗出處係世道重輕言行作人倫師表位不配德忠猷未展乎生前。諡定蓋棺異數當加於身後。既經議詳前來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查照陳獻章羅洪先例覆請賠諡謹題。會誠意伯。劉藎臣有疏詆公科道公本合糾藎臣邪說姑息

十二月，尚寶司司丞章嘉楨奏爲微臣猥荷賜環

懇恩一祇錄生褒死事。

臣於萬曆二十二年因推舉閣臣事，嚴旨逐選郎顧憲成，而併追逐臣以去。今思舊事，轉憶舊僚如孟化鯉，貞品真才，不幸遂卒。至於顧憲成，豪傑而聖賢者也。當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脈之醇，一操修之精純，神理之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真儒，一時忠赤，推思①爲國家進用賢才，其敦擇幾遍海內。請凡著述，即考亭復起，不易其言。稱謂易名允宜。將孟化鯉，宜併與議諡者也。

禮部發刊續補議諡公冊，計七人，公及沈思孝、郭正域、方弘靜、李中、張登高、徐文彪。

四十一年癸丑正月，祀邑崇正書院。

書院先祀宋楊文靖公及喻、尤、李、蔣四公，名五賢祠。嘉靖間，華比部雲、增入宋李忠定公、明邵文莊公，更名七賢祠。至是，邑中後學高存之等請於當道，奉公木主入焉。

三月，工科給事中喻致知奏爲敬陳末議，以備採

擇事。

一曰旌物故名臣。向令吳時會一曆顧憲成、眞且擊道存、肯明道沖和之度者。其著述以孔朱爲宗、以依庸爲的。其操行以善與人同爲樂、以閉門一作自了漢爲恥。有臣如此而不晉一秩之榮、不蒙一字之褒、國家賜諡爲何等臣設乎。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奏爲直臣齎志以沒聖恩優卹宜先事。

顧憲成忠原天挺、學稱人師。抗顏權貴、泊然於功名富貴之場；槁意寂寥、悠然於性命身心之旨。一日諡先大夫劉露天下、何與於斯文。請照先臣張[illegible]羅洪先等贈官予諡、以表忠貞之尤。

四月、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鎮奏爲懇乞聖恩褒崇理學事。

理學之臣、有身已沒而輿論久孚、德貴優而特恩未及者。其一爲常州之顧憲成。侯周程之賦、守孔孟之緒、持身則樹清標、立朝則矯風節、抗時相而正議侃侃、啓後進而歸範巍巍。讀小心齋劄記、林一書、會商語其窮理之精與救世之切、槩可想見。此一臣者、大節嶙峋、獨詣純實、蓋得聖學之正直者也。

巡按湖廣御史錢春奏爲賢臣應卹明白無疑事。

臣屬境內禮部侍郎郭正域病故、祭葬贈蔭乃其應得、並非妄求。適見撫按臺省卿寺諸臣爲顧憲成請卹疏者、疏無慮數十上。夫憲成文章兼之節義道德。合之功名。立朝固百折不回、居鄉眞一塵不染。緣當途之蓄怨甚深、故生不免長淹於田里。幸天下之良心未泯、雖死猶爲昭雪於廟堂。則今日者慰羣情而修曠典、卹因正域、并有望焉。

五月、祀惠山特祠、奉涇凡公配。

萬曆間恩詔一款境內名賢應祀者地方官不必題請徑行立祠報部焉君嘗首倡通學具呈撫奉逕凡公入祠配享隨崇巡漕御史周嶽查建祠處所侯文支俸以襄盛舉署縣通判萬署府推官王署道蘇松兵備僉撫院徐按院房敦促輪戴擇地惠山聽松坊先構一楹以祀卜明年八月鼎建周名恐元辛亥會有疏力辦為學之誣

十月行人司行人劉宗周奏疏修正學以淑人心等事。

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遊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而從事學問則高攀龍劉永澄為最賢憲成之學不苟自恕扶危闡幽屏虛默質純如也亦喜別曰君子小人而歸於無我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於波靡一時士大夫景從如雲以故東林最著推其清議太明流湎之士苦於束濕遂乘推撫之救謗議紛起憲成歿而邑者因指東林為門戶合朝野而鏂之以憲成為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

惟是標榜脣齒已蹈濮人之失而復坐累於偕懲
由是四面樹敵[illegible]夸至今此則東林之罪矣若夫
憲成之學學朱子者也其言曰世尚奇朱子以平
平則一毫播弄不得世尚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
假借不得今之世變所為假借播弄者非乎雖然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斯憲成
自反之學也三書之上言者不已而終不辨但云
郎有書豈有發抄之理可謂能自反矣善乎憲成
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利心
方消盡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名心方消
盡此亦方之說也又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如是
而後可以盡己之性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如是而後可以盡人之性此
亦平之說也臣切為在朝在野諸臣三致意焉而
又何以攻東林為哉又疏曰諸臣之寃崑宣者未
有不嫉東林者也甚京林者未有不合救能延弼
者也至欲立東林奸黨之碑榜之朝堂而未知所
坐乃發難於于玉立繼又及丁元薦矣若高攀龍
與顧憲成上下議論不媿淵源憲成死而戈矛無
向勢必踪迹攀龍臣實不服郎極口東林之罪不

過養交好事疾惡太嚴而就中分別流品上者進於功名顧高是也卑者進於富貴于丁是也亦庶幾洗東林之冤乎嗟嗟東林何罪哉顧高之稱自此始

高存之狀公行文成與淳持往江右請南皋鄒公爲墓志銘又託王惟儼請碑文於詹鶴趙公

四十二年甲寅七月撫院徐爲公訪諡典事准禮部咨本部條議一欵諡典易名信今傳後緣由仰加博訪如得其人開列行實詳報等因行縣據詳本學訓導張衍禎等會同生員劉允珍等書結本宦宜倣白沙從祀於 文廟盍援念菴錫謚於朝堂又萬歷四十一年通學公呈已經撫按具題候旨今將前項應祀鄉宦祿由并開逐欵事實文冊類釘轉呈照驗兩孫扶柩厝賢關橋之新阡因地主閻齮故

十月末郎埜吳峻伯端友錄姚序云希孟因來會埜得識吳門人李應昇在癸丑之冬此筆誤也

門人洪範重刻公百二草及鄉會墨

四十三年乙卯小試論範字禹錫新安人丁長孺曰

而錫從先生讀書澤上，先生歿，鼓築室之思於三年外，請甚高。復刻先生文，介其伯子平仲屬余爲序。序見尊拙堂集。

四十四年丙辰，十月，原任漕撫李三才奏辨邪正等事。

言，自某某假捏妖書，擅戮楚宗，闘節倖中，至今彼黨挺身報怨，死與正人爲仇。如大臣之賢者，則葉向高、朱國禎等去矣。小臣之賢者，則丁元薦、劉宗周等去矣。仇正之言，不遏曰東林。東林者，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等東修表表，何負國家。乃盡行屏斥，舉鄒元標、趙南星等並以此名加之，何哉。疏上，削籍。明年，京察，始盡去東林諸人。

四十六年戊午，八月，與沐舉應天鄉試第一百四名。

熹宗哲皇帝天啟元年辛酉，二月，與淳卒。

八月、樞舉應天鄉試第十三名。御史張詡借科場事以掊擊東林、疏言顧高子弟並列賢書、情弊顯然、請行嚴究。旨下部科磨勘。隨經題覆、顧樞文義甚優、臺臣所叅無實。明年、中會試副榜、入都時、孫、趙、馮、高諸賢並在九列、於凡學脈、政局、指示最詳。公生平出處之故、亦頗多追憶。後己卯鄉試、樞舉第七十名。

刑部侍郎鄒元標奏請卹錄遺賢等事。

先是光廟登極詔書一款、建言廢棄諸臣事關國本得罪者、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未行。鄒公特疏以公名居首、云此一官者、身任世道之重、力抉誣淫之藩、所當即與贈謚、以昭來禩者也。

二年壬戌六月、贈太常寺卿、給三代誥命。

吏部題請贈官六十六員、列公名第一。誥贈祖父、父皆太常寺卿、祖妣、妣及配皆淑人。從凡公同日贈尚寶司司丞。制詞褒美、有學術方駕夫顥、頤、節義比肩於椒、嶽之語。

九月，葬公於賢關橋之新阡。自甲寅冬屢卜葬期，至是始獲永妥。文起書墓志銘，納壙中。劉伯先爲新阡記，在邑東三十里梅李舖。

五年乙丑八月，逆璫魏忠賢從御史張訥請，詔毀東林書院。

以御史石三畏言，追奪官誥。

又御史盧承欽言：東林自公與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楊兆京、史記事、魏大中等，謂之前鋒；賀烺、李朴、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不論曾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天下。時謂此疏彷彿元祐黨碑，於是要典之議起矣。

六年丙寅二月，毀道南祠。

儒藏

乙丑，毀天下書院，首及東林，遂先徹依庸堂。其餘則高存之首倡估價，納官、異仍留以待興復。而按院徐吉將之價發還，存之慮後之復有變也，乃以是月仲丁爲文告文靖之靈曰：惟先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衞道則闢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朝亦興起多賢。如毘陵一郡，涇陽顧子、涇凡顧子、啓新錢子、元臺薛于、我素安子、本孺劉于，若則直言意諫於朝，則明善獻人，於對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不敗於暮齡。皆先生南來于四百年之眞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教也。今日講壇誤毀，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以明天地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至五月，書院果盡毀。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戊辰二月，吏部題爲權奸既斥公論宜伸等事。

時附璫諸人有請昭雪東林以自營展脫者。太僕寺少卿某言鄒元標、顧憲成、馮從吾等皆耆碩老

成畢竟誅棳不得。奉旨該部核酌具覆。吏部始劾

公名上請優䘏。

是歲、王推懐以刑部郎中定閹黨。虎虎罪案、有河

南司案呈、全拔載無錫縣舊志稿。

十二月、男應天舉人與沐奏爲聖政維新、忠貞未

剖、懇乞天恩褒卹等事。奉聖旨、該部議覆。

略曰：臣父生平行履、載在公評、不敢瑣瀆聖聽。祗

舉立朝居鄉大節、陳之。始忤故相張居正、幾罹不

測。及改吏部、值何起鳴、陳與郊以內計許總憲辛

自修、抗疏論列、遂與當路相左、票擬降調。是臣父

之謫、以國是而謫也。後舉天下公廉第一、再入吏

部、有旨並封三王、首倡同官力爭。及會推閣臣、又

首推疏請冊立之王家屏、蓋與當路相左、票擬革

職。是臣父之削、以國本而削也。講學東林、邑以淑

世維風。且培養善類、供國家之用、而甫荷勗還、請

先朝露已。膺加積方議易名、不謂逆惡孽忠、皆宦

呈秀、恨高攀龍等首發其奸、更恨倡始還源實錄

臣父、因援意私人石三畏、横肆誣詆、遂將生前原

識及身後贈官一併予諡臣父母封章暨臣曾祖祖父母誥命壹行追奪今幸聖明御極伏讀恩詔一欵有應褒卹者卽與褒卹謹照欵都御史鄒元標例摭遞上請伏乞皇上軫念遺忠敕部從前官諡併賜易名不惟臣父永戴高深而臣亦生生銜結矣奉旨顧憲成官誥卹典該部卽與議覆下吏科抄禮科案參看發抄

又奏爲進呈書籍事奉聖旨所進劄記留覽。

略曰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務學爲急顧其學非泛而無歸也所以繼天立極爲世君師推致之學明善復性而已學稽虞廷授受言人心道心者心也而精而一之以允執厥中者中卽性體也詩曰秉彝書曰降衷易曰太極無非此體至孔氏言性近孟氏言性善而其說乃大明於天下至宋周程張朱諸大儒言無欲言主敬言格物窮理詳示人復性之功以上遡唐虞洙泗之傳千載如一曰也我太祖表章孔孟敎尙程朱成祖更命儒臣纂集五經四書大全性理諸書一遵傳註其爲世道

人心計至深且遠。概自後學紛囂、薄實修而崇頓悟、以主敬爲矯揉、以格物爲支離、而性體幾至割裂、毋乃非聖祖當日垂世立敎之初意乎。臣父生而有志聖賢、嘗以虛無寂滅之說、返質之本心不合也、追質之先聖先賢不合也、爰加詳剖、力障狂瀾。商推之言、積久成帙、其大指則曰語本體只性善二字。語工夫只小心二字。惟我皇上稟生知安行之質、懋左圖右史之功、凡諸正學、悉荷表章。卽屬淵流、耑供採擇。謹將臣父劄記三卷、命臣男樂人。樞繕寫、另簡封進、敬俟萬幾之暇、特垂乙夜之觀。倘有符性學之淵源、或上佐高深之萬一、豈惟臣父實慰苦心、而於帝王之所以爲道、聖賢之所以爲學、暨我祖宗之所以爲敎者、維持振興、當亦不無小補矣。奉旨所進顧憲成劄記三卷留覽、該部知道。

二年己巳正月、

顧憲成羣賢領袖、鼓吹東南、所著劄記尤深於性命之旨、當照鄒元標等卽與贈謚。

四月，吏部題覆聖政維新等事，奉聖旨，復還原贈官誥，加贈吏部右侍郎，給三代誥命。

又四月，禮部題覆前事，奉聖旨，准與他諡。

吏部疏略曰，本官大節與鄒元標相同，而理學端臨逝之除，補給誥命外，應加吏部右侍郎，仍廕一子入監讀書。禮部覆稱，本官一代天民，四朝人望，冠裳道範，五十載海宇同瞻。賢聖必傳，千百年門牆共仰。所當如例，予賜易名。及照官誥下，末云，諡興祀典，次第褒崇，荅聖衷特簡在文，嘆兩楹組亘斯，則諸臣覆疏中之所未及也。是冬，與沐署數建平王申、暨國子監助教甲戌暨戶部主事員外郎。

十二月，賜諡端文。

初八日，禮部為諡號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翰林院遷出揭帖，賜諡原任南京光祿寺少

鄉賢太常寺卿加贈吏部右侍郎顧憲成曰端文、守禮執義道德博聞到部爲此合劄該府轉行該縣及本官原籍、俱一體欽遵。

九年丙子八月、與沐以南京戶部郎中出知四川夔州府告歸養母。越二年、舉朱淑人九袞觴。

十四年辛巳十月、禮部請從祀文廟。奉聖旨、著候旨行。

上幸國子監、釋奠先師禮畢、問西廡末席何以尚虛。蔣德璟以侍郎署部事、酌議近儒應祀者惟顧某一人。且久膺俎豆、褒崇之詔。而其前則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眞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宜一體增進。疏入、上意吳羅等既在萬曆以前、當陳胡從祀之時、何以不聞議及。遂俱批候旨。是舉也、實因儀曹開列過多、以致將行復格、崇儒鉅典、仍當百世以俟聖人云爾。

年譜書後

愚嘗謂譜孔子者，當主論語，而家語、史記諸書無足信。主論語以譜孔子者，當首孔子自言，而諸子推尊之說次之。如吾十有五章，著與年俱進之序，莫我知章，指下學上達之訣盡之矣。譜宋五子者，當依朱子伊雒、近思二錄及黃氏文公行狀、李氏道命錄、益宋史道學傳所自出也。其餘亦無論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爲大儒年譜而非原本自言與有同德奚以幾無憾。明代學脉混亂，至正嘉時而極。朝議糊塗，至萬歷季年而極。不有東林，誰爲救正。東林者，吾邑

先正甄端文公偕諸賢倡道處也。公人品學術久有定論、但後世欲詳其學行本末與功用終始、舍年譜無由。而譜公正不易也。公以力持清議、蒙黨魁之目。雖經洗雪、然局中之機緒最棼、聲影之旁猜未釋、則剖辨難。其爲學鎔王辟、擴胡陳、廣大精微、無所不備、有影附者、亦有巧竄者、則刻畫難。即吾黨撤此二蔽而急於表章、編年敘官之際、稍或脫誤、便成倒置、滋傳訛、何以資尚論。則考證又難。惟公孫肅菴先生幼承指授、長嗣宗傳、晚歲隱居、嘗精思慎擇、爲公年譜一卷、未幾散軼、存者寥寥。又得曾孫渠汾氏追憶庭

訓述父書以揚祖德，爲徵文考獻，潛心增訂，經年而是譜告成。夏 愛而讀之，字字有據，益知公正色立朝，矜也，非爭也；同人于野，羣也，非黨也；闢邪衛正，絕似搜眞，不得已也，非好辨也。公之功上在宗社，下在世道人心，公眞一代大儒哉。要而言之，公以小心名其齋，而又嘗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其自爲何親切也。載觀當日鄒、趙、高、馮、丁、史、安、劉諸君子敘論，則心悅誠服，出自同執端友，亦何待後人贊一詞。夏不敏，竊念是譜行，可以釐學案，併可以撰國史，於是乎書。

同邑門下後學張夏拜手敬書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侈然效宋大儒之所爲也。偶憶幼時趨庭就塾諸事、於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尚存篋中。

先祖燮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辭歸養母、部題有清愼勤罔玷官箴、孝弟慈克傳家學二語、時稱實錄。聞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爲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錄輯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間出燮州公口授、然情蒐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亡、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爲上下前後四卷。荊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旁見他稿、一仍其舊、罔敢少異。至

端　端

萬歷庚戌、辛亥、壽章、因髯偁載、故僅錄詰賢中知
己數言。而原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
集。
文公誌傳行狀係嘗日名賢頭交手筆、並極同詳。
而其中有一二未追訂定者、如宗言記前皐縣先
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冢在癸巳任考功時、而
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負記內閣屬推羅宗伯太
宰、不從賣山問謹爲此議趙少宰曰、巽驗封。而溥
狀俱作頤稽勳。今悉偕邢改正以從盡一。
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翁試經皐藁稿大
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繹東林會約東
林虞山南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短語商語以侯錄
制義策論等未刻者證性絹還經錄桑梓錄識仁
答語學庸說論孟說略周易集解詮政記自反錄
存牘嘉言編善行編其未就之書則號年所集五
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錄二種後燮州公
重刻經皐藏稿名餼端文公集儆有誥則先君子
儀近思錄刻端文話要旨精採劉記商語諸書中
至要語也貞觀畱滯京時述七年抱搞南還則累
世標編梨棄巳興劫厌同叢院倬何云乎來刻證

性箴、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幾菴處、馬中丞見五。刻劄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付剞劂、并書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日抄、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述甚多、今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冀他日勉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入載西疇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林公啓久載邇皋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他傳中、東林會約亦多借用、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年譜後序

從來不可一日不明者、聖學也。不可一日不持者、世道也。舍聖學而言世道、必入於功利。舍世道而言聖學、必流於異端。若吾邑顧端文先生、眞明聖學以持世道者也。自姚江以無善無惡言心、學者張皇其說、輕實修而尙虛悟、一切居敬窮理之學、槩置不講、而流弊且中於人心。先生出而力主性善、重躬行。未嘗不指本體、而性善卽本體。未嘗不言事功、而躬行卽事功。其理精、其辭辨、使學者知濂雒之宗傳而不爲他岐所惑、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聖學也。自江陵當國

以權智馭天下、士大夫尤而效之、不盡敦勵名節。先生在吏部、惟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務、不憚與執政忤、至得罪以去。雖林居、猶與當路者反覆別白言之。天下於是知君子小人之當辨、名節之當重。此先生之大有功於世道也。歸田後、興復東林、與同志講明斯道、而四方景從、如水赴壑。至今言學者、必以東林為歸。先生明聖學之心、可以無負。獨先生之學萬物一體、使當時得大用、盡行其道、必使人心正而國脈長。乃兩入銓曹、不久去位、江河日下、卒不可挽。此天實為之、而先生之所無可如何者也。然而先生沒後、四

十年中士大夫之爭三案者、攻魏璫者與夫殉國難者、大約東林之人。則先生不忘世道之心、寄之諸君子者又何其久耶。先生年譜創始於子夔州公、再輯於孫孝廉公。至曾孫中翰梁汾君、而修潤成編。松齡受而讀之、歎其事詳而核、體正而雅、凡先生所以明聖學而持世道者、可展卷得之。而當日國事之是非、人才之邪正、亦瞭然可見。此固非顧氏一家之書也。今

天子崇儒重道、數年前、廷臣有請以先生從祀　孔

廟者、得

俞旨、以俟明史之成。今史成有日、而是書適出、則將來崇祀之議、亦將於此徵信焉。松齡生先生之鄉、慕先生之學、而不能窺其萬一。得附名簡末、甚幸、抑甚媿矣。

康熙歲次乙亥仲春、後學秦松齡敬書。

年譜跋

錫山先賢顧端文公文章道德暨出處大節炳如日星，自鄒忠介迄馬文肅諸賢、業敘而論之、小子言更何所述。惟是年譜一書、不成於端文之日而成於端文之曾孫貞觀先生之手、則奚容竟無所述也。言備員是邑久時、一過徽緯堂爲先生著書地。堂中圖史羅列、十几恒滿、大率皆明末記載及海内名賢傳志書疏。而銓曹檔案講壇會語之屬尤多。徐詢其故、迺知先生徧考端文行實及當時在朝在野諸人、得一人、必按其人生平言動與端文相發明者、以徵端文

某年某事、令事之初終、月日之前後、確乎不爽、而復合之於篋中藏弆、往返殘牘、精蒐審核、力之所窮、幾幾有神者告之。至若遡庭訓以昭繼緒之原、冠綸音以識表章之大、序著作以明進學之漸、臚及門以揭道統之傳、其所繫爲甚鉅、而先生之用心於是乎不可及矣。言生也晚、無能窺昔賢萬一。竊謂世之有志斯道者、欲求端文之學、當從是書以求先生之用心、門廡堂奧、庶藉仰瞻彷彿。而言之獲久於是邑、受是書、援筆而述之、抑何幸歟。請亟流傳、以惠來學。時康熙甲戌長至日、山陰後學徐承言謹跋。

校記

①忠：疑作「知」。

胡應麟年譜

吴晗 編撰
郭齊 一審
周斌 二審

據《中國史學叢書》本重排

《胡應麟年譜》，吳晗編撰。民國二十三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胡應麟（一五五一—一六〇二），字元瑞，更字明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明蘭溪（今屬浙江）人。萬曆四年舉人。性孤介，厭薄榮利，自負甚高。以文學爲王世貞所知，被朱衡譽爲「天下奇才」。晚年益肆力於學，築室號「二酉山房」，聚書四萬餘卷，專事著述，徵引廣博。他治學反對空疏，主張「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所撰《四部正訛》一書，爲古書辨僞，功力極深。著述多達三十餘種，三百多卷，以《少室山房類稿》、《詩藪》、《少室山房筆叢》等較具影響。

吳晗（一九〇九—一九六九），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義烏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治史，尤致力於明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朱元璋傳》、《明史簡述》、《讀史札記》、《江浙藏書家史略》等。此譜以敘述學行爲主，兼及交遊與家事，突出了譜主在文學創作、古書辨僞、圖書收藏等方面的貢獻，對譜主的學識也有恰如其分的評價。所繫事蹟，一一標明出處，頗可信據。此譜爲迄今記述胡應麟生平事蹟的唯一年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胡應麟年譜

吳晗

蘭溪胡氏、其先出安定先生瑗。安定先生仕宋、教授於吳、子姓留吳興、遂世世家其地。元末兵起、徙蘭溪、五傳而爲贈奉政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富、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胡僖傳。字寬庵、是爲先生祖父。娶鄭氏、生副憲公僖、是爲先生父。少室山房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

禮部公質而愿、與兄弟同業賈、獨重然諾、安義命、用是賈日困、復燼於火、家日益貧。仝上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副憲公字伯安、一字子祥、號公泉、嘉靖乙未進士、有胡副憲集、崇正書院志行世。光緒本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志胡僖傳。幼慧、總角已悉讀靈樞、金匱、素問等、窮其說。忽翻然悟曰、大丈夫生明世、當用仲尼周公道沛澤萬甿、胡株守一技。亟棄去、業儒、補邑弟子員、試輒高等。時邑中唐太宰龍方請告家居、偶讀其文、大奇之、立召見。時副憲公甫弱冠、衣敝衫草履、進而神采秀澈、風度朗朗、玉立一坐、客盡傾。太宰顧謂坐客、是寧獨藝文、即器識無兩。幾欲以女妻之、奪母命止。然自是遇之獨厚、歲問遺無虛日。己酉一五四九當省試、督學豐城雷公禮行校士、試公文居首、爲閩學使者萬安朱公衡所賞。秋、赴省試、獲雋。歸逆宋宜人、堂上懽甚。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生外大父宋震、字道亨、爲邑中尤埠著姓。爲人倜儻負奇、芥視一第甚。既屢試不售、中棄去、攝古衣冠、築別墅曰雪溪堂、聚書萬軸、臥其中、經史子集、環向恣讀之、間發爲詩歌盈帙。晚尤好方術家言、自長生、黃白、星曆、緯候、鍼石、六甲、五行、無弗治、而獨形家得其宗。所著風水井見、輿地指蒙多行

世。仝上。

母宋宜人、少茹素、禮三元北斗、而於觀自在如來敬事彌篤。性警穎殊絕、雖不諳筆硯、而諸史百家、稗官小說、下逮傳奇詞曲、屬於耳者終身不忘。善持家識大體、副憲公之有所建樹、宜人內助之力爲多。仝上。

弟鵬、出副憲公側室唐氏。妹鳳、宋宜人出、均早殤。仝上。

一五五一　明嘉靖三十年丁亥　先生一歲

夏五月念二日先生生於蘭溪城北隅世宅。類稿卷二十三三十初度抒懷六百字。名應麟、字元瑞、晚更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仝上嵩山歌序去余家五十里而近、有山曰嵩、穹窿崒嵂、峭蒨幽邃、視洛之嵩高、不知孰為伯仲也。旁一峯千仞、秀出巀嶭雲際、若軒轅浮丘所嘗居者、余因以嵩之少室名之、且為作長歌以紀其勝。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號曰石羊生、又號曰芙蓉峰客、壁觀子。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卷六十八胡元瑞傳、全浙詩話卷三十四。

先二年、副憲公成舉人、迎娶宋宜人。以家貧親老、設帳授徒於鄉、藉脯脩以給甘毳、江南諸從學就之如雲。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行狀。

先四年、王世貞明史文苑傳三、字元美、號鳳洲、一號弇州、太倉人。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文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罩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頓起。有弇州四部稿行世。舉進士、觀政大理、與同官吳維岳峻伯、王宗沐新甫、袁福徵履善爲詩社、與歷城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倡七

子詩社、名最高自號滄溟、有白雪樓集。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傳三。定交以詩文相切劘。山人臨清謝榛茂秦、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字茂秦、臨清人。李攀龍倡詩社、榛爲之長。後被擯、以布衣遊王公間。卒。長興徐中行子與、仝上。字子與、長興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江西布政使、萬曆六年冬卒官。南海梁有譽公實、仝上。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以刑部主事歸。卒年三十六。廣陵宗臣子相、仝上。揚州興化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仕至提學副使。卒官。有宗考功集。先後入社、彬彬稱同調、極一時之盛。藝苑卮言七。

是年、楊慎六十四歲、謝榛五十七歲、李攀龍三十八歲、吳國倫二十八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汪道昆二十七歲、弇州四部續稿卷三十九贈吳大參明卿序。王世貞二十六歲、張鳳翼二十五歲、王世懋十六歲、焦竑十一歲、沈思孝十歲、汪道貫八歲、李維楨五歲、馮夢禎四歲、湯顯祖二歲、邢侗一歲。

一五五二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二歲

是年、梁有譽以病告歸、謝榛亦出都。李攀龍乃倡爲五子詩以紀一時交遊、彼此各有和詩。標題雖爲五子、其實當時在都結社者李攀龍、王世貞、宗臣、徐中行、謝榛、梁有譽、實爲六子。藝苑卮言七。

一五五三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三歲

時攀龍、明史卷二八七、與茂秦有隙、王世貞乃重定五子詩、去謝榛而登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累官至河南左參政。歸田後聲名藉甚、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以壽終。藝苑卮言七。

一五五四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四歲

是歲、豫章余曰德德甫、銅梁張佳胤肖甫、郢上高伯宗、太倉徐子言相繼入長安社、操觚翰之政。當

時有七子之目、謂前五子及余張二人也。弇州四部續稿卷四十四陳于韶臥雪樓摘稿序。

一五五五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歲

生五歲、穎慧絶倫、副憲公令出侍客、客占對、必屬授之書、必成誦。類稿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卷六十八胡元瑞傳。

是歲、楊忠愍繼盛論死西市、王世貞爲經紀其喪。王鳳洲年譜。

董玄宰其昌生。

一五五七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七歲

先生好學、性成、在垂髫時即知耑心經籍。類稿九十二西山房記、始余受性顓蒙、於世事百無一解、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說文典則、已心艷慕之、時時竊取繙閱。

是年、王世貞在山東、官青州兵備副使、撰次西曹所作詩爲金虎集三十二卷、又別集六卷。王鳳洲年譜。

一五五九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九歲

從里師學經生業、心厭之、獨好爲古文辭。嘗趨庭請質曰、吾鄉范祖幹、金履祥二先生皆布衣耳、何僅以科名重耶。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志文學胡應麟傳。日從副憲公篋中竊取古周易、尚書、十五國風、檀弓、左氏及莊周、屈原、司馬遷、相如、曹植、杜甫諸家、恣讀之。副憲公奇其意、弗禁也。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從副憲公客武林。類稿卷五十五西湖十詠序。

副憲公第進士、公故貧、進士祿薄、值歲大蝗、歷齊魯燕趙、至都中、千里地盡赤。迎贈禮部公及母鄭

與宋宜人挈應麟入都、以外舅宋道亨春秋高、固請偕往、寓京邸中。日治二缶、一缶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缶所與婦共脫粟苦蕒、多方供張、具奉二尊。暨宋公罷俸入、不足簪珥脫繼之、務安厭其意乃已。弇州續稿卷七十九胡觀察傳、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先生隨侍燕市、日與四方賢豪長者游。類稿卷八十五信州土瓜詩序。

楊慎卒於滇。

一五六〇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十歲

燕中四方都會、故鬻書藪也。副憲公亦雅負茲好、每退食、諸賈人以籍來、先生輒從臾其旁、市得輒取盡讀。而是時肅皇帝末年、旱蝗迭見、先生大父母復就養京邸、俸入不足、恒乞貸鄉里。以故帙繁而價重者率不能致、間值異書、顧非力所辦、則相對太息。類稿卷九十二二酉山房記。從副憲公往謁周公瑕天球。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書。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周天球、字公瑕、吳人、以書名世。

鄭太宜人病、副憲公晝宿泣而籲天、宋宜人扶掖視寢、溲衣帶蚓結。病十旬、竟不起。奉喪闔家南歸、居憂瘵悴骨立、闔郡嗟咨其孝。類稿九十一先宜人狀、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外家後宜塘東、每往來哀慕不禁、因建橋以志意、今名其地爲思親橋云。蘭溪縣志卷五胡僖傳。

爲禮部公納天津陳氏女、踰年生子佐。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十月、王世貞父薊遼總督忬爲嚴嵩父子所構下獄、死西市。世貞兄弟扶櫬南下、里居不出。王鳳洲年譜。

宗子相臣卒。

一五六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先生十三歲

十三四爲詩歌、稍稍聞里社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副憲公服闋、以禮部公春秋高、欲終養、禮部公趣之、乃挈先生入都、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仝上家大人履歷述。

一五六五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十五歲

八月華陽博議二卷成。序古今稱博議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夫異匪常經、癖非習見。俾實沉弗祟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均泯泯乎。亦有鱺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輝襲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斥弗語、即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誇、黜奇衺、獎闕鉅、掇遺逸、抉隱憂、榷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指、且以明無當之弗足責云。華陽博議序。

副憲公奉命提調場屋、爬搔宿垢、百廢具振、竣役、條陳便宜十事、將上之。會聞禮部公訃、挈先生奔歸、毀瘠如喪太宜人禮。時公先後治喪、貧愈益甚、聚徒自給、靡寸牘入有司。類稿八十九家大人屬歷述、九十二二酉山房記。

百家異苑成。先生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

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篇，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記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翺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勿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資，以遺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風流，藉以不湣，而遺編故帙，亦因概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二酉綴遺卷中、類稿卷八十三。）

一五六六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十六歲

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已挾書從副憲公北下，錢唐、浮震澤，並吳會、金陵，擊楫大江，益東走青、徐、齊、魯境，踰趙入燕，乞食長安市，悲歌薊門、易水間。所至興會感觸，一發於詩。（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是時黎民表（明史卷二百八十七黃佐傳：黎民表，字惟敬，從化人。舉鄉試，以能文授翰林院孔目，官至參議。經籍會通四：黎惟敬博雅好古，嘗謦秘書，俾入刻劉夢得集中，多是正，較他傳本為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黎過瀫水，並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並二書失之。）、歐大任（明史卷二八七黃佐傳：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由歲貢生歷官南

京工部郎中、年八十而終。周天球、徐中行、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卿。有二酉園詩文集行世。見四庫總目卷一七八。戚元佐、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五、戚元佐字希仲、檇李人。有青藜閣集。沈思孝、明史卷二百二十九沈思孝傳、字純父、嘉興人。隆慶二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有行成郊居、西征、陸沉諸稿、溪山堂、吾美堂等集。見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康從理、字裕卿、永嘉人。類稿卷三十五哭康裕卿五首序、始余十六遊長安、邂逅裕卿於友人席上。裕卿得余詩讀之、即狂叫擊節曰、子珍重、必有聞於世。自是定交無間者十數載。有二雁山人集。祝鶴、蘭溪縣志五、字鳴皋、寄籍京兆。以古文詩歌著聞於時。性嗜酒、數斗不醉。胡應麟為作長安酒人傳。經籍會通四、里中友人祝鳴皋束髮與余同志、書無不窺。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夭。每念輒損神也。童佩、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佩字子鳴、龍游人。家貧、從其父載書鬻吳越間。後買一舫遊四方、帆檣下皆貯書、讀之窮日夜不息。藏書萬卷、皆手自勘讎。嘗遊崑山、執經於歸有光。久之學益富、詩歌日益有名。有童子鳴詩集六卷、王穉登序、王世貞撰傳。經籍會通四、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余筐篋所藏往往與互易。文彭、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徵明傳、彭字壽承、徵明長子。官國子博士。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殷都、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無美、蘇州嘉定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夷陵知州、入為兵部員外、歷郎中、調南刑部、京察去官。南海梁思伯、信陽何啓圖、吳下曹子念、吳文仲、燕市劉仲修、江右楊懋功、楚中劉子大、丘謙之、晉陵朱在明、安茂卿、濠梁朱汝脩先後抵燕、發先生藏詩覽之、咸嘖嘖歎賞、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雅會高集、先生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詩藪續編二國朝下、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遘萬安朱衡、類稿卷九十二萬安朱公墓誌銘、字士南、江西吉州萬安人。學者稱鎮山先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生正德壬申、卒年七十三。爲所賞識。類稿四知詩序。臨淮小侯李言恭、明史

卷一百二十六李文忠傳、字惟寅、文忠八世孫。嗣封臨淮侯、守備南京、入督京營、累加少保。好學能詩、折節寒素。方盛與海內諸賢豪談天碣石一日耳先生名、亟虛左以上客迎之爲上賓。類稿卷八十二李臨淮青蓮貝葉稿序。按先生又與李惟寅等結南皮社、類稿卷五十八壽李惟寅五辰初度、北海筵中酬未停、南皮社裏歎飄零。青衫白璧連燕市、紫綬黃金歷漢廷。可證。註、余與惟寅嘗合所作論爲聯璧編。始結華陽社、同社陳思育、潘光統、安紹芳、丘齊雲、朱正初、茅溱、周柱、類稿卷五十跋楚游餞別卷。諸人爲文酒之會、旬日不聽出。由是先生歌詩頗傳播長安中、諸貴人往往願交先生。類稿石羊生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王世貞藝苑卮言六卷刊成。王鳳洲年譜。

一五六七　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十七歲

鄴下宗正朱睦㮮、明史卷一一六、朱睦㮮字灌甫、鎮平王諸孫。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訪購古書圖籍、得江都葛氏、章丘李氏書萬卷、築萬卷堂、丹鉛歷然。萬曆五年、舉文行卓異、為周藩宗正、領宗學。所撰有禮經稽疑六卷、授經圖傳四卷、韻譜五卷。又作明帝世表、周國世表、建文遜國褒忠錄、河南通志、開封郡志諸書。萬曆八年卒、年七十、學者稱西亭先生。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嘗餉先生秘籍數種、並五言八韻、北郡詞林冠、申陽藝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氣掇香山秀、才如瀫水清。鏗然仝謝朓、邈矣邁陰鏗。綺麗風應遠、沈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曆詎堪評。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慚下里調、焉敢應同聲。經籍會通四。按文中作時年十六、據類稿卷一百十扇頭跋、時余年十七、移置此年。

一五六八　隆慶二年戊辰　先生十八歲

春、與祝鶴徒步入西山、裹糧窮極人迹勿到處、所至橫盡筆端。彌月歸、倡和篇章盈篋、好事家多歆厥行之。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陶氏說郛中删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九流緒論下。

南下、迎娶妻舒氏、舒允升妹。類稿卷九十二二酉山房記、卷九十五祭内兄舒允升。按二酉山房記、時余年十七、始娶。類稿卷二十庚辰三十初度詩作十八。過吳門、訪周天球不遇。秋杪返燕、再訪之寓舍、則天球又已出長安十五日矣。類稿卷一百十四與周公瑕。時副憲公亦以服闋入燕、太宰蒲州楊博夙耳副憲公名、即出他精膳郎、以副憲公補其處、俸入稍優、於是極意購訪羣籍、凡寓燕五載。類稿卷八十九家大人履歷述、九十二二酉山房記。

李開先卒。

一五六九　隆慶三年己巳　先生十九歲

副憲公遷祠祭員外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蘭溪縣志五胡僖傳、服除、授刑部主事、轉主客郎中。誤。

吳維嶽卒。

一五七〇　隆慶四年庚午　先生二十歲

副憲公遷主客郎中。

時虜俺答以孫把漢故乞欵塞、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隆慶四年冬十月癸卯、俺答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來

降、總督王崇古留之、以爲指揮使俺答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促俺答降、遂定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中國財物、咸從臾無間言。舉朝難之、不欲許。宗伯潘公晟咨主客郎副憲公、謂虜一小入殺傷鹵掠不可以億計、今納款歲費不過十萬緡、而於朝廷體甚尊、許之便。諸大臣議以克合、凡宴錫賚予典冊悉以屬主客、副憲公擘畫處置鑿鑿中窾、竟俺答世無害。政府大以爲材、驟遷秩儀制郎。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李攀龍卒。

一五七二　隆慶六年壬申　先生二十二歲

穆宗崩、一時登極改元覃恩賜赦、山陵經筵幾務旁午、副憲公應之沛然。於是當以大典勞遷九卿、銓曹虛席待會肅王襲封之事起。先是嘉靖三十四年肅懷王薨無子、高祖制、諸親王庶子封郡王、親王絕而將軍中尉繼者仍故封、不在例。諸郡王於支遠者不當襲、而近者乃靖王第四子弼柿子輔國將軍縉熿、中尉賤、例不封、且屬從父、不宜襲。中尉故富、行萬金中常侍、恫愒扇謗、副憲公不爲動。事迫、權璫授旨吏部出之爲湖廣右參議、治稅糧、蓋不踰月而封典行矣。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明史卷一百十七肅莊王傳。

夏、束裝南返、便道還里中、宋宜人顧從宦日久、田園蕪、又先生體素羸、因請留處家、而副憲公入楚督漕糧。類稿先宜人狀、卷三十四壬申夏生日途中作、大泌山房集卷四十六贈湖廣參議胡公序。命下、束裝日、宦橐無錙銖、而先生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篋、纍纍出長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中間以試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塘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蒐獵其間。小則

旬餘、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迺已。市中精綾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並、吳中好事者懸貲購訪。先生則以書之爲用、枕藉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卷、而中人一家産立盡。亡論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庋傾囊、必爲己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歸手錄。卷帙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於心、顧戀徘徊、寢食俱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閱、手足蹈舞、驟遇者率以爲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先生爲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副憲公成進士、敭歷中外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先生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蓋節縮於朝晡、展轉於稱貸、反側於寤寐、旁午於校讐者二十年於此矣。類稿卷九十二二西山房記。其論藏書與讀書、賞鑑與好事之別曰、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於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歎也。若劉向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又曰、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於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經籍會通四。

先生藏書、雖大半集自燕都、而在故鄉搜得者亦復不少。義烏虞守愚侍郎、德煜參政父子築樓藏書

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歿後、其書悉歸先生。人海記。

入楚省父。類稿卷四十九將之武昌別社中諸友時家君出參楚藩。

王世貞重定藝苑巵言、益爲八卷、又附錄四卷成書。王鳳洲年譜。

一五七三　萬曆元年癸酉　先生二十三歲

王世貞自家起湖廣按察、八月抵任。副憲公始與之游。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六答胡元瑞第一書、與胡觀察伯安第一書。

先生自楚歸越。類稿卷百十跋楚游餞別卷。宋宜人患頭風、先生委身醫藥、問日夜扶侍不休。宋宜人頭風良愈、而先生以過勞得清羸疾、因跳匿金華山中。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馳驛過蘭溪、從山中蹤跡得先生、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先生心感朱公知念、無以報、則述公治水顛末、賦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類稿卷九十二建安滕公墓誌銘、滕伯輪字汝載、別號小松、福建甌寧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五二六——一五八九、曰：勿失之、天下奇才也。滕公讀大奇之、亟移文博士廩先生、併檄先生入武林、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讀書萬松精舍、與包稺升、陳立夫、余元采輩同學。類稿卷九十八閏九月望後抵淮上包稺升水部邀集署中二首序。王山人象始從先生遊。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遊草序。

文彭、梁思伯卒。

一五七五　萬曆三年乙亥　先生二十五歲

時侍御蕭公、萬公合試越東西士千人、再拔先生文冠軍。類稿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

王世貞官鄖陽巡撫，撰定前後詩賦文説爲四部稿，次年刻成，凡百八十卷。王鳳洲年譜。

謝榛卒。

一五七六　萬曆四年丙子　先生二十六歲

鄉試以經義中式成孝廉。

先生始願從赤松子兄弟牧羊窮谷間，中屈意當路，恒匆匆，每攝衣冠，則攬鏡自笑，是楚人猴而沐者。然用二尊人故，未敢遽絶去。類稿石羊生小傳。癖嗜古籍，遇有稀刻，雖解衣典質所不惜。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先生舊藏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閲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疋，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並解所衣烏絲直綴、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書之不售，得直慨然。會宦中以他事句喚，因約明旦。先生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爲之悵惋彌月。經籍會通三。

秋，王世懋以江西參議赴官，過蘭溪來訪，邂逅蓬茅，片語投合，杯酒揚扢，形骸頓忘，由是始訂交契。類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閶寄奠王敬美先生八首序。靜志居詩話卷十四：王世懋，字敬美，太倉州人，世貞弟，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有奉常集。

冬，以計偕北上。類稿卷五十：余為五岳之懷久矣，丙子冬將以計偕北上，適少參王公自秦中過訪，為余劇談蓮花、玉女之勝，且出諸登覽作見示，恍如曳杖從公遊憩太華絶頂者，不勝飛動之想，輒賦七律四章。

王世貞自鄖陽解節歸、除南京大理寺卿、未之任、爲南給事楊節所劾、得旨回籍聽候別用、自是樓息弇山園、身雖退而名益重。王鳳洲年譜。

祝鶴卒。類稿卷八十八長安酒人傳。

一五七七　萬曆五年丁丑　先生二十七歲

歐大任靜志居詩話卷十四、字楨伯、廣東順德人。以歲貢歷官至南京戶部郎中。有思元堂、旅燕、浮淮、蘧園諸集。時官虞部、置酒高會、先生與劉紹恤在座、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獻翼仝上卷十三、長洲人、更名敉。國子監生。有文起堂正續集。曰何人、幼于曰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楨伯會同調如何濫及舉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同調、如何濫及評事。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玉劍尊聞卷十九。

副憲公以忤張居正旨、左遷雲南按察僉事、回里小住。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按類稿家大人履歷述、家君被命去楚、吏民遮道留以千數。已乘扁舟浮洞庭、度沅湘、弔九疑、益西南行夜郎、貴竹萬山中、攬觀夷夏大防、天地日月所窮際出沒、凡百日抵滇、文似副憲公雋秩後即由楚赴滇。然據石羊生小傳及胡元瑞傳、則應是於赴滇前折回浙中小住也。王世懋奉常集詩卷十、蘭溪訪伯安胡丈、留飲、時郎君元瑞獲雋、雅慕其高才、抵掌論文、幾申旦矣、輒賦一章。又文集卷六胡元瑞詩小序、丙子歲過蘭溪、元瑞方獲雋、將計偕、予幸覯焉。談藝過丙夜、元瑞出示所為詩、為之擊節賞嘆。越歲再一過之、元瑞輒趨迎、為具、執通家禮甚恭、而詩每見愈益奇。

夏、下第北還、杜門谿上。適王世懋來過、顧謂副憲公、阿戎安在、吾願就與語。浹談竟兩晨夕。瀕行、握先生手曰、不佞縱橫藝苑、自于鱗外、鮮所畏、差強人意、獨生耳。生幸及家司寇世貞、胡可弗一遊其門。

先是、先生讀弇州四部稿、謂古今文章咸總萃是。幸得世懋紹介、劇懽、輒以尺一通世貞。世貞業聞先生、得先生恨晚、首爲先生序少室山房詩、挈衣鉢授焉。（婺書卷四胡應麟傳眉註、元瑞有印章、其文曰瑯琊衣鉢。）致書略曰、始者見家弟與曹甥子念稱足下、又見殷無美稱足下。近得家弟一書、謂縱横藝苑中鮮所畏、獨畏足下與李本寧耳。（中略）足下宏放奔逸、若飛黄躡景、頃刻千里、而步伐操縱有度、不致負嚙決之累。詩格調高秀、聲響宏朗、而入字入事皆古雅。足下謂詩文騷賦、雖用本相通、而體裁區別、獨造有之、兼詣則鮮。又謂精思者陋而簡於辭、博識者濫而篤於筆。篤古則廢今、趣今則遠古。斯語也、誠學士之鴻裁、而藝林之匠斧也。以足下雖過於稱僕、而晳於論學乃爾。僕尚何所道、勉旃深造、自得而已。才騁則禦之以格、格定則通之以變、氣揚則沉之、使實節促則濬之、使和。非謂足下所少、而進之進、僕所偶得者而已。（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與胡元瑞第一書。）世貞數期先生海上、坐宋宜人病、未能赴、蓋自是不上春官者六載。（類稿石羊生小傳。）

當時的學術界受姚江諸儒的影響極深、不尚讀書、崇從頓悟入手。明史二八三王畿傳說、王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中理解。賀欽傳、欽學不務博涉、專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爲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求放心而已。末流至謂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桎梏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鄧元錫傳。）以揣摩爲妙悟、恣縱爲自然、結果自然是束書高閣、輕視著述。在另一方面、可說是無獨有偶、自弘正間李夢陽倡言復古、操觚雲湧、而咸以讀書爲戒、至有晉魏以還、茫然心目者。文章之盛、幾軼古先、而學問之衰、無逾晚季。至於嘉隆、玄談日沸、即豪特之士崛起

其間、而屬辭者虞譏於堆垛、多識者取誚於支離。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少司馬王公。先生與王世貞書、極論其弊云、明興、慶陽李氏崛起八代之衰、希蹤三古之上、經秦緯漢、出宋入唐。亶謂不賞之鴻勛、無前之傑思。而運屬榛蕪、功繇草創、擬議之則、滯焉弗鎔、采蓄之程、隘焉弗廣、兩都而外、誦法靡徵、六季以還、見聞旋廢。以致緣情者病其剽敓、多識者陋其拘攣。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堂堂皇皇地扯起復古的旗號、實際上卻是一句不肯讀書的冠冕話。當然除了模倣以外無路可走、所以這時候的風氣自然成了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了。詩藪內編古上。王世貞致書陳耀文談到這時候的學風、也極示憤慨。他說、中略今天下幸而無挾書讕言之禁、甫離齔、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褻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爲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休明之代、士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蠅襲蛙傳、以文其陋、而瞷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贏也。其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曆、厭薄宋儒、以爲不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俾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大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者之嗜、顧不能沉思、有高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嬾事、時時自廢、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窒塞。中略楊用修自謂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覩其書、如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尺豎子所不道、何也。近有致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大可笑也。今世所稱博學知名士如此。弇州四部續稿與陳晦伯書。

談性理者以實踐標榜、掩其不讀書之陋、談文學者以復古號召、倡不讀漢後書之說、兩家互相應和、形成一種淺薄浮泛的學風。即有一二傑出之士、亦復泛涉淺嘗、依傍門戶、不能自立一說、進一解、蠅襲蛙傳、風靡一世。在如此的環境中、王世貞、胡應麟同時發表不滿的意見、同時提出改革的標準、作有意識的反抗。他們以爲文章學問本非二途、在積極方面、提出博精二字、學求其博、義求其精、要深要廣、入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墮於幻。要高要沉、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麤。在消極方面、要避除的是晦、是雜、晦則不達、雜則不醇。兩人的見解和目標大抵相同、其持論亦無大出入、並且都能實踐他們所標榜的口號、博極羣書、學誇一世、開一時讀書著述的風氣、在思想方面也不受傳統的桎梏所約束、自有堅定的立足點。這在明代的學術思想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大解放時期。不過矯枉過甚、其末流又犯了姚江學者的同樣毛病、事事模擬、剽竊、流於空泛膚陋。這一點在王世貞的晚年、他也似乎見到、他說、

今天下人握夜光、途遵上乘、然不免邯鄲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人有步趨華相國者、以爲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云、此從門而入、必不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不爲古役、不墮蹊徑者、最也。隨質成分、隨分成誼、門戶既立、聲實可觀者、次也。或名爲閏繼、實則盜魁、外堪皮相、中乃膚立、以此言家、家必敗矣。藝苑卮言五。

四庫總目一七二即據此立論、批評得頗爲公道、

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萬曆之季、橫踞海內百有餘年。其中一二主盟者雖爲天下所擊、體無完膚、而其集終不可磨滅、非惟天姿絕異、籠罩諸家、亦由其學問淹通、足以濟其驁桀。故根柢深固、雖敗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學、不能如王李剽竊秦漢、乃從而剽竊王李、黃金白雪、萬口一聲、一時依附門牆、假借聲價、亦得號爲名士。時移事易、轉瞬爲覆瓿之用、固其所矣。

先生父僖與世貞弟世懋爲同年生、又與世貞有交誼。先生之得交世貞、一是由曹子念殷無美的揄揚、二是由世懋的紹介、三是由於先生自身的讀書博學和世貞同聲氣。在少室山房全集和所著詩藪中雖多推崇琅玡之論、亦由世貞之學問淹通、籠罩一世、心誠悅服、非出矯情也。明史說他攜詩謁世貞、世貞喜而激賞之、所著詩藪二十卷、大抵奉世貞卮言爲律令、而敷衍其說、謂詩家之有世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貢諛如此。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貞傳附胡應麟傳。實非持平之論。

一五七八　萬曆六年戊寅　先生二十八歲

家居、校讐宋太史詩。弇州四部續稿卷二〇六答胡元瑞第二書。

王世貞致書述欽佩意、略云、足下聚書三萬卷、插架不減鄴侯、日枕席坐臥其中、世間事無足上眉尖胸次者。以僕所見、當今博洽士、陳晦伯可稱無二、然不無書簏之恨、楊用修頗以綴屬稱、而疏鹵百出、檢點不堪。自李獻吉戒人讀書、當今此道彌厄、何意晚歲從少年中得足下。家弟每嘖嘖足下過目不忘、髫丱時讀書幾與身等、今已學無不窺、浸浸有雄視百代意。仝上答胡元瑞第五書。且邀相過、賦贈有一字風雲爭吐氣、千秋日月破藏名、莫誇終古神交在、所見俱應勝所知之句。仝上卷十五再答胡元瑞。

徐中行卒。

一五七九 萬曆七年己卯 先生二十九歲

以母病不與會試。時副憲公在滇、家無長丁、先生家居奉母、其淒落情況、可於其詩中見之。徘徊高堂病、一臥垂十年。既無稚子娛、亦寡羣從援。椿庭渺何處、萬里越滇南。感此去住懷、歲歲摧心顏。夙昔慕巢由、披髮箕潁隅。矧茲烏鳥情、能不懷倚閭。令伯惟承懽、王陽實迴車。亦知軒蓋榮、方寸寡所愉。願言青雲客、矯翼升天衢。君子游巖廊、小人安敝廬。類稿卷十二己卯仲秋復當計偕北上以家母病不赴與諸友言別。

先生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胡孟弢汝煥方就試院中、聞之大慟。後王世懋過蘭溪、爲先生言此事、感其氣誼、賦詩謝之。類稿卷十三余既不上春官燕中遂有傳不起者孟弢方就試院中大慟王次公過瀫水為余言之。

新建喻邦相均蘭溪縣志卷四喻均傳、均字邦相、新建人。萬曆七年以進士宰邑、性剛介、不媚上官、不撓權貴。好飲酒、工詩文、與邑人胡應麟最契、相締為文字交。詩藪云、喻詩如浙江觀潮、游雁岩天台、皆高華雄邁、與嘉隆相表裏。十一年、以陞杭州府同知去。嫺於詩、意氣不可一世、以進士來宰邑、獨善先生、游覽倡和無虛日、爲詩酒之交。類稿石羊生小傳。

俞允文卒。

一五八〇 萬曆八年庚辰 先生三十歲

夏、東陽李能茂婺書卷七斯一緒傳、李能茂字仲達、一字允達、東陽人。金華徵獻略、能茂所作有卑爾亭集、武林唱和集、友痐山

房集。來見訂交。類稿卷八十一李仲子集序。其爲詩師先生、先生亟薦之王世貞、先生所世貞亦知之、有雋朗之目、數貽之詩、所以屬之者良重。婺書卷七斯一緒傳。與先生齊名、時稱胡李。蘭溪縣志胡應麟傳、金華文徵姓氏傳略。

五月念二日、先生三十初度、作抒懷六百字。

浮生寄天地、瞬息如風霆。回首塵埃中、倏已三十齡。家人慶初度、漿酒羅前庭。寧知志士懷、百憂坐中並。粵惟肅皇世、婺女流星精。休禎兆前夢、抱送錫嘉名。三冬學頗足、抽翰須時英。才非正平敵、賦奪文考聲。乘髫謁帝里、弱冠棲神京。散髮昭王臺、萬象愁憑凌。悲歌問屠狗、擊筑偕荆卿。郭隗豈佳士、樂生徒老兵。登高望幽薊、長嘯盧龍營。風吹大漠雪、亂洒胡天青。盛時方罷戰、絕塞無王庭。徒令終童策、默默不得鳴。蕭條對短褐、激烈投長纓。飛書入詞社、授簡羅簪纓。羣公競識面、大匠遙尋盟。清談墮玉麈、劇飲呼長鯨。華陽奔空澗、碣石高崢嶸。千言照白日、雙字懸青冥。風塵一朝異、聚散如流萍。衣冠競祖道、卻出長安城。含悽問岐路、息駕還林坰。袖中兩龍劍、錯落埋寒星。窮年臥深巷、白眼橫柴荆。時人不解識、往往呼狂生。咄嗟大運謬、采藥尋仙靈。翛然負瓢笠、獨往事遐征。絕壁聳天姥、飛梁橫赤城。千花鏡湖綠、萬樹錢唐明。金華最咫尺、蘭陰窮絕陘。道逢牧羊子、恍忽黃初平。將隨赤松去、永與塵世冥。寧知浣紗地、物色來娉婷。飛揚覗前事、佔畢起浮名。低頭拂殘蠹、眯目囊流螢。雖勤伯樂顧、豈投國士情。匪乏鍾期知、流水難爲音。遲迴十年內、強半居欹傾。雌黃逐兒輩、粉黛隨優伶。南宮籍初上、東山意彌醒。橫金亦何有、拖玉非吾情。逡巡計偕

歲、屏迹留家庭。爲園寄莽蒼、鑿沼浮清泠。含椒奉高堂、釀秫邀同盟。芳春愴庭樹、雪夜懷原鴒。寧乖四方志、實恐壯節零。遘茲懸弧始、涕淚摧生平。戀舊迹已往、感來念逾嬰。昔居少年坐、今爲強者形。容顏漸凋落、齒髮非神明。千秋竟何以、百歲詎足營。煢煢六尺軀、皇皇五鼎榮。豈無箕山穴、亦有谷口扃。逝將守初服、畢世窮遺經。鴻裁列琬琰、大業垂丹青。藏書遍五嶽、濯足凌滄溟。卻招兩黄鵠、萬里還瑤京。類稿卷二十庚辰夏五月念二日余三辰初度也碌碌塵土加以幽憂之疾靡克自樹俯仰今昔不勝感慨信筆抒懷六百字。

初謁王世貞於太倉、談藝小祇園。類稿卷一百六書二王評李于鱗文語。世貞爲作二酉山房記、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在城北後官塘思親橋畔、明胡應麟建。初名少室山房、旁有古棲樹、高接雲漢、俯蔽池塘、夏日濃陰綠縟、暑氣不侵。每倚樹長吟、又嘗刳小舟、架於分枝處、以備游泳。後歸唐驤家、改顏曰古棲書屋。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脱婦簪珥以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槖槖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餘歲而盡毁其家以爲書、録其餘資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爲庋二十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三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

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護、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解、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他無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畏見。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爲之記。經籍會通二。

先生又自撰二酉山房歌、

蘭陰胡生負書癖、早逐劉郎臥巖石。髫年已絕軒冕好、壯歲偏耽窮鬼力。北走燕臺東走吳、金陵閩越窮江湖。僦居寄廡錄餘燼、負薪織屨償逋。陸則惠施水米芾、昏黑忘眠晝忘食。乍可休糧臥途路、詎肯空囊返鄉國。二十四庋羅山房、二千四萬堆琳琅。黔婁妻子困欲死、君山篋笥富可量。上距羲農下昭代、觸手牙籤宛相待。聖神賢哲窮訏謨、帝伯皇王罄元會。一榻一几橫疏寮、一琴一硯袪煩囂。焚香獨擁四部坐、南面王樂寧堪驕。類稿卷二十九二酉山房歌。

秋、王叔承明史卷二八八王穉登傳、字承父、吳江人。少孤、治經生業。性嗜酒、與李春芳、王錫爵為布衣交。其詩極為王世貞兄弟所許。以布衣終。有四遊集。來訪、訂盟江上。類稿卷十九孤憤篇挽王山人叔承八百字。

冬、王世懋以提學陝西、便道過訪先生於溪上。類稿卷一〇六書二王評李于麟文語。

副憲公在滇、以平刁氏叛事爲臺使所重、復官藩參。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一五八一　萬曆九年辛巳　先生三十一歲

五月、綠蘿館詩集刊成、王世貞爲之序、

余始得元瑞於余仲者半歲所、而元瑞進其詩、余覩之、未嘗不擊節三歎也。中略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以比於開元大曆之格、亡弗合也。余嘗語余仲、諸前我而作者、涵洪併纖、與亭毒並、吾故推獻吉、然不能諱其滓、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故推昌穀、然不能諱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故推子業、然不能諱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故推子相、然不能諱其疏、融而超之、于麟庶幾哉、然猶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其在此子矣夫。其在此子矣夫。以今證之、抑何左契不爽也。亡已而有子規者、在昔鞠傅之稱田光曰、智深而勇沈。不深不玄、不沈不堅、入之沉深、出之自然、完之粹然、如大鈞雕物、而不見工、如良玉夜輝、而不見痕。斯三百篇、西京、建安之懿乎。是集也、其始基之矣。子之邦君有喻子者其問梓焉、而以不佞言質之。少室山房類稿王世貞序、弇州續稿卷四十四綠蘿館詩集序。

按據弇州續稿綠蘿館詩集、當是少室山房稿之初名。後復益以他所撰作、合成少室山房稿。江湛然刻類稿時、以此序冠首、而從後名、故綠蘿館詩集之名遂湮也。

副憲公遷官雲南按察副使。弇州四部續稿胡觀察傳。

王世貞兄弟以曇陽事被劾、不問。世懋遂乞休、旋里、別築澹園於城西南隅、去弇園半里許。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二　萬曆十年壬午　先生三十二歲

秋、宋宜人病稍瘳、會副憲公屢自滇發使促先生與會試。先生顧王世貞相知厚、非假北上無從面、因

努力治裝。過吳、謁世貞於弇山堂、留飲晤談、備極歡洽。類稿石羊生小傳、卷三十二壬午秋以家君命北上舟過嚴先生祠戲作。

世貞贈詩云、

曰予欲無言、吟詠亦隨廢。塞耳空谷中、足音胡然至。之子匪俗歡、夙昔申末契。掩關二載餘、日與黃卷對。鹵莽一世眸、牢落千古事。聖主御明堂、汝乃隨計吏。應門故所習、踉蹌手其刺。一見肝膽披、軟語若相媚。廚中出旨酒、亦復饒異味。鸞刀縷黃頷、雕盤飣朱柿。秋色在芙蓉、客醒主已醉。四坐且勿驚、見有此人未。但誦子虛篇、何必楊得意。弇州四部續稿卷七元瑞以計偕過吳入訪弇中留飲有贈。

先生垂髫談藝、即耽嗜東西二京。初操翰墨賦送人之白下、起句云、悲風號枯葉、吹墮上林月。客子將遠行、驅車中夜發。一時名流驟加賞歎。以歷塊期之。弱冠從副憲公長安、社中酬倡、大都五言七律、無暇古風。嘗擬作古十九首、未就。至是請益世貞。世貞拳拳進先生努力茲道、勉促甚至。類稿卷十二擬古十九首序。自是致力於詩、尤擅古風。與王長公第二書嘗自評其所得云、

追維舞象之歲、拈弄筆墨、銳意成一家言、自樹不朽。而鈍質殘軀、用力愈深、望道愈渺。僅騷人軌域、恍忽有窺。於樂府得其原、於古風得其質、於歌行得其氣、於五七言絕得其韻、近體排律、一章半簡、無大逾人。至數百韻以還、數十篇而外、淋漓浩蕩、點綴不窮。竊窺藝林、靡敢多讓、而尤嗜讀書、自所購藏、幾等鄴架、經史子集、網羅漁獵、時有發明、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慨自弘正以來、作者如林、學者如線。楊用修一木耳、風迴瀾倒、故未易支。匪執事崛起盛時、奮臂大呼、

爲六合倡、豈直取輕唐漢將、遂姍笑宋元人才。汙隆邦國、榮瘁詎勿信哉。類稿卷一〇一與王長公第二書。

抵金陵、晤莆田吳霞城。類稿卷七十二憶壬午計偕晤莆田吳公於白下。

入都、湯顯祖義仍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義仍、臨川人、萬曆癸未進士、有玉茗堂集。過訪。時先生適命工櫛髮、欲起、義仍亟止之。對談竟櫛、因相顧大笑曰竹林風致、何必晉人。類稿卷五十三。時黎惟敬、歐楨伯並在燕、而張助父、陳玉叔諸人以奏計至、胡汝煥、區用孺以射策至、咸以舊好過從甚洽。類稿卷八十三藝葵園草序。

副憲公以與同列不合、自滇致仕歸。時年六十。王世貞爲詩贈之、云三朝循吏贊昇平、一疏歸來萬事輕。隼幰尚沾滇僰淚、漁舠先結峼湖盟。青山甲子從仍數、丹穴鵷雛有嗣名。他日胡威蒙召對、定知能讓乃公清。時元瑞將上春官。弇州四部續稿卷十六胡憲使歸自滇中年六十、類稿先宜人狀。

一五八三　萬曆十一年癸未　先生三十三歲

與屠隆字緯真、一字長卿、鄞人。萬曆庚辰進士、有由拳、白榆、棲真諸集。明史有傳。會都中。隆爲序少室山房稿云余與元瑞同舉於鄉、兄弟之義甚好。知元瑞詩自弇王公外、宜無如余者。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白榆集卷二少室山房稿序。復爲詩贈之、獨占江湖理釣船、水雲千頃浪花鮮。相思璚樹迷丹嶂、長嘯金華入紫煙。寶劍論心千載上、疏燈照影一燈前。何年同訪牧羊子、門掩松蘿洞裏眠。白榆集卷六燕市逢胡元瑞。

於朱山人汝脩館中邂逅新蔡張九一、字助文、按當作父。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終巡撫寧夏僉都御史。有綠波樓集。明史卷二八七附王世貞傳。片語投合、肝膽形容、幾欲爲一、遂成傾蓋之交。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武林雕本僅五十卷、而分門別類、紊亂無章、非野處之舊也。先生少讀鄱陽經籍考、即遍詢諸方、弗獲。至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云未覩、即瑯琊王氏亦不省有是書矣。至是忽晤王參戎思延、云前得一鈔本、補綴裝潢已成完帙。先生劇喜、趣假錄之。王願以筆叢易、先生持歸、竟夕不能寐、篝燈披讀、迺此特四甲中之一周、爲卷凡百、每篇首綴小引、其後先次第大都洪氏舊裁。餘卷三百二十、竟不可得。然其梗概臚列也、益所藏得百五十卷、無一重見。類稿卷一〇四讀夷堅志。

下第南還。

秋、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萬曆十年官浙江巡撫、浙東西二營以減月餉譟變、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以計平之。官至兵部尚書卒、謚襄憲。有崌崍山房集。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有傳。以副都御史靖浙難、按部過先生里、先生避匆見、張謂副憲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乃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先生乃強爲錢塘謁、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會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終兵部左侍郎。有太函集。明史附見王世貞傳。道貫字仲淹、道昆弟。有汪次公集十二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兄弟自歙來游西湖、與先生片語定交、誼逾傾蓋。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二首序、卷八十九石羊生小傳。繼戚繼光來自燕、王世貞世懋兄弟來自吳中、秋夜與先生、佳胤、喻均及他吳越名士大會於湖中、道昆屬先生爲賦寶刀歌、援筆立就千餘言、奇思滾滾、羣警賞不置。繼光嘆曰、名下無虛士、果然。類稿石羊生小傳。

先生性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品時藻、不能無置雌黄。唇吻有莫生者噪而貪、以品不登上中恨先生。刺骨會大會湖中、故徧詈座客、欲以爲閧端。先生夷然勿屑也。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

次夜、喻均復邀同集俞園、均以公事先行。先生與道昆移舟六橋、布席堤上。澄湖月色、萬頃如畫。簫管間作、劇懽丙夜乃散。類稿卷五十七。

道昆邀先生同入弇中、訪世貞兄弟。方舟而入、婁江中途、爲序少室山房續稿云。按四庫總目別集存目六、少室山房續稿十五卷。是編凡兩都集一卷、蘭陰集一卷、華陽集十卷、養痾集二卷、青霞稿一卷。蓋類稿未出以前隨作隨刊之本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上、胡元瑞集十五卷、刊本。蓋即四庫存目本。惟此作四種十五卷、兩都集作二卷、無青霞稿。

元瑞輯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鱗、由後則推元瑞。中之耳目無兩、要以代興。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脩元瑞也、務入深沉、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輟經藝、罷計偕、時而卧遊、攬百家、獵千古、稱詩視故、筴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葵丘而抵于鱗、即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鱗而大元美、心竊未敢言。于鱗集既行、元美屬孤爲之序。時竢論定、卒謝未遑。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不敢終隱。元瑞起屨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而祝之、以于鱗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由元美之右于鱗。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躪梁父、何嘐嘐也。齊吳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於何有。且也元美籍籍、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瑞者兩

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篋固請、善言必三。竊惟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屨、坐忘而冥合、官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沉深自然之所由出也、元瑞益矣。其曰刓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揆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教、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必有至、天且不違。元瑞早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蓄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改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烏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太函集卷二十四

少室山房續稿序。

時與先生偕來弇園者、道昆與弟道貫、仲嘉、張佳胤、亦以內召跡至、尋先別去。日游弇中澹園、相與飲酒賦詩。謁曇陽觀、圍觀曇陽所作龍鳳諸篆。又次日宴弇園、竟日爲逍遙游。酒甚、道貫倚酒侮先生、先生拒弗受。客謂先生、彼莫生詈者、胡以受之。先生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太函集卷七十六滄州三會記。按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條及全浙詩話卷三十四所引武林舊聞、誤以莫生與道貫為一、所述與此不同。且據世貞、道昆二人所言、戚繼光亦未入弇、當為傳聞之謁。今將武林舊聞原文附錄於下。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並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請弇州曰、公奈何竟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因出倉卒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三汪渡江、因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至目為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

兵敗走萬松嶺云云。

九月、先生回浙、世貞以詩送之。

離筵太白肯留殘、欲盡賢豪且細看。青雀又分孤旆色、玉龍空並兩峰寒。驕從麈尾爭名晚、仲淹被酒與元瑞爭名而閧。老向刀頭忍淚難。伯玉與余最老而最相知。何事不留三鳳住、王家兄弟少卿玕。弇州四部續稿卷十七送伯玉同二仲元瑞清洋抵玉龍橋望玉山作。

過吳門、訪張鳳翼、野獲編卷二十三、字伯起、吳人。嘉靖甲子舉人。有處實堂集。於曲水園。類稿卷一百十跋張伯起詩卷。

王世貞撰末五子篇、以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進士、官終吏部侍郎、謚文毅。有松石齋集、三吳文獻志、國朝典章因革錄行世。明史有傳。李維楨、字本寧、京山人。隆慶二年進士。有大泌山房集。明史有傳。屠隆、魏允中、字懋權、南樂人。萬曆庚辰進士。有仲子集。見明詩綜卷四十七。與先生爲末五子、各系以詩。

胡郎天挺豪、弱齡富篇詠。突窺濟南室、擺脱信陽境。高嶺秀繁條、何所不輝映。順風揚妙音、疇能不傾聽。沈思窮正變、廣心饒比興。牛耳終自歸、蛾眉竟誰並。已覩千仞翔、徒勞衆口競。弇州四部續稿卷三末五子篇胡先輩應麟。

康裕卿從理、余曰德德甫卒。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四　萬曆十二年甲申　先生三十四歲

五月、三墳補逸三卷成、書自序、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敘書、删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談、固可疑矣。況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

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粗、文無踳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祈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槩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三墳補逸序。

時先生盛得世貞兄弟揄揚其所撰詩藪、又不無抑揚時彥、名日益高、忌者亦日益衆、有進譖言於世貞、謀間之者、先生去書解之云、

不肖自總丱遊燕、微吟短述、薦紳先達、互締忘年、咸欲引掖門牆、賓諸國士。迺不肖瓣香一炷、未敢遽有所屬也。稍長、益蒐讐載藉、綜覽賢豪、知宇宙文章、咸萃執事、側身東望、實始繫心。既因緣次公壇坫、青雲之附、竊幸庶幾。誠不自意執事過相期援、暴之萬乘、授以千秋、感激厚恩、踴躍中夜。妄意斯文正朔、如日中天、護法持教、所當努力、以故遇有謗佛之調達、孽孔之桓魋、無弗昌言疾論、面折其非。而怒螳盈道、桀犬成羣、陷阱之蛙、告海則驚、醯甕之雞、語天則笑、招尤啓釁、實係於此。又以古今才傑、或參商異代、或枘鑿當年、而不肖草莽鄙生、馬牛下走、其於明公、分懸位絕。顧以尺簡受知、寸朽蒙拾、神情標舉、興會飛動、即不能如迦葉之破顏、少林之得髓、亦豈敢爲請息之端木、顧後之南榮。而人微力寡、地卑望末、爭名者惡其少達、浮慕者害其精研、娥眉之妬、劇於

專房、駿馬之摧、萌於參乘。秀言日至、浸潤潛投、職此二端、更無他道。客秋上謁、僅得聽聞、退自深惟既駭且愕。所幸曾參之罪未至殺人、執事之明遠軼慈母、遂使蚊雷肅清、貝錦斷裂、讒人失足、自投有北、娼嫉反走、如放四夷。然而古道凌夷、世途榛棘、亦大可畏矣。至於弇園雅集、狂客嗣興、尤爲可笑。藉令不肖材至駑劣、藉令不肖不遇明公、猶將躑躅中原、據拔倡小島、秋蛩春蚓、不竅自鳴、寧至與此輩較量身手、挈競短長。蘇長公云、周伯仁腹中所容迺王茂弘等輩、彼哉彼哉、鄙以下何譏也。不肖久已忽忘、執事拳拳、聊復緩頰、蓋此之不虞、抑又甚矣。奉大教歸、業已杜門息交、抹殺塵世、柱史玄同、莊生齊物、是非臧否、一切置之罔聞。倘天假餘年、沉痾退聽、尚當奮勵六經、摩研四始、模二炎之矩轍、窮七閏之波流、擘調於開元、鎔裁於大曆、馳驅於弘正、歸宿於明公、婆娑二氏之言、仰答非常之遇。且以三餘隙日、綴葺蕪詞、羽翼巵言、俟諸身後。彼呶呶者、惡能恣衷臆於九京、鬪脣吻於百代哉。類稿卷一一一報王長公。

一五八六　萬曆十四年丙戌　先生三十六歲

北上入都會試、晤李惟寅。類稿卷八十二黃說仲詩鈔序。

二月、四部正譌三卷成。書自序、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托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十之六。嘻、其甚矣。然率勿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銜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渺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僞、例爲一編、後之

君子欲考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知我罪我、亦匪所計云。（四部正譌序。）

先生在此書中將歷來僞書之由來及作僞者之心理作、科學的分析、他說、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

一、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

二、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

三、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

四、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是也。

五、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

六、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

七、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

八、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

九、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

十、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

十一、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儒行紀之類是也。

十二、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

十三、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

十四、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十五、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十六、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二說尚難信、譚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為言、姑據前人載此。

十七、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

十八、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贋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黄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十九、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

二十、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四部正譌上。

另又提出八個覈別僞書的步驟。

凡覈僞書之道、

一、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二、覈之羣志以觀其緒。

三、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四、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五、覈之文以觀其體。
六、覈之事以觀其時。
七、覈之撰者以觀其托。
八、覈之傳者以觀其人。
覈茲八者而古今贋籍亡隱情矣。四部正譌下。
經過這一翻覈核後他得到兩個結論第一是四部書真僞的比較率、
一、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
二、凡經之僞者易爲盛緯候次之。
三、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瑣說次之。
四、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
五、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
第二是僞書的真僞成分的考定、
一、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連山歸藏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晝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
二、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僞者也。
三、黄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真者也。黄石、鶡冠、燕丹三子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為此、非謂真

三子作也。

四、管仲晏嬰文中僞眞錯者也。

五、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訛也、皆不得言僞也。

六、素問握奇山海其名訛也、其書非僞也。

七、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即以僞乎、非戰國後也。四部正譌下。

秋、下第南還、偕汪道昆過弇中訪世貞。類稿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會得家報、舒夫人舉二男子。先生初以嗣續爲憂、至是脱帽歡噱抗眼、世弇州四部續稿卷一百八十七與張助父第十一書、奉常集卷十二友人胡元瑞詩豪振代顧盼箕裘頗有嗣續之念今聞得雄喜賦。道昆乞鍾太傅季直表觀之、世貞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辦持質諸就李項氏矣。先生舟迴訪項氏、假其所藏彝器及遺墨、遍閲、則此帖儼然在云。類稿卷一百七跋鍾元常季直表。

先生自以體弱嬰肺疾、慮忽淹沒、致無徵於世、是年禮闈罷歸後、即自草石羊生小傳、備述生世學養。後二年、王世貞所撰胡元瑞傳即據此粉飾成。自是不上春官者凡十載。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芋羅序。

據石羊生小傳、先生是年前撰述有、

甲、所著書

壹、已刊者

一、寓燕、還越、計偕、岩棲、臥遊、抱膝、三洞、兩都、華陽、類稿卷八十三赤松稿、今名華陽。蘭陰、畸園、邯鄲、養疴、婁江、白榆、湖上等集六十餘卷。二、筆叢三十六卷。三、弇州律選六卷。

貳、未刊者

一、六經疑義二卷。二、諸子折衷四卷。三、史蕞十卷。四、婺獻十卷。五、皇明詩統三十卷。六、皇明律範十二卷。七、明世說十卷。八、古韻考一卷。九、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十、交遊紀略二卷。十一、兜玄國志十卷。十二、酉陽續俎十卷。十三、同姓名考十卷。

乙、蒐輯書

一、皐祖心印十卷。二、方外遐音十卷。三、兩司馬錄一卷。四、考槃集十卷。五、談劍編二卷。六、采真游一卷。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采真錄。七、會心語二卷。八、百家異苑若干卷。九、校讐宋太史集若干卷。十、經籍會通四十卷。十一、圖書博考十二卷。十二、諸子彙編八十卷。仝上作十六卷。十三、虞初統集五百卷。十四、劉孝標、駱賓王遺文。

一五八七　萬曆十五年丁亥　先生三十七歲

遊金陵、扁舟淮汭、謁王新建承勛、故通家也。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傳、承勛、守仁孫、萬曆五年襲封新建伯、督漕運二十年。始識天台黃維輯、後爲序其黃說仲詩草。字說仲、天台人。有黃說仲詩草十七卷。見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癸集下。

王世貞起官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懋自南太常卿移病歸。王鳳洲年譜。

一五八八　萬曆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八歲

秋、蘇君禹以督學行部婺中、先生爲文訟先賢駱賓王、並集駱氏詩文關涉者及前人遺論、刊爲駱侍御忠孝辯。蘇爲移文祀駱於鄉。史書佔畢四、類稿卷八十九補唐書駱侍御傳。

奉父命北上就試。至杭而病寒疾、驚風喘息、猶黽勉前發。十月舟次瓜步、饔飧並廢、絕食五旬、藥餌遍嘗、積久不愈、自疑不起。會王世貞屢邀相過、因丐作小傳、世貞慨然屬草、信宿文成、淋漓萬言、咸謂極筆。攬誦沉痾頓減、已稍進匕箸。類稿卷八十三養痾稿序、弇州四部續稿胡元瑞傳、類稿卷一一〇周公瑕書王司寇石羊生傳跋。

據世貞撰傳、先生在此三年中著述有、

一、詩長嘯集等二十餘卷。按此云二十餘卷、當指新作而言。因前年作自傳時已有詩六十餘卷、歷二年、不後應、按後應當作應後。數少于前也。

二、筆叢四卷。

三、史評十卷。

四、古樂府二卷。金華徵獻略作擬古樂府二卷。

五、隆萬新聞四卷。金華經籍志卷二十一作二卷。

六、隆萬雜聞六卷。仝上作四卷。

七、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仝上作十二卷。

八、澄懷錄一卷。

九、抱膝編十卷。

十、真賞編十卷。

十一、會心語四卷。按較前年增二卷。

十二、唐詩名氏補亡若干卷。類稿卷八十三唐詩名氏補忘序。

十三、二酉綴遺三卷。

十四、他書未成者數百卷。

王世懋卒、以病不能赴弔、寄挽章七言八首致奠。類稿卷五十六夜泊金閶寄奠王敬美先生八首序。

弟鵬生。弇州四部續稿卷二百十六答胡元瑞第二十札、類稿先宜人狀。

戚繼光、莫如忠、張佳胤卒。

一五八九　萬曆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九歲

春、返棹南還。舟過吳門、周天球公瑕來訪、語次世貞新作、讀之大詫、子何幸以一災致千秋名。吾茲且樂附驥尾。先生亟請天球以蠅頭錄之、天球曰、子能輟棹三日則可。因易艋艀入豐門、訪張鳳翼兄弟。復乘月過訪周懋修、暢飲兩晨夕。比返金閶、則天球持冊遲舟中久矣。類稿卷一百十周公瑕書王司寇石羊生傳跋。

四月、九流緒論三卷成書。自序云、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勿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恒苦於二家之勿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稍復傳諸作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尚繁、並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己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捃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剞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九流緒論序。）

先生以爲諸子流別、因時代變遷、諸家互有損益、前人所定、不能適用於今云。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漸泯、陰陽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敘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補。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為家。）

余竊病焉、應更重定、除去墨、名、法、陰陽、縱橫五家、而益以兵、術、技、道書、釋典五家、合成

一、儒家
二、雜家　總名法諸家、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兵家
四、農家
五、術家
六、藝家
七、說家
八、道家
九、釋家
各家之棄取標準爲、
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
雜主飾治捄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
兵主法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
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
術主蓍龜曆筭、而禽星雜相之技附之。
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弈繪畫諸工附之。

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

道主冲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

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九流緒論上。

先生所撰二酉山房書目、當即依此分部類居、書雖不傳、我們見了此文、亦可稍得其梗概。其訪書經過、先生自云、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燕吳齊魯趙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臨安也、閶闔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概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跡所經、金陵姑蘇皆未嘗久寓、他如廣陵晉陵延陵、就李吳興、皆間值一二、歙中則余未至也。經籍會通四。

六月杪始抵家。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大司寇王公。與王世貞書具述所志及家居生活云、

杜門谿谷、宿疢漸平、學步邯鄲、近亦稍稍。二親堂上、兩孩膝前、三萬軸縱橫案頭、不腆敝帚數十卷零落筐笥。戲采弄雛之暇、拂拭遺編、刊定故業、與蠹魚醯雞爭雄長鼠穴中、聊復自快。

五畝之隙、旁構小園、蓬蒿蔽虧、闢行逕僅容雙屐、飛流千頃、環帶其前、喬木數株、掩芾其右。蒲團竹几、了無人聲、散髮赤腳、坐送餘日。籬根繫小舴艋、興至出遊于篷底、瀹佳茗、焚妙香、沿洄落花、

信其獨往。當景物會心、劃然長嘯、二奚童歌鷓鴣、舞鸜鵒以佐之。行道聚觀、咸謂襄陽米顛、復覩今代。晴天爽月、雪晨風朝、時或岸高幘、扶短笻、甜平疇、躡幽徑、尋僧遠寺、振衣高岡。麋鹿爲羣、猿鳥相狎、無次公之慟哭、有林慮之忘憂。庶南華之達生、幾右軍之樂死。回憶客冬瓜步、恍若隔世。非執事存恤撫摩、胡以今日。惟是吳越千里、美人一方、鱗羽浮沉、起居離索、此曹生所以長嘆於轉蓬、杜子所以馳懷於春樹者也。

嬰疾以來、人間世事、無復縈繫、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未能遽灰。不幸宿生障業、纏糾膏肓、雖司命末如之何。且忝竊國士之知、荏苒二十載、萬一無狀、爲門牆羞、用是竭其疲猥、不敢自晝、惟執事始終教督之。

冬杪以藥物屏除人事、呻吟歲月、紀述道途、復得韻語垂二百篇。通計舊稿五七言律、不下千首。自餘諸體合聚、數亦相當。第不肖於兩漢樂府古詩、意有獨會、日坐應酬、不遑操筆。今欲盡棄唐風、專精斯業、務得其恍惚、備明一家。行有餘力、旁及魏晉、下沿六朝、戶擷其華、家饜其粒、不僅作昔人擬古一鑾數蔵而已。二氏歌行、氣骨可逮。至於變化恍忽倏之神情、若陳隋盧駱、蹊逕具存、綴屬之工、匪所患也。期以十年、削迹庭戶、庶幾此懷。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七月、經籍會通四卷成書。按石羊生小傳作四十卷、此僅四卷、內分一源流、二類例、三遺佚、四見聞四部。味其自序所言、當以明代撰述為主。本書卷三、鄭氏通志概徵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記存書、而異時闕逸之篇靡從考究、且自勝國以後未之及也。余自總丱之歲、溺志斯途、南北東西、訪求二十餘載、經史子集類次、贏三萬編、誦讀茲深、犁然有會。間以暇日、會萃

二書、並四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旦、文士雌黄、續附勝國、皇朝製作、稍以己意列其指歸、析類分門、綜為一集、庶千載簡帙之廢興、百氏編摩之得失、一目可以盡其大都。而卷帙猥繁、殆至百數、尚未能脱稿云。是則傳所標四十卷、僅其中之一部、而此四卷又四十卷中之一部也。自序、

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於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紬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迹黄虞、惟是經籍一途、編摩尚缺、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覇閏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據墳索、忝竊雌黄、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鴻裁、彪炳宇宙、而脞談冗輯、闊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棁藻、稍詮梗概、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嚬笑、抑以爲鴻博之前驅云。經籍會通序。

史書佔畢六卷成。自序、

余少而好史、佔畢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浸浸數十百條。己丑北還、養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顧向篋中塵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齧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碔砆、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詮擇、離爲四篇、内以辯體、外以辯時、冗以辯誣、雜以辯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輿氏之辯、弗得已矣、子是之辯、其得已與、毋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答、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史書佔畢序。

十一月初一日、午、宋宜人卒。距生嘉靖辛卯年、五十九歲。類稿卷九十一先宜人狀。

莊岳委談二卷成書。自序、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途說。其言之尤邇者。迺秕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勿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瑣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齮齕天人、拮據古始、閭閻耳目或且未遑。譌謬雲仍、詖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淆。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僞、泝溯本真、彙爲一篇。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莊岳委談序。

唐同姓名錄撰成。

頃遘幽憂、屏居郭外、蕭然半榻、僅唐史一編。案頭日取閱之、見其中姓氏相同者頗自不少、而世第共傳李益、韓翃數人。因益取稗官雜說、凡唐一代名姓相同者數十百人、類而錄之、以爲廣見洽聞之助。其異代姓氏同者不可勝記、將別有編錄、不列此中。其已見王長公藝苑巵言附錄及陳心叔名疑者亦不復入。史書佔畢六。

詩藪內外編刊成。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三書。

蘇君禹以擢官嶺右、特艤棹蘭陰、訪先生於溪上、感舊論心、達旦忘寐。類稿卷五十六送蘇君禹觀察之嶺右八首序。

一五九〇　萬曆十八年庚寅　先生四十歲

正月、丹鉛新錄八卷成書。自序、

楊子用脩括據墳典、抉摘隱微、白首丹鉛、厥功偉矣。今所撰諸書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細入肖翹、耳目八綖靡不該綜、即惠施黄繚之辯、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學士咸有異同、若以得失瑜瑕僅足相補、何以故哉。余嘗竊窺楊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論太果。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説淺也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則滅裂之釁開、故有於前人之説疑也驟而信之、是也驟而非之。至剽剟陳言、矛盾故帙、世人率以訾楊子、則又非也。楊子蚤歲戍滇、罕攜載籍、紬諸腹笥、千慮而一、勢則宜然。以余讀楊子遺文、即前修往哲隻字中窾、咸極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楊子之言間多蕪翳、當由傳録偶乏藎臣、鄙人於楊子業忻慕爲執鞭、輒於佔僤之暇稍爲是正、甕天蠡海、亡當大方、異日者求忠臣於楊子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夫。丹鉛新録序。

汪道昆道貫兄弟以手札招先生往會於嚴陵、期仲秋入新安、行有日矣。會聞王世貞病、不果。類稿卷五十七、類稿卷十二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四月、王世貞乞休回里、鍵户謝客。王鳳洲年譜。

七月、藝林學山八卷成、書自序。

用修生平纂述無慮數十百種、丹鉛諸録其一耳。余少癖用修書、求之未盡獲、已稍稍獲、又病未能悉窺。其盛行於世、而人尤誦習無若藝林伐山等十數編、則不佞録丹鉛外、以次卒業焉。其特見罔弗厭余衷、而微辭眇論間亦有未易懸解者。因更掇拾異同、續爲録、命之曰藝林學山。客規不佞、

子之說則誠辯矣、獨不聞之蒙莊之言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昔河東氏非國語而非非國語、傳成都氏反離騷而反反離騷、作用修之言世方社而稷之、而且曉曉焉數以辯譁其後、後起者藉焉。子其窮矣。夫丘陵學山而弗至於山、幾子之謂也。余曰唯唯。竊聞之孔魚詰墨、司馬疑孟、方之削荀、晦伯正楊、古今共然、亡取苟合、不佞於用修、盡心焉耳矣。千慮而得、間有異同、即就正大方、方茲藉手而奚庸目睫諉也。夫用修之可柳下也、不佞之不可魯人也。師魯人以師柳下、世或以不佞善學用修、用修無亦逌然聽哉。藝林學山序。

聞王世貞病亟、馳小艇過婁江、踉蹌走弇山園、比至、世貞病已革、執先生手曰、吾日望子來而瞑、吾續集甫成編、子爲我校而序之、吾即瞑弗恨矣。先生唏噓應命、初擬一問之後、取餘杭陸入歙訪汪道昆、而世貞晨夕挽留、先生亦惓惓瀕發復止、臥世貞故所居來玉閣中、再閱月、雪涕與世貞別、抵家則歲行盡矣。類稿輓王元美先生二百四十韻序、入新都訪汪司馬伯玉八首序。

十二月二十四日、王世貞卒。掎摭世貞履歷、閉戶一月、草二百四十韻二千四百言長詩哭之。仝上。

一五九一　萬曆十九年辛卯　先生四十一歲

春、偕方翁恬太函集卷二十六白社尋盟小引。入歙、謁汪道昆於太函。道昆以詩招先生入白榆社。結社枌榆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迅速到山陰。不緣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太函集卷一百十九招元瑞入白榆社。類稿卷九十白嶽遊記。汪道貫病臥已三載、聞先生至、特強起偕遊桃溪、岩市、與劉子矜、方翁恬同遊白嶽、脩社白榆。類稿卷十二別汪仲淹二首

序。傾倒留連、窮極勝賞。道昆爲序少室山房四集云、

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遞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惟峨眉、而自比於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衷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蓋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推乎吾前、吾得濟南；輓乎吾後、吾得瀫水。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矣。癸未之秋、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稾成、長公序矣。中道竝出續稿、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日攝元瑞、胡然俛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稿、是爲詩藪內外編。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刦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霑襟、載出筆記十編、命曰叢稿、復屬余序。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摶搖而契溟涬者耶。少室山房類稿序。

留新安再閱月、先生瀕發復止數四。道昆固要以修禊、後同過弇園、修絜酒之敬。既、道昆以道貫病故、改訂仲秋。先生遂前發、道昆輕舠餞送百里、執手惓惓、且撰記送之東歸。類稿卷三十白榆歌別汪司馬歸婺中序、太函集卷七十七送胡元瑞東歸記。

再過太倉、弔王世貞。

同邑趙志皐明萬曆丙午本蘭溪縣志卷四：字汝邁、別號穀陽。舉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十九年入閣、二十九年卒官、諡文懿。有四

遊稿、趙文懿集。以禮部尚書入相。志皋先與先生相習爲詩酒之交、以詩賀之、其八云、上相同心日、真儒佐命年。白麻初翌聖、黄閣驟招賢。吐握迴三代、吹噓動八埏。肯教楊馬輩、頭白臥林泉。類稿卷三十四少宰趙公拜相寄賀八章。

汪道貫仲淹卒。類稿卷三十四司馬汪公以仲淹訃至寄輓二章。

一五九二　萬曆二十年壬辰　先生四十二歲

先生有別業在瀫溪之南、平湖遠岫、幽谷長林、有春瀫草堂、華嚴精舍、談玄室、柳莊、薝蔔齋、芝坪、嘯閣、滄浪亭、梧陰館、蘿月軒、叢桂山房及苾芻園、明霞洞、柴桑里、梅嶼、瀟湘島、芙蓉汊、烏石岡之勝。登頓沿洄、頗擅獨往之趣。效右丞輞川體爲五言律三十章、一時名士多相屬和。類稿卷七上。

遊杭州。時馮夢禎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終南京國子祭酒、有快雪堂集。結社湖上、集俞羨長、潘景升、吳泰寧、德符、王象戚、不磷、戚伯堅爲淨土之會、先生與焉。類稿卷六十三。

十一月、玉壺遐覽四卷成。書自序、

方丈之宮、周加堊焉、一闢如竇、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顔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常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卷。石羊生既從赤松子遊、歸憩壺中、日嗒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即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皵識。自秦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顧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勾漏、勾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璚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

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瓢。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闚、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云。玉壺遐覽序。

時易惟效守衢州、屢遺書促駕往游、因於是月往訪。類稿卷一百十九報張茂才。

十二月、雙樹幻鈔三卷成、書自序。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長生、由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即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即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日支也、而翀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日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翀舉蔑由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蔑由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渺矣。雖然、翀舉輪迴二者鈞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閬苑之巍峨、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矣夫。雙樹幻鈔序。

趙志皐自燕中手書促駕、以詩謝之。其二云：蒼蒼雲霧繞魚磯、漫說商顏戰勝肥。文室擬從三島借、尺書仍傍九天飛。肩攜瓢笠來青瑣、夢掩琴尊出翠微。清切上台連紫極、不煩河畔訪支機。類稿相國趙公促駕賦謝二首。

副憲公是年七十歲、有家大人七秩恭賀四首。類稿卷三十四。

一五九四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四十四歲

挈家入京應試。時先生不應春官已十載，至是曩時髫髻交遊、悲歌屠狗之倫，什九物化，間一二存者，李言恭輩僅僅如魯靈光。每曳履黃金故臺，盱衡四壁，陰風颯颯然萬里北至，若相對欷歔華陽碣石間，爲之感慨無已。類稿卷八十四送鍾天毓歸苧羅序。

避囂寄居潞河，寓胡穀元家。諸友好從遊，趙汝元、陳仁父、黃燮卿、王至卿、茅厚之、胡靜父、方伯苓、徐彥伯、王孟博、吳雲從、陳子卿輩晨夕相過酬贈。類稿卷六十二、卷六十五。卷十六惟寅以書覕馳使潞河適媵人偶舉一子走筆賦答、卷七十二寄居穀元池亭陳生為除室張榻酬以二絕。

五月五日，先生媵人舉一女。此女後適同邑趙三極。三極字一兼，父世寵字承父。明萬曆丙午蘭溪縣志卷五趙世寵：以歲貢授鴻臚寺序班。三極以孝著聞。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思親亭在思親橋上，明按察副使胡信建。嗣後有孫壻徐三極事親亦以孝著，為之再次修輯。誤作徐三極，即趙三極也。三極與先生之戚誼見萬曆甲寅良貴堂重刊本少室山房筆叢趙世寵序、余葭莩元瑞得攜孺子三極造二酉。卷首款識題安定胡應麟明瑞著、南陽趙世寵承甫校、壻趙三極一兼梓。又按類稿江湛然序、鴻臚趙君文鎮董其成。文鎮疑即世寵之別名。十五日，復舉一男，趙志皐命館人除館授飱以待，會產二雛，不及赴。類稿卷六十二。

時日本侵朝鮮急，自前一年李如松敗績碧蹄館後，石星爲兵部尚書，力主封貢，以沈惟敬往來遊說其間。沈故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上楨野獲編卷二十三字常吉，樂清人。家奴，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

賣水自給。惟敬暇時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星經畧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遊、惟敬日與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授遊擊將軍、奉使日本、而封貢之說起。甲乙剩言沈惟敬。趙志皐以東事憂瘁、時或兼旬不起、先生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座、志皐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宫。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先生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宫。沈游擊去頭、便是膏肓去體。志皐爲之默然。甲乙剩言趙相國。

與嘉禾姚士粦叔祥論古今四部書。姚見先生家藏書目中有干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先生應之曰、此不過法苑、御覽、初學、藝文、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掘得耶。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甲乙剩言知己傳。

一五九五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四十五歲

會試下第、撰天上主司以寄慨云、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鬭擊而覺、爲之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訒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題名碑錄、賜進士及第第一甲第二名湯賓尹、直隸寧國府宣城縣軍籍。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憒憒、書法以水從昜、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甲乙剩言天上主司。場後、吳孺子光緒蘭溪縣志卷五、字少君、號病鶴。讀書善吟詠、工山水。有一大瓢、摩娑如玉、一日爲盜破、抱泣數日夜乃去、因自號破瓢道人。好游、足跡遍東南。當世名流以其高清寡欲、咸與締交。後卒於梁谿、年八十二。有吳少君集。忽從北來、人寄先生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眞、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孺子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先生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脩齋頭、以口語相謔、趙上楨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野獲編卷二十三、胡應麟以丙子舉孝廉、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贍洽、多所淩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酒間嘲謔、戲呼趙爲家丁。趙拔刀刺之、踰牆得免。由是稍輯。齋頭、以口語相謔、趙上楨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脩力救、先生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先生生平所遭最大危厄也。乃從朋友得之。甲乙剩言吳少君。

沈德符記先生是年場後事跡云、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首揆趙蘭溪志臯密切深交、面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華、咸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粵東張孟奇萱靜志居詩話卷十五、字孟奇、博羅人。萬曆壬午舉人、授殿閣中書、歷戶部郎中。有西園全集。得之。張蓋納賂於首揆紀綱祝六者、先爲道地矣。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榷稅於吳、槖金巨萬、今以養母予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枯瘠云。或云張預聲言、胡倘見收、當嗾言官並首揆彈治之、故胡托病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隨時俯仰、既失意歸、旋發病卒。野獲編卷二十三金華二名士。

挈家南歸、與王永叔並舟過濟南、阻雪。十一月一日夜、次南旺舟中、舉一子、賦百二十韻紀雪、有崢嶸驚歲暮、朗潤報年豐、蘭舫欣聯鷁、桑弧慶得雄余是日適舉子。倦遊秦邸外、乘興越溪東余方挾策東歸、而與永叔聯舫。之句。類稿卷四十七乙未仲冬朔舟次濟南大雪一百二十韻、卷三十八仲冬朔舟次南旺閘中暮夜得雄燈下發書及家大人信來志喜四律。

周天球、馮夢禎卒。

一五九七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四十七歲

夏、寓杭州舊所、從游王象、祝如華來謁。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游草序、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

一五九八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四十八歲

北上至吳門、得妻舒氏卒耗、馳歸。歸而副憲公疾作、先生委身藥物、奔命巫醫、寢食俱廢。類稿卷一百十七報張大參知睿父。未幾愈。先生侍養左右、楗關蓬莾、幾與世絕。類稿卷六十五。

六月、萬世德以巡撫天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明史神宗本紀二十六年。先生以詩送之、其四云、輝煌珠履將壇從、奕葉金貂帝眷濃。座上短衣容薜荔、尊前長鋏叩芙蓉。扶桑日出消千蜃、細柳天迴駐六龍。可念茂陵詞賦客、當鑪憔悴謁臨邛。類稿卷六十二送萬伯修中丞之朝鮮。

一五九九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四十九歲

北上就試、臥病清源禪寺。類稿卷四十一清源寺中戲效晚唐人五言近體二十首序。以久未得副憲公音問、復暫歸。賦詩別友人徐參知云、一舸晨移越海濆、邊淮林葉正紛紜。飛揚使節持滄水、憔悴親闈望白雲。類

稿卷六十一申謝徐參知二律。

至夏鎮始得副憲公手書、復賦謝趙志皐云、客舍何因戀翠薇、親闈長日夢魂飛。猶欣太白陪明月、漫訝中臺隔少微。龍袞乍開新鳳闕、羊裘聊問舊魚磯。春風咫尺長安道、拂曙蘭橈渡海圻。同上至夏鎮始得家君手書寄謝相國趙公一律。

過聊城、晤傅光宅、以甲乙剩言一卷授之、請序。甲乙剩言傅光宅序。

汪道昆卒。白榆集丁應泰序。

一六〇二　萬曆三十年壬寅　先生五十二歲

夏、先生卒於里第。婺書卷四胡應麟傳。

先生疏眉秀目、長身、望之癯然野鶴姿。長經月不梳櫛、科頭松下。夏則袒裼裸裎、蓺沉水、據槁梧、翛然莫窺其際。隆冬盛寒、于雪中戴席帽、著高足屐、行危峯絕壑、折梅花滿把嘯之。當其爲詩歌、冥搜極索、抉胥嘔心、宇宙都忘、耳目咸廢。片詞之合、神王色飛、手舞足蹈、了不自禁。以故人相率曰狂生。至性孤峭寡諧、慕雅士若渴、惡俗子若爇、又相率病先生狷。類稿石羊生小傳。中年嬰肺疾、時時困牀第間、然力學不少怠。類稿卷九十三參議東陽王公墓誌銘。金華陳生嘗爲吳之器言、先生故嘗客其家、每漏過子夜、猶颯然有聲、怪而窺之、見出古玩纍纍、以次陳几上、徐就取一物摩莎之、竟、復取一物、回環殆遍乃寢、以爲常。又與市中兒及方技家語、不少厭、接之各有意。至經生儕偶中、雖宴會旅立終日、不與交一語、或以刺至、輒稱病避匿、不肯見也。其托尚如此。婺書卷四胡應麟傳。

甫髫即工詩、始從何景明入、已乃服膺李攀龍、已又規矩弇州王世貞。其才可以無所不能、而專欲爲詩人不朽於來世、遂屏棄一切、寤寐作止、悉寄於詩。道日以尊、而自負亦日以重、其持論與世貞兄弟大體多同、而微旨差異。詩藪王世懋序。其詩氣雄格高、鴻鬯瓌麗。婺書卷四胡應麟傳。博學精思、數十年如一日。王世貞序其集、謂元瑞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攄雲霞。推許甚至、以代興屬之。類稿王世貞序。汪道昆且謂

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於南渡、馬鄭諸人亦傳於博。近則成都楊慎博而不核、弇山王世貞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搖而契溟涬者邪。類稿汪道昆序。

陳文燭以良史許之、謂

壯哉、元瑞崛起於數千載之後、而尚論於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於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近而見義遠。辨往詰之屈、筆反先代之成案。劉子玄謂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元瑞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者乎。竊謂元瑞爲今之良史、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少室山房筆叢陳文燭序。

其自持論、以爲詞章、學問不可偏廢。頗不滿李夢陽偏激之論、奮然思有以矯正之。其序黃履康詩云、

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二。夫詩而枚、曹也、李、杜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者、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

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迺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夢陽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於唐、以爲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曹杜李之壇、而奪其幟。屏百代而一於漢、以爲文似也、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卒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爲兩途、而愬愬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爲術之工、而今之立言其爲計若是之左也。類稿卷八十六黃堯衢詩文序。

其論學以深廣高沉爲旨、以魔幻峭巏爲我、而歸於精博。其言云、格有所必程、法有所必比、辭有所必鍊、思有所必抽。入之九淵而毋墮於魔、放之八極而毋蕩於幻、舉之千仞而毋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毋滯於巏。博而核之、精而瑩之。仝上。又云、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眇見、曷免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詩藪外編三唐上。

著述以精博爲貴、而最要尤在無成心、事事處以客觀的態度、要平心靜氣、作公允的探討。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睫之近、有蔽不自知者。經籍會通二。

先生髫齡事學、即已馳譽兩都。長而跋踄南北、所與遊多一時名下士、達官巨卿、均折節與交。中年與王世貞兄弟、汪道昆遊、盛得獎掖、益自力於著述。雖間以病廢、且性好遊、足跡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猶復前無古人。蘭溪縣志卷五胡應麟傳。王世貞、汪道昆歿後、先生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仝上。諸詞客裹糧入婺者、莫敢有異同。婺書卷四胡應麟傳。歿後、其弟子章有成金華徵獻略卷十二、字無逸、蘭溪人。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為八詠樓詩社。生平最推胡少室。明亡絕意進取。卒年八十餘。斯一緒、同上、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

少英敏、為博士弟子。婺中學者皆以理學名、一緒獨嘐嘐慕古、出徐中行門。自燕冀還、客胡應麟所、為定次岩棲諸稿。有懷白山房稿。

同郡吳之器、仝上、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崇禎壬午舉人。與斯一緒、龔士驤、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為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所著有婺書等數十種。龔士驤、仝上、字季良、義烏人。天啓戊辰進士。徐應亨、仝上、字伯陽、蘭溪人。萬曆乙卯舉人。早游胡應麟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所著有吳越集、樂在軒稿諸集。崇禎丁丑卒。陳達德金華詩錄別集四、字大孚、義烏人。與吳之器、斯惟武諸人結八詠樓社。等倡八詠樓及暢觀社、猶踵其流風餘韻云。金華詩錄別集四。他從游有祝樹勳、蘭溪縣志卷五人物傳有祝樹動者、初從胡應麟遊、旋入汪道昆白榆社、道昆字之曰無殊、應麟為作歌贈之。章敏學金華詩錄卷四十一、字行甫、蘭溪人。王象、類稿卷八十二王生四遊草序。祝如華類稿卷七十七祝如華舊從學詩忽扁舟來謁。諸人皆以詩名世。

身後極蕭條、三子幼孤、並無術業。婺書卷四胡應麟傳。所築二酉山房歸同邑武進士唐驤家、改顏曰占棲書屋。光緒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藏書俱散逸無存者。婺書卷四胡應麟傳。後章有成過之、慘然不樂、爲詩弔云、

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詞章手。窮年著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蟫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金華徵獻略卷十二章有成傳。

區大相聞先生卒、以詩弔云、

海內無多士、交遊失二胡。文章才有數、磊落調元孤。世已哀詞客、人猶病酒徒。哭君餘兩地、寂寞向江湖。區太史詩集卷十七壬寅聞兩胡生亡。原註、豫章胡比部汝煥、蘭溪胡孝廉應麟。

南谿寤歌有弔先生詩云、

二酉山房少室胡、屬椽委礎列圖書。當年一劫歸何處。問向青山答總無。園為胡少室二酉山房舊址。南谿寤歌上。

清象山姜炳章來邑主雲山講席、以詩弔先生、

瀫水藏書家、首推雲山樓。又有方鑑翁、書種貽孫謀。趙家靈洞山、石室躬校讎。吾鄉周老功、分顏相倡酬。讀書買書少室氏、大酉小酉書無比。聚書三萬六千卷有奇、驅蝸逐蠹糾亥豕。泝金陵走燕山、輕車畫舫北與南、月明風送古書還。世人攻王李、攢矛及諸子。詎知滄海胸、羅列星辰貫經史。少年曾讀筆叢書、今日仍斟二酉稿。雖然隻眼輸前賢、新都弇州許分道。我主雲山席、書樓書已空。安得君家書萬軸、令我搥牀酣叫朱黃中。蘭溪縣志卷八古蹟二酉山房。

參考書目舉要

少室山房筆叢　明萬曆甲寅良貴堂刊本
附甲乙剩言本、民十三掃葉山房石印本
少室山房全集　明萬曆戊午江湛然刊本
類稿一百二十卷
詩藪二十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集　清光緒二十二年廣雅書局刊本
詩藪十八卷
筆叢四十八卷
少室山房類稿　續金華叢書本
甲乙剩言　明刊寶顏堂秘笈本
四部正譌　樸社鉛印本
明史
蘭溪縣志　明萬曆丙午刊本、清光緒本
金華經籍志　胡宗楙輯　夢選廔印本

婺書　明吳之器撰　明崇禎刊本
金華文徵　明阮元聲、高倬編　明刊本
金華徵獻略　清王崇炳編　清雍正壬子婺東藕塘賢祠刊本
金華詩錄　清黃彬、朱琰編　清乾隆癸巳金華府學刊本
全浙詩話　清陶元藻輯
明詩綜　清朱彝尊輯
靜志居詩話　清朱彝尊著
四庫總目
八千卷樓書目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　清乾隆三十九年刊本
區太史詩集　明區大相著
南谿寤歌
玉劍尊聞　清梁維樞撰　民十六槀城魏氏養心閣刊本
野獲編　明沈德符著　清華藏侯官劉氏寫本
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王世貞著　明刊本
太函集　明汪道昆著　明刊本

大泌山房集　明李維楨著　明刊本

白榆集　明屠隆著　明萬曆庚子刊本

人海記　清查慎行著　清華藏抄本

奉常集　明王世懋著　明刊本

王鳳洲先生年譜　吴晗　未刊

眉公府君年譜

明·陳夢蓮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明崇禎間刻本

《眉公府君年譜》一卷，明陳夢蓮編撰。明崇禎間吴震元刻本《陳眉公先生全集》附。

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字仲醇，號空青公、眉公、麋公、一腐儒、掃花頭陀、頑仙，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末文學家、書畫家。初以文才爲三吴人士所重，屢試不中，遂絕意仕進，隱居崑山，移佘山，杜門著述，賣文爲生。爲人博學强識，於經史、諸子百家書無不通曉。屢召，皆以疾辭。著有《建文史待》、《晚香堂集》，輯有《寶顔堂秘笈》等。

陳夢蓮，繼儒子。此譜以子記父，且又編成於其父卒後不久，自爲了解與研究譜主的第一手資料。惜乎譜中記述一般事蹟較多，尤津津樂道於幾處莊園之建置，極盡鋪陳，而於譜主之文藝、學術事業及交遊等等重要資料，反而記載極少，實爲輕重倒置。

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長於詩歌文辭、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黃冠之學、悉餔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皆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茅小崑山之陽、廟祀二陸、王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無以娛二陸先

生、月採花爲先生供蘋蘩、名乞花場。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頃之、又就沈太僕荒園棲焉。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適情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碎而文字滋興。我方笑此老爲千古後世釀成猖狂筆端、吾何蹇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以十指、寧盡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

而束手、與妻拏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耀技能而身拾一椽一題、日刓而月削、日吾工梓匠如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嘻。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吾師有云、唯之與何、其去幾何。曰、曷不佞佛。曰、今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爲第一義。吾徵吾心、十年而不得。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游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

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於遠討、足艱於濟勝、而耳又聾聾焉、聵聵焉、則山水之勝之權益去矣。且游而之於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於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於平陸、則白日而多罔兩蛇虺之屬、怒而射、笑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於斯。曰、吾貌癯削、而衣田衣、而

寇山寇以遊於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人於鹿豕中、則疑其太文。我處於不質不文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遺失、而不知吾爲若何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八九十年、交先生者或言先生迂、未交先生者或言先生傲、深交先生者以爲先生有大志、有大畧、狎而交先生者以爲天下之無文者莫如先生也、以爲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於年月日時、卒于年月

日時。未殁之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而以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嚌、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逶迤挑達、若小兒狀、必令人人盡醉乃罷歸。將瞑之日、呼左右而告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有金銀臺召者、有笙

歌幡幢連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吾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印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獨蒙姓以陳，于億萬百千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於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

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不生、如天河之垂象、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且聞、終不可得而知其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陳徵君行畧

隱士陳繼儒，字仲醇。仲醇天下士，天下爭識仲醇，無能名仲醇。仲醇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迫之不可就，去之又不能忘焉。其學無所不窺，而大槩歸本於孝弟。年三十而棄青衿，以怡菽水親。死負土爲壘，名士來會葬者千人。弟之子、姊之孤，賴仲醇得存。仲醇固貧，而推解每及於道路。無意取名，而輒居其實，衆人不知也。松民以櫃

收破家、仲醇白當事、易以里長。二十年來、所全不知幾千戶。歲大饑、仲醇移書政府、是年得寬逋租之半、東南民以小息。役人苦偏累、顧正心捐數萬租以爲義、士大夫所難。其初慨然不疑者、行仲醇意也。役得助而正心以名、仲醇無與焉。其所註述有役議、荒議、金山議、吳淞議、以至軍與國計、皆切時務。其他如秘笈品外子史百家、靡不精討、借狂夫之言以懌世、而托長者之

語以訓家。殘箋寸墨、嘅唶風雲、天下無不誦仲醇言、大者在華除死事諸公一史、曰史待。王元美論文、陸平泉先生論人、恒不許可一世、獨引仲醇以爲小友。久而處之師友之間、元美遺命必得仲醇讐其集。陸宗伯九十、海內壽者盡名流、必得仲醇序以爲重。嘗過三吳諸先達家、覘其四壁、惟有盃松窮鬱、屛間落落仲醇數語而已。所居峯泖之間、在水一方、築臺於二陸讀書

處士墓書石以志感。董玄宰先生嘗作來仲樓招之，周旋困厄十年如一日。江南偉人如顧、高、管、薛倡明理學，招仲醇入講社，社中盡東南文章名節之士。仲醇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諸公可聞而不可得見也。前太守李公師弦三式其廬，仲醇謝不見。既李公以事罷，太公乃追持千里外，勞藉如平生。無何而李計至，爲位而哭之，辭甚哀。其與人託情深遠類如

此。華亭四載、今未識仲醇而能言仲醇。然則今所言者、皆道路所能言者也、言何能盡仲醇。

豫章熊劍化頓首述。

儒藏

陳省翁先生行跡識畧

先生兩間正氣、一代宗工、降生名區、正不乏上袠名卿爲之傳記。然或浮豔其詞、何如門下士言之質也。又或粗涉其槪、何如深相知者言之詳也。故瀾敢從二三津津稱述之後而謹爲之識曰、三吳稱才藪、

省先生騎箕之後、未見一文一誄一輓歌者流傳人世、非慹也。辟之臨池者不敢矜詡二王之

側紈錦者安得修張七貴之門、而況瀾椎不文者乎、又何敢言。雖然、瀾嫠產也、寡見大義、猶記邑先輩馮宿締好於昌黎、滕元發論交於文正、郭希呂問道於晦翁、葉水心望正人而思附、聞有道而就正者、芳蹤可接也。故瀾不自知無狀、千里皈依、知先生定見定力迥自天成、少年擁閉風塵、騰翔千仞、貞不絕俗、和不隨風、非惠非夷、亦狂亦狷、真先民之鴻儀、後學之師表也。瀾

念我先生解青衫後、絕不與戶外事、但有關𢑴潦轉輸事、或大不便於民、究竟大不便於國者、鄉袞或慮拂上意、囁嚅不遽出、先生慷慨弗顧、縷縷數千言、委曲辨析、洞中肯綮。往往當事動色、嘿奪其意而潛寢之。則先生之任也。先生向作平等觀、存紳布素以及當路造謁者、俱以真率、無異異同、故遐邇野樸咸曰、吾將訪翁公。初虞公之輕已也、及晤後、亦各滿志而返、曰公厚我。

則先生之弘也。先生無圭稜、無町互、與人交、朗月和風、穆然無競。與子言孝、與弟言恭、凡家人唯諾趨侍、儼若朝典。即通家子稍涉匪類、毋正詞切責不少假。則先生之毅也。先生素不露才、海內名碩如太原瑯琊、交遊滿天下、無不詞宗武庫相推。而意愈沉、神愈斂、無傲人所不知。至懷一得擅一說者、片語偶中、則欣欣贊嘆、命左右識之。則先生之虛也。先生布蔬自娛、日有謁

吾徒而請者，往往纓弁之彥、輕肥之子。間有投贈，而先生四壁蕭蕭、漠不爲動。嘗見家鄹賻遺，曰：吾不家於喪誕。日稱觴，曰：吾不家於老。爾晉之際、幾不能歛，則先生之介也。先生少負盛名，不無愼忌之口，甚有欲以筆舌攻先生者。先生晏然、不喋喋洗發，俄而論定，亦未嘗沾沾色喜。與東林諸賢還往，而不入其社，與聲氣諸君子交好，而不借其名。廓焉四虛，超超儕俗，則先生

之定也。先生不治生産、二子食貧、嗷嗷數口、僅需筆潤、以濟其私。曾不少積貯、爲遺後計。曰、人各有天、吾不爲青草憂春雨也。至族黨故舊及閭里之孤子無告者、輒多方賑䘏、亟亟勿厭。則先生之仁也。先生經歲著書、核如信史、定如鐵案。如方正學、于忠肅兩先生祠記、皆豁千載之疑根。若朝夕題咏、莫非率性怡情、維風范俗、決不肯出一揣摩迎合之臆見。如裨官野乘、亦了

儒藏

無怋詭調戲之幻詞，則先生之正也。先生從經史淘錬、成大識見、大涵養、暢爲大經濟。今國步多艱、正宜召入禁廷、備顧問以勷蕩平、如李長源故事。乃循例薦剡、聽之部覆、仍擬一命之司。先生方傲烟霞、狎猿寉、其肯嚇嚇爲腐鼠得失乎。是廟堂之拙於用、而先生之得成其高也。凡此皆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安足以盡先生。愚獨有求先生而不可窺其涯涘者、妄言之可

乎。向嘗從吳還里、客有過者、寒暄未畢、必首訊眉先生無恙、則何以至此。遠近縉紳孝秀、間有不畏名法、不礙長吏、舉事一不當、必曰、眉先生得無知否。則何以至此。都人士每一造作、制度器用飲食以及斯文翰墨、靡不邀先生以爲奇、賢先生以爲重、則何以至此。海内不乏文人才子、後先蔚起、獨先生無論名賢貴暁、朝紳野牧、窮涯僻壤、旃裘箐篁之國、靡不瞻仰丰采。至斷

簡殘編必什襲以藏、且不惜千金購之、前此名哲所未有也。則何以至此。峰泖荒丘耳、先生一築臺於小崑山、以奉二陸香火、則廟貌重輝。避客泖橋、則廢刹興造。葢嘗丙舍天馬細林、晚則終老於東佘、則倏而聚、倏而都、山靈吐色、陡成名勝之區、四時遊屐相錯、無不登拜先生之窆、咨嗟良久而後去之、即市魁野老皆然。則何以至此。當少微星隕、哲人其萎、跡遠失色、親知

失聲、若不忍出諸口。即數千里得訃音、亦嗢噎驚悼、傳語、若不欲入諸耳。江南一片河山、便覺冷淡。則何以致此。先生八十以後、靜攝佘峰、足不涉郡城。半載養疴、口不沾藥餌、無寒熱之侵、亦無拘攣惡纏之狀。一日、起沐正襟、喃喃佛號吉祥而逝、並不作兒女于邑色、亦絕無田舍齷齪語。其遺命乩語數言、豈非以神仙之骨相才人之風格、而載以聖賢之道德者耶。故聲氣潛

通聳僞羣動、望如慶雲、就如春日。吾師乎。吾師乎。無遠不服、儻在茲耶。則向之稱先生以任以弘爾者、洵其揚粃者耳、安足以盡先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六月望日、門下晚學東陽盧洪瀾頓首拜撰。是日書完、夜夢先生同一僧來、謂瀾曰、再煩於家下索疏頭乙張。瀾曰、先生且任樓上。愚往索之、見壽卿兄出水仙圖一張、曰、真神仙之遺蹟也。異哉。余覺、即起續

其尾曰、先生諱繼儒、字仲醇、又稱眉公、又稱白石山樵、仙逝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廿三日、時年八十有二。

洪瀾謹附識。

胥公府君年譜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府君生于是年十一月甲子初七日庚辰丙戌時。大父濂石公時年三十有九。

三十八年己未

三十九年庚申

府君三歲。八月初十日、先妣衛孺人生、宣城伯裔也。

四十年辛酉

府君四歲、知字學。

四十一年壬戌

府君五歲。大父膝上授書、輒成誦。二月十三日、先叔諱縉儒生、字叔真、府庠生。

四十二年癸亥

府君六歲、甫命名、 字仲醇。入小學、就傳錢公。曾大父怡松公絕憐愛之、往返必肩負

以行。府君即不好兒，矣、師亟稱曰、此汗血駒也、當非凡品。

四十三年甲子

四十四年乙丑

四十五年丙寅

府君九歲。就傅周雲汀。周長州人，鰥寓慧燈庵之南。足蹴、爲里塾師。頗好吟咏、雜蒔花竹籬豆。夏月露坐、孤吟其下。府君晚必往侍、相

與煮茗問難、竊意詩詞、私號曰半石山人。三十年後、得周少谷贈雲汀一畫、裝演成軸、懸之中堂、設祭而酹之。

穆宗莊皇帝改元隆慶元年丁卯

府君十歲、毛詩書義皆通達。

二年戊辰

府君十一歲。負笈先伯翼龍公、讀書于五里塘之丙舍。先伯本姓紹、大父鄭子、受友紹氏

托、遂瞑矜焉。取名紹儒、不忘本也。補萃亭增生。府君執友于之愛、終身不渝。殁葬祖塋之側。

三年己巳

四年庚午

府君十三歲、習舉子藝。

五年辛未

府君十四歲。旁及五經子史、慕戰國策不得訣①、

從總戎家借之。後手摘一册以藏。

六年壬申

府君十五歲。外祖怡竹衛公世居與先壠相望、晨出暮歸、必聞讀書聲不輟、心嘉之、即遣先舅同事。是冬、先妣內擘焉。

神宗顯皇帝改元萬曆元年癸酉

府君十六歲。翼龍嶭大父曰、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橫發、吾且當拜

下風、敢冒帥耶。幸擇名師、無負重委。故遣入城北面繩武何先生。

二年甲戌

府君十七歲。博綜六籍百家、晚必挑燈手一編、不離號蠡竭不就寢。十月、病寒病瘧、幾不起。有神醫王企雲胗之、驚詫曰、此兒豈可漫視。不獨吾松一寶、乃天下之至寶也。每喜食新、爲濕熱所蒸、我治立瘳。頃歸、以冬米肥鴨

人參見貽。大父疑其誤、遣訊之。曰、我爲天下惜此寶、豈於而父索謝耶。

三年乙亥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府君二十歲、行冠禮。

六年戊寅

府君二十一歲。就童子試、華亭邑侯楊公育

賞之，取冠曹耦。徐文貞公與大父交，聞之，亟欲延見。時府君以青衣小帽往，文貞偵知閽者，立索襕衣出迎，因講時習之學，嘆服不置。先達之不輕後學如此。是冬嚴寒，文宗駐節宜興，米堅不得前，府君自毗陵徒步而赴。又奉江陵新令，大縣不過二十人，名在第七。

七年己卯

府君二十二歲。先妣于歸，而當嫡大母之病，

考妣日夕藥褭間，衣不解，目不睫，初未知有新婚也。未幾謝世，執喪一如考亭禮，卜葬五里塘之祖塋。是年，館于范長白家，凡得糈，悉進大父母，以贍菽水。

八年庚辰

府君二十三歲。館於王昇之翼明家。一時同社如唐文恪、董宫保、方學憲、何士端，每試必互相冠軍。

儒藏

九年辛巳

府君二十四歲。館于姚、與元龍同硯席、率先叔以從。

十年壬午

府君二十五歲。館于姚。八月、赴棘闈于南都。廿三日、夢蓮生。

十一年癸未

府君二十六歲。館于婁江王文肅家。與辰玉

太史讀書支硎山、多倡和、得受知于瑯琊太原四先生。

十二年甲申

府君二十七歲。館于婁。科錄見遺、後以遺才觀場、遂視功名如嚼蠟矣。

十三年乙酉

府君二十八歲、館于婁。

十四年丙戌

府君二十九歲、謝去青襟。郡侯喻公及諸薦紳再四慰勉、不能奪。即文宗亦嘖嘖爲異事。具呈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别。禄養色養、潛見則同。老父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棼。揣摩一世、真如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既禀命于父母、敢言告於師尊。嘗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

十五年丁亥

府君三十歲。嗜長生之術、設館委巷、一時貿笈者皆知名士。買乞花塲於小崑山、斑竹千竿、草堂數椽、乞四方名花、以祀二陸。府君有一時兄弟眞豪士、千古蘋蘩但老僧之句。王元美先生撰記、名賢題咏甚多、載郡志。歲大祲、上書政府、請蠲賑。

十六年戊子

府君三十一歲。歲大饑，設館沈氏荒圃，即今何園之觀濠堂也。有寒生不及饔飧勅老蒼頭煑糜以佐讀，如李允疑、陳白石自嘉禾來。

十七年己丑

府君三十二歲。以揚宫諭下第歸，貧不克延師，有感而願訓其子。長汝麟、次汝彖、次汝成，皆門下士也。顧光禄正心捐十萬以助役，府君贊襄籌畫居多。光禄慨然樂從，行府君意

也。十月、先妣秉家政。

十八年庚寅

府君三十三歲。館于楊。

十九年辛卯

府君三十四歲。自謝諸生後、澤夫徐公時相慰勞、曰、吾子早遂初服、輕視青紫、志誠高矣。柰食貧其如堂上甘毳乎。慨贈田五十畝爲館𩜁。是年、遂同事澤夫于文貞公之水西園。

十月二十日，男蔘松生。

二十年壬辰

府君三十五歲。與澤夫稱莫逆交。澤夫善病，秋遊岱，以孤見托。府君課督其長公于室，如親子弟，而于室一生執遵家禮甚恭，後且與次子代爲締絲蘿焉。

二十一年癸巳

府君三十六歲。館于徐。

儒藏

二十二年甲午

府君三十七歲。館于徐。擬臨場十策、有籍以獵科第者甚衆。七月十八、男夢草生。蓮產、大父夢僧画蓮花于地云、俟汝孫覺而命名。松產、朱大母夢曾大父怡松公抱子來授、轉授先妣、後以命名。艸產獨無夢。時府君在白下、得唐六如夢艸圖一卷、歸以命名。詳王文肅卷跋中。何事之奇、而偶合如此。

二十三年乙未

府君三十八歲。嘉禾包學憲瑞溪公延廸鴻逵、鶴齡二孫。同事者如御冷錢公、懷槎沈公、玄海項公、昭自錢公、沈白生昆仲、後先皆巍科上袞極一時之盛。比府君衡文無諱諸公、徵得切磋之助、時付秘笈於梨棗。

二十四年丙申

府君三十九歲。二月、罹生大毋朱孺人之痛、哀

儒藏

毀骨立、幾至滅性。大毋嫌于嫡故拮据殓殮、必無憾而後即安。五月、赴館南湖纂建文史待成、因屠侍御叔芳題請革除諸公遜其署名、刻行于世。屬羅文嵩寫小照、而平泉陸文定公手題贊曰、冲兮其衷、粹兮其容。中逃名乎山澤、早求志于章縫。身同霧豹、學擅彫龍。其豪氣如陳元龍、德行爲陳仲弓。君其圖之、將無同。又屬黃葉庵秋潭耆宿記其歲月。

二十五年丁酉

府君四十歲。築讀書臺于小崑山之陰。舊傳有神虎穴、依崗負壁、構堂五楹、榜曰婉孌艸堂、蓋取士衡婉孌崑山陰句也。董宮保題柱云、賢者而後樂此、衆人何莫遊斯。題壁內則云、人間紛紛臭如帑、何不登山讀我書。信非虛語。壁曰蔴蘿池、曰墨池、左通泉脉涓涓、品曰白駒。花陰竹篠、地不數武、遂爲九峯名勝。

隨同宮保請北藏以鎮茲山、閱經三載、經閣巍煥、峯泖映帶、遊屐相續。時有惑于堪輿者、欲毀經閣、府君請之當路、力爲護持、實茲山之韋馱也。是年乃瘧鬼爲魔、呻吟杖策、大爲欠事。

二十六年戊戌

府君四十一歲。朱大毋生壙築于祖塋之末穴、府君向不自安、訪青烏家、反覆精討、得地

天馬山、經紀斬阡，凡左右寸椽尺土，不惜厚值，更結丙舍，敗題覆礎，壘壘如蟻穴燕巢，蓋欲與大父合窆焉。大父堅拒云：汝不忘父毋、我獨非人子，而忍忘乎？況我築壙時，汝未育也，而又奚忍棄之？議遂寢。大毋獨葬壬山丙向之主穴。

二十七年己亥

府君四十二歲。吏部冏伯王公延訓子瑞庭、

佑藏

瑞載于鳳洲之西宅。男夢蓮婚、娶孟氏禮部郎華里公女孫也。選論膾刻於書肆。

二十八年庚子

府君四十三歲。館于王。涇陽顧公及諸名賢招入東林講社、府君謝不往。

二十九年辛丑

府君四十四歲。楊廉夫、陸宅之、陳惟善皆元末人、向稱三高士也、同葬于天馬之東麓、有

穹碑存府學之崇德堂。府君請之郡司馬燕公、遷立墓道。至此同宋旭、宋懋觀、蓮儒、慧解二詩衲掾文而祭之日、衆墓壘壘、堙山塡谷。先生之宮、尚衛樵牧。來奠一觴、春草空綠。與代郊、巳慰爾幽獨。三月初七、長孫增丁生、後症殤。刻逸民史於新都吳氏。

三十年壬寅

府君四十五歲。元旦次日、大父濂石公盥櫛

後徵覺畏寒、項刻愈甚。府君日、年躋八十有四、此壽終也、不當以藥石攻、惟率子姪蔬誦佛號、以經紀後事為亟。初四辰刻、端坐醉翁椅而逝。府君哀號不欲生、斷葷啜粥。毋上祀、涕泗沉沉下也。權厝中堂之左、日訪堪輿、再卜吉壤。秋夏仍館于王吏部家。

三十一年癸卯

府君四十六歲。館于王。男蓮入萃庠。時有孫

道人狀村口訥、一聲彌陀而外、莫知其他。凡道路橋梁、樂爲鼎新、募建秀野、秀南二橋。後發悲願、擬築秀州塘、謀諸府君。府君曰、此塘爲浙直通衢、必須聞之鹽使者、所轄兩地、且鹽務力可易辦。遂同金壇王太史宇泰轉聞左公參、卽會同撫按、詳批華亭河工銀二千兩、道人具領五百金。內多勸費、十不得五、僅買石刻于塘埠。其後千五百金、不知飽于誰

人嫠腹、惜哉。刻品外錄于婁江。

三十二年甲辰

府君四十七歲。館于王。是秋、得吉壤于神山之西、取盧峯發脈也。前對天馬、後峙細林、以卯山酉向立穴而造壙、極其精好。是役也、蓋以大父從庚愆於禮、合嫡困於時、故分葬焉。且念子姓繁毓、叔貞貧、不贍另塋、必如是、子孫皆可附于兩山之昭穆、意甚盛也。

三十三年乙巳

府君四十八歲。檇李項邑處以秘書省歸籍、耕經耨史、更欲捜討竹簡韋編、山鑱琢刻而縱讀之、賞贊授飡於九溪橋之別業。府君夢謁文昌曰、宣陳某上來、左膝少一骨、可補之。命司祿神旋持一骨二寸許、斜插而入、夢覺、脉脉若有生動。後呂仙亦云、曾憶補骨事否。琴川耿庚新子由祠、建絃歌樓、延四方理學名

公開講社、府君以疾辭。

三十四年丙午

府君四十九歲。仍于項。有梵儀、迦橋澄鑒寺僧也、秋挈游武林。記云、梵公遊不出五百里、今秋與余入西湖、望錢塘、謁雲棲老人、觚天竺。歸又入餘杭、至洞霄宮、探栖真大滌二洞、自詫爲生平奇遊。既返棹、又沿谿至豅山大雄、石壁巖瀨不勝記。是處皆有緑竹丹楓、幽

凹之區、可結靜室。恨無馮海粟、倪元鎮輩、又與中峯結幻住相等、因嘆息久之。然與粥飯僧端坐一室、數薪數米、暮鼓晨鐘、梵公所得已多、不致青山笑人也。

三十五年丁未

府君五十歲。得新壤于東佘。二月、開土築壽域、隨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覲先生割童山四畝相贈。遂構高齋、廣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

株、皆名種。秋大祲、隣不聊生。府君刷土洗石、迂廻宛轉、搜路于巖阿曲澗中。筆資不繼、問諸質庫、曰、古人因荒興作、即此意也。後若徐若葺、園圃相續、向有施公祠、亦一時效靈。而郡邑之禮香祭賽、并士女之遊冶者、不之諸峯而之東佘矣。

三十六年戊申

府君五十一歲。吾松十室九空、嗷嗷枵腹、將

有揭竿而起者。府君急告當路、請糶不得、則請賑。請賑不得、莫若煮糜。于是華青兩邑設粥局于鄉城、鄉紳學博孝秀皆董之。府君首倡天馬、捐資作竈、一切所需雜件并脩橋梁道路、顧募執事五十餘人、自晨至未、日給粥百餘鍋、水必清泉、米必瑩白。郡縣時臨看驗、有偵探設燕以俟者。府君曰此救荒也、豈飲食求媚耶。上官享之、必不下嚥。郡侯張公、邑

俟聶公以非時至、府君但進粥二甌、艸蔬四碟而已。識者聞之、皆嘆以爲知體。喜有四方之好義者、米豆之外、果餅鹽豉種種樂助、比之它所、更覺饒裕。共計四十日、竟事。麥秋有望、農作將興、于是造冊送縣、每名給米二斗。四方沾恩者遠近十餘里、無破胃無濫觴。郎僉大戶何某、僅稱備員而已。所餘米炭、變價買腴田若干、以贍本啚之役。集有煮粥條議、

可案也。

三十七年己酉

府君五十二歲。淇園楊公總督南畿學政，嶽科竣、一切有關風化例當具疏上聞。時訊司理毛公、方正學子孫何在、擬建祠表章、不知何地可祠。正學韋除之後、子孫諱方冒余、雖居松而人罕有知之者、一時安所置對。楊公郎鄙簡餙問府君、條答詳明。附請王、洪兩學

儒藏

博可列薦劄否、以其効勞于文正、忠宣二集也。又爲劣等諸君可邀去後之恩否。楊公鑒無他、悉如請。祠曰求忠、建于崔城書院之舊趾。子孫給衣巾、奉香火、余氏得配饗焉。府君與董宮保俱有記。王諱道原、得薦、擢諤嘉尹。洪諱雲翼、得薦、擢於潛尹。而全直之劣等諸君竝收。府君一轉念間、其造福于斯文不淺。府君未嘗挂齒頰、使一人知之。其爲隱行類

如此。雖然、非楊公聽善樂從、何敢望也。府君亦蒙特疏薦舉、下部未覆。此亦夢想所未到、子孫惟有感恩銘德而已。二月、男蓮繼娶金氏、鴻臚素庵公女也。

三十八年庚戌

府君五十三歲。澄鑒寺居泖上衆刹之中、如孤臣客卿、遊人罕到。府君自丁未二月泊舟夜訪、見老衲古朴淳謹、僧雛屏葷酒、延師授

書。因思勝國時、楊鐵崖、趙松雪、曹雲西輩嘗
往來泖上、今僅見春雲空木耳、嘆息而去。是
歲始留憩焉。愴山門傾圮、大殿廊廡幾與鳥
鼠爭席、乃首倡乞緣于諸同志、竭蹷補苴、手
植榆柳、扁額題咏、爲之一新、寺僧亦焚脩好
學。數年之間、非復曩時舊觀、巍然爲諸山之
雄夫。僧不忘府君、金湯建祠以志報。府君有
重脩泖橋澄鑒寺記。

三十九年辛亥

府君五十四歲。夏秋至冬半、仍留泖橋寺、有泖橋稿。又有九日食新眞有福、經年高臥類無情之句。男夢松婚娶宋氏、憲副遜庵公孫女也。是年、含譽堂田舍成。

四十年壬子

府君五十五歲。築青徵亭于高齋之後、背負崇崗、腹②買古墓之虬松四株、府君日、以代名

人古畫、時懸草亭。但恨無飛瀑千尺、界之空青鋭碧間耳。天馬、細林橫亘如黛、尤可供夕陽晲眺也。

四十一年癸丑

府君五十六歲。季春、過洞庭之莫釐、憩翠峯寺退居中。以雪竇師遺踪可作寓公。時從王尚璽遜之請、爲删訂文肅公藏稿、有文草、奏草、牘草三集。若文肅公建儲羽翼之苦心與

係對六曹九大鎮之懇欵、炳如日星。而一生之相度、相才、相業、盡于此矣。募翁氏請藏經建閣以鎮茲山。山堅界石梁、至今往來稱眉公橋云。

四十二年甲寅

府君五十七歲。得高氏故墟、僅存小房。府君去其頹垣亂礫、因樹設門、接以短廊、中額水邊林下。房瞰山溼、步逼林藪。聯云：漁釣竇中、

儒藏

樵吟葉上，蓋實境也。逶迤而進，連旋公祠，酒帘茶竈，擊轂摩肩。三春茶笋，芬芳雜以兒弄細瑣，數百年空谷，一旦頓成市肆。而香草谿一席地，紅綃翠袖，嘯歌絃管之聲，中宵不絕矣。

四十三年乙卯

府君五十八歲。結邇庵于𨻳縣坂下，爲兒曹讀書之所。坂有紫篁翠栢，間以脩梧高柳，赤

日可蔽。平坡可容數十人、壘石高下、以便箕踞。灼暑中府君挈伴相與竹爐藤几、納凉閒奕其間。少遜而北則采藥亭、松杉雜沓時有山僧野叟、草衣笻杖點綴行遊、宛然趙伯駒兄弟高逸圖一幅也。故題試茶四言、綺陰攢蓋、靈草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茗戰而肥。綠陰滿路、永日忘歸。

四十四年丙辰

府君五十九歲。男夢草婚、娶俞氏、茂才元濟公女也。摹勒東坡帖二十八卷、名曰晚香堂蘇帖、行于世。

四十五年丁巳

府君六十歲。青浦邑侯徐公舉賓筵大典、府君苦辭、以安愚分。有云、鄉飲之義本之憲老乞言、因之化民成俗。禮經慎重、大誥森嚴。子弟不當與聞、鄉邦聽其惟名。周旋庠序、萬民

環擁目前。發覺貪頑、全家謫戍口外。豈云兒戲、有赫王章。某也何人、謬膺斯舉、居恒隱慝如冷暖之自知。平旦幾希、恐幽明之非責。小則叢沐猴之誚、大則促聽聒之年。聞之浹背汗流、念及使人心怖。大抵鄉評失實、故鄉飲或至濫觴。若使鄉飲又輕、即鄉賢亦同塵飯。漸不可長、所損實多。竊嘗感慨于此、寧恐躬自蹈之愼。乃厥初請從某始。況草茅下賤、分

儒藏

眉公府君年譜

庭之抗禮何安、而蒲柳餘生、末路之品題未定。月旦可畏、風化攸關。必欲强顔就列、自當引分而逃。焉敢綮臺下藻鑑之明、庶幾識人間廉耻之事。若罔二天、有如皎日。

四十六年戊午

府君六十一歲。搆老是菴、後蒔脩竹、前植山茶海棠。董宮保題右曰南榮偃縣、左曰服烝者神明而壽。後列厨扃、桄華藏濱、以停舟楫、

即倉礐堂之耳房也。

四十七年己未

府君六十二歲。由倉礐堂結一亭爲代笠，此山谷老人所書也。由亭渡石梁一灣，則頑仙廬在焉，向爲延客之所。兩旁支③藏書、槿墉竹藩。東有隙地，横剌半樹，叢篁布寮，日色罕至，夏則避暑焉，名曰東籬，亦書學博士米元章所書也。

儒藏

光宗貞皇帝改元泰昌元年庚申

府君六十三歲。妻江王慶長賫黄山谷此君軒石本見貽。府君向移客條丹楓于前滸曲池環匝，遂營軒五楹，以石本砌之右壁。凡名賢見訪，輙下榻焉。今擬改家祠以祀府君。向蒙鄉達及郡邑捐資建祠于山齋，已非府君素志。不肖力辭，不得。吾久未克樂成。故以此軒肖像其中，以爲子孫香火之地，庶幾不負

合郡盛舉、而先靈亦妥矣。

熹宗哲皇帝改元天啓元年辛酉

府君六十四歲。夜坐閒寂、偶自敍東余始末云、余山居有頑仙廬、有含譽堂、有邁庵、有老是庵此在南山之麓也。有高齋、有清徽亭、此在山之中央者也。有水邊林下、有磊砢軒、此在山之西隅者也。有此君軒、有喜庵道、經山之上下、必取道焉、此依山近岸者也。山有松、

有杉、有梧、有栢、有樟、有梓、有䓘、有李、有梅、有紫薇、有叢桂、有楓、葉、有杏、有椿、有石楠、有脩竹。其下率有之、但多西府玉蘭、紫藤、海榴、臈梅、大梻、髙柄大紅藕花、蘭蕙、五色薔薇及草花數百種。山居有蘓東坡石刻風雨竹二碑、米元章甘露一品石碑、黄山谷此君軒碑、朱晦翁耕雲釣月碑。墨跡有顏魯公朱巨川誥、倪雲林鴻雁泊舟圖、又良常④草堂圖、黄寉山

樵阜齋圖、錢舜舉茄菜圖、馬遠和靖圖、梁風子陳希夷圖、梅花道人竹篠圖、高望山奇峯白雲圖、范寬釣雪圖、趙松雪高逸圖。吾明文沈以及玄宰不勝記。山莊有漢鈞文鼎、金鳩首槲葉笠、楊廉夫鐵冠、米上坐松化石、陸放翁松皮研、米虎兒研山及圖書萬卷。山友有田叟、漁丈人、旦旦先生、阿誰翁。方外有達老漢、雲栖老人、秋潭麻衣和尚、蓮儒、慧解、了微、

古氷、時來作伴。荒山向無兎、今有兎矣。無畫眷、今有畫眷矣。向無客、今有客矣。遠漸衮源、近漸于真谷口矣。東坡云、行年五十、世間滋味已畧見矣。此外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然哉然哉。

二年壬戌

府君六十五歲。曾齋章公欲擴西南郡城、相土度材歷有成筭。府君慮設處浩繁、又値民

窮財絀，且城內外之塚墓居房多所未便，莫若以金山衛改州，改縣，較易於城。于是作金山衛議。章公立府君小傳，又特疏薦揚，不意傳稿存而疏草佚也。

三年癸亥

府君六十六歲。居白石山。生平無姬貳，與先妣莊敬如賓。少食貧，十九在館，不問生人産。闊一抵家，賓至如歸，先妣走爨下，咄嗟而辦。

往往樽空壘耻、則脫簪珥繼之。奉事大父母、晨夕上食、必欲得其歡心。布衣蔬食、率先恭儉、親從機杼、以佐不給。是以府君無內顧憂。十二月二十四日、無諸痛苦、側身坦化、享年六十有四。先三日、勅簡遺簪墮履、分賜親族子姓以及童僕、執喪布素、纖悉無遺。時云前有送關文二人、宜厚餉之、命三日後可來。語諸媳曰、此即世間拘人牌票等耳。遂禁絕暈

穢。臨逝、自內寢以至中堂、滿聞沉檀之氣、經時不散、家衆咤爲異事。蓮夜夢先妣從石梁行、從幡幢引導、想一生仁德之報不爽。五月、侍御吳甡請求經明行修之士如陳　李光縉等、徵詣公車、庶幾執經問難之風。

四年甲子

府君六十七歲。孫仙覺生、聘許氏、中翰元祐公孫女也。以癸未入郡庠。夫府君之愛仙覺

也得之晩年、勝千掌珠。稍長、出入必率以侍、日、行以代杖、閒以代叉、眞有不能頃刻離去者。出就外傳、手刪大學衍義、詩譜、史約、孫武諸書、日夕面訓之。偶見有異書異人異事、輒命錄、夜授爲餘課。若問對如流、則喜見顏色、厚賞以鼓其精進向往之氣。惜不得見其食芹、誠終身之遺憾也。

五年乙丑

府君六十八歲。筲有沙彌請佛法，教誦若帚二字，誦若則失帚，誦帚則失若。誦至三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是歲，府君于白石山之西南隅有曹氏舊趾，昔圍西佘左右支拓十餘畝，濬池創庵，故曰若帚。摹盧鴻草堂圖式瓦簷茅蓋，甓粘土泥，廣植名花異卉。右碎香積，使名衲挂拂焉。藕花紅白二沼，夭桃垂柳，半似武陵風味。秋則橘柚離離，芙蓉旖旎，跨兩

儒藏

踵而至。或避客了筆墨逋、輒往匿焉。此山居之別一净業也。十月日吉時良、先妣與亡室孟氏克襄大葬。

六年丙寅

府君六十九歲、依山結棚、藤花古蔓、附麗菁葱。自出籬落以迄水邊林下、築以長堤、羅以偉木流泉、簌簌其下。遊人踏堤盤礴、繹絡如雲。所稱綠陰清晝、庶幾近之。

七年丁卯

府君七十歲。葺來儀堂于鳳皇山。是房得之楊氏，未落成而旋棄之。府君塈以瀾石，繚以堅垣，庭廣戶敞，僅堪容膝。府君樂而投老焉，升工修營，半載始克就緒，位置草率，具體而微。是冬，遠近介觴者，統綺映帶，竹肉韻生，此亦鳳皇山未有之事也。

今上改元崇禎元年戊辰

府君七十一歲。五月、修郡志于東郊。郡志自文禧顧東江公後、迄今百二十載、其間因葺損益、必當重加釐正、以昭來禧。凡至郡矦、欲與此舉、而鮮有勝其任者。方侯禹脩再三屬之府君、府君勉諾其請、曰：但當具其稿草以待當代名公巨卿。若總裁、則某奚敢。是集諸友于東皐别業、各受與記、垂三歲始成。府君自今家庖具資釜、不費大官供饌筆札。雖方侯

時有饋貽，即分贈諸同事，未嘗私一環半粟也。其繕寫梓工，悉俞孝廉彥直董其事。詳記弁覆方厓啓事中。

二年己巳

府君七十二歲，修志亭郊。直指王公巡方，帖文行府，有本院按部松江，訪有隱士陳者，學窺二酉，文擅百家。德行冠雲間，人推麟鳳。著述行海內，士仰斗山。養親則廿逢掖以躬

承菽水、求志則臥丘壑而結想烟霞。此眞當代羽儀、可爲國家楨榦者、豈容在澗、不亟爲推轂。爲此、即便查例、將隱士緣繇速速覆酌具詳、以憑薦舉持聘。⑤

三年庚午

府君七十三歲。郡志成、募修南禪寺山門、得還舊觀。四月、光祿寺卿何喬遠奏爲薦舉德行文章之士、仰祈旌錄、以光聖治、以隆聖化

事、開列同鄉數人。有職又推之鄉以外、如莘亭布衣陳　職未識其人、而久讀其書、見其博綜典故、譜⑥通時務、真有用之才、而浮之江湖。此一臣者、亦當加以一秩、如先朝文徵明故事者也。奉

聖旨、士習日漓、宜加風勵、這所奏薦、着該部議覆。是秋、遷高齋於水邊林下之平壤、更曰萊香庵。季冬、丁清惠公以救荒助餉賜宫保、建

坊。公欲疏辭、致仕、以從先志。衝寒入山、商之府君。時府君在驪鄉、夢與陸文定縱論掌故、聞丁公至、肅衣冠以迎。丁公耳不聰、語多筆授。府君止其辭爵、恐爲時輩異同。書曰、不求得福、亦宜遠禍。丁公憬然曰、余昨暮登舟、夢一白衣翁曰、此行當轉禍爲福。今得先生教、符夢告矣、敬如命。兩公之神交于夢寐蓋如此。

四年辛未

府君七十四歲。給事中吳永順薦舉、有云、伏覩會典洪武元年詔、懷才抱德之士、所在官司用心詢訪、具實申達、以憑禮聘累朝詔令亦間及之。

英宗天順元年、聘吳與弼。

憲宗成化十九年、授陳獻章爲翰林簡討。獨

神祖用人、其難其慎、獨不難於來知德、瞿九思、

儒藏

豈非太平之榮觀、古今之盛際哉。今之稿項巖穴、誦讀堯舜者、豈曰乏人。如松江布衣陳淹通今古、聞達無干。比則廷臣楊廷筠、章允儒、何喬遠、吳甡、吳用先等各各闢薦、非職私言。獨不可一賁弓旌、以襄盛典乎。十月、先叔謝賓客、府君命蓮拮据後事、附葬大父之穆位。

五年壬申

府君七十五歲。松郡白粮解户内有點充惠桂二王禄米者、一承此役、無不破家殞命。府君遠稽會典、近察户部堂批、先創條議、上之郡邑。後復力請諸臺曰、江廣之米甚賤、而反以三吳貴米遠輸。江廣順流而下、三吳逆遡而上。北運有部院光禄成規、王府則羣璫横梗勒索、其害不能殫述。况吾松有次白而無上白、則二王玉粒之供不在是。莫如折價、解

之彼處、布按移文二府、廣解戶無交納之苦、有身家之倖矣。賴當路俯從、具疏得請、而吾松祿米之煩、得以解懸、可垂永世之利也。

六年癸酉

府君七十六歲。四月、工部侍郎沈演安攘疏內偶舉府君、得陳所見以備

進呈採擇。本月十二日、奉

聖旨、建堡、屯鹽等事、前已有旨、還着設法飭行。

據奏、時事多艱、臣子宜專心幹濟、說得是。朕惟以言事課功、如有挾私偏執、妨廢職業的、必罪不宥。所舉陳　果否學識可備採擇、該部併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建堡、屯鹽等事聽該部具覆外、所有薦舉陳一節、係隸本部職掌、相應摘覆。案呈到部。看得陳　江南名士也、識通今古、學富經綸、蓋有用處士、不徒以筆墨文章妙天下者。但其

人抗節烟霞、志情軒冕、榮心仕進、非其志也。誠令其一吐胸中之奇、規畫當世之務、討其所言、必有堪備借箸者也。工臣孜孜於隱士、諒自有眞見。謹覆議具奏、合無勅下臣部、行該撫按、令吐其奇、代塵

睿覽、恭聽

聖裁、或亦

聖世博採嘉言之一助也。

聖明裁奪施行。崇禎五年四月、吏部尚書閔等
具題、奉
聖旨、陳某果有嘉謨讜論、足揚時艱、着自條奏、
送該撫按進
覽。欽此。欽遵。爲此、合咨巡撫應天僉都御史莊、
巡按監察御史陳、轉行蘇松兵備副使蔣及
本府方、署華亭縣事張、立簿摘催。某恭奉
聖旨

憲檄、不勝惶悚。竊惟
聖王秉乾、淸時開泰、而猶勤勤虚心下訪、宣之
使言、即洪範謀及庶人、大雅詢於芻蕘、何以
過此。但某聞之先師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又誦
高皇帝聖諭云、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惟生員不許。大哉
聖訓。以垂示士子、謹身寡過之藥石也。某毋見

後生秀才輩慷慨而談經綸、揣摩而窺時局、心竊駭之、以此久遁荒山、自安樵汲。豈有嘉謨讜論、足以佐廟謨而濟時艱者乎。記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某一介草茅也、師友不多、見聞不確、何敢以草茅意安攘大計。又云、老者謀之、少者斷之。某七十五老農也、精力日減、疾病日增、何敢以老農謀安攘大計。人臣之罪、莫重於妄言。人品之陋、莫甚於無恥。若

强不知以爲知借、無用爲有用此、清議之所難容、而亦聖世之所不宥者也。懇祈俯憐老病情形、達部停寢條陳。雖未展耿耿入告之誠、庶幾免嘵嘵出位之戒矣。

七年甲戌

府君七十七歲。章工部贈山四齣、向傳有佳穴、府君營高齋幕之、後遷山足。是年鑿穴石頑土淺、不能容、取他土淹之。適一人拾白龜

以獻。府君異之曰、龜不產于水而產於山、得無天以此龜啓我乎。遂鋤之。初得石卵數百、後得黄土、堅細香潤。至丈許乾位、見似石非石、似土非土、宛然一門、週圍石欄、中縫一線。更去土三尺、則下若有戶限者。府君懼洩氣、不敢深入、止此築生壙一具。遠近聞之、爭相異視。七年庚辰、府君始窀穸焉。至今不封不樹、遵遺命也。是年、特

旨命在廷諸臣各薦賢才、以備採擇。而侍御魏公士章素不識面、而以府君姓氏上聞。

八年乙亥

府君七十八歲。郡侯方公舉鄉飲大賓、辭謝一如青浦。建呂仙祠。初、呂仙降於族叔萃江家、問云、見汝多善行、曷不施藥。叔云、有是念無是方。仙詔云、汝於南城埡當有一賣方者、

汝得之。明往、見一丐者握板四片、諦視之、果鐫三十六方。叔奇駭、驚之以歸。府君喜而搆祠、肖像于山中。方營建、間空中鶴鳴、⑦徹夜旋繞不止。祠成、乞藥問籤者皆奇驗。一日、府君同友携榼祠中、飛錢數百、飲酒盃內一錢、酒盡盃下一錢、以示上口下口之義。而瓣香瞻禮、相與遝舟接踵矣。八月、詞臣黃道周辭職疏內有云、雅尚高致、博學多聞、人皆老成、足

備顧問，則臣不如華亭陳某者。

九月丙子

府君七十九歲。撰時藝十餘首，皆從枕上口授仙覺。又與吳長卿問析書義十餘章，雖云訓孫，實發千古之秘。

十年丁丑

府君八十歲。江西巡撫解學龍題爲聖世闡門運隆三五，懇崇名世耆英，兼廓薪標盛

典、以光湯化事。竊惟虞廷儀鳳、登庸式廣明揚。渭叟非熊、優異宜超凡格。我

皇上詔行保舉、俾科目中未盡之人材、一一網羅無軼、隱鱗伏羽、並耀光明。自此而守令得賢民無失所、致治神謨卓越、獨隆千古矣。惟是保舉數內有齒崇道重、儼然名世者英未應徵以弓旌嘗⑧例、責其赴部就銓者臣得一人焉、則華亭徵士陳某也。身謝名繮、神酣學

海。處畎畝而覺先任重、莘野風高。本經術而翼古起衰、昌黎功遠。文章命世、眞稱鄒魯之干城。匡濟填胸、不愧巖阿之宰相。藉使某而少壯也、即出其緒餘而爲守爲令、亦何負於龔黃卓魯之選耶。獨念某老矣、方今正躋八旬、海內尊爲人瑞、曉香之譽、天壤芬流。當此皤皤黃髮、而縶以墨綬委之簿書、非其時矣。臣愚以爲爲國求賢、莫先於旃厦之啓沃侍

儒藏

從之論思。如某者、合應特詔辟徵、以備法宮之顧問、備講座之諮諏。未可以其不就守令之辟、而遽聽其高尚也。竊按正德中、江西處士吳與弼隱居講學、潛德上聞、

毅皇帝遣官馳聘、乘傳赴京、賜見便殿、擬授與弼以坊論之秩。與弼固辭不就、遂陳十事而歸。然代芳摹班班具在。今某之出處本末、學問淵源畧同與弼、而才贍救時、籌精應變、致

君堯舜之嘉謨，較有十倍於與弼者。仰祈
皇上允炤與弼事例，優某以特隆之禮，庶考槃
首彥，頻回遯志於清時，而招隱明綸，終弋高
賢爲公輔。保舉虞思，於是而益加弘遠矣。伏
與
皇上勅下所司，如果臣言不謬，即將華亭徵士
陳某特　旨敦延，迴超保舉之格，則禁近增
光，而啓事生色，所裨於綦隆之治者非淺也。

時當不諱，賢立無方，竊附以人事君之義，不覺獻曝愚誠，冒昧披瀝，統惟

聖明裁擇施行。

自春徂夏，搆古香庭院成，日夕婆娑其中。十一月，當大耋懿親舊串捧觴上壽者步武神清之室。是年，遂不入城市矣。冬，立三斯亭于生壙之右，蓋取歌哭聚族之意云。

十一年戊寅

府君八十一歲。屛跡東佘。猝聞流寇披猖、中丞直指檄有司折毀城濠民房、一時震動。府君愬之方郡侯曰、訛言易煽、全賴上官彈壓鎮靜。今若先卸民居、未防亂本、先示亂形、民心一動、將來不知究竟矣。方侯俯從而止。至今蘇內外之得以鱗次而安堵者、皆府君所挽回也。

十二年己卯

府君八十二歲。夜寢頭仙廬、日處古香庭院、往來不數武，晚必帶輿以從，倦于應酬，而子壻未能謝絶，如陳鹿苹碑記、許緗齋志銘，乃絶筆也。是年無大恙，自覺軀重膚痒，起卧不時。春夏值兒覺中寒，幾入鬼錄，日從事於醫禱，而府君之神情亦漸困頓矣。九月望後，命蓮延名衲于萊香庵諷經禮懺，至二十日放焰口一堂，上報親族，下薦交知。一日而沐浴

者三日、飲泉茗、剃鬍毛血。毫不及家事一語、口喃喃、但誦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至廿三日申刻、左手結印、吉祥逝矣。遺訓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年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鳶飛魚躍。又云、大斂小斂、寸寸拘束古先聖賢、暴以時服。今其時哉。萬勿循俗。所見斂布、分送寒族。內哭外哭、禪寬慼慼、勿發一聲、靜如空谷。去來堂堂、無拘無束。請以諸淚彈

向花木。子孝孫賢、守此遺囑。爲善讀書、一生無辱。首七之夕、臨附乩語、內多隱讖。後署掌訣部水奎光真人并左手和尚等語。府君平生飲食臨逝結三山印、悉從左手。而晚建禘清之室、似於二教有宿締云。

大抵年譜與國史部乘同體、取覈不取文。不孝初不學、壯不敏、日今頭顱種種矣、何能寫府君之萬一哉。僅云臚載歲月、追憶記聞而

已。若樂善不倦、出自性成、此又在語言文字之外者也。府君自少吾老、取資于禿管殘煤、子弟稍悉以奉親、不知誰爲生活。大父所遺、無中人產、俱遜先叔無染精、而且爲之贍養婚嫁、存歿如一日。中年自小崑、天馬、細林、東佘、鳳皇、拮据凡五峯、墓田不及半頃⑨。至荒丘瘠壤、歲輸動以百計。西歸之頃、坦無私語、藏無餅金。自外惟遺編萬卷、落落山廬、而催殘

已過半矣。蓋以賣文之外，絕妄漁、愧干請。交大遊廣，時與山水花木作緣，隨有隨散。一生似動而靜，似靜而動，客衆厭其溷，客去苦其寂。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晨，非操舸龍潭，則曠室郊外，一時名妹騷客，輻湊而至。或匯兼葭蘋蓼閒，長歌短笛，鷗鷺翔，累日經旬，與不盡不止也，棄不洗不返也。如是而暇爲子孫計哉。雖然，嘗懸觀井圖以自勗，則臨深履薄

之念、曷嘗斯須去懷也。迨除郡邑遠近、例有歲寒之饑、府君自寡至多、分纖袖中、值貧窶及交知老弱、輒量出助之。曰、某何人斯、敢叨上官暖俸之賜、揣分過福、且當代上官種德耳。居恒無貴賤僧俗、凡乞覓緩急、未有不如意以去。不責報、不市恩。墓隣數十家、春夏非白粲則木棉、以鼓耕作、至於助葬撓骼、真有脫驂麥舟之風。冬置蒙荐、自早田養濟以及

儒藏

驛遞囹圄、分給惟恐後。寒夜途行、聞驛夫挽舟聲、必停橈煮糜、以濟饑寒僵仆者。故于鍾賈山倡建甘露亭、賴慧解上人夏施茶、冬施姜湯、黑夜施燈。往來行脚有老病不能頓跣者、三晹授飡、待其健旺而後遣。迄今三十餘載、靡有間也。三族之親生籍衣食死賴喪葬者無算。交游中、假筆墨作布施、投齒頻代津筏者亦無算。一切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宮、

俯藏

邀以補苴罅新者亦無算。與人談、非累朝掌
故、即先輩典型、或稗官野史中可喜可愕之
事、使人聽之亹亹不忍竟。若偶有閭閻不詳
之語、則掩耳障面而立叱之、惟恐其侈口不
絕也。此皆府君之⿰足需言⿰足豈行、遐邇亦有耳而
目之者。其如上關軍國、下係桑梓、時切杞嫠
之憂、真有寢不暇甘、食不怡旨、不啻身罹倒
懸而爲之痛哭流涕者也。集有條議二卷、可

知府君嘔幾斗心血、枯幾莖白髮矣。四方贄文者屨滿戶外、未嘗宂倦倩斵、必欲摹寫神情、大會款曲、方握管命草。草成矣、於發潛闡幽處未暢厥旨、丙夜篝燈幃幙中、屢加改竄、肖其爲人而後止。亦必寓規諷忠厚之意、不忍以危詞綺語欺塞也。交遊幾遍天下、奚敢忽視一人、輕發一函、浪鼓一棹。每以錢塘揚子爲⑩、限、恥作山人游容態。嘗云、王公布衣之

交僅存一綫于天壤、寧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雀所笑。則府君硜硜素節、梗槩可覩矣。嗚呼。府君一生經濟之肺腸、千古豪傑之作用、竟至螢乾蠹老、豈不惜哉豈不痛哉。所可幸者、特有遺文百卷、闡揚忠孝、羽翼典謨、差吐胸中不了之業。俟四刻成全書、則能言立言、冥中自有晝一也。謹技淚詮次如左。

不孝男夢蓮百拜謹述。

校記

①誤：疑作「讀」。

②腹：疑作「復」。

③支：疑作「庋」。

④嘗：當作「常」。倪瓚有《良常草堂圖》，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五〇。

⑤持：疑作「特」。

⑥譜：疑作「諳」。

⑦轍：疑作「徹」。

⑧嘗例：疑作「常例」。

⑨傾：疑作「頃」。

⑩限：疑作「恨」。

偳藏

高忠憲公年譜

清・高世寧 編撰
清・高世泰 增訂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康熙間刻本

《高忠憲公年譜》二卷、卷首一卷，清高世寧編撰，高世泰增訂。清康熙間刻本。

高攀龍（一五六二—一六二六），字存之，又字雲從、景逸，明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以建言謫歸，里居三十年。其間，與顧憲成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往往諷議朝政，抨擊閹黨，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人稱「東林黨」，而高攀龍爲其領袖之一。天啟中，歷官光祿少卿、太常少卿、大理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後爲閹黨迫害，投池自盡。崇禎初謚忠憲。其學宗程、朱，不主王守仁之學，儼然以衛道士自任。著有《周易易簡說》、《春秋孔義》、《就正錄》、《高子遺書》等。

高世寧，字季遠，攀龍幼子。高世泰，字彙旃，攀龍姪，明崇禎進士，授禮部主事，擢湖北提學僉事。後歸隱，重建東林書院，講學授徒，以紹東林之說爲己任。著有《中庸答問》、《高子節要》《東林書院續志》等。

此譜編成於清順治十六年，記載詳悉。世寧跋稱：「爰集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嚴瑴序亦稱：「事實皆取之《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見聞者弗錄。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可見其嚴謹有據。然於東林事記載極略，蓋有所忌避。

佑藏

高忠憲公年譜序

自有天地、卽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三綱九法、一代正焉。聖賢明此理於下、人心學術、千古昭焉。然理者卽之而不可見、而心學之精微、又父不能以傳之

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老、皆曰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泛觴、終也襄陵、一時後世、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趣、要其歸宿、則茫然如搏虚焉。諸能爲孔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之流於

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於聖賢立心行己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起焉、亦欲以明道爲務。然或誤於工夫之失傳、或病於見聞之易惑、各以其意、相爲揣摹、名曰闢佛老、乃其見則猶然

佛老之見也。名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墨之行也。乖離淆僞、不一不公、其孰從而正之。　忠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群哲、斷然以朱子爲宗。其爲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

求之於心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邪存誠，動靜一致，主敬格物，內外交脩。始則參前倚衡，卓爾其有立也。終則霧散冰融，灑然其無事也。簞是貧而樂，達而檢，患難而不憂。簞是坐而言，起而行，

獨處而不愧。繇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儒而不惑。嗚呼、詎不偉哉。萬曆以後、天啟以前、其形於奏疏者、可以格君心之非。其施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之墜。其昭大法、擊大奸者、可以傾一世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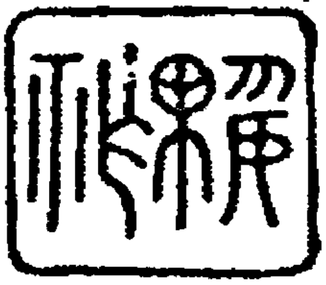
而爲泰。卒之璫禍一發、殲我良人、是乃明祚之將傾、而非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死矣。所傳困學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得乎從入之門、以復覩夫鄒魯之統、豈惟

先生不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孔孟

諸聖賢猶不死也。時

康熙丙午歲季夏、三韓後學吳興祚稽

首拜敬題。



高忠憲公年譜序

高忠憲先生少子季遠編先生年譜成、其猶子學憲彙旃版行之、而問序於瑴。瑴曰、嗟乎、予小子而曷敢序先生哉。無已、則有吾師子華子龍超先生之言在。師嘗語瑴曰、子亦知高先生之學之所自承乎。觀先

生聖賢論贊有十、肇自孔、顔、曾、思、孟、訖於周、程、張、而遂終之以朱子、而不復及乎其他。然則先生意所宗主蓋可知已。穀乃令觀於譜、而吾師之言蓋信。夫先生之學、大約具困學記中。其候雖有甘苦淺深之殊、而要從朱子入道、莫如敬之一言始。繇是

偘藏

惣輯朱子要言、爲續近思錄、羨墻步趨、朝夕以之。蓋先生雖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而又恐涉於漭洸無津涯之塗、故斷然以朱爲的、言心必統之以性、言悟必實之以修、言靜坐必程之以整齊嚴肅、辨儒釋異同及陽明無善無惡之說之非、必曰反而

求乎理。而其所接席訂証者、則有顧涇陽先生。遠近磨切、則有馮少墟、錢啓新諸先生。於是考亭之傳沃乎其內而曄乎其外。其至潔者旣形於審義利、修廉隅之際、而至偉碩者又見於正色立朝、爲士類爭忠邪、爲宮府爭綱嘗①之大、而謂先生非朱子

之嫡系、而其誰也歟。抑觀朱子在慶元間雖遭道學黨錮之厄、然蒙孝宗之知、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先生當萬曆重熙、竟懷抱其忠、不得一見　天子、且至以言事被謫、坐老林泉者垂三十年。迨庚辛之際、錄用舊人、時先生齒宿意新、未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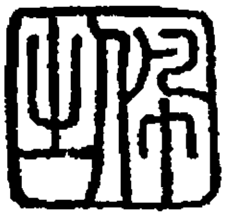
臣精消亾為慮。而不意忠勤甫効、黨禍旋興、投淵之悲、遂使千古與屈同弔。其視朱子所遭、何尤不幸之極也。然當是時、儻從楊左諸公相率赴難、豈不甚烈。而先生顧獨以從容整冠、拜表自沉者、上為　朝廷略存禮遇大臣之體、而下以留不戮之慮

髮於衣冠塗炭之秋。此與朱子疾革時移寢中堂、領儀禮而不從書儀者何異。嗚呼懿哉。死之嘗②變不同、而同歸於道、其斯以爲朱子爲先生而已矣。先生殉節於天啓丙寅、後三十有三年而譜成、事實皆取之困學、三時日記及疏揭等書、餘非家庭親

見聞者弗録。蓋先生之子之譜先生、皆先生之自譜者也。因念先生殁後、滄桑再易、凡中原文獻之漫滅、不復存者、何可勝數。而李遠獨能寶護先澤、詮次罔遺、學憲復能爲之交質互訂、刋示以諗來學、是先生之道雖弗克大行於當時、而猶獲著明於

後世者、夫孰非其後之人紹述之功爲多也。然則讀茲譜者、卽先生家學之無替、亦於是乎可徵焉。

同邑後學通家子嚴鼓頓首拜撰。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記予小子諸生時、彙旃先生督楚學、如韓李出、元和文章一變。試課暇、即率諸生闡提宗旨、不欲爲不該不詳之士。以故楚士至今稱葛屺瞻、高彙旃二先生

儒藏

云。予李常先生猶以道自荷、講學不輟、遠近奉爲盧牟。一日、出忠憲先生少子季遠所輯年譜示予、且屬序余。捧而讀之、固知源遠流長也。夫忠憲先生誕於明世宗之壬戌、歿於熹宗之丙寅三月、

其間之顯之晦、之升之沉、之聚之散之存之亡、皆天之有以使之、其實先生自主之者矣。其自主之者何也、道也。天不能有治而無亂、人不能有盛而無衰、有休而無咎。自凡之人儷之、則以亂隨治、

以衰隨盛、以咎隨休。而自求道者趣而曰、治也、亂也、盛也、衰也、休也、咎也、非天之使之、皆其道之所必現之境、必周之變。而淺膚往往差觀之、異端往往幻視之、正人君子所必渾於冥茫、散於天壤

而息消於有覺者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者、人之晝夜也。故惟知道者能通乎死生。人以爲生也、死也、常也、變也、不知其爲道也。忠憲先生甫弱冠後、卽寘契先天、讀書巖課、壁間悉粘一

圈。圈者、無極而太極也。又作復七規、取七日來復之義。及登朝、冬至習儀朝天宮、靜坐僧房、自覺本體、與閑邪存誠相會。後講易東林、和至日詩曰、一元只向動中開。又曰、人人自有圓圈在。又著周

易孔義、知先生道術義孔、潛心於易匪一日矣。友歸季思、顧涇陽、磨切錢馮、辨論管李、其講究易非一日矣。於易獨取乎復。復、一陽也。至日閉關、靜以養一陽也。然以天地之數論之、陽一陰二、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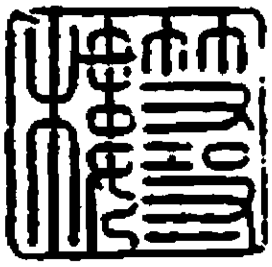
少而小人多、治少亂多。故先生不免於難、貶揭揚、權璫禍、氣數然也、於先生胡與。故安受其難而不辭不驚、如古賢臨歿、觀化弄丸也。雖先生中訾、而畫前易壁間圈、皆渾合乎升沉聚散、存亾治亂、

盛衰休咎而一以視之者也。至其編朱子語錄、格致誠正、一以考亭爲歸。闢異端似子輿氏、辨新說雖王李不假、如朱辨陸也。爲朝廷晰邪正、爲萬世正綱常、範圍曲成、豈小補哉。雖然、是編也、主困

學記。處困而亭、其大人乎。不亭於遇而亭於心、先生知天立命、常存可也。終於坎、圈內亦有之數爾、先生不驚也。非得道而能若是哉。得道而生、得道而死、自宋諸君子以迄今先生、不媿一人而已。

余何敢不暢爲先生表述、俾後之覽年譜者若元會運世、有道以行乎其間、不絶如卯先生矣。而況有紹而述之者、固能續大道於茫茫也哉。

康熙丙午、楚濳後學朱士達頓首拜譔。



高忠憲先生年譜序

熹廟末、諸君子被璫禍、幽囚囹圄、備極楚毒。有識之士不勝扼腕浩歎曰、國家綱紀掃地盡矣。嗚呼、然後知高忠憲先生爲得死所也。先生殉難在丙寅三月、迄今二十餘年、季子季遠謀輯先生年譜、潛心者久之、

始克成、而屬余序。余惴惴懼弗克副、又不敢諉。譜以先生困學記爲主、困學記、先生之自譜也。先生曰、善學孔子者莫若朱子、繹朱子之言、入道莫如敬。遂從事主敬之學、蓋不啻準的奉之矣。江行舟中、反覆體究、不越程朱所示法門。困衡極而一日豁

然、本體覿露、實無一事。曰、未也、敬義夾持、進修密察、而最得力者、數十年涵養靜謐、栽培深固、以立本而用不窮。至於一性瑩然、天人無間、知本知至、而中庸其至、則深造自得之候、然爾。先生嘗叙朱子節要矣、謂孔子而後、闢邪衞道之功、莫大於孟子。

孟子而後、闢邪衞道之功莫大於朱子。微朱子、卽聖道弗著。而非深知孔子、朱之學亦弗著也。此先生爲朱子嫡傳之明徵也。明朝自嘉隆以來、儒而逃釋者相踵、復有王氏之學、嵩揭良知、掃除格致、陰帥天下學者騖玄曠而蔑繩檢。先生潛心孔氏、於

前聖後聖，若合符節之處，洞若觀火，而後闢而闢之，辨二氏，辨新學，直推究本末，灼見其所以然與所必然而不爽者。然則繼朱子而闢邪衛道，非先生其誰也。先生立朝不滿二載，凡學術之弊敗，朋黨之蔽蒙，宮府之危疑，宗社之𣏾隉，侃侃論列，一本

知至意誠精覈允當、無一語涉欺妄。假使
先生得侍講幄、如熙寧③之考亭、所以啓翌
聖明、弼扶治教、豈曰小補？云爾。祇以政本
非人、日中豐蔀、一落譴籍、坐老林泉。及天
啓起廢、又不幸處諱學之朝、爲黨人側目、
以及於難。吁、其甚矣。雖然、黨人之困折先

生也以其學、而先生自信自養、浩然而獨伸者卒以學。如石之介、湛徹幾先、從容止水之則、不辱國、不辱身、與朱子移寢中堂、恬然而逝者何異。信乎、尼父無臣、子輿易簀、古聖賢得正歸全、要於夕可、其致一耳。繇斯以觀、道南祠之從祀於先生、安乎、否

乎。毘陵錢啓新先生輯源編、滙編、如正閏統。源編上自羲農、下迄程朱而止、自餘漢唐宋諸儒以及明朝從祀四君子、皆入滙編。先生論贊諸聖賢、自先聖顏曾而下、亦迄程朱而止。學脉正閏、其嚴也如此。然而特祀之議、言之今日、恐益滋謠諑。何也。先

生之道未大章也。先生遺書炳朗千古、道曷嘗不明。然必學者共行之、共明之、而後爲大章。先生之道得大章、而後知先生朱子之後一人也、祀典以俟論定可矣。謹序。

順治巳亥春、通家子華允誼頓首拜撰。

儒藏

高忠憲公年譜序

先朝理學之儒，其盛不減於宋，然其間出類拔萃爲世所共推服者，十數人而已。十數人之中，尤必以河津薛文清及錫山高忠憲先生爲金聲而玉振焉。予讀書錫山，高先生少子季遠與猶子學憲彙旃以先

生年譜來示、且請爲序。予後先生之生四十有九年矣、何敢序。抑先生事在國史、行在鄉國、名在天下、又何庸序。雖然、不可以無言也。夫朱子生於有宋之季、集有宋一代之成。先生生於有明之季、集有明一代之成。是不可以無所發明、請得而推言之。

有明理學承之自宋陳靜誠、宋文憲、陶姑孰、皆衍其緒者也。至於曹月川而始真薛文清而始大。吳康齋之後、其傳浸盛矣、而純駁即由之以起焉。殆④王文成而其教大昌。自正嘉以迄隆萬、上則縉紳、下則士庶、家談戸說、講學之風、自宋以來未有盛於

此時者。然而物衆則僞生、言哤則敝起、浸
浸至於鄧豁渠、李溫陵、林道乾、何心隱之
屬、八風舞而六經掃地矣。端文顧公標性
善之旨、而狂瀾爲之稍障。先生繼起而力
持之、而後孔孟程朱之正學渙然復明。夫
文成之學、大純而小疵者也。顧自無善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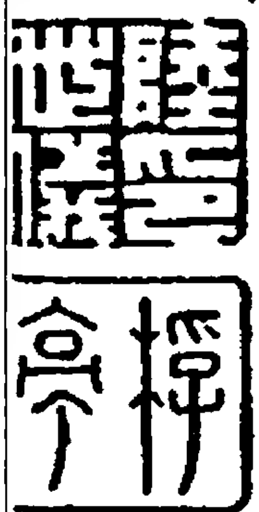
惡之旨揭、而從而繼之者率皆鄙困學而詫生知、詘工夫而崇本體、名爲大一統而合三教、實則率孔孟以事釋伽。古今以來、人倫中正之理幾於蕩然。今讀先生之年譜、以困學自居、何其甘遜於生知也。以居敬自勉、何其不憚煩於本體也。辨新學而

三教合一之說，窮、辨異端而援儒入墨之途塞。然則斯道之眞傳，自文清以來，所謂晦而復明、絶而復續者，不屬之先生而誰屬耶？而謂先生之功不上同於有宋之朱子耶？特以遭時不偶，未得大行其道，而從容止水，不知者猶與氣節同觀。嗟乎，先生

之詩不云乎、綱常盡處此身全。蓋先生之學固已合死生而一之矣。處常處變、時有不同、道則無不同也。先生之子若侄輯年譜成、跋之曰、他人成仁取義之奇節、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詹哉言乎。足以覘先生之家學矣。雖未獲大彰於時、然朱子

之學亦以歷久而愈著。予嘗讀嘉善陳氏幾亭之書、固先生之門人也。其所以尊師者備至、而復能暢其師之說、則安知繼起者不更有人。而將來之尊信吾高子、不猶今人之尊信吾朱子耶。

婁東後學陸世儀頓首拜譔。



儒藏

卹贈制詞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臣子立朝大節、首持正以無回。國家起敝維風、必旌忠於不朽。雖義烈非計榮身後、而褒終乃示勸將來。爾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清標峻品、正學弘猷、儀著皇華、丹敷疏草。雖投荒而丘園道貴、迨召用而卿寺勞深。每多砥柱之危言、遂晉内臺而總憲。觸邪秉直、逆豎寒心。愛中含

沙、遽甘殞命。從容遺表、恍尸諫於當年。卹錄易名、樹忠魂於今日。是用贈爾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愍、錫之誥命。於戲、八座追崇、渥寵不忘乎華袞。九原可作、芳名永播於清流。垂景耀於士紳、服休光於冥漠。

諭祭文

維　崇禎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皇帝遣直隸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　諭祭原任都

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高攀

龍曰、朕聞善道之守、在嶽摠而瀾翻。履變而貞、必雪

消而晛見。惟卿一代碩人、四朝耆德、繇夙慧而紹明

絕學、歷諸艱而獨抱孤忠。亦欲正人心、大闡濂洛關

闓之輿。豈肯逐時好、直脫功名富貴之塲。不以初獻於廷、而沮敢言之氣、即使終老於壑、猶存報國之忱。著述三十年、是亦爲政。名世五百載、蚤應其期。嶽立朝端、巖巖爲衆正之領袖。嶷然憲府、凜凜植四國之紀綱。奮除倚社之奸、弗顧投鼠忌器。酷罹反戈之噬、寧甘射影含沙。誼不受辱於僉壬、屈大夫庶幾知己。死尚見諒於明主、史子魚庸有同心。大節表於眞儒、

正終憖夫遂養。感茲波逝、朕何忍 問之水濱。愧彼炎趣、禮所貴薦夫蘋藻。靈如有知、欣然祇享。

又諭祭文

維 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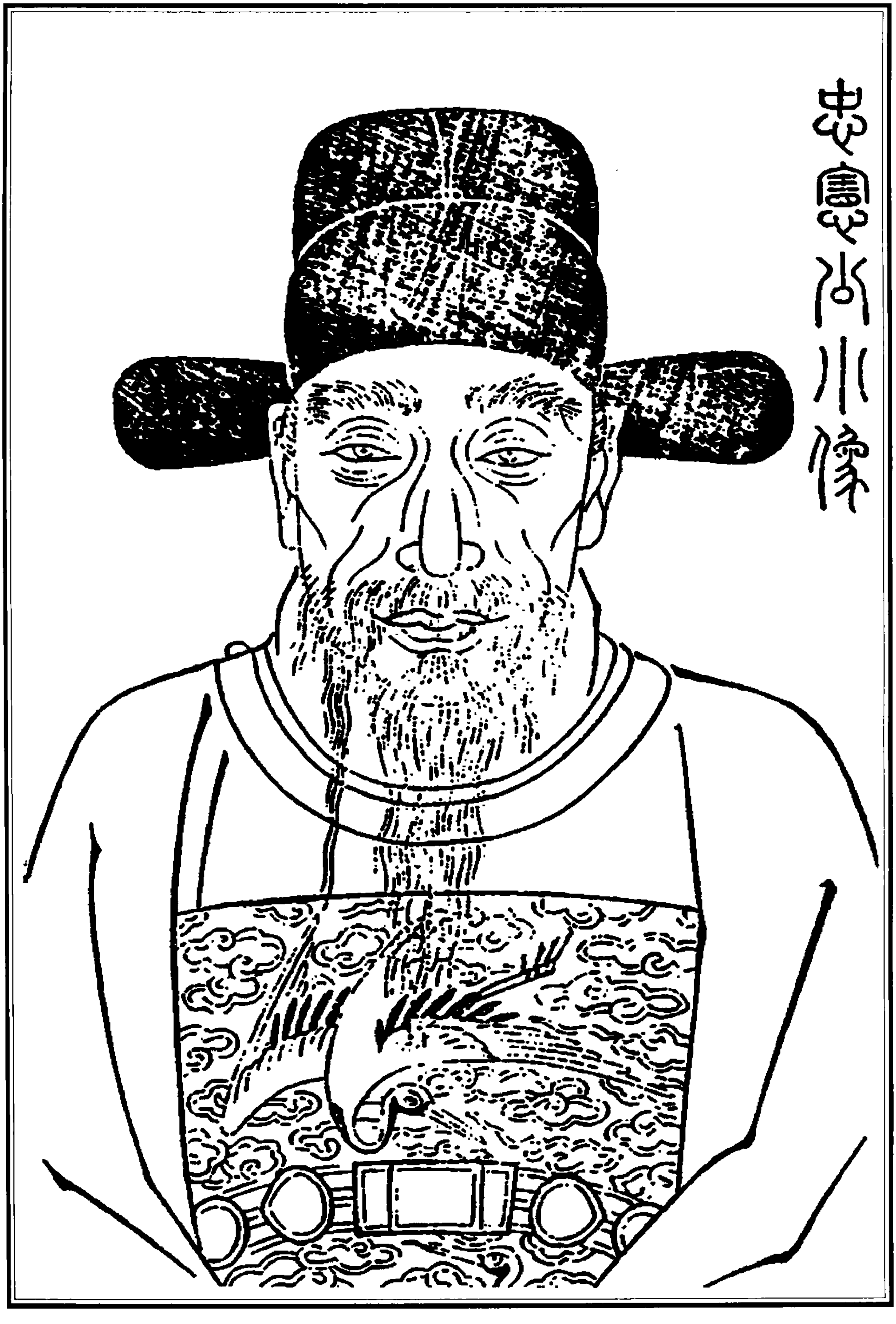
皇帝遣常州府掌印官劉興秀、 諭祭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攀龍曰、天倚柱以正其傾、地賴維以紐其絶。維卿以浴日

禰天之慮、振廻瀾砥柱之功、如李膺一代高標、若蕭傅千秋勁節。而邃學完養、以歛其鋒、直節剛腸、不矜於氣。芠慭去幹、視死如歸。星已殞而芒耀天、堅雖藏而名蔽地。悲哲人之已逝、儼遺老以猶存。式頒諭祭、寵賁黄壚。欽哉。

附春秋丁祭文　　同邑後學張夏譔

具官某等致祭于

明先儒高忠憲公景逸先生之靈曰、於惟先生理學氣節、文章事功、孝友廉潔、靡德不同。吉甫爲憲、屈平比忠。論定有年、發蘊無窮。皇皇諸儒、誰折其衷。宋有朱子、明惟高公。茲當春秋丁、禮行禴甞祭、尚饗。


忠憲公小像

高先生像題詞

大學士文震孟

詩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每誦斯言、未嘗不三復流涕霑衣也。夫天啓之季、姑蘇毘陵間觸璫焰死者六人、皆吾友也。而高存之先生則吾所嚴事心師者也。先生甫登進士、即以建言、居謫籍三十年。復起、歷仕總憲、所涖皆有樹立。居鄉講明正學、聲律身度、爲世所宗。爲憲臣、劾治御史之最貪者一

人。其人逆璫義兒也，以是遂及於禍。先生殁有遺奏，其從容守正於死生之際如此。聖人復起，能易斯言耶？已何逆璫誅，義兒縊，先生之識力益顯然較著。蓋天祐社稷，篤生聖帝，邦國所以危而復安，人道所以絶而復續也。嗚呼，此豈人力也哉。

敬瞻先生遺像，爲楚辭以招之。

穆重淵兮絶垠，驂赤鯨兮層冰。睠涸濆兮儵忽，廻風

衡兮嚴霜，零靈扉抑兮偃蹇，含素水兮叢深，目渺渺兮自遠。哀高丘兮陸沉，入帝宮兮擒翅，陽炎炎兮卿雲。昭靈纏綣兮熙朝，佑先皇兮逍遙，靈容與兮崔嵬，紛玉佩兮陸離。搴桂檝兮延佇，碧舟淵涵兮人間，望思。

題高忠憲公像贊　華亭宗伯董其昌

湧陰禍濺，常山齒裂。三光浴焉，此一點血，汨羅波清，

崖門颺起。八桂奠焉、此一勺水。臣心皎潔、臣義從容。國體如天、奉以始終。結纓恃氣、歛棋秉誼。公如岳達、萬仞立卓。擊狐狐伏、射隼隼飛。雖有城社、迄無憑依。白璧懷中、幽光弗缺。袞衣帝傍、正氣不滅。凌日厲月、叱風鞭霆。群魅見之、碎肝銷形。誰知公神、湛然不掛。北斗以南、惟此儒者。

高忠憲公像贊　始寧太史倪元璐

贊曰、道喪之世、忠者死爾。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以死止。死忠之死、不虧國美。京貫鷄連、鉤黨殺士。士盡死者、公大而禮。爲士鎩榮、同文之豼。爲國洗辱、汨羅之沚。疇茲公忠。信國文氏、正反相明、如車合軌。當宋既灰、厓墮其祀。嗚烈取著、所以燕市。當明鼎盛、閹干其紀。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國光、止水國體。大人之死、非苟而已。

高先生像贊

同邑後學吳桂森

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義。以身徇道、義盡仁至。

校記

①綱嘗：當作「綱常」。

②嘗變：疑亦當作「常變」，謂經常與變異。此譜「常」字多作「嘗」，以下不再出校。

③熙寧：按朱熹自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入仕，歷仕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紹熙、慶元，而無「熙寧」。此處疑誤。

④殆：當作「迨」。

高忠憲公年譜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公諱攀龍，字雲從，更字存之，號景逸，學者稱爲景逸先生。世爲無錫人。萬曆壬午舉人，己丑進士。初任行人司行人，莛言謫廣東揭陽縣添註典史。天啓元年，詔起光祿寺寺丞，歷陞光祿寺、太常寺、大理寺少卿，太僕寺正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天啓六年，以璫禍被逮，草遺疏自裁。崇禎元年，卹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賜祭葬，廕一子，奉旨祀郡邑鄉賢祠。

元配王氏封夫人。
高氏自孟永公而上、譜逸無徵。世居青城鄉、世農、事亦無傳。自孟永公始居邑之東南隅、一傳爲耕樂公、名如圭。再傳爲省軒公、名翼、後以字行、曰鵬舉。三傳爲雪樓公、名適、誥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滿氏贈夫人。是爲公曾祖父母。雪樓公生二子、長名材、爲靜成公、嘉靖辛卯舉人、黄巖知縣。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祀名宦鄉賢祠。配邵氏、繼李氏、初贈淑人、再贈夫人。是爲公祖父母。次爲靜逸公、名校、初贈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朱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嗣父母。靜成公生子爲繼成公、名夢龍、後以字行、名德徵、太學生。初贈奉政大夫、

光禄寺少卿，再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累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配陸氏、二室邵氏、初贈宜人，再贈淑人，累贈夫人。是爲公本生父母。孟永公以下行實詳公自撰譜傳中。

世宗肅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時，公生。本生父繼成公、本生嫡母陸夫人、生母邵夫人、生公於稅務里。大父靜成公兄弟二人，弟靜逸公年四十七無子，公生甫月，靜成公謂靜逸公曰：吾兒且舉二子，其少者可抱也。於是公爲靜逸公嗣，母朱夫人。先是靜成公書齋種盆荷，戊午一花，生長孫明陽公。壬戌再花，生公。靜成公作詩志喜曰：盆荷今歲又新栽，到老風情覺更孩。餘六旬惟兩度見，隔三年後一花開。吉祥共詫有先兆，

孫子應多是俊才。慚愧庸愚那得此、須從祖父本原猜。後公得詩於冗紙中、捧誦珍悼、恭跋云、蓮、花之君子也、發於盆盎、小能大也。嘗人神局於六尺、君子神充於宇宙、亦若是矣。出於污泥、污能潔也。嘗人心役於五官、君子心超於萬物、亦若是矣。蓮、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孫相率爲君子、乃所以報吾祖、報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歲。

四十三年甲子、三歲。

四十四年乙丑、四歲。

四十五年丙寅、五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六歲。公就外傅、善讀書、言動不苟、有成人度。讀罷、嗣母朱夫人予果餌、必恭而受之。或命自取、必謹如所命之數而止。

二年戊辰、七歲。

三年己巳、八歲。

四年庚午、九歲。

五年辛未、十歲。聘元配王夫人、爲抑所公女、欒山公孫女。

六年壬申、十一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十二歲。從承遜庵先生習舉子業。

二年甲戌、十三歲。

三年乙亥、十四歲。　四月、大父靜成公卒。初、靜成公愛公特甚、

每晚必命公入書齋講說書義、以遠大期之。靜成公有小像、繪圖公執卷侍側。臨終、謂靜逸公曰、弟無憂、弟有子、足娛老也。靜逸公歸、呼公摩其首曰、兒眞足娛我老矣。

四年丙子、十五歲。從茹澄泉先生學、凡七年。

五年丁丑、十六歲。

六年戊寅、十七歲。

七年己卯、十八歲。

八年庚辰、十九歲。

九年辛巳、二十歲。元旦、隨靜逸公至外家。靜逸公小帽、公弱冠衣冠朴素、投刺者止一人。時王氏貴顯、門庭赫奕、賓朋滿座。有狎客某見公父子寒素態、詞色甚倨、竟不相揖。歸途靜逸公曰、世情如此、兒亦覺之否。公曰、此似不足責。曰、誠不足責、然當知自勉。公謹受教。八月、補

邑諸生。學臺李公名時成、湖廣黃州人。時江陵相當國、大縣入學止十五人。十月、娶王夫人。先聘者已殤、王公曰、如此婿天下第一流人也、可覿面失乎。即抱內戚沈公女續好。至是出閤、一如己女。公偶王公國士之德、永勿替焉、終身無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歲。師事西席劉完孺公、沈復吾公、友事陳華犀公。是秋、與三公同寓同榜。八月、鄉試中式。座師沈公名鯉、號龍岡、河南歸德人。沈公名懋學、號晴峰、浙江平湖人。房師徐公名民式、號撿吾、福建浦城人。松江司理。闈中原係落卷、本房中式者已呈主考、待曉發榜矣。徐公就搨、不能寐、鼠嚙其足者三。徐公異之、牘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急趨主司、諮

其故。沈公秉燭一覽、即嗟賞不已、遂得中式。渴見時、便以天下士期之。

十一年癸未、二十二歲。會試不第。三月、抵家。讀書外家、與諸名碩結社課文。暇則探討近思錄及諸先儒語錄、時已專志聖賢之學矣。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歲。讀書外家。十月、朱夫人卒。十二月、葬朱夫人。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歲。讀書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每日經行之處、壁間悉粘一圈、期於觸目警心、無至此心放逸。八月、生母邵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儒藏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歲。八月、遊武林。記見遺書。

十九年辛卯、三十歲。十月、服闋。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歲。二月、赴京謁選。公自記小冊云、予生質鈍甚、藉父兄師友之教、欲勉爲君子。茲將北行、撿笥中、得書牘若干首、而不能盡攜。謹錄其要語、以備觀省。六月、授行人司行人。初到部、擬選縣令、寄繼成公書云、兒觀今日時事日非、天下事無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京職悠悠、坐老歲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頭、以後便可迎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兒自量力能爲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爲之。邑

伯王公諱弘誨，房師考功司員外郎趙公諱南星。趙公批硃卷云：此卷似知學者，當拔之牝牡驪黃之外。三月，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　六月，靜逸公卒。　七月，聞喪。　八月，抵家。　十二月，葬靜逸公。先是，靜成公未舉子，夢二龍飛騰霄漢，各有攫拏之狀。繼成公生，命名夢龍。公生，初名希良，後嗣靜逸公，靜逸公奇愛公，恐覺其爲抱子也，改名攀龍，與本生稱雁行矣。公成進士，客有以爲言者，公曰：天乎，吾罪當死。吾不敢言之於前，忍易之於後乎。繼成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也。遂不易名。

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類爲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肆然斥之曰誤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背之也。抑臣有深憂焉。自　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　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　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祈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

不得浸淫於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未之有也。奉　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論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剿襲浮詞來奏、姑免究。禮部知道。

八月、上今日第一要務疏。時　神廟久輟朝講、建言者譴謫相繼、刑罰峻急、國用空虛。公具疏、畧曰、臣無言責也、而言、非越職也。人臣之義、敬若爲大。心有所知而不言、不敬莫大焉。且事關君德、天下大利害所在。我　聖祖立法、百工技藝之人、皆許直至　御前奏聞、而况於臣乎。不敢瑣瑣、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聞。一曰天下之大本。所謂大本者何。　陛下之心是也。人君之心與

天爲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應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應之。古之聖王終日乾乾、操持此心、以對越在天。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閒、起滅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必觀經書、以求聖賢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别。又必時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是則一日之閒、此心嘗止於義理、人欲不得而乘之。心有所止則靜、心靜則氣和、氣和故喜怒皆中節、而刑罰不過其則。　聖心沖然和平、　聖體泰然安舒、而後天地之和應之矣。二曰天下之大機。機者神化之樞、得其機而化、斯神矣。臣觀今日內而百官、外而萬姓、所引領於　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裁內帑。是四者、　陛下爲之甚易、

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怨快覩於一朝，觀聽遠新，精神頓聳，天下事無不可爲矣。可言者不止於是，而四者其要機也。疏入留中。十月，謁總憲孫立亭公。孫公云，諸位長官乘此正好讀書，不可蹉過。又云，律爲用世本，不可不讀。公因加意律學。十一月冬至，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語見困學記。錄二程夫子語錄。十二月，奉差頒詔南京，謁孝陵。公務畢，候鄒南臯先生，又會葉閒適、薛園臺、瞿洞觀諸先生講論旬日而别。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歲。正月，抵家。七月，遊武

林。九月、赴京復命。十一月、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時太倉相當國、正人多被斥逐。公具疏、畧曰、臣觀從古以來、君子小人迭爲消長、而治亂亦若循環。聖人爲戒、必謹於消長之際。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中間不及朞年、　朝廷之上、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巖黜矣。近李禎、曾乾亨復不安其位、乞去矣。選司孟化鯉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黜矣。臣惟天地生才實難、國家得人甚急。廢黜如此、後將焉繼。且　皇上朝講久輟、群臣不得望見顏色、天言傳布、雖云　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臣恐　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行其嫉妬

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貽皇上
以拒諫之誚。其爲聖治之累不小也。伏願皇
上深賜省察。至於輔臣王錫爵、迹其自待若愈於
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異乎五十步視百步。
即如諸臣罷斥、隆眷誰出輔臣之右。何忍坐成
皇上之過舉。臣恐輔臣聲音咲貌之間、雖示開誠
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
私。伏望聖上諭輔臣深自省察、與其自私用智、
心勞而日拙、孰若大公順應、心逸而日休。臣愚不
勝至望。又謂楊應宿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狥閣
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爲風裁、
附吏部爲得計。其爲說愈佞、其爲害愈深。臣恐此
說一倡、不惟足以箝制人口、上之誤朝廷、中之誤
輔臣、下之誤一時、其害不知所底。伏願皇上亟

儒藏

加顯斥。奉　聖旨、已有旨了。時楊應宿疏論公說謊附會、吏部奉　聖旨、近來小臣不修本等職業、專鬬是非。這本着該部院會同該科從實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高攀龍爲顧憲成所使、亦問高攀龍何以見得朕一事不管、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明白叅看來說、不許狥私黨護。

閏十一月奉　旨會問、詳後癸巳記事。降補應天府檢校、旋謫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奉　聖旨、高攀龍已令吳弘濟黨救、着降邊方雜職、不許朦朧推陞。吳公削籍。　公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爲難。人心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

便鳳凰翔於千仞。吳公答書曰、流俗淺人、那知此意。此行身輕蟬蛻、其樂何如。悠悠之衷、想丈與弟共之也。

十二月、辭 朝啓行。公日記云、良鄉縣令公強名思、出拜致恭、議論甚正、且勤慎言、以防小人、風塵中亦難得此。至雄縣、以與人疲乏、持束往縣中討夫。縣令成名已竟不發、雖不爲意、尚徵有念。因思人之怨皆起於求、有求即非正、已正則不求、不求則無怨。戒之戒之。

歲暮、抵家。

附公癸巳記事

太倉相以癸巳再入閣、適當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趙南星去其私人蘇鄭、徐泰時、殷都、胡汝寧、蔡系周、柯挺、楊四知、樊玉衡、張應登等、錫爵大恚、

佑藏

乃與次輔張位合謀，因給事中劉道隆疏批降南星於是孫鑨亦去。陳泰來、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各疏爭之，皆謫去。吏科都給事史孟麟以病去，選司孟化鯉又不附錫爵，因其推用張棟，一署皆黜。尚有趙用賢爲吏部侍郎，錫爵必欲去之後已。乃先有正風俗一疏揭，大意言民間倫理不正，皆繇大臣先不以倫常爲重。今後凡有犯倫理事，必用嚴革。半月後，卽令吳之彥子吳鎮論用賢絕婚事。有　旨，該衙門知道。禮科都給事張貞觀言之，用賢辨之，俱奉　旨，部院從公勘明來說。錫爵乃令御史陳愓力詆用賢，都御史李世達有辨言易淆，公道難泯，疏糾之。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力詆世達，於是戶部侍郎李楨又糾材與應宿。應宿又力詆楨，於是用賢、世達皆去，李楨、曾乾

亭皆求去。是年十一月、行人高攀龍以復命至京、疏論前後事。楊應宿又誣吏部趙南星、劉四科贓私、又說高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爲姻、此疏專阿憲成。錫爵票　旨、以一事不曾四字挑動　聖意。皆奉　旨、着部院問應宿、何以見得吏部許多贓私、問高攀龍何以說朕一事不曾、親批親點、俱出輔臣之意。時吏書陳有年、侍郎蔡國珍、都御史孫丕揚、呂坤、吏科都給事許弘綱、齊至朝房、先問應宿、吏部贓私、一無情實。問高攀龍、攀龍曰、行人本内並不曾說　皇上一事不曾、但令是是非非一切倒置、誤　皇上、失天下心、是誰爲之。於是有年等覆奏、謂應宿一激而嫚罵堂官、再激而株連異己。說者以二三大臣之去、方歸責於己事、而復倡爲朋黨不根之說、將流禍於方來、罰治未悛、忿爭已

極、所當議處。謂高攀龍感事陳言、每抱惜才之嘆、說非不正、而際　聖主當陽之時、爲不必然之計、遂以區區効忠之意、取不擇言之尤、屢於抑闇、疎於削牘、所當罰治。於是應宿、攀龍俱謫。先是、御史吳弘濟當未會問時、抗疏言攀龍爲君子正論、應宿爲小人邪說、亦降調去。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戶部主事譚一召、刑部主事孫繼有合疏救、俱削籍。希范逮而得釋。臺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省中公疏救、爲首罰俸一年、餘罰七月。弘濟初降二級、調外、至是削籍。

二十三年甲午、三十三歲。　七月、赴廣東揭陽縣謫籍。公夙有志聖學、其發憤修悟、大要得力於揭陽之行、詳後困學記。又有三時記、蓋公之謫、秋徃

春歸，故云。

會管東溟、王少湖於吴門。

記云：二十九日至吴門，會管公東溟。公議論英偉，使我一時如遊奇山怪水之洞，應接不暇。復曰：吾人有一念毁譽着心，還是小人路裏人。令人更發深省。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興者，便是凡民。須是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顧，不要懦弱了。予猶記去年先生一見，謂予曰：居鄉勿為鄉愿，居官勿為鄙夫，寔當終身誦之。

八月，遇吴子往、陸古樵於武林。

記云：八月六日至武林，遇吴子往、陸古樵。古樵名粹明，廣東新會人。萬里孤身，東遊訪學三年矣。予往見而奇之，朝夕與居。其人清苦澹默，終日静坐，或至閉戶經月。與之錢則辭，與之衣，寒則衣之，暖則返之，井然不

苟也。問其所從師、曰潮陽蕭自麓。問其學、曰主靜。謂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益。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予深肯其言。

登釣臺拜嚴先生祠。記云、十五日五鼓渡江、連朝陰雨不開、篷牕隱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勢一轉。十六日早、雨中登釣臺、拜嚴先生祠。

遊武夷拜朱夫子蔡九峰先生祠。記云、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遊九曲。於二曲拜蔡九峰先生、於五曲拜朱夫子、即武夷精舍也。

答李見羅先生書。記云、二十九日至延平、寄李見羅先生書。見羅以去秋書來、論止修之學、至是始答之。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至誠正總付之無

所事事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炤管提撕、使之嘗止。嘗止、則身嘗修、心嘗正、意嘗誠、知嘗致、而物自格矣。予則謂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介、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修身爲本、聖訓昭然、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喫緊沉

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着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耳、然見羅則自謂孔孟的傳、恐決不相入也。九月、過九龍十八灘。日記云、山高水險、峰頭月吐、村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夢囘、水聲清徹骨髓。數旬以來、得山川之助殊不小也。○記云、予於壬辰春服闋至京、卜得一籤云、一生心事向誰論、十八灘頭說與君。不解所謂。迨揭陽之 命下、偶簡路程途、見自江右至潮當經十八灘、遂瞿然而驚。已又遍詢之、知從閩道爲徑、則不必過江右。予戲謂神無如我何矣。比達閩省、至崇安逆旅、主人云、路出三山甚迂、宜取清流便。予欣然從之、不虞有所謂十八灘也。至是、舟人始以告予、乃知人生

儒藏

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過汀州。語見困學記。過大姑。記云、十五日、過大姑、灘流湍急、亂石縱橫如牙。舟別無柁、舟人僅以兩槳斡旋之、每下一灘、舟輒刺入白浪、浪裹復出、時時穿石罅中行。予初亦不免動色、巳遂視之如夷。以此知險須用習、習坎之義大矣。抵潮州。記云、十七日抵潮、二十日至揭陽、假館於李氏之祠。二十一日謝　恩、拜　聖廟訖。二十五日、蕭公自麓以予寄陸古樵書、遂來訪予。公出羅念菴先生之門、以主敬爲學、所見甚正。談論終日、歡相得也。課試儒童。記云、讀書靜坐之餘、日有儒童以所爲文來、予稍爲正其文體。或有惑於新說敢背傳註者、務裁抑之、期於反正乃巳。每旬一會、從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數人。○日記云、思無

益於地方、日接見民問子弟、與之說書談文、冀有裨益。

編集朱子要語成。

記云、官舍優暇、深宜讀書。朱子以是月編完。連日編書稍覺忙迫、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虛閒、養心叢慮之本也。日記云、思得處事刷洗到盡處、無一毫拖泥帶水意思、方見精義入神。簡點過失、在言語上多、宜專於此致力。溫習周易、性理、飯後每誦詩一二章。信哉、詩之可與也。每晚讀楚詞一篇、忠誠懇至、何減三百篇。然非朱夫子、亦未易一暢曉屈子丹衷也。

患病靜坐。

日記云、因病復取修煉家說覩之、覺其鄙而不足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區區自保其神氣、以偷生其間、亦焉用之。若夫慎言語、節飲食、毋勞其形、毋搖其精、毋使思慮營營則

偁藏

誠養生之至要矣。

序王文成年譜

記云：十一月，二府致菴莊公以文成年譜來，欲予序而刊之。予觀文成之學，蓋有所從得。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及婁一齋與言格物之學，求之不得其說，乃因一草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棄去。則其格致之旨未嘗求之，而於先儒之言亦未嘗得其言之意也。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其心已靜而明。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夷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故胸中益灑灑，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舊學之益精，非於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處於二氏，必欲篡位於儒宗，故據其所得，拍合致知，又粧上格物，極費工夫，所以左籠右罩，顛倒重

後、定眼一覷、破綻百出也。後人不得文成之金針、而欲強繡其鴛鴦、其亦愼矣。予於序中亦未敢無狀便說、姑記於此。

作陽明說辨。凡四首、全刻遺書。

蕭自麓書來、記云、初九日、自麓以書來曰、工夫不密、內有游思則主不一、外有情行則儀不飭、非敬也。必須內外協持、積養深厚、使此心無少間雜、斯謂能一、斯謂眞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便走。又曰、學貴含蓄深固、最忌洩漏。某嘗自思惟、只用功不密、洩露太早、敬爲執事誦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語語破的、謹爲書紳。且自麓所最服者、魏莊渠先生、又可見其學之正矣。予數年來、亦殊悠悠。自出門至此、已三轉手勢。以此知學者暫見些光景而遂以爲有悟者、皆妄也。

往訪自麓。記云、往潮陽訪

自麓。自麓出念菴諸書觀之、其學大要以收攝保聚爲主、而及其至也、益見夫離寂之感非眞感、離感之寂非眞寂。念菴殆已合寂感而一之、至其取予之嚴、立朝之範、又正陽明門人對病之藥也。時潮俗頗侈、予與自麓相約、葬止五簋、盡祛繁儀。蕭氏諸郎皆謂不可、而自麓見信、獨守約言。予將別請教、自麓曰公當潛養數年、不可發露。先輩皆背地用一陣堅苦工夫、得成就耳。予深然之。

十二月、以差歸、揭陽諸生送別於潮州。記云、予在縣三月、聞有克人陳所蘊者工於刀筆、以起滅爲事、潛結惡少年、布滿各縣、官府莫可誰何。自細民至縉紳、談之莫不色變。予聞而奇之、至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通淫其主女。後女出嫁、又婉轉用計占買爲

傅藏

妾。予始憤然、以爲如是則紀綱滅矣。告於朱任宇審諭之。十二日、明其證佐、所蘊伏辜、辭成而上之。十五日啟行。十六日至郡、揭陽生儒送者皆集。謝見溪名良政者、予聞之唐曙臺云、潮人惟此友向學。予屢訪之不遇。至是亦來、因相與論說、以勉諸生。時諸生已得數人與起矣。予在官舍所編朱子要語悉已刊就、攜之而行。行二十里、見溪與諸生再集小酌。行三十里、諸生復集。予曰、日暮矣、不可前、諸君且休。諸君努力、自當相遇中原。與諸君矣、繼自今脫離人毀廉蔑檢、無以見諸君。諸君不克砥礪、厭厭世俗、亦無以相見。皆曰、誠如此盟。是日至黃岡。二十一日、將至漳浦、見道旁立石、大書曰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甚快之。

過漳州、與李見羅先生論學。記云、

二十二日至漳州、入署則李見老來、予亦即過其寓、隨榻焉。見老自謂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爭只條目耳。因爲申諭、以明其不可易。且云、此來必令洞然無疑、方始去得。予所執者本自無疑、見老學已成家、長者亦不敢與深辨、故連日但巽心聽教、受益甚多。見老出見客、坐中有詆宋儒者、其人曰、至善是性體、如何認作極功。予曰、公自認作極功朱子未嘗如此說。門人問曰、至善是各造其極、然後爲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說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處、天理人心之極致。公且看人心若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還算不得性體否。曰、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予曰、公看上下文否。曰、不知也。予曰、如此何以駁得先儒。聖賢之言、隨人抑揚、人欲專求性情、故

推而廣之曰、性情固切、草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泛觀物理、則又曰、致知當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觀物理、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大遠而無所歸也。一進一退、道理森然、何嘗教人去格草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問者疑一物格而萬物皆通、故云、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格、明日又格、積習久、然後有貫通處耳。此於道理何疑。豈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耶。時適有泉友張子愼名維機者來受業、見老書其所見爲質問。雖尚有騎墻之見、而中間有云、宋之諸儒、求其彷彿孔顏者、惟程明道、而集諸儒大成者、獨有朱晦菴。故嘗謂道宗於宣父、顏曾思紹其傳、至孟子而始著。道革於孟子、濂溪張邵繼其絕、至程朱而始著。乃一再傳而不能不錮於見、局於域、墮於蹊而流

於支、則後儒之咎也。吾黨未覩一斑、奈何輕評先輩。今人士有不誦習朱註者乎。青衿而遵之、係籍而變之、猶日見有與同也。甚至病以楊墨、斥以異端、則豈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識宏才、嘖得議之、乃其徒何紛紛也。有憚於修詞而逃者矣、敗於名檢而逃者矣、羶於聲利而逃者矣。不知孔門四科、衆爾錯雜耶。大都吾六朝之談崇莊老、而明擠之聖人之下。今學者之談斥佛氏、而陰奉之聖人之上。宋後儒之支離、不過割裂於訓觧。今學者之支離、反至割裂於心體。當今之時、下而敢於犯上、怪而敢於干嘗、毋亦關竅風聲、密與運會、而吾黨崇奉西天之教、潛爲之徵召歟。此其言雖聖人復起、恐亦不能易也。予不勝快心、拜而納交。二十六日、與見老及子慎諸兄別。二十九日、至楓林驛、四壁

大樹扶疎、鳥雀遶鳴、寥寂之中、自有深致。明日、鄭丞致酒、寒燈獨酌。屈指庭闈尚隔三千、憮然就枕。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歲。遊九鯉湖。記云、元旦、驟中拜牌畢、趣駕遊九鯉湖。至初二日、盡日盤旋此湖、蕭蕭身世、雲水孤清。初三日早發、初五日至省、許敬菴先生以敬和堂集來。敬菴之學以無欲爲主、自逈別於世儒。然不必以大學論離合也。當時濂溪之學亦主無欲、但其時大學未經表章、反覺潔淨。今日人人自爲大學、欲執此以病彼、氣象便局促耳。拜李延平先生祠。再遊武夷、拜朱夫子祠。記云、初九日、至延平會趙捴江。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愛。書院前臨翠屏山、山

下滄洲泉澄泓一鑑、清氣洗人。後倚玉枕山、背喬松茂林。朱氏五人出迎、十三代孫也。有名弘演者、志甚向學、黯然難別。恨不信宿、以窮山水之幽、慰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遊未盡、再窮其蘊、直至九曲之終。山勢既散、豁然桑麻、眞朱子所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也。往返三十六峰之間、胸中圖畫了然、而意興始愜。已上編次揭陽之行、所稱記云者、皆三時記也。間有出於日記者、仍分別書之。其三時記中所述山水之勝、別見全書、茲不盡錄。二月、抵家。

八月、出遊、同吳子往、歸季思洞庭僧房靜坐。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歲。正月、繼成孫、陸夫人偕

壽七十。公同兄弟稱觴宴客。二月、繼成公有疾。往返吳門、京口延醫。三月、陸夫人卒。六月、繼成公卒。遵喪禮不二斬、稱降服子。閏八月、葬繼成公陸夫人。置義租。公已出嗣靜逸公、迨繼成公有疾、命析諸子產、仍七之。公力辭、以均諸兄弟。既而繼成公授衣飾什物、公辭。授養廉三百金、又辭。繼成公曰、此復不受、不以吾爲父耶。公涕泣祗受、即供喪費、以其餘置義租七十石、贍父妾之無子者、親戚之無養者。祠邑令王公於錫山之麓。王公諱其勤、號少川、湖廣松滋人、嘉靖中來令吾錫。錫故無城、王公甫下車、即議版築、上臺非之、一邑非之、不顧也。三月而城完、三日而

倭至、百萬之命、爭於一綫。又有清丈田畝事、其人甚偉、其功甚大。公既建祠祀之、復貽書陳懷雲督學、檄行入祀名宦。先是倭寇邑、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持梃出擊、敗死西壕、往往爲厲。邑人即其死所祠之、簫鼓繽紛、遂爲淫祀。公既建王公祠、陳公筠塘再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致祭惟謹、自是淫祀遂絶。

祠記刻遺書。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歲。八月、追圖繼成公遺容。

繼成公生前未圖像、至是、延名手羅文江追圖。稿屢易、未得神。羅君謂公曰、但端居靜思、精誠自格。公如言、思三日、得其故、羅君僅於眉睫間加一筆、遂宛肖如生。公悲感作詩云、高堂彷彿已無蹤、此

日親顔紙上逢。乍喜復驚還自痛、相看疑是夢中容。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歲。

水居成。水居記云、漆湖之千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嬴一以爲廣。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謂軍將漆塘諸山也。主人卽洲作居、以水爲垣、豁然四達。主人偃息其中、以水爲娛、泊然自得。或凭軒而眺、或隱几而瞑、或曳杖而遊、目之所赴、意之所遇、瞟覼之所安、無非水也。居久之、於是主人閱日月升沉、雲霞起滅、草木榮瘁、禽魚去來、與四時百物相代謝於一木之間、而忘乎其爲我也。居又久之、於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潤、乘浩氣而翺翔上下於無窮之門、而忘乎其爲水也。或曰、予之樂

徵矣。主人謝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予於是夫。吾請問之。及命之泰，筮得節之兑，其卦曰水澤，其辭曰安節亨。主人莞爾而笑，乃歌曰：可以樂饑，泌之洋洋兮。所謂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樓成。

可樓記云：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大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吉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蓋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粤，中踰齊魯殷周之墟，目觀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

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營其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營苑囿、遊觀止於歲時。十一之托足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終茲焉乎可焉乎不可、則可樓者贅矣。

作復七規。

時公與歸季思諸先生嘗習靜水居、作復七規云、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即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即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

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着方所，勿思効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卧不得解衣，欲睡則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作山居課程。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即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藝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燈隨意涉獵，興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

乃寢。八月、講學於泉上。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歲。讀書水居。四月、出遊。從荊溪至浙中黃巖縣、謁靜成公祠。父老群集曰、此高一合孫也。蓋靜成公令巖時、民無滯獄、只帶合米可了、故云。父老因談昔年諸惠政甚悉、語詳公譜傳中。時歷天台、雁宕諸名勝、探奇索幽、三月而返。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歲。讀書水居。四月、浙中訪友。八月、時儀真稅監暨祿璫委稅官收稅於錫之蓉湖、乃實本縣一惡棍名任奎者勾引而來。未幾、稅官爲商人所撻辱、任奎借以報怨、遂嗾稅官揭牙行四人於稅監、時委本縣問解。公作書致縣公、發

奎之惡而白四人之寃。九月、水居復七、同劉子羅、呂與幾。日記云、七日中、只體貼誠敬、見精一爲聖學的傳也。又云、有主則敬、無爲則誠、只是如此。十月、復七、同吳子往。日記云、是日見只是顧諟明命爲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脇、稍滯思調息。息最微、若有若無、誤認氣爲息而調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爲、着些子不得也。又云、連日可棲靜坐、朝負初陽、夕披明月、山光水色、鳥語花香、心境相融、天下寧別有仙人耶。作括語二首。大哉宣聖道同天、千載程朱得正傳。格致一言括口訣、直方二字示眞詮。不從眞實原非學、護說虛無便是禪。只在眼前休放過、綱常盡處此身全。　學道須將誠敬先、工夫只在立心堅。且從有主操眞宰、漸到

無爲近自然。有主萬端私欲淨、無爲一片太虛圓。乾乾終日緣何事、莫信人間有別傳。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歲。讀書水居。四月、增修水居書室。八月、偕四郡同志會講於樂志堂。十二月、還居於城南隱居。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歲。讀書水居。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讀書水居。註張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歲。興復東林書院。致各上臺書、徼

啓、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爲正宗。考錫乘、先生嘗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比先生没、學者即其地建祠祀之。其教思入人之深、於此可想見。當嘉靖初、先達文莊邵公率其門人比部補菴華公重行改建、王文成爲記。距今曾幾何時、倏已鞠爲草莽。行道過之、俯仰顧盼、咸爲喟然嘆息、徘徊不能去。攀龍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修復、懷之中心、蓋已有年、未敢率爾。兹舉道術學術於焉攸繫、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永也。會庠友合呈上請、乃敢拜手颺言曰、先生之道、其源遠、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爲喻工部、再傳而爲尤文簡、三傳而爲李簡肅、蔣文忠、無墜道南之

一脉者乎、是惟先生之賜。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爲羅豫章、再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爲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其大有造於吾錫何如。此攀龍之所以仰追明德、特爲台臺懇也。台臺主盟斯文、凡在瞻聽、靡不喁喁屬耳目焉。幸得亟允所請、嘉與表章、一以揚先哲之光、儼爾儀刑之如在、一以端來學之範、昭然向往之無岐。不腆九峰二泉之間、行將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於吾錫、又何如也。此攀龍之所以仰承至意、重爲台臺懇也。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歲。 五月、遊武林、作異端辨。

引云、予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人士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

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廪於學官、一旦叛入異教、已爲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極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爲一書、尚未得也。辨四條、刻遺書。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歲。講學東林、讀書水居。日記云、正月二十七日、舟中看薛敬軒先生要語、覺得自家平日言語多、不但招尤、又且損氣、養德養身、莫要於此。又覺已有善、嘗要人知、人有不善、多不能隱。此屬淺薄陋惡之甚、宜痛戒之。

九月、講學虞山。日記云、重九在虞山精舍、與管東翁問答云。翁語次深薄宋儒、予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

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予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予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着一件不覺之物乎。予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狗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予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拳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疑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即氣、故指氣以見虛、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即此便不是。謂氣在虛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予曰、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

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是、總不足。予亦不敢與長者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髑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十二月、採歸季思先生喪。公聞訃、哭之慟。復貽史武麟督學書云、三吳高士有崑山舉人歸子慕、其人已没、芬芳逾溢、未經表章、有待君子。望檄下有司、採其遺事、刻其遺書、特祀學宮、永其蒸祀。此實培正氣、障頹俗之一用也。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歲。

二月、析諸子產。父立撥付、授兒

世儒、世學、世寧。吾家世守清儉，至吾父　靜逸府君稍積箸三千金，於時祗以交質，嘗什一之息。僅有負郭田五十畝。至吾廢質庫，盡以買田，累至二千餘畝。數年以來，徙居婚嫁，出不程入，乃積借貸二千兩。每年田中所入，僅足供子錢。外觀匡郭，居然素封，而中藏如此，若復因仍塗轍，直盡之術也。今將田產割償所負，除後項所開外，存田一千二百畝，三子均分，每人田四百畝。每年以百畝供私室之用，以三百畝完　國賦，佐公費。蓋公私倚辦些微，岌岌乎不支矣。今只有儉之一字，爲對症良方。吾深懲往咎，惟是不量出入，徇物漫應，自貽不節之嗟。故立量入約，隨以先生長者使汝可遵行而不疑也。

家訓成。刻遺書。

三月、日記云：二十八日，至水居，靜坐，見得目之視、耳之聽

皆是此心之靈、此心之靈充塞無際、嘿識而存之、更無餘事矣。故有詩曰、此事須從靜裏求、不求徒靜秪悠悠。既端吾才方卓立、莫教日月過時休。又詩曰、嘗言寂寂與惺惺、大夢居然尚未醒。要識眞惺與眞寂、須教默識此心靈。次日、忽疑孔門所謂仁、即是此件否。何故却説克己復禮、專在視聽言動上。又説恭敬忠恕、寛信敏惠等、俱在事上説。不知此聖學所以爲妙、正是此靈之德。此靈全不在恍惚希奡處覔、只在實事上不走漏、便是不違仁也。故有詩曰、爲學須知要欲仁、欲仁仁至始能依。工夫更莫虧終食、三月緜茲可不違。又詩曰、休言雜念苦難除、自是心君無地居。一旦豁然仁體現、方知吾自有吾廬。聖學全在躬行、所以不落光景。次日行持、覺有默識的意思、疑是多了事。因看會

魚、忽悟鳶飛魚躍、總是天機自然、誰着得些子力。遂覺一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有詩曰、一番攻破一番平、到得平平時無處尋。不說從前經歷路、只拈平處悞人深。又詩曰、饑來吃飯困來眠、此是勿忘勿助間。莫向癡人前說夢、工夫只說在先難。次日行持、但覺此心光明燦爛、自作得主宰、更不靠傍、更無安排、無功用中功用自在、但是本色耳。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歲。條議救荒。大水災、公致周懷魯中丞書曰、三吳不幸横罹水災、是氣數適然。大幸台臺當路、此眞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於台臺一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適者伏

見大疏及一應文移、具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攀龍亦不覺感激涕零、況忍此待拯之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款、仰備採擇。然此事全在得人、即如審戶給散二事、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即時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

杜關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心、寄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廷耳目、不可不使之自爲稅計、預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採擇。又致本縣邑侯許同生書曰、前奉教造荒冊之法甚美。顧荒之與饑、自是兩事。荒者田而饑者民、勘荒可一覽而百畝十畝、審饑則一日止三村四村。必乘此風和日暖之候、了審饑一事、則饑民可計數而知、賑糶可相時而發耳。夫賑饑不難於饑者必賑、而難於賑者必饑。賑者未必饑、則饑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財、當無窮之月、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喫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就典道鄉四河口爲始。蓋此鄉爲最低最饑、且縉紳則有葉閒室兄之買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

稟式及簿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兩得，待荒册造完，行之未遲也。爲同區設立役田。錫邑粮長以解粮多至破家，公倡率同區，隨力捐田，協助粮長，任其役而不全任其費，得保身家者多矣。公卒後，散還原主。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歲。四月，薦推吏部江南司官。時范太蒙先生在銓司，孫立亭公位冢宰，因江南司官缺，首薦公。疏入，不允行。八月，推起尚寶司丞。不允行。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歲。三月，之河南。候座師沈龍江相公。

龍江最爲　神廟所簡注、後以齟齬於沈四明、趙蘭溪諸人、遂不獲大用。公每傷之、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有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刻遺書。

六月、講學焦山。段公幻然爲名邑令、名給諫、後以言事罷職、與公未識一面。至是、相約同志、會講焦山。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歲。　訂古本大學。　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　四月、講學於荆溪明道書院。

條陳邑事。時縣令陳石湖請教、公答書云、文成十家牌法決可行、行之決有益。此弭盜安民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賣價不敷

者，最爲民害。人命在城者，即時台駕往驗，四隣一審。在鄉者，令擡屍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稚之命實多。告賣價不敷，除豪強占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體恤舖行，於得民心最捷。即如辦酒一事，碗楪出於鋪戶，猥籍不堪。若裁公費，置買器用，貯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歲。 五月，顧涇陽先生卒。公終身師事先生。至是先生卒，公獨主東林講習之事。 八月，祀中丞懷魯周公於泉上。周公諱孔教，江西臨安人，撫江南時多善政，吳人思慕不已。公爲立祠祀之。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歲。三月、講學於金沙志矩堂。九月、遊武林、彂光山中靜坐、作靜坐說。擬赴新安吳百昌中翰講學之約、過吳門、謁房師中丞徐撿吾公。撿吾公曰、今東林舉世側目、新安又多富室、恐爲忌者所藉口、宜勿往。公遂辭百昌、至武林、靜坐彂光山中、作靜坐說云、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彂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持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

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着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繇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又書靜坐說後、予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殊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着意則非一也。不着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

倩藏

視問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十一月，延錢啓新先生講易東林。先生開講，一月而畢。公有讀易約。長至日，錢先生有詩。公和詩云：風凛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爲休復，更矢虛中受福謙。百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向動中占。人人自有圓圈在，此日先生爲一拈。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歲。二月，舉行同善會。講語數篇，有全抄刻遺書。閉關。閉關詩云：在在名山寂寂峯，淵泉深處有潛龍。非於太極先天覓，只在尋常日用逢。當默識時微有象，到名言處絕無踪。洗心藏密吾高亭，長掩衡門獨撫松。七月，作

困學記。記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覔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來講李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予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

爲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宫習儀，僧房靜坐，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脱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貼。在武林，與陸古樵、吴子往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予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緣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予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别去，予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此，而予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

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薦、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貼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嘿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澄清。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全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絶、忽有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

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處、先儒亦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為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

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然嘿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予以最劣之資、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个。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繇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

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漑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哂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歲。　閉關水居。　九月、之河

南。聞沈龍江相公喪，即日奔弔。是年，朝有張差梃擊一事。時方從哲當國，群小黨比鄭戚，日以攻東林爲事，苛求於林下諸賢，官遊吳下者多引嫌，至不適往來。公閉關水居，朔望東林小會，止同邑同志數人。八月大會，廢而不舉。惟邑中大利病，有關風教民生者，與陳筠塘諸公仍不避恩怨而任之。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歲。閉關水居，朔望會講東林。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歲。八月，葺齋成。家居讀書靜坐之所。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歲。二月、之閩。會葬房師徐檢吾公。再遊武夷、拜朱夫子祠。有詩二律。六月、為同縣設立役米。

致胡泰六中丞書云、吳中重役、糧長為甚。然嘗鎮二府原與蘇松不同、蘇松官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嘗鎮民戶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祖臺均蘇松之役、并及嘗鎮。敝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戶受役、勢不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戶輸糧、嘖有怨讟、其勢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

倩藏

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民間以爲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縉紳受役而不親供，既未便於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平乎。乞老公祖念　聖旨詳細經畫之語，畫爲百世可行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即免官戶之役。役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得免，則小戶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歲。　二月，舉從簡會。邑中諸老數人每月一會，竟日清談危坐。蔬以腐爲首品，故又名荳腐會。稍佐魚肉蔬果，儉朴相尚。或於家，或於園

亭僧舍、衣冠甚偉、觀者以爲洛下耆英之遺風云。

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 **庚申、五十九歲。** **四月、葬茹澄泉先生。**公爲弟子、恩禮兼盡、結會置田以贍。晚得痼疾、問候湯藥無虛日。至是卒、含殮殯葬、皆公任之。**十月、少司寇鄒南皋先生疏薦。**疏有悟約遂學、獨行三十餘年之高攀龍、遲遲啓事、物望謂何之語。**十一月、御史方公孩未疏薦。**疏云、高攀龍當王錫爵炙手之時、有惜才遠佞之疏、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潔淨中廓大寬博中精嚴、直欲遠比周程、近方羅薛。此誠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高忠憲公年譜卷下

男世寧編
姪世泰訂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六十歲。正月、作壽戒。

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當日減。患減之未盡、不患減之過當。以目前最切者減之、一戒壽文壽詩、以省親知之勞費。一戒壽危、壽服、壽晝、壽屏、壽燈、以杜壽章之煩褻。一戒餽食、以免施報之紛紜。一戒壽筵、以免物命之戕殺。一戒演戲、以防子弟之淫奢。一戒集分、以杜壽觴

之旁實。一戒迎賓、以貽歲首之安樂。守此七戒、老人澄然無事矣。無事之樂、更有何樂似之乎。或曰不然、老人掩耳不聽。舉鄉飲大賓。三月、詔起光祿寺丞。九月、啓行。東林講會事拜託吳素衣先生主之。十一月、至京。公不入朝班已二十八年、至是陛見、自陳履歷、音吐清洪、舉動端雅、見者莫不瞻仰欽服。

二年壬戌、六十一歲。正月、陞光祿寺少卿、署寺事、上代天饗疏。元夕、備上供九般茶飯、偶缺天饗。內官恣行需索、公考寺誌、世廟時、曾有家饗代用之例、即日具疏、奉旨允行。裁正本寺無名供費。本寺無名之費、

皆內官侵漁、鋪行賠累。公一照寺誌定額行之、鋪行物價、親發四署、鋪墊畫葦。事必躬親、綜理精密。內官群聚大譁、公屹不爲動、終日危坐、意嚴色和、隨事勸化。久之、內官懾服、不敢犯、共稱之曰高師父。自是鋪行無賠累之苦。公鉼對一聯懸寺堂云、精白厥衷、一率其不損不加眞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太廟春祭、執事。丁祭、謁 文廟。

詩曰、野人久矣芰荷裳、端笏今朝儼肅將。憶昔並參纓掖人、只今疑繞鷺鴛行。兩楹帶礪山河在、六籍光華日月長。寄語青雲諸貴客、幾人曾不負門墻。

上破格用人疏。

時廣寧失陷、京師危疑。公疏薦孫公承宗、以大學士兼兵書、開府京師。發帑金以修舉庶務。加李公之藻、董公應舉之職銜、以

協佐中樞。尊任鹿公善繼、行保甲以搜奸細。遴選
四輔八府之道府州縣資性與武事相習者、練兵
積穀、以備有事勤王、無事守禦。奉
有旨推用、畿輔有司官着吏部用心更調。保甲法
還着添差御史用心
料理、該部院知道。 三月上釋群疑銷隱禍疏。畧云、
職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
所用之人、以爲鄭戚奸細已伏宮中、一朝寇臨於
外、奸發於內、其禍有不忍言。通國危疑、莫必其命、
近且流言入 大内矣。職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
然耶。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
具在。劉保謀逆、實係盧受通謀、劉于簡供招具在。
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言洶洶、有自來矣。
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豈復更有邪謀。而

無奈人心之疑不解也。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陛下爲養性計、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客通禁近、亟當使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至今、不誅如楨、直是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也。至如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凡有疾病、其證必虛。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斬、況於　至尊乎。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鬱不平。今文昇復潛住　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如張差、劉保蚤正謀逆之罪。其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奉　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
庭安靜、外面如何妄生猜疑、輒形章奏。鄭養性若
欲回籍、當自行奏來。保全國戚、你當仰體朕心、何
必多言。李如禎已問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處、不
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四月、覃恩、誥贈父母本生父母奉政大夫宜人。奉　旨、會議紅丸。

議得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劾舊輔方從哲一疏、發紓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
臣之義、其功偉矣。然尚有未盡之蘊也。何者、從哲
之罪在無君、其無君也、在心有獨注而不知有君。
其獨注者、在交結鄭戚、表裏爲奸。所謂爲人臣子、
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首惡之誅是也。夫春秋
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獄歸趙盾、

盾爲政也。人臣即無道、何忍輕加以弒逆之罪。況先帝至仁聖、何忍輕累以被弒之名。顧往昔之弒、雖隱而實著。今日之弒、雖著而實隱。若不透底說明、將使亂賊接踵、國家之禍何可勝言。夫張差之挺、美姝之獻、大黄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從哲處之恬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諱、力爲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從哲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從哲、何所恃而敢於無天無地無人理至此極也。此從哲所以爲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嗟嗟。從哲引用匪人、公行貨賄、將　神祖末年朝政壞盡、是非滅盡、人才逐盡、人心失盡、遼將殺盡、遼民殺盡。一時不忠不義、錮疾　光考、竟殞厥身、獨留

蠹敗不可收拾之天下與我 皇上。從哲無君之禍、二 皇上獨當之而人不知也。既經愼行拈出此二段公案、豈容抹殺。職以爲鄭戚與從哲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從哲何獨力掩護、曾無一言。從哲處分、自有公議、非職敢言。鄭戚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於紅丸、可廢國典乎。 皇上予道在此、大臣臣道在此。伏乞力請於 皇上、將四事一時並了、則三綱一時再明、陽氣振則陰沴消、亂賊必有天誅、匪夷所思矣。職若有一字過求從哲、一念私黨愼行、天地鬼神立誅殛之。謹議。

五月陞太常寺少卿。

上恭陳務學之要疏。畧云、竊覩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后。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何也、人之心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乎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驚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也。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既講於經筵、即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皆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於三書、　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若何行政、若何

用人、若何理財、若何治兵、人臣若何爲正、若何爲邪、臣下之言若何爲是、若何爲非、若何爲似正而實邪、若何爲似是而實非、皆了然於　聖心、而後爲明明德、而後爲明明后也。如近日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父子。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於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鉏鋤其不爲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　陛下之孝。而説者乃曰、爲　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如戎政尚書黄克纘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説者乃曰、爲　聖母

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不知其爲不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若此類。在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嘗明、自能辨之。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居輦轂下耶。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會　奏明白、奉
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諳事體、不遵　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犯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令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姑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講學於首善書院。書院爲鄒公南皐、馮

公少墟、鍾公龍源所刱、首揆葉公臺山爲之記。政事之暇、同志講會於中。八月、奉　命

慶陵掩龍戶祭告。欽賞銀十兩、綵叚二表裏。論學揭。云、近者黄門朱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慮啓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東林、至欲以東林爲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　國家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　明旨、如日中天、不復瀆奏、以啓爭端。故謹具揭。夫黄門所言東林、非東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每自託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爲朋黨、而不容於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

儒藏

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西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黄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黄門師生婣婭之間、涵濡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説、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戶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口吻耶。夫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中涵相國未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嚴所亮也。旣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梅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戕害 國脉、率繇於此。此果

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叅論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虚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覿面而迷、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黄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况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

謂也、非督學膠嚳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群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亾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爲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尃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繇學乎。惟學可消門戶、以學爲立門戶者、臧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罷商稅揭。

云、伏見天津撫臺李懋明老先生疏內有復商稅一欵、攀龍不覺頓足嘆曰、何意斯言發於賢者。夫神祖朝、群臣敝舌秃頴、請罷稅而不可得。光考一朝罷之、海內歡呼、有若更生。光考一月仁

儒藏

政、千秋令名、此事最大。夫罷而歡呼、則復而怨咨。歡呼而誦　光考之仁聖、則怨咨而謂　皇上爲何如主耶。此一事耳。　皇上子道所關、君道所關、令日輿人之口、即他年信史之筆。人臣縱不畏一身受譏讒、獨不畏　君父蒙譏議乎。此而不畏、則王安石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亂、以人心爲本。舉朝方惴惴、憂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稅之失人心、倍蓰於加派。加派之害以歲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貴買、決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繇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繇鑛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湧貴、況稅復而寧知底極乎。兵興以來、言利者細無不舉、無一足恃、實非策也。鈔關當舖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奪民之

財、非生財之道也。生財之道、生之節之、兩端而已。試觀 二祖開基、軍國浩費、曾有今日之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事行之得宜耳。即宋仁宗用師西夏、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治朝生財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節之不能遽節。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撫得人、使其隨地相機、隨宜措置。每年務設處若干、以佐 國用、豈遂不及復税所得之數乎。以此俟屯田之成、流寇之滅、庶幾其可。商税一事、言之痛心。萬望李老先生前念 皇考、後念 皇上、愼勿以復税爲念。同朝諸老先生愼勿以復税爲言也。

譴鄒、馮二公去位、公隨具疏揭。上感時成疾疏。乞休。奉 旨着照舊供職。上痊

可無期再懇　天恩疏。奉　旨、高攀龍既留心學問、正當竭忠盡職、不准辭。

十一月、陞太僕寺正卿、　上驚聞新　命、三懇

天恩、乞　賜罷斥疏。奉　旨、高攀龍方有新　命、着即到任供職、不准辭。時内察届期、大司馬董公誼臺曰、三疏不允、　主恩渥矣、不宜再瀆。來春以差歸、庶無獨居道學之名也。除夕、　太廟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歲。正　月、上自陳不職疏。奉　旨、着照舊供職。二月、奉　差江南　催馬價。　與王東里給諫

書。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亂賊脱罪、爲　君父種禍。如　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肖直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説。夫張差制挺、美女代劍、先進熱藥、繼進①熱藥、以　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於亂賊者重、而責備於　君上者輕。若爲隱諱、則粉飾門面者虛、壞亂法紀者實。況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即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

上　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　君臣之義、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紀、　君讐必報、　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爲得以討賊者遂爲謗　君、遂爲誣　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聖諭手授、方相國乃云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當時自有悞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誤也。大抵　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

春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不肖言出、臺下必以爲門戸之見。往 諸公專以門戸錮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切 宗社之憂者、輒目爲大東之 以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爲門戸者如此、臺下尚忍循其口吻乎。 國是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伏惟 高明垂察。

周易孔義成。舟次卒業。公另著有春秋孔義、年月未詳。

四月、抵家。

葬黃。遵家禮、先一日告廟易衍、後一日墓祭宣制。

八月、閉關水居。足瘠謝客詩云、碌碌風塵似馬牛、暫棲煙水作眠鷗。勸君

莫諉閒來往、驚得眠鷗不自繇。十二月、陞刑部右侍郎。

四年甲子、六十三歲。正月、疏辭新命。奉旨、高攀龍以才望簡擢、着遵新命、前來供職、不准辭。皇子誕生 覃恩、加贈祖父、父本生父各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母、母、本生母各淑人。廕一子。三月、啓行、寓天香閣。官舫未至、暫寓習靜。六月、至京。同舟門人華公鳳超、名允誠。公寄書覌華先生云、第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器、 道之幸也。擬 請宥獻俘

储藏

幼童之誅。獻俘下法司，公見有幼童幼女，爲之惻
然，疑其疏　請釋，念有堂翁在前，未可
越次入　告。時省中　公心華監審，公特以書屬
云：「獻俘今日下法司　毛帥以四幼童充作活俘，
以四幼女謬稱俘婦　其粉飾一破綻也。此番獻
俘，既屬可已，又將　幼小驅詣　闕廷，不可醜
聊。據律，男子年十　以下、婦人則不論年，皆給功
臣家爲僕。叛族且然，況於邊地村民，以　皇上視
之，皆赤子也。往年貴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
行刑者亦流涕。殺一無罪，非仁也，況於九倪乎。會
審既經科院監臨，　合臺不可無言，須言此九倪
者不當獻。蓋獻則必刑也。大疏須上於部覆前，方
克有濟。冒　七月，患瘡註籍。　八月，陞都察院掌院
昧僭陳。」

倚藏

事、左都御史。總憲缺、衆論屬公。公聞之懇辭、因正色謂諸賢曰、今太宰趙公即攀龍房師也、師生可分掌部院乎。且即論本部尚書喬公岳高、左侍郎饒公　銘、皆賢者、又科先俸深、可越次乎。太宰亦以爲然。公又勸太宰題揚公大洪署印、總憲推馮公少墟。疏入、傳　旨推用現任臺省、一時四疏、謂此官只宜論品望、不宜論資俸。袁公熙宇掌河南道、面責太宰曰、此天下事、老先生可引嫌乎。太宰曰、非　　是景逸推讓之美。袁公謂、此天下事、可聽高老先生推讓乎。遂會推、　命下。

上辭免重任、以安　　疏。略云、都御史、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糾之。然而世習之漸靡難言矣。臣子不眞心爲　國家、不眞心修職業、悠

悠忽忽、則有難振之氣。以請托爲固然、以貨賂相結納、則有難洗之習。升遷壅滯、仰屋書空、則有難定之志。謬同興爲是非、誤愛惜爲好惡、則有難清之見。無端而起畛域藩籬、無端而起弓蛇鬼豕、則有難調之情。所以難者、皆緣人心各有陰私、故各成隔礙。必居此位者自心先無陰私、而後可潛消人之陰私。自心先無隔礙、而後可潛遞人之隔礙。至於御史箸筆　朝端公論之明晦、繇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係之。必爲之長者聯爲一體、萃爲一心、惟　君國之是殉、毋身家之苟營、而後可弘濟於艱難。今者大計在近、巡方之使嘗使循良之麟鳳悉耀光明、貪殘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幾困窮四海、災荒孑遺尚獲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職即都御史之失職。此之關係、何如重大。乃以臣之

薄劣當之、是易所謂覆餗者也。況英賢滿朝、伏乞 聖明亟收 新命、任臣舊職、別簡賢能、以當茲選。奉 聖旨、卿忠涓雅亮、品望素孚、總憲重任、特茲簡畀。着遵 命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榜禁書儀。考察屆期、曉諭五城、一體嚴禁。

上糾劾貪污御史、以嚴考察事疏。畧云、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 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婞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為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旨向道詰越二句、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　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　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於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談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

信藏

方、而監臣樊尚燝、按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饋儀②、奉　旨提問矣、是踪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　寵榮若何、而所為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捻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捻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探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奉　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卿秉公考　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

崔呈秀着吏部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疏已具、因去位、不果上。畧云、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 朝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守職奉法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爲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爲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 君爲天、不敢欺也。視民爲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爲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爲何事、法度爲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爲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爲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爲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

也。撫按則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焉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謂可施行仍乞 天語申飭、令臣等刊刻成書、發各差御史頒行天下。臣等按以覈天下州守縣令、并以覈約州守縣令者、庶幾 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款凡五十有五、全文見遺書。

十月、頒曆陪祭。

疏請挺擊案三臣謚

畧云、昔張差挺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忠膽、曲庇亂賊、而 五刑曹王之寀、李俸、張庭、陸大受等、爲 君父 洩執法貿罪。幸之寀豁寺臣而陪卿貳、人心共快。李俸等以淹滯抑鬱、賫志以殁。惜哉。今雖 恩 贈官、尚當 賜以謚廕、以

旌其忠魂。然究竟無實用，即欲追用其人而不可得也。奉旨：「會朝事大變，止不行。」

覆吉人及時宜用疏　文喬公承詔疏薦王公紀、公元標、滿公朝薦、徐公大相、馮公從吾、李公[illegible]等，嚴旨切責，下部院參看。公復疏力薦之。會朝局大變，止不行。

上愚臣失職循分，乞賜罷斥疏。畧云：臣於本月初八日奉旨會同吏部尚書看議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及文選司員外夏嘉遇與九疇互相奏辯事，隨具疏上聞。奉嚴旨處分矣。夫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以為他人遇缺干求，應祥恬靜自守，欲以此獎勸恬士，故與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論僉同，已蒙皇

上點用。不諳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誤爲人使、以欺　皇上、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之　旨、臣愧死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皇上知遇之　恩、又傷煩言亂政、致重干　聖怒、虧皇上平明之理。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諫。顧伏而思之、臣之事　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爲子者當夔夔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霽、何可更爲激瀆。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往往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人國。亦繇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何可別爲激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失職之臣。伏乞即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盡其職者之戒。奉 旨，總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欺 人師生偏比，不肯從公會看，又古意內冲幼宀[illegible] 情刑改，大失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黜，着准回籍，該部知道。十一月，抵家。十二月，送靜成公入鄉賢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歲。正月，舉郡鄉飲大賓，辭不赴，閉關水居。公自 比上老人，不見一客。柬友人曰，弟 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復書示三子曰，屈子之於江潭，袁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其時。況我老矣病矣，苟 朝廷不許之恩，

儒藏

守徵臣引罪之義、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接客、何如不入山爲便。若閉客至而歸、何如不出門爲安。兩者勢決、此客至、惟汝輩誠懇請、而已。

三月、酌免荒區糟米。

公閉闔水居、閘署印王追比荒區免米、至斃杖下、惻然爲之設法、約邑水災不過十之二三、勻派高鄉每畝不過一借完本年糟免、各給票以來年代免爲償。公力任、低鄉免顆粒、全子女者不可勝數。

四月、削職誥命。

崔呈秀修怨甚力、會汪文言鞫問、寄囑問官坐公重贓十理刑吳公祖洲素不識面、極知公清苦、慨然曰、若高攀龍亦坐贓、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至是、游鳳翔疏參、遂削奪要典坐案。

五月、送別魏公廓園

於高橋。魏公被逮、公[illegible]下之於嘉善。至是過錫、復操舟送之於高橋。魏公有高橋別語。十月、東林書院毀。時[illegible]入下書院、張訥參東林、乃淮[illegible]才勉刺東南脂膏所造、良田峻宇、不下數[illegible]金。請旨拆毀、估價入官。至是、撫按移文李[illegible]書室盡行拆毀。公有和葉參之廢院詩十絶、載東林志。辭地方人才之薦。時巡方者將載命、欲薦地方人才。公書辭之云：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諸黨人。非惟大傷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之然、爲飜局之本、借以大創、决非小懲、又增　朝廷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愚計、實出輿情。俯賜採納、世道

所關也。

六年丙寅、六十五歲。正月、閉關水居。二月仲丁、

奉六先生從祀道南祠。告楊龜山先生文曰、惟先
生學道則承程門之正傳、
衛道則闢王氏之　理學氣節、參和不偏。故在
宋室、既培養群哲、　鄉、亦興起多賢。如毘陵
一郡、涇陽顧子、涇　子、啟新錢子、玄臺薛子、我
素安于、本孺劉子、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
淑人於野、丹心矢□　壯、素節不改於暮齡、皆
先生南來千四百年　之傳、東林一十八載之遺
教也。今日講壇既□　八事。涇、諱奉六子、配享
神靈、於以明天地一　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

館藏

心之不磨，尚賢。三月十六日，謁道南祠。書院既毀，朔望之會俱廢。且緹騎四出，繆公昌期、周公宗建被逮。公自度不免，是晨謁龜山先生，有文焚之。歸，即與兩門生一弟賞花後園池畔。席間，周公順昌信至，舉家驚悼。公意恬然，曰：「吾視死如歸久矣，原無生死，何得視死生為二。若臨時念，便墮落坑塹，不是立命之學。」晚復家庭歡笑，不異平日，亦無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贍百畝，售之可了緹騎費。」蕭然就道矣。隨就寢，女亦寢，云：「恐明日有事也。」

十七日子時，公拜，自沉園池以終。先是，蘇郡二守楊公姜守正不阿，與織造李實構怨，逆臣朱童蒙與璫朋比，共傾陷之。巡撫周公起元執法力持，具疏申

救、楊卒以削職去、童蒙亦不安其位。迨璫逆竊柄、童蒙以京堂起用、公削奪、新撫毛一鷺又與周公順昌有隙、朋謀遂假李實之手誣參周撫公起元、因而羅織同志者六人、公與焉。實疏謂公等干求請托崔呈秀及童蒙主使之也。至是、緹騎逮問。官旂已至吳門、有偵其事以告公者、夜半信復至。公整衣至書齋、謂子孫曰、吾稍欲料理出門計、汝輩退、作字三四紙緘篋中、復之內寢、與夫人款而出兩孫趍侍、公取封固黃紙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旂及縣父母、勿先開。復命暫退。舉家齋外良久不聞動靜、急推戶入、惟見燈火熒然、案寂寂、齋旁家廟中爐香拂拂耳。因發所封紙、則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

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絶
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又别友人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
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
道意、不能一一也。心得公、履不沾泥、冠不濕
水、左手護心、右手南向北、平立水中、肅若
對君、竟日無滴水山初腹甚堅、午後口鼻中
氣忽出、帶微腥。約漸微漸止、腹亦隨軟、面色
清和潤澤。數日後殮、顏色如生。是夕、家庭到
處俱有異香、鄰人車馬及屋上瓦裂聲。天色
陰慘、五更飛雪、山容、人情哀痛。嗚呼。公之生、
公之死、係於家國天人、豈其微哉。越二年、
毅宗烈皇帝改元戊辰褒卹死事諸臣、公得贈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錫謚忠憲、廕一子。復蒙

特旨、祀郡邑鄉賢。部覆卹疏、奉聖旨、高攀
龍等守正捐生、貞藝、旣經分別、贈䘏准如議
行、用昭朕顯忠勵意。子世儒請闕謝恩、
奉聖旨、高世儒攀龍奏謝、知道了。高攀龍
孤忠遠學、秉節正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留
覽。續蒙特恩、加贈祖父、父、本生父俱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祖母、母、本生母俱夫人。元配王氏封夫
人。巳巳、奉巡撫曹直指饒公京、兵道吳公
時亮、郡守石公萬、陳公其赤命、建特祠於
惠山之麓。後癸巳職方王公永積爲之記。
春秋二丁官祭廣縣令馮公元颷祀公於
文起祠、邑紳太史郡奇爲之傳。縣令陳公鼎
新祀公於名宦爲林關主政陳公[redacted]合
祀於西湖忠烈祠、共先生爲之記。本邑同學

人祀公於道南祠、書院、郡伯吳公兆□

公彪佳祀公於崇正於毘陵龍城書院。

校記

①熱：當作「泄」，見《高子遺書》卷八下。

②儀：當作「遺」，見右引書卷七。

敬跋先公年譜後

嗚呼、此忠憲先公之年譜也。粤惟古大儒之有年譜尚矣、然其編纂之力、則往往出於傳心之弟子與象賢之子孫。若先公忠憲歿已三十有二年、寧猶視息人間、而自媿弗類、寔非能譜先公者、故逡巡弗敢任。迺從弟彙旃敦迫數四、寧于是悚然懼曰、日月逾邁、苟復不果、終成缺典矣。雖積諐之身、敢自弛乎。爰集

先公手筆、若遺稿、日記諸帙、更參以耳目之所睹記、皆確乎可徵信者、敬彙而書之。踰年、始克告竣。寧竊念先公立朝大節、譜于國史。居鄉惠澤、譜于輿論。家庭淳備之行、譜于中外之無間言。至遠宗孔孟之眞傳、近守程朱之的派、則又先公之著述一一自譜之、而又何俟今之譜爲。顧先公一言一行、皆從學問中來、即晚遭璫禍、在他人視爲成仁取義之奇節、在

先公不過朝聞夕死之恒事。乃知先公之所從事者，惟學焉耳。今欲流覽先公之言行事跡，則凡散見於文章、語錄及四方人士之所以述公論公謳吟思慕公者，無不可從而得公。若欲考先公學力之精勤、氣候之成熟，則非從其與年俱進之實錄，循序而徧觀之，不可得也。用是謹據歲月，詮次成書，聊竊附于編年紀載之義，亦以備尚論者之考衷云爾，安敢妄謂

倚藏

能譜公平。寧又伏而思之、寧爲先公幼子、最所憐惜。顧惟暴棄、懟負生平。今年且老、弗克少有豎立、以副先公之望、自悔自責、誠無逃於天地罪人。然自有知識以迄于見背之年、約二十寒暑、朝夕必侍食息必俱。凡一舉一動、宛然在心目間者、大抵私居燕閒、罔非聲律身度、無一不可譜也。而或事屬纖瑣、則不暇及。若夫精神心術之微、蓋有語言文字之所不能及

者、則又不勝譜、亦無容譜也。寧惟有一迴思、一飲泣、譜之于心、賫以殁身而已。

順治己亥季春、不孝男世寧泣血百拜敬跋。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明·馮奮庸 編撰
清·張宏文 續編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一卷，明馮奮庸編撰，清張宏文續編。清雍正乾隆間刻本。

張信民（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字孚若，號抱初，晚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明澠池（今屬河南）人。孟化鯉門人。早爲諸生，年三十二登鄉貢，廷試天下第一。年四十四謁選，授隴西知縣，有政聲。被讒，左遷陝西按察司檢校。陞大同府懷仁知縣，政如隴西時。辭歸，遂不復出，講學黽中，四方學者雲集，有名縉紳間。卒，年七十二。著有《理學彙粹》、《洗心録》、《印正稿》等。

馮奮庸，字則中，壽安（今河南宜陽）人，信民門人。張宏文，信民六世孫。

是譜前有序、傳、碑記、像贊，譜後詳載祭文、祀典。年譜紀事詳贍，尤詳於修學、講學之事，然頗失於瑣碎，詩歌唱酬一一録入，又時有無關宏旨之細事。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序

年之有譜、所由紀其行實、進退存亡、與時消息、人而達天者也。何昉乎。粵稽虞舜曰、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三十、五十、非以譜其年、而徵庸、在位、陟方、非以譜其行實、與時消息、大觀於進退存亡之道乎。則謂年之有譜、師其意於虞廷可也。而行實之要、不越執中之一言。中何名、執何指、即人心道心之攸別。遞傳而至孔子之成仁、仁此中也。孟子之取義、義此中也。周之無欲、無欲此中也。程之主靜、主靜

此中也。苟舍中以言道，是舍心以求道，一切皆旁蹊曲徑，斷港絶河矣。幸斯道在人心，不絶如綫，我抱初先生生於聖學榛蕪之日，近闚濂洛，遠接虞廷，其於良知之旨，所謂見而知之者。嘗謂窮理而求之心，歸之反己，則良知之精明一徹俱徹。蓋良知即吾性之本體，性清比之水，沾以土，則清者濁；性靜比之木，撼以風，則靜者摇。惟性正而情一，則道日尊。何賢智之過而不肖毋不及，百姓又日用而不知，任其氣質之偏，有曠達見者，有任俠見者，有文史見者，以至陰陽

名、法、老、墨、得進而爭鳴於聖遠言湮之日、猶朱紫之眩目、莫辨其孰閒而孰正。猶宮商之充耳、莫辨其孰雅而孰淫。獨不思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聖之道先後似殊、若端拜而議。故先生直指孩提之知愛知敬爲最初一念、卽此薦取言前第一密機、而經綸無術之學皆由是出。載考生平、大烹渥矣、而省覲惟亟先生之心乎孝。德施普矣、而簡書是勅、先生之心乎忠。誘乃士、字乃民、始而秦、繼而晉、先生之功業、寔過化而存神。晚而德彌欿、志彌勵、四方士雲集而受成、

灼然示以善利之的、如味五穀、而鼎彝法珍弗腴於此。是以師門宗旨、至今不墜。及先生没、兵戈洊臻、存微言於散帙。昔人謂三不朽、德、功與言、三而一有、可以永世。先生殆兼之。余小子未獲北面、猶幸與正一先生同授裕州、詳以年譜言行相稽。於時子夜一燈、辨香靜習、洞然恖、杳然若覩。語有之、陶者尚型、冶者尚範。師心者無體。先生之典型、後學猶夫河漢與無極也。

旹

康熙元年壬寅仲冬之月長至前九月金陵後學裕州知州州陸求可沐手拜識。

儒藏

理學張抱初先生傳

理學抱初張先生者、諱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愛之、自號洗心居士、門人私謚。登壇明學、開示與蘊環門牆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惺所講會甘棠、東赴函關、與尋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敬李公檄邑侯林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憚俗尚侈靡、約同志爲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澠、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澠池薦

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仰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何時登闕里、指我渡迷津。自註、三川、指伊川、西川、月川三先生也。嗣是張太宇、李慮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宇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名動京師。按臺吳公

李公交辟請益。延方舉又請先生結雒社會共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後安邑曹先生起京左都、首疏先生爲虎坊主先生、未就。自是辛復元以母墓懇先生表之。厥後絕筆、諸文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座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思先生無已、謀詣闕請祀廟廷、未就。請諡未就。先請祀瞽宗、用圖將來。以先生居名洗心、私諡洗心先生。享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日抄書一部、理學彙粹一部、剖疑一書、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

川年譜、訓蒙要纂、西禮述、印正稿、洗心錄諸書。
呂子曰：不肖觀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至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爾類，化行兩邑，歷歷見諸實事，非托之空言也。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貽臭。如先生者，謚洗心先生。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廟末年生先生。先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先生生而端穎不凡，四五

歲時，出見群兒畫地圓內方外城爲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類凡兒。七歲就外祖郭鳳淞學，寘鄉之先輩曹先生爲學程，作聖之志卽基之。十五游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遊。慨曹月川後，罕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主盟興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萬曆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實約王惺所分陝龍興寺大會學

者如歸。尋爲親捧檄北上謁銓、授關西隴西令。下車日、剔蠹綏莊、撫摩噢咻、種種德政、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爲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灞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爲之建學選師、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謫西安藩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商訂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復拔晉懷仁令。下車、即爲民除大害、興大利、開墾土田至千七百頃、招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

樂業、百廢俱舉、異昔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爲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乃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臺得解組歸田。懷民扳轅臥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癸鏡源撫晉復命、仍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攝山陰於外艱、旋一內艱、鬚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高臥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嘗是時、秦晉汝潁雒陽之士相繼而來、闢修堂睹、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掃除蹊徑、獨認本來、質直躬行、不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川歟。如請祀

孔廟以表先生是在後之君子。新安呂維祺撰。

理學張抱初先生傳

先生姓張、諱信民、字孚若、晚年又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世澠池縣人、宋忠臣清遠侯裔也。侯諱玘、子世雄、捐貲募兵禦敵人於白浪口、九戰九捷。從岳武穆北征、屢建奇功。殉於王事、宋高宗敕贈玘清遠侯、世雄武節大夫、建廟海州、又祀於鄉。祧祖諱清者、隱居澠池山後暘澗村、濟難扶危、咸稱長者。清子福、好善樂施、開山鑿道、感神饋食之異、事載於石。福、先生高祖也。生子九人。其行四者諱振、即清吏公也。

公以庠生充臬司吏、素行謙謹、臬司重之、夜以官資托寄、人無知者。臬司倏爾病亡、振一一付臬子、計數萬金。臬子感之、稱清吏而不名、鐫石紀事於司左。旋以廉讓、擢朔州吏目。感飛鳥之祥而生鈿、類異非常、先生祖也。甫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領庚子鄉薦、世云陰德之報。歷任新城、沂水兩邑、士民迄今猶誦神君之政。今崇祀鄉賢。父諱泰者、喜延賓客、常以積德爲事。嘉靖辛丑十二月初九日、夢神人送玉麟而生先生、聰穎出類。五歲時、見群兒嬉戲、聚土爲城、內

圓外方、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當內方外員。識者知非凡品。七歲就學於外祖、即遵曹月川先生程範、作聖之志始基之也。長游邑庠、聞新安孟雲浦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時郭梅山、黃惺軒、王愷所三先生與焉。先生慨月川後里人鮮知學者、毅然以興斯道爲己任、陶鑄後學、反復忘倦。豫撫吳公聘修程部諸書、題其門曰經明行脩。登里選、赴闕廷試、文冠多賢、遠邇宗之。及雲浦先生捐館、服心喪三年。聯會於龍興寺、從學者益衆。尋捧檄、謁選隴西令、剔奸綏

民種種德政、民慶來蘇。乃建社學、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選師敷教、文風蔚然丕變。比入覲、撫按交薦、治狀稱最。忌者詆、謫關中臬司檢校。先生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正問學。久之、詆誣昭明、復擢懷仁令。下車即訪其爲民害者去之、利者興之、一一籌畫均平。開墾荒地一千五百餘頃、招撫流移一千八百餘家、四境樂業、百廢俱新。又刊四禮述、八行詳說、士俗民風翕然改觀。懷仁前無科第、而一榜雙魁、自先生始。乃以二親年老、泣告歸養。士民攀臥、其建

生祠、亦自先生始也。晉撫鏡源徐公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期大用也。尋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鬚髮一夜如銀、喪禮俱遵制典。自是隱居東山、築闇修堂、訓迪多士。而秦晉汝潁間學者雲集、乃創正學會所環侍門牆、弟子數千。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王惺所先生會講於甘棠書院、東與呂豫石先生聯會於川上書院。侍御繩敬李公命邑侯林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靡後、立脫粟會。李公過瀰、造廬請見、嘆相遇之晚。即索脫粟會語、刊行於世。

廼薦三省逸賢、首列先生、又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絳州辛復元諱全寄詩云、我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眞。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蓋指伊川、月川、西川三夫子也。天啟改元、盧龍兵憲張公諱春、新安諸生孟君一誠暨光復同證疑難、副結眞率會、復建貫道堂、日課後學。廼講學禁厲、先生始杜門玩易。崇正御極、泉正登朝、都憲眞予曹先生首起先生理學名儒、任國子監正、侍御吳公李公相繼行檄、修復先生始祖清遠侯祠。尋選二生入學奉祀、仍請先生結社、發致

儒藏

中和之義、聞者莫不悅服、額曰、雖祉眞儒。壽七十有二、端座而逝。時崇正六年五月念八日也。四方學者走哭其門、曰追慕無已。予自壬戌請纓先生餞之于秋灑淚而別。迄今二十八年、剿寇匯谷、過訪先生、已葬玉東山、從祀鄉賢矣。束芻致奠、揮勉學有年之淚、痛未與先生承訣爲恨耳。嗟嗟先生、嵩洛洒英、與程部諸夫子精往神來、豈拘拘相求於死生聚散形迹間耶。按先生自幼至老、始終窮理盡性、明道淑人、固已見諸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平生著述有理學彙

粹、剖疑及日抄諸書、尚未梓行。而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噓錄、印正稿、洗心錄諸書。誠伊洛之嫡傳、允後學之津梁者。溷之月川令再見也。予與先生先後同志、從游日久、乃知先生之深、非予爲傳而誰歟。奚敢以武夫辭、而泯先生之生平操履行實哉。乃篝燈書於雒陽行館、寄先生仲君世兄貢元張愼動字正一者、以俟名賢名筆詳先生嶽韻懿風於勿替云。

原任鎮守河南衛輝等處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關中後學門人郭光復頓首拜撰。

張抱初先生洗心祠碑記

昔曹月川先生崛起澠水，以斯道爲己任、倡學於永宣之間、河洛之士翕然宗之、而濂溪關閩之道復明。距二百餘載、而先生繼起、以學之不講爲憂，乃會甘棠、會芝泉及洛城、郃陽、晉豫關隴之士雲擁而集、而伊洛舜水之學並著。其會講書院在澠邑者、遺明季寇氛之餘、僅存遺址。歲與蒞茲土、乃敷搆三楹以祀先生。先生自號洗心居士、因即以洗心名其祠，且繹先生洗心之義曰、人心之初、本然至誠至靜、至正至

明與天地聖賢之心原無間隔。第爲物欲習染、憧憧往來、以致漸昏洊壞、而遂失其本然之體、而淪於禽獸若也。學者苟能洗滌此心、以復其初、則仍與天地聖賢之心相合、而後見於處事接物、發於文章功業、自有不同乎人矣。周子主誠、程子主靜、朱子主敬。中庸曰愼獨、大禹謨曰惟精惟一、是皆洗心之妙義也。固知先生之學乃深得力於洗心者、卽月川先生正維道脉而克欲澄源之工、亦豈外於洗心之義也哉。因著其說以勉吾澠邑之士、俾儒生五世孫張鳳翮

奉祀。厥後世守者當思祖德，相繼修葺，常使堂階整肅，即可謂之賢子孫矣。雍正丙午仲秋，寶應王箴輿拜手撰。

張先生像圖

理學張先生贊　　古宜陽門人馮奮庸百拜謹贊。

盡性踐形、山輝澤媚。藏密洗心、醉面盎背。水定雲開、金精玉粹。立言著書、開聾導瞶。浩乎無邊、孰窺其邃。

又張先生像贊　　晉垣曲門人王世封百拜謹贊。

泰山喬嶽、望之儼然。春風和氣、就之藹然。惟聽其言也、乃無聲無臭而寂然。嗚呼、教貴不發、道宜默識、故脫言詮、獨以象示。易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噫、言傳非淺、象示匪深、舉頭見日、是在會心。

會後學晚生李開先百拜謹贊。

講明正學、萬行不虧。景行先哲、佑啟後人。

理學張抱初先生年譜

壽安門人馮會庸則中編輯

五世孫厚翩翔攷正

六世孫宏文續次

先生張姓、諱信民、字孚若、號抱初。父泰春皐公、母郭氏。

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初九日寅時、生於澠池。附記生前夕、春皐公夢神人以玉麟授之、家𢘆儒人亦夢瑞星入懷、昧爽生先生。先生生而洞見五臟、外祖郭鳳池驚且喜曰、此子生類文靖公、可急抱之。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二歲。鳳池公口授幼經，能朗誦。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三歲。鳳池公口授四書，即能俛首端莊，凝定不苟。

四十四年乙丑，先生四歲。能揩書。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五歲。異群兒，辨方圓理，趨向即端受業鳳池之門。

附記　先生一日問曰：聖人何如人。鳳池曰：聖字口耳之王。口不道非言，耳不聽淫聲，只管讀書窮理，便是人中之王。月川曹先生即其範也。先生悚然，動必循禮，作聖之志即基之矣。一日，諸學肄業，見群兒以方外圓內城爲戲，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鳳池曰：何謂也。先生曰：天之體包乎地外，天圓地方，方內員外無疑矣。鳳池欽雖久之。有携妓訪鳳池

公者、先生見之、即俛首不覩。妓狎之曰、孺子姊我乎。先生面赬、行不成步、妓竟不敢狎。

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六歲。附記 鳳池公見先生寫字楷正、遂出對曰、六歲能動手。先生應曰、七十自從心。鳳池知先生有必爲聖賢之志、喜甚。

二年戊辰、先生七歲。援筆成文。附記 一日、鳳池公出童子見題、先生文、內有云、此一見也、必不謀之父兄。使其謀之父兄也、則必因父兄見、而不曰童子。必不假之吾徒、使其假之吾徒也、則必曰童子因吾徒見、而不止曰童子。鳳池驚倒曰、女何以知父兄含互爲吾徒含門人也。

三年己巳、先生八歲。應縣試。附記 先生應縣試、邑尹異之、置之坐隅、賜以雞黍。遂以子路拱立、殺雞爲黍題命之。破、先生應曰、敬人者人恆敬之、賢者與隱士然也。尹喜甚、即又

出對云、孺子豈能作是觀。先生應曰、先生何爲出此言。復大奇之。

四年庚午、先生九歲。鳳池公授通鑑。

五年辛未、先生十歲。讀通鑑、兼讀性理。

六年壬申、先生十一歲。外祖郭鳳池卒。

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年十二。隨春皐公避難垣山。

〔附記〕先生王父龍山公捐館、春皐公孤幼、依鳳池公。及鳳池公卒、内外交訌、從兄五人、動欲擠之。春皐公携先生避患河北者一年。

二年甲戌、先生年十三。隨春皐公徙王屋。十二月、抵家。〔附記〕時龍山公年友任秦中者過澠、詢其動定、備知情由。召春皐公歸、先生始卒業。

三年乙亥、先生年十四。詣縣白父枉。〔附記〕時有誣訟春皐公者、先生詣縣白其狀。邑尹奇其器、故難之曰、有父兄在、何事輕出。汝講大畏民志乎。先生曰、有父兄在、言凡事當稟命、不敢自專。今父兄蒙誣、猶以父兄是議、弟子欲何爲。所以急欲控訴者、正以聽訟得平、特來鳴冤。大畏民志、全要昧一志字。上與下相隔、者分也、而所通者志。上果能顧畏民岩、覩卿承祭、就此聲色不大、中以志通民、民亦以志應之、參影之內、如見肺肝、誰人敢欺。如竈底抽薪、不揚湯而湯自不沸也。訟端從此絕矣。正知本之學。及聽其事果誣、遂罪其人而釋父。

四年丙子、先生年十五。補邑庠弟子員。

五年丁丑、先生年十六。聘月川六世孫營女曹氏爲婚。

六年戊寅、先生年十七。補邑學生。

七年己卯、先生年十八。孺人曹氏于歸。〔附記〕氏有女德、稱賢內助。即燕閒獨處、相敬如承大賓。

秋八月、應試鄉貢、卻長例。〔附記〕先生赴汴、一切長馬俱卻之。或曰此長例也。先生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辟之覺安。試歸、凡一應行李、尺帛寸紙、俱列父母之前、毫不私其妻子。

八年庚辰、先生年十九。與庠友訂文會交。

九年辛巳、先生年二十。訂反切等韻法。

十年壬午、先生年二十有一。五月初十日辰時、宗子毓元生。

十一年癸未，先生年二十有二。立南征社。

十二年甲申、先生年二十有三。日新堂告成。〔附記〕時從學者王晉川等同志立會講學、每以初二、十六爲期、來學者日衆。

十三年乙酉、先生年二十有四。舅氏郭春芳來學、尊母命教之。

十四年丙戌、先生年二十有五。負笈新安、從學雲浦孟先生之門。

建洗心精舍。〔附記〕先生謂門弟子曰、讀書不是着人做秀才、遮掩差使、掇科第、肥我身家也。孔子集群聖大成、生民以來未有。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何所不備、欲人效法孔子、故設庠序

而肖像於上、建明倫於後、正以揭學何為、學孔子也。學孔子何為、明倫也。他日做掀天事業、都從此出、明以道學治天下也。學者習而不察、將孔子也當做會做文章的人、一授青紫、便放倒身、覓不知孔子是甚麼聖人。將德業、舉業分為二事、不知天下只德業一事、舉業是芸中條件。不修德業、且不要說將身放倒、即做到極品、相業轟轟、亦只是不聞道。女曹可會此意。又日、欲要有成、須先變化氣質。欲變化氣質、先從視聽言動上克將去。又日、今人動以講學為假設。郊出非禮勿視題、敢做一句非禮該視語麼。有一姣色過之、皆擲筆往看、看了回來做文、依舊還是非禮勿視。豈聖賢教人在文上用功、不在行上用功乎。何假之甚也。若此時眼裏要看、强着不看、便是一時實體貼此句書了。故知而不行、還是知的未真。能行纔是真知。又日、吾人為學須索把心時時收在腔子內、降伏得下、不令走作。姱覺勉强、漸漸純熟、便歸自然。先儒說作之不已、乃成君子、正是此意。

春、抵分陝、與幼眞尹王先生大會龍興寺、發明致知格物之義。

十五年丁亥、先生年二十有六。會契范世重敦請先生至馬嶺講學。

十六年戊子、先生年二十有七。祖母戴氏卒。壽八十、

附記 氏既卒、春皐公哀毀成病。先生同枕塊寢苦、躬嘗湯藥婉諫之曰、禮云哀不滅喪、乃此於不慈不孝。大人哀毀若此、其如襄事何。春皐公始勉進一飬、乃訃告於雲浦先生、教以喪禮。先生教以一切謝倍之儀、音樂之陋、必盡掃叔季薄習、還前禮制以聖賢孝事其親、爲閭里先。先生尊其教、即革去沿習、一遵古制。有欲爲祖母延釋弟子懺悔者、先生謝之曰、先祖母孀居四十年、母儀克嫻、內外毫無間

言，何用懺悔。先輩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入；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居。」冥如有知，吾祖母入天堂久矣。而必欲加以懺悔，是不以君子待其親，而以小人待其親矣，奚可哉。且大明律内一款：凡居喪、僧道誦經，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僧道還俗。幽未邀福，明先蒙譏矣。言者愧服。春皐公以首肯焉，竟不用音樂，不作佛事。

建書舍於馬嶺讀書。附記 先生以行修舉，及道試第一，文衡厚獎之，仍行撫尹，以經明行修表其廬。

十七年己丑，先生年二十有八。附記 先生暨幼眞王先生、見室張先生俱侍孟先生側，孟先生曰：「先儒教人尋孔顏樂，所樂何事？」幼眞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室曰：「處一化齊。」先生曰：「天理。」孟先生曰：「天理二字甚是精確，而易曉。人爲私欲束縛，把此心勾引的不自在，使

長戚戚、底的有樂。惟心心與理淋析、便覺此心天空海濶、鳶飛魚躍、那有不樂時候。所以心齋先生言、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可見人人有孔顏樂處、但不能尋耳。離却天理便不屬樂、然可深省。

雲浦孟先生於馬嶺觀學。【附記】孟先生聞先生大開講筵、德望日隆、嘗曰吾道西矣。乃跨蹇詣馬嶺觀學、留宿數日、講語盈帙。

十八年庚寅、先生年二十有九。邑尹曹公造廬、遣二子受業。【附記】時先生聲名洋溢、邑尹曹公下車、即親携二子從學先生。

十九年辛卯、先生年三十。景行堂告成。【附記】約王晉川等立會講學、會語載印正稿。

二十年壬辰、先生年三十有一。都憲吳公專員賫幣

馳驛、敦請先生至汴、修程邵諸書。〔附記〕先生應聘至汴、纂修程邵諸書、解天根月窟三十六宮。吳公禮貌尊優、不敢以士禮待。隨檄邑尹表其廬曰聖賢嫡傳、樹其戶曰橫渠道脉貽來遠、伊洛淵源獨得真。

立族塾。〔附記〕先生於景行堂右闢室二楹、檢族之可造者、能穀教之、成就者從弟信古等。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年三十有二。登選籍。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年三十有三。廷試天下第一。

春三月、入監太學。〔附記〕時國學育天下名賢、先生與焉。與休寧程氏兄弟、安福劉學博暨年友何清吾輩日夕講討、監師金鼎徵禮焉。

立栢林講會。〔附記〕先生約程氏兄弟暨何清吾等、以十五日大舉講學於栢林、海內同志悉

橋往焉、一時有雍雍濟濟景象。

汜水何中鳳來學。附記即清吾子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年三十有四。讀書太學。十二月、抵家。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年三十有五。邑學生上官提科來學。附記上官子號心嚴、邑倜儻士也、素負其才不能下。一日求見先生、先生講論精切、心嚴心折、不覺起而謝曰、半生在迷、一朝頓解、非聽教幾錯過日期。暫辭越月、心嚴親捧素絹一端、入戶即跪曰、小子積誠、有如此絲、即父兄亦不與謀、願留受業。先生喜其懇切、北面教之。後左右追隨、終所發明。登辛丑進士、所著有覺迷等編。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年三十有六。秦布衣張三重來學。【附記】三重號本德、華州人，以織冠爲業。春皐公命業冠於景行堂外，目不識丁。每過會期，聞先生講論，輒停工門外聽之，深爲心折。一日求入會，先生欣然許之，日夜講讀，遂精四書之義。援筆立言，不下數千語。每講，戶似懸河，好面諭人過，會友無不敬畏。先生常遠出，本德必躬御之，效古弟子御車之義。後歸秦，立會講學，先生甚愛重之。

議立月川先生奉祀。【附記】邑尹王公諱之都撫建祠宇，極弘廠壯麗。值朔日，先生詣月川祠瞻拜，忽見一奴入祠盼望，不覺髮指叱之。使出，即向王公白其狀，因言啟閉無人，焚修無人，致匪人得以竄入，遂擇其七世嫡孫曹繼統者，篤謹可供祀事。王公達之文衛、詳料敕以法，制祠下士深三氏傳之。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年三十有七。六月二十七日，伯子慎思生。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年三十有八。宗子毓元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年三十有九。毓元妻王氏于歸。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年四十。毓元卒、妻王氏守節。

附記：春皋公哀痛欲絶、先生諫之曰、哭子喪明、聖人深戒。今次子思、若天假以年、尚足以承宗祧、何慮爲。乃强和色笑、或取旁詞以解嚬、盤旋鼓舞、若不知有毓元之變者。每哭、不敢令父母知。元妻十七于歸、甫一年、元卒、氏即不食、爲殉夫計。姑曹氏諭之曰、我有夙病、又孱弱、息中饋非女誰托。是姑

媳相脊為命，以身為夫，必不拂女之節，女死，則我必繼之。氏感悟，始食，遂供饘粥，勉勸姑飧，堅意守節。內言不出，絕跡母家，宗黨罕覩其面。而後諸叔起卧飲食衣履皆出其手，成立悉氏之力也。歷五十年如一日，上臺屢旌其節，載入憲綱。

九月十一日，仲子楨動生。

二十年壬寅，先生年四十有一。太孺人郭氏有疾，承親命禳之。（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寢食俱廢。太孺人慰之曰：人誰不病，我有疾，未必不起，女何徬徨者？是吾食，女與共之。遂索食，與先生同飯。先生茹食。有女巫向太孺人告以能禳災者，太孺人難之曰：此或不足見禁乎。召而言其狀。先生曰：善。即聞道藝，隨巫起拜，願以身代。太孺人喜曰：吾兒可謂善事親矣。疾尋愈。

翰墨大全拾遺②。（附記）先生大父龍山公少負才名，以選士中嘉靖庚子鄉試、歷山東新沂二縣尹。素嗜書、宦中所得、不下數百種、藏於家。龍山公即世、春皐公方九歲、遺書散失十之八九。先生偶檢舊篋、得翰墨二冊、內有熊去非、公簡、端一序、覽之、淚濆肺腑。繇是披閱數通、中間俱係程、朱、呂、真、范名賢所作、舉生平未嘗經目者、先生稀見焉。隨遍搜所藏、再得其八。先生以斷簡殘編中大父之志存焉、因更訂成書、名曰翰墨大全拾遺。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年四十有二。納側室王氏。（附記）孺人曹氏向先生言曰、中饋事宜惟王氏獨理、翁嬉饍飲、裳服、若媳以相兼、易納側室以佐之。先生不應、且不行。太孺人亦再四說之、先生從母命、始納焉。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年四十有三。重修歷川都土地

廟仙修鎮、有碑文記。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年四十有四。承親命如都謁銓、以人材擢天下第一、授秦隴西縣知縣。七月、抵家。

六月初八日、叔子慎言生。側室王氏出。

冬十月、奉親之任。

冬十二月、先生蒞任。

立興利革弊二匭於儀門外。〔附記〕先生日、有規吾失者、亦入革弊國。

三十四年先生年四十有五。疏濬羊河水入城〔附記〕隴西古天水郡、天雨聚水爲池、人畜取資。然遇旱則涸、民以爲艱。先生訪郭外十里有潤羊河、遂相其勢

引水入城爲渠、甃以磚石、木檻護之。十家共闢一門、啟水老以司啟閉、民咸賴以生活。

復社學社倉。〔附記〕有家絃戶誦景象。

訓蒙要纂成。〔附記〕先生纂訓蒙一書、凡四書五經共計若干葉、俱有程限、某書某時可以讀完。著五倫詩、使蒙時常歌咏。凡出入起居、語默飲食衣服、亦俱有規箴、爲幼學式。刻布隴西。

訓蒙格言有云、幼兒書、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勿說謊、勿貪㦝、勿任情、勿鬥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我教女、全在是。兒女諦聽、勿輕棄。

又七言律詩　蘿芸宵夙凝窓坐、學問之功安在哉。總角肯消童子氣、從頭便作大人來。紛華世味容雜染、孝弟真心要爾開。聖賢分明非絕德、蒙莊那許處不材。

館藏

革火耗勾攝。

清保甲夫役。

旌節孝、與士類。

朔望集紳士於先天書院講學。附記先生講學先天書院，或問中庸首章有重性字、有重道字、教字者，畢竟如何。先生既謂中庸皆日用常行之理、人人可能，不必說玄說妙，使人不敢動手。全章只重一修字，後致字即修也。性是本體、率是情生、而修則工夫也。繼皇賦予之理、這是種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原是有的、而性感情生、任其自然、毫不勉強、這便是道。然有氣稟之高下清濁、必加整飭之力、使之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以人合天、這便是教。孔子天縱大聖、亦必從爲之不厭、好古敏求、處處得力、何嘗不從修來。曰先生既言日用常行、人人可能、胡聖人說民鮮能、唯

聖者能也。先生曰、此正是在修不修上看出耳。修如修路之修、聖人即善修路者、高者抑之、卑者增之、多者去之、缺者補之、修的平平坦坦、使人不肯修補、只管往高處走、行到險處、便下不去、只管往缺處走、行到斷處、便過不來、早加修補、何至有下不去、過不來之患。所以說民鮮能、唯聖者能也。人莫不飲食中庸之理、人人不離、鮮能知味、唯聖者能之。味在飲食之中、但人不知咀耳。且說孝者庸德、誰人不知親當孝。說他不孝、便不敢承、而孝者有幾。聖人承顏順志、把孝的道理盡了、孝果不可能乎、何求之天下寥寥也。曰、詩問不睹不聞、先生曰、先師有云、睹明睹暗、皆睹也、何謂不睹、聞聲聞寂、皆聞也、何謂不聞。此特言道體耳。蓋道無形聲、不可以睹睹、不可以聞聞。戒慎恐懼、皆惺惺法耳。曰、然則何以爲未發已發。先生曰、未發不以時言、謂原不曾發。發而當理、則發猶未發、是不曾發一般。周子云、中節之和者、中也、見道極爲分明、果無未發時候。曰、何以爲致中和。先生曰、平日如何看。

曰、此皆實事、非聖人不能。先生曰、此信唯聖人能之。吾儕今日講學、未必皆聖人、便皆不能了。此學令上下而一之、何故獨讓聖人。在昔看舉業、亦說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卿大夫有諸侯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曾聞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言甚痛快。如適間一人担水、既知桶漏、宜預先補塞。惟不能用此工夫、所以致此濕漏、有多少不停當處、尚得言位育乎。衆皆欣然解頤。

刊洛西三先生要言。附記 三先生謂曹月川、尤西川、孟雲浦也。

訂月川曹先生年譜。附記 舊先生門人謝琚輯、稍涉冗煩、屬幼貞王先生訂証梓之。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年四十有六。被議、左遷陝西按

察司檢校。〔附記〕先生歸占絕足吟、其詞曰、世路多平陂、窮通自定理。雖弗得人歡、我心實私喜。堂上有雙親、年剛六袠爾。此歸正及時、怡愉承甘旨。妻妾爾和諧、四男如山峙。或讀或能行、褰裳共笑喜。況有屋數椽、可能成基址。又有田數畝、可能供耘耔。開觀服官日、奔馳無寧軌。少閒拂愛憎、平地風波起。今幸脫樊籠、閉戶翻經史。誰謂賤且貧、吾亦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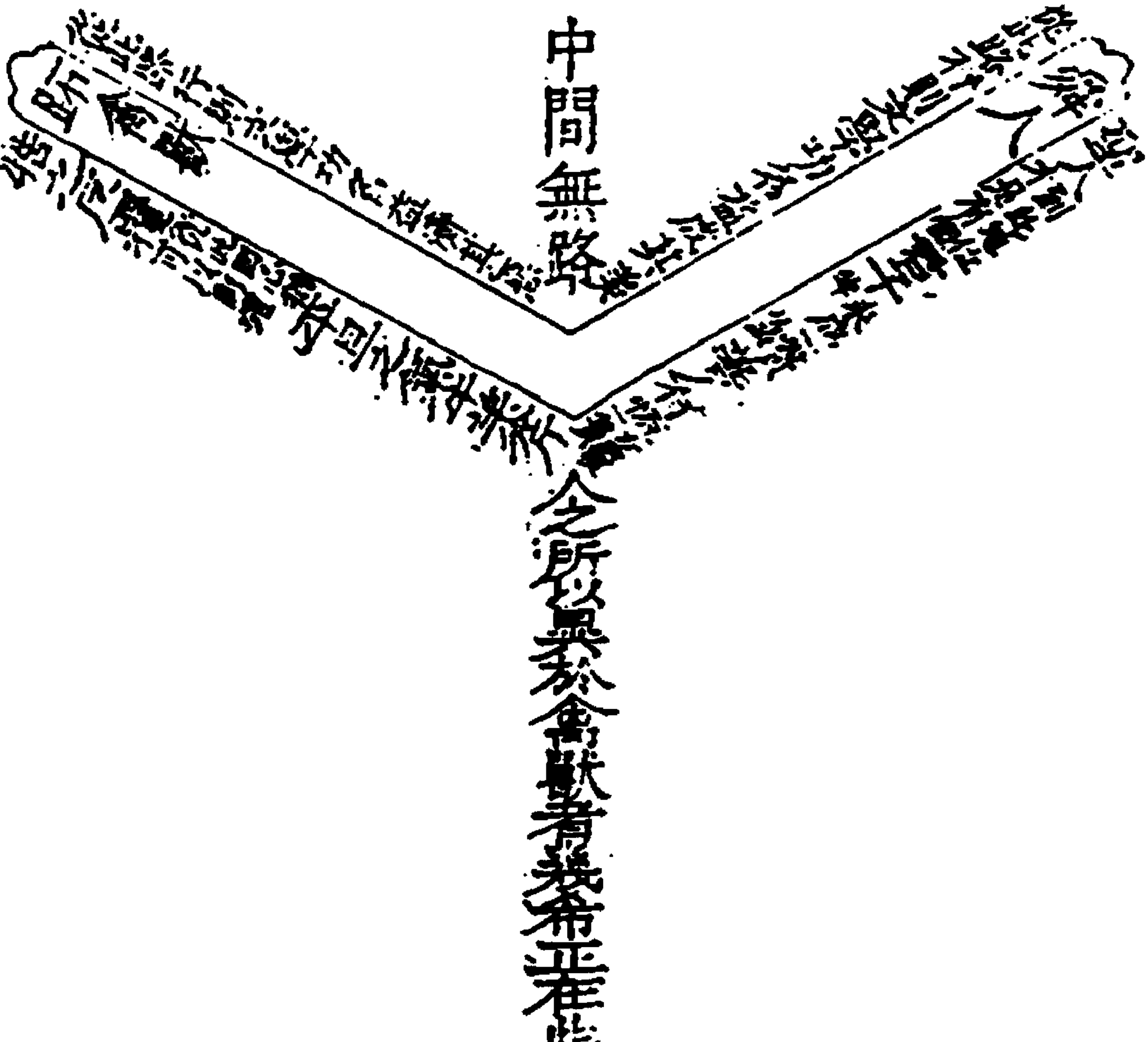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年四十有七。赴按察司檢校任。

八行圖說成、刻布隴西。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年四十有八。講學關中書院。〔附記〕先生與馮少墟講學關中書院、究身心性命之理、剖人禽善利舜跖之分、析析如也。少墟謂其說爲圖付梓。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爲距路人



佑藏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年四十有九。分陝都憲薦先生於朝。（附記）薦略云、學有淵源、才堪經濟。抱內聖外王之略、具開天闢地之手。云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年五十。陞山西大同府懷仁縣知縣。

建不俗居。（附記）先生慮僕隸交通、於宅門右闢一書室、畫數莖墨竹於壁、因名不俗居。詳載洗心錄。

招撫流移。（附記）懷仁邊鄙衝疲、民不堪命。先生見十堡九窟、十田九荒、乃進父老而詢之曰、有可興革者、直言無隱。民以爲塗當衝要、本縣西安堡、各地、兩路供應、過使、日不暇給、富者貧而貧者逃、是以土地荒蕪、錢糧有負。先生大張榜示、令民復業。乃爲四言歌、沿鄉貼之。荒糧不賠、馬頭不當。

凡我小民、急早趨歸。卽詣各臺言其狀、皆從其請、民復業者日以百計、至千八百戶。云云

勸開墾荒地。（附記）時流移復業如市、先生悉令開墾荒田、各給牛種錢糧、諸役不令苦擾。三四年間、開墾至千八百頃云。

四十年壬子先生年五十有一。諭各里立塾。（附記）先生以民旣樂業、禮義可興、諭各里立塾、擇教讀各一人、訓各里俊秀子弟、悉館穀之。

文昌閣告成、記載洗心錄。（附記）邑士子欲請先生重修文昌閣、且曰、懷邑六十餘年未售一人、有終身不知孝廉爲何物者。當日科第未絕、及是閣廢、而人文弛矣。先生曰、吾爲女成之。然所以與文運者、果在文昌乎。逮閣成、先生祀酒於閣、進士子而謂之曰、文昌閣成矣、諸生將安證乎。惟日孜孜在諸生極力致之矣。隨作文昌閣告成記、易之、援邑庠士子王家旦、王爾韻等三

十餘人、定以書程。

集懷邑紳士於內省堂、講冠婚禮。

禁喪禮作音樂佛事。（附記）懷邑喪家輒用音樂及浮屠懺悔者、先生一切禁革。

四禮述成、刻布士民。

秋七月、海水復舊。（附記）邑治有海子村、周約三十餘里、魚鱉出沒、滋息無窮、村人利焉、每年鮮魚稅二百兩餘。後遂竭澤、其地鹹鹵難耕、而稅供猶故、民咸苦之、經六十餘年矣。是歲七月、海水忽從地湧、分爲數孔、水出洶急。土人以竹竿入孔探之、竹出水孔、直至半天而墜。故址隨有魚鱉、更繁於昔。邑民無復供稅之苦、名曰德湧泉、意以先生德政所感、遂易其名。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年五十有二、建明善書院。（附記）先生

莅懷三載，士咸知學。但每月講學，借地梵宇。因另闢講院，建大門、儀門、正堂各五楹，齋房東西各三楹，扁曰明善書院。

觀物亭告成。附記云：盈天地間者惟萬物，而莫非吾心之法象也。不觀則物自物，我自我，是謂物於物。能觀則我即物，物即我，是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是謂與物一體。與物一體，然後謂之大觀。而物我兩忘矣。然所謂觀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不必目與物遇，而神與物融，得之心而寓之乎物也。故於草木觀生意，於魚鳥觀自得，於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以逮蜎翾蠉動之微，靡不具有至理，則亦靡不用吾之觀。不寧惟是，極之而人亦物也，天地亦物也，萬物與遊，造化在心，觀至此，觀止矣。物至此，物化矣。方且不知胡為物，胡為觀，而詎有乎是亭也。懷仁內省堂最後有園，余於退食之暇，每臨眺焉。見平原爽塏，林木陰森，井泉清冽，禽鳥親人，殆山幽寂靜，城市而山林

者也。築其上亭焉一亭，頹乎就廢，而其地且多鞠爲草莽。余不覺憮然曰，何所見而興，何所見而廢。有其地，無其人，地且獻笑，今即鞅掌簿書，何妨吏隱乎。隨命工修葺之，爲游息之所。園丁種菜蔬，家僮蒔花卉，盆魚泳游，庭草交翠，不數日而景象聿新。余據胡床，縱觀其間，不識宇宙間何物可以易此也。又時奉二親，徘徊樽俎，課三子咿唔芸編，神情悅愉，庶幾可以觀物矣乎。於是扁曰觀物亭，而榜其戶曰，雲樹閒中趣，鳶魚靜裏機。蓋得其機趣，始可言觀。隨在皆物，則隨在皆觀，乃不負名亭之意。是爲記。

太原布衣蔡繼商學。附記：繼無號，遂以無號號之，爲徐鏡源先生高弟。聞先生關書院講學，徒步謁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年五十有三。晉上臺交薦先生

於朝。【附記】薦略云、膚度超群、小心涉世。又曰、民喜二天、吏畏三尺。又曰、澤中之鴻雁咸歸、瀰上之汚萊盡闢。

六月初八日午時、季子愼修生。

十月、總制涂公廵懷、登明善書院、命先生開講、發明性善之旨。【附記】鏡源涂公聞先生闡講院、因廵歷過懷、與先生講明善誠身之旨、優禮破格、不以屬禮待。且見先生德政、翔洽、喜曰、正以觀實學之效。乃大書院壁云、疲邑竭力調停、勞民瘁心撫字、愷悌君子、清苦正操。移宿茹行。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年五十有四。秋八月、門人王家旦、王爾巓並登鄉舉。【附記】懷邑六十餘年未舉一人、忽一榜雙魁、皆先生造就

之力也。

〔附記〕時有司宅戶者張天受感先生德教，遂私讀於司戶室，踰年未之覺也。後春皐公知之，試以破，通甚，復試以文，又通甚。春皐公愈喜，向先生言狀，令免其役。天受不肯去，曰：此正偷閑地也，出必廢業。嗣是，春皐公時時伺之，每讀書夜分始寐。後試入邑庠，以敦謹稱。

冬十月，春皐公有疾，先生乞歸養，不果。〔附記〕春皐公有疾矢滯，先生憂形於色。延醫無療，見草方以豬膀能通者，先生親削竹筒，傾入膀內，以手撮溺器，強春皐公遺。床座，春皐公坐前，側首至膀下，覘其動定。春皐公呻吟，先生亦呻吟，隨之反復，切覘，若不知氣之穢者。既而矢還，先生喜甚，隨撥矢看色，又撥溺器滌之。待春皐公飯，始進一飧，必復元而容始取。遂閉門不理政，志切休養，文數上未允，而鄉貴士庶亦懇留焉，先生始出理事。

附記先生有妹二人，長同胞，次庶母任氏出。春皐公愛次女辟甚，太孺人愛己女益甚。先生晝揣父母意，知各欲私其女而難顯言，遂取俸金私獻於父，隨私獻於母，父母兩不之知。乃曰：「吾父母用之便宜，幸無相告。」又私謂孺人曹氏曰：「吾父母各有些須，當恣其用，慎無問其所爲。」每晨至父母寢所問安問饌。晚又至睡所，摠床擫扉，被褥厚軟薄硬，候寢，親爲塞蓋，爺行。問有微恙，便覺頻盤桓不去。轉堂時必侍父母側，即告以今晨所幹何事，晚亦如之。春皐公罰訢揚，便戚然不樂，必厲色戒焉。先生仰體親心，數日不刑一人。春皐公一日語孺人曰：「吾行步少艱，復落一齒，意者老將至乎。」太孺人潛聽，憂形於色。先生覺之，乃揚步騰前，踴躍以表强健，張口向母親齒曰：「齒俱堅强，無虞也。」嬉笑依依，隨取幼時嬉戲事一一述之，必冀親悅而後已。先生每着一新衣，必先父母，又穿父母之前，請母看針線如何，寬窄如何，恍若嬰兒之眷戀。其孝秉天成有如此者。

春皐公性疎宕，先生至

亦必正容。其身感親又如此。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年五十有五。春正月、復乞歸養、不果。（附記）先生志堅歸養、親詣各臺、備言親老思歸狀、不覺失聲。上臺見孝思懇至、亦憯然出涕。鄉貢士庶赴上保留幾空、憲臺又諄切慰之。先生不得已歸治、士民隨之至、有躃踊欲絕者。告休文載洗心錄。

春二月、先生謁武安王印綬暴長。（附記）勅贈武安王尊伏魔大帝者、先生謁之、甫拜、且印綬忽暴長、大浮於升、其纓堅硬如鐵、拂之愈勁、移時如故。先生異之、曰、物貴安常、反常則妖。乃急詣上臺、置印而去。歸即為促裝計。及交代、士民日日喧嚷、鳴鼓求見、俱以疾辭。無已、出囑其耆老而告曰、吾親老思歸、心緒頓亂、留亦無益。方欲入內、士民引裾泣之、裾裂。

春三月十九日、先生掛冠歸里、父老扳轅、祖餞於郊。

〔附記〕先生歸岸、宅外常有哭泣聲、竟夜不絶。春皋公使人止之、父老曰、吾失父母、如天殞身。吾哭吾儕之失依、哀切愈甚。春皋公謂先生曰、適來民懷女德、哀痛倍至。雖是民情無已、恐來似爲不祥。聞女昨在關帝廟印綬暴長、女秘之不言。此天亡我之兆也、可速作歸計。先生即於是日啟行。是日日甫升即出公所。士庶僉舉乘至頂扳臥不能舍。婦女咸携抱出門、倚舊而哭、皆欲觀其德輝、語曰、吾見吾父母止此矣、何不令設一面。各執香火、泣不絶聲。辭擁先生、欲圖像祀之、淚沾畫紙、筆不能下。又群抱先生、欲遺靴愛。先生止之曰、吾固知百姓情出於天、但遺靴惡套、心竊厭之。僉曰、吾思父母而不見、見靴如見父母、套奚顧乎。言未已而靴墜其手。大人乘、而哭者又蔽其前。及出郭、天色已暮、尚聞悲天愴地之聲。漏下三鼓、宿曹家庄、則邑東十五里也。

過桑乾、春皐公病劇。附記春皐公見士民悲泣、心常慘切、兼以餞者冠蓋勞碌、遂染病、然猶談笑自若也。過桑乾河、單騎涉水。抵山陰、劇甚。先生惶懼、不知所爲、呼天長號。投以劑、不應、痛哭曰、吾父奈何以他鄉訣乎。春皐公曰、女何必驚張。人生自古皆有死、今吾年踰七十、不爲不壽。夫婦父子祖孫俱聚一堂、雖他鄉、即吾家也。古有生諸馮而卒鳴條、生岐周而卒畢郢、何必以此爲憾。女居常見我染恙、便啼泣不食。今吾已矣、女曾記哀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乎。況女母視女之哀、喜爲生死、我死、女母不勝哀悲、又慮女不勝憂傷、萬一與我偕亡、女欲恃之而未能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愈於無益之戚乎。我一生不敢爲惡、似無大過。但無功德於人、亦不必求祀鄉賢、妄于大典。棺不必取材於廟宇墳墓、死後無葬舊塋。先生據地痛哭、春皐公厲言戒之。先生即掩面不言、淚輒如雨。

二十四日寅時、春皋公卒。【附記】先生離任時、鬚髮俱燦。及春皋公卒、哀毀成病、鬚髮一夜如銀、飲食不食、杖不能起。太孺人見先生哀毀、亦不食累日。先生憂懼無措、強太孺人食。太孺人曰、吾方欲食、女須共之。先生不得已、始食。每哭泣、爲太孺人所制、不敢發聲、苫塊常沾淚痕、

都憲郭公使人賫奠資夫馬助喪。【附記】郭公諱顯忠、素重先生。聞春皋公卒於山陰、遂使役賫奠儀人夫、兼程而至。先生接扎、西面稽顙、惛瞶不能答。但復名扎、納其奠儀夫馬。

懷邑士庶赴奠。【附記】懷邑士庶聞春皋公訃至、皆罷市、星馳赴奠、哭盡哀。

五日成服、扶櫬而歸。【附記】時二十九日也。山陰劉守諱承薦、先生同年友也、即來赴弔、且周旋其含殮之需、棺椁之具、五日畢舉。乃扶櫬東歸。懷邑弔者必欲送喪、先生稽顙辭焉。乃自

佶藏

揀其強壯者、送柩三程而後返。每夕過宿、主人止柩於外、先生乞入店正房、火外另具金若干、作受靈之資。由山陰至家、先柩未嘗露處一宵、皆先生善爲處置也。

生祠告成。（附記）懷邑思先生不已、立祠肖像、爲他日名宦地。刻德政於兩廊、扁曰民之父母。懷邑建祠自先生始。

夏四月、先生扶柩抵家。

秋七月二十七日、太孺人郭氏卒。（附記）氏壽六十有九。

（附記）太孺人有疾、先生哀痛不勝。太孺人謂之曰、女父告終、女四日不食、肝腸欲裂。我恃女如泰山、而女猶倔強如是。我死、女復蹈前轍、貪死不顧目矣。女曾記女父居喪、女諫之言乎。無貽我泉下之憂可也。既卒之日、先生哀毀幾絕。舅氏秉吾、琥姊暨姊丈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愈於無益之悲、與親

如泰山之言慰之。永吾斯夜伴先生於柩前，饋之食。先生四天始進一飧。

求田栢，爲春臯公槨。百金購之。附記先生需栢爲春臯公槨甚急，有求售於神廟墳墓者，俱不應，遵先訓也。北名户史姓田中有栢，先生命僕人張韓求之。伊勸其值，先生不吝百金購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年五十有六。二月，葬春臯公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北。附記先生讀書其上，人以小東山表之。尊春臯公遺命，卜地於東郭三里邢家磨新塋。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年五十有七。七月，服闋。伯子愼思補邑庠弟子員第一。

修家禮、致祭祠堂。（附記）每季仲月戊、至期齋戒、昧爽、具酒饌、延贊禮者行三獻禮致祭、高曾以下。至春皐公神龕、則啼泣失聲、率以爲常。

先生居家甚肅、尤率以曹月川先生輯略爲程、嚴內外、別嫌疑、婦女無故不出中堂、男子無事不入內闈、嫂叔不同問、兄妹不同席、厮僕傳事止於中門、非奉呼喚、不敢擅入、率以爲常。著修齊十要、以勗弟子。

修齊十要語。

（附記）

務耕讀以立家。勵勤儉以成家。

守清白以傳家。崇寬仁以主家。

持明斷以理家。重乎威以閑家。

循禮義以保家。敦孝弟以宜家。

嚴內外以刑家。謹晨昏以守家。

能是數者、而修齊之事備矣。凡我子弟、尚其勉諸。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年五十有八。春正月、辭鄉飲賓筵。附記 邑尹敦請先生鄉飲大賓、先生辭曰、吾雖釋服、尊王制也、猶未及夫三年。且六十杖鄉、亦未及期矣、敢違例、況涼德不克副乎。堅辭。邑尹復造其廬、先生終不敢就。

春三月、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壇、每月仍以朔二、十六爲期。附記 會契鄭國光等懇先生登景行堂講席、立會約、以范益謙座右銘主之。置鐘磬、各依東西。舉會副一人、會糾二人、會史二人。會副總一會之事、糾察一會之人。有斜僻苟言笑者、會糾鳴磬止之、舉出告會史。又置紀善、糾過簿各一、會史書之於紀過簿。會糾、會史則會副伺之。不舉不書者、責在會副。會糾於會期外察會友之善否、至期、必一一道之、各紀其行、善則拜之、過則戒之、改則紀過簿註一更字、即於紀善錄之。至期、先於三先生一揖再拜、各分

班一揖兩拜畢，揖會友聲朗者一人至講案前面上一揖，高誦會約。引曰，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萬世講學之法程也。吾黨每月兩會，可謂知講學矣。試時一返觀，不善果盡改乎，聞義果即徙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講，方謂真講。如是而學，方謂真學。如是而會，方謂真會。將親戚鄉黨善之，非惟可以成己，亦可以成物。若徒陽務會講之名，而陰實悖之，便中飾外，事奕棊饋，甚者謗利崇爭，無異市販之機穽，不但負却佳會，亦且取嗤戚黨，已不免爲小人，而又阻人向善之心矣，豈得謂之可乎。自今各務真修，飭躬勵行，過相規而德相勸，必相下而情相親，會不可虛，亦不可間，庶幾仰體孔子之憂，而講會亦尚有益哉。吾黨勉之。誦畢，即取四書，從大學講起，每會一章。隨鳴鐘一聲，曰肅靜聽講。講畢散時，取會簿置桌上，各於字下註一到字，向上三揖，擊磬三聲而退。或遇會期不到者，命會糾察之。除父母或官事羈縻則已，否者紀過一次。

宜陽馮奮庸來學。附記庸號則中，聞先生倡道澠池，弟子禮事先生。心竊慕焉，因携妻子家於澠池，執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州孫繩祖商學。附記繩祖號浴白，布衣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秦華陰石之岱商學。附記庠生，親死，廬墓三年。會語載印正稿。

闇修堂告成。附記先生以來往商學者私謁無定址，遂於宅後旋闢三小楹，題曰闇修，外榜曰：竢乎斗室，襲几種花香，疑是仙窩陶徑；小也盆池，映一簾秀色，期同周草程魚。内榜曰：道在立誠，誠本闇，性教中和，實地學惟尚絅絅斯章，位育參贊真功。南修假山，山西闢一小户，户内闢一小室，壁砌以石，參差而出，名曰友石居。東折石砌而上，有茅屋數椽，題曰小隱洞天，榜曰山静雲爲幕，亭虚人在壺。中有茆幾③，環以石坐。又東折，西向一小室，爲小憩别業。即於别業北又闢一門，内有小室

南向爲睡軒。軒東又闢一楹、爲洗心室。室隙植蓮菊梅竹之屬、以供清玩。先生每日讀書其中、講論進賓、則於闇修堂內。闇修堂有記、睡軒有記、假山有行。行曰、癖性耽山水、貴領山水趣。山水趣云何、所領惟適慮。我自雲中還、築石以爲山。偃仰在山隈、聊借怡吾顏。山中有怪石、何必磻與璧。得自南澗濵、望之亦嶙峋。山上有茂樹、栢榆桃榴聚。鬱鬱復蒼蒼、觸目皆佳趣。山前有奇花、無用異名葩。叢菊黃間紅、燦熳侶雲霞。山下有剡水、不必天上來。井渫汲甕注、雲影任徘徊。得趣不在谿與澗、勸君覩我莫我嫌。但得其中興味長、不覺偷偷發浩歌。君不見、洛陽名園天下聞、繁華金谷已成塵。又不見安樂窩裏冷蕭然、空中樓閣迄今傳。卜居此區小又小、適己之適玄更玄。俱用明韻。石几銘曰、爲體也頑、爲砥則平。爲器也小、爲用則宏。是故可以調鼎鉉、供清玩、資絃誦、群友生。不事彫琢而無瑕、不假粉飾而成。美者見以爲美質、損者笑以爲硜硜。周子曰、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庶幾。

撰杏田平君引水承利記。載碑記。

洛陽張見室先生商學。〔附記〕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講論數夕，贈以詩，有云天然几上茶爲酒，斗大窗前菊當梅之句。任廣東鹽運使。

秦同州張太宇先生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年五十有九。正學會所告成。

〔附記〕商學者曰：衆聚，行堂不能容，乃擇地於宅東北，建會所，五楹，題曰正學。大門五楹，儀門一楹，正學堂五楹。內隔東西二室，爲進德、修業二齋。東西厦房各三楹，爲明善、誠身二齋④。堂後又創正堂三楹，前堂扁曰正學，堂外柱楹曰：學以正爲宗，遠超寂滅虛無之教。道以中爲至，近在飲食日用之常。又內簷柱楹曰：學在敦倫，必講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理，方無愧於斯地。人須盡道，必媿

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始無忝於所生。內榜曰、有大綱維、真真切切、盡性達天爲要領。無多徑路、坦坦平平、誠身明善是工夫。後三楹扁曰景行堂、祀曾、尤、孟三先生於其內、榜曰、道脈常存、世世作法、世世作則、弘開後學。斯文有在、見於羹、見於牆、仰止前修。儀門扁曰道義之門、榜曰、履是路、由是門、有加惕惕。周中規、折中矩、無敢怠荒。先生日與會友講習其中。

冬十月二十九日、伯孫邁生。曰復之子。

分陝王幼華先生商學。附記 先生同門契也。與先生偕闡道與、月餘始歸任晉臬參議。

秦張太宇先生過滬商學。附記 時太宇監軍、過見先生、商學於正學會所。

伯子慎思補學生。

仲子愼動補邑庠弟子員。

晉夏縣姜栻、王昱商學。

關中馮少墟先生商學。

晉垣曲會檠尹暨侄廷試賁孝經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李多聞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劉燿長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垣曲王世封來學。會語載印正稿。

晉絳州辛全適札商學。〔附記〕號天齋，方總角，卽志於學。習先生得伊洛嫡傳，必甚慕焉，尋人適札商學，自稱後學小子。隨以詩筆獻有云，卽慕張夫子，志爭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

並嶙峋。學探天人秘、傳接孔孟薪。向日登闕里、指我渡迷津。

晉垣曲程君愛來學。〔附記〕布衣也、以孝稱、上臺扁其門曰孝子之門。

晉垣曲石抱晶來學。

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年六十。禁伐月川祠墓栢樹。〔附記〕月川祠墓栢樹、族人檥伐鬻者、先生聞之、不覺髮指。乃率會友鳴於邑父母、出禁示付奉祀生、以杜將來。

撰碩儒琴臺張公墓誌銘。

二年壬戌、先生年六十有一。正月、御鄉飲賓筵。〔附記〕先生一日病癱、諸藥不效。有善禳者、諸子延之。禳者以紙爲人形、令諸子避、遂提筆至榻、私語先生曰、醫

瘥須替身乞書於紙。先生曰、吾生平不敢辭一毫虧心事、忍令何人替之。曰、試擇其不協者。先生曰、平生不敢罪一人、又豈敢仇一人乎。余孽余自當之、不敢累他人也。其人終不能强、尋愈。

春三月、詣利津祭祖塋。

〔附記〕遊常家溝詩

尋芳覽勝步巃嵸、回望襟懷眼界空。萬木參差崖半遮、群峰環合徑微通。數聲砧杵風塵外、幾個人家烟霧中。借問鹿豕休妒我、結茅從此作山翁。

遊文八佛寺、約同志於此會講、而後行。故云、

匹馬度春城、禪林訂舊盟。和風撲面軟、細雨點衣輕。野鳥峰前語、晨鐘殿後聲。莫嫌不覺迴、圓覺一時傾。

遊趙家溝詩

山上青峰山下泉、稜層鳥道摩蒼烟。避秦却向桃⑤園去、應未尋幽到此邊。

遊王家溝詩

愛石尋幽，登臨探奇，步遠瀉。道人無俗慮，雲水樂閑身。

北遊記。

天啟壬戌朱明之辰，因伯子慎思、仲子慎動、食廩採芹、詣利津古渡致祭先塋。附記先生謂同行者曰、吾儕不可無此遊，亦不可忽此遊。何也。吾邑北多名勝，古人任道求佳山水，奈何當吾世而先之。且凡遊行非徒也，一種山水佳趣，觸發吾心。見山之壁立，即吾喬岳之度也。見水之流行，即吾變動之機也。見草木之蕃鬱交映，即吾日新之德、富有之業也。有此意趣，方爲眞遊。同行者唯唯。日晡抵龍門，兩山對峙，渾如一門，名小龍門。跡其形勢、廣狹雖不同，然視龍門不甚相遠也。有族人從黄冠者名和鼎，邀入觀中，至其師松山道人舊址茶罷，登老君閣，自叢薄下，石梯纍纍，宛轉而上十數仞，陟其巔。於懸崖高絶處鑿

石爲洞、覆以丹堊陸離、老聃塑像在焉。慰良久、不覺愴然、曰、松山道人所栖、嘗欲得吾言紀其事、竟未獲酬、今二十餘年矣、風雨飄搖、未有繼而更新者。因爲四絶。

其一

兩山並峙一門開、勝跡原從造化裁。同伴偕遊聊此憩、好風時向座中來。

其二

半空虛閣依雲開、傑搆天成別樣裁。一自赤松修栖後、不聞繼響有人來。

其三

山勢迴環萬境開、無邊美景試心裁。會須識取山靈意、肯到名山空手來。

其四

慢說遊行無所開、狂狷獨在個中裁。此時此景樂無際、不減春風沂水來。

詰朝早發、至迴龍廟、憶大禹之跡、瞻拜堦下。甫出而河北垣邑同志相與艤舟以待。誼不忍行、遂

同登一舟東渡而下。同志諸契延之既舍，各拜畢叙坐。時瞽者聞明心與焉，樂尹曰：「生等無知，俱瞽者。所賴開瞶瞶者，其老師乎。」先生曰：「昔陽明先生講學江西，泰和楊茂侯見，其人聾啞，以字問，先生以字答。大抵謂你口雖不如人，耳雖不如人，你心知是知非，還與人一般。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弟，於鄉黨宗族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但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便亦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不消口裏說，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謝。今明心志同於茂，且又能言能聽，果依陽明之訓，身體力行，亦不消眼裏見道，在是矣。」明心首肯。樂尹曰：「客冬有約，道駕何遲至此。」先生曰：「偶以恙阻。夫子云：『無適也，無莫也。』可見一有專主之心，機便不活，約便不能必踐。然則大人不必信，不必果，而比於義，有旨也夫。」次日，祭先塋，回，是晚，會樂尹乾子行，戀戀不舍，留宿。先生謂之曰：「貴邑科第不乏，諸君正宜奮志舉業。聞不甚留心，殆於不可。」樂尹曰：「爲舉業而得

失之念未忘，有妨德業，奈何？先生曰：爲舉業而得失之念未忘，還是爲德業之心未真也。蓋天下止有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能留心德業，則見理日明，舉業益精，然亦不過發明所得，其得其失，方將付之倘來者，則舉業即德業也，而謂未害何也？況觀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貴爲天子，若固有之，是何等胸次！天子不以動心，況其他乎？樂尹曰：年來爲舉業有妨德業，欲去舉業，一意德業。今聞教，始知二業合一，不復萌棄去心矣。先生曰：天下有性分，隨有職分。如士、農、工、商，誰無職業？士業讀，農業耕，工商業活計。故士必讀始爲士，不則曠士職；農必耕始爲農，不則曠農職；工商必活計營生始爲工商，不則遊手遊食而曠工商職。虧職分不爲虧性分乎？且滓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亦須得位，方能望道之大行。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與其行一方，何若行一國？與其行一國，何若行天下？非得位爲榮也，必行之天下，而後四海蒙福也。四海蒙福，而後老安少懷之心始遂。不然，

猶隘而未弘也。請君幸值文運與隆之會，應運而與，樹千百年名世之業，乃吾學中正經事，肯汲汲終耶。雖天命難必，而人事當盡，欲去舉業，可乎，不可乎。樂尹曰：爲德業而工夫不免斷續，又奈何。先生曰：昔人有求心之法，每呼曰：主人翁在室否。蓋日提醒此心然耳。能提醒則常惺惺，何慮斷不續也。樂尹曰：主人翁在室，恐是異端語。先生曰：吾儒之異於異端，豈必在語言文字之間哉。如異端說虛，吾儒先說虛受。異端說無，吾儒先說無知。異端說寂，吾儒先說寂然。異端說滅，吾儒先說滅明。字字從吾儒來，何故反將好處推之異端，使吾儒忌避，不敢開口乎。但異端虛而虛，吾儒虛而實；異端無而無，吾儒無而有；異端寂而寂，吾儒寂而感；異端滅而滅，吾儒滅而生，在人用功何如，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樂尹曰：曾記有云，求心依舊落迷途，心可求歟。先生曰：不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乎。蓋求心而以爲迷者，只恐把持此心，如告子之強制耳。若有事而勿忘勿助，以爲求，則是求也，

謂之緝熙光明可也，謂之至誠無息可也。故彼所謂求，是把持之求，求之求也。吾所謂求，是有事之求，不求之求也。毫釐千里之間，昜明辨諸。倘曰放心當求，心不當求，則渾然在中者心也，何事求焉而必求之求之云也。反覆辨論，漏下三鼓，明日南旋。

三年癸亥，先生年六十有二。詣新安，謁雲浦孟先生祠，大會於川上書院。

遊王喬洞。因疑古詩七日千年之語，遂吟四絶。

其一

天無一日理聊然，世上那應別有年。千古爛柯成往蹟，訛人傳訛豈真傳。

其二

幽明兩界判陰陽，一氣周旋歲月長。人鬼仙凡岐徑路，此間消息是真常。

其三

寓意王喬醒世巔、不堪塵態逐薌羶。山中試味着棋局、忙是凡人閒是仙。

其四

身閒還不是真閒、到的心閒方是閒。一到心閒塵事了、山林朝市總無牽。

附記時先生謁雲浦孟先生祠、見祠祀尤先生、配以黃性軒、而郭梅山闕焉。先生曰、郭先生幼使酒任氣、及從西川先生學、遂斷酒不入口、則其勇於改過何如也。安貧樂道、至老彌篤、上臺以隱居好學旌之。將終時、有醫以藥用酒爲引者、先生曰、吾酒戒數十年、未嘗沾唇、豈敢偷片時之生、頓易生平所守。苟得正而斃、快也。何等識見、何等操守。正宜配享、爲改過不吝之勸。今獨於先生有闕、得勿以前半口實乎。論品者、亦定評於後來而已。明日、告豫石呂先生、遂置主入焉。隨訪梅山孫于郭西敝窑、把其手曰、何因憊若此也。慨布一疋、銀三兩、洒淚而別。

十二月、先生誕齋、哭於承先祠。〔附記〕先生每至誕辰齋居、門人前日爲壽祝者填門。先生曰、生日聚樂、所以報父母也。今吾賓未忍、不敢矯也。言畢、淚如雨注、終日未見欣容。至期、伯仲子未稟命、設筵延賓、招黎園爲先生壽。先生召二子、而數之、坐承先祠泣、竟日、二子徬徨無措。

秦長安孝廉李昌齡、商學。

陝州趙艮棟商學、家於滙。〔附記〕號仰嶔、字德隆、樘所先生高弟。聞先生講學、家於滙、朝夕講論、多所發明。先生見其孫敦謹、遂以孫女妻之。後賊陷城、父子俱罵賊死、滙陝並祀鄉賢祠。

秦渭南史義伯先生、過滙、徒步詣廬商學。

鄭位來學。附記號居體、資性樸誠。幼孤、祖母撫摩成立、孝不違志。祖母死、哀毀骨立、廬於墓所三年、乳燕巢於寢塊、時或攜肩盤遶、全不避人、人以為孝感、名曰馴燕。

秦總意張過滬、欲認宗歸族、先生不受。附記陝西總戎張姓知先生為一代之宗、心切觿之。至滬、求納之族末、先生以無所考信、不敢妄承、婉詞報之。

緑野堂告成。附記先生於邑東十五里馬嶺村祖庄夏秋收穫居之、隣緑野堂三楹、訓其子婿、楊曰、課子賤、農車馬、無喧清晝永。栽花種竹、林泉有與道情長。渴則中偕之。農事畢、族人習先生、遂居之。則中亦攜妻子來居於緑野堂、後會友雲集。

同樂堂告成。附記會友商學者眾、緑野堂隘、乃於村西若圖樹繁水冽處、建同樂堂三楹、以安會友。又建一凉亭、榜曰濃陰祛暑、扇靄送微凉。又曰霽月光風、竊比濂溪夫子。傍花隨柳、期同

明道先生。記載洗心録。

四年甲子、先生年六十有三。鼇臺李緝敬先生衍檄林尹、敦請先生主韶陽會、大發致知之旨。韶陽會約序。載洗心録。鼇臺李緝敬先生巡方、事後遍歷、造先生廬、悵相見之晚。講學吟成。附記先生主韶陽會、人文濟濟、喜甚、乃作講學吟四絶。諸大老聞之、欽喜交集、乃更迭次韻和之。

其一

輝煌吾道日中天、無奈塵气障大全。此日重明昭宇宙、結盟千載主真傳。

其二

從來至道待人行，盡道方無愧所生。若欲道成須講習，葩經吃緊鳥嚶聲。

其三

人鬼關頭識未艱，轉迷只在覺迷間。詩藏亭氏傳心印，著察工夫是啟關。

其四

人人有道莫他求，己道還宜己自修。云若惜陰師大禹，大家齊步到尼邱。

緝敬李先生和

其一

大道原如日麗天，不分賢聖見偏全。皎然袖裏珠常在，何用沿門乞火傳。

其二

一從孝弟證堯行，吾愛子輿樂則生。但聽梁頭春燕子，泥來泥去自聲聲。

其三

下手方知罷手艱，不容些子間其間。常於終食不

遶驗、直透伏羲七日關。

其四

便除此外復何求、識破其中沒下修。試看雞鳴而起後、誰人不自可尼邱。

惺所王先生和

其一

談天終日不知天、率性而來天自全。會得鳶飛魚躍意、天機到此可言傳。

其二

好古必須照樣行、却憐無酒又愁生。道人日用隨緣度、每到春來聽鳥聲。

其三

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掀天地、合下先須透此關。

其四

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弦提一念通天地、翻來實山學此邱。

介孺呂先生和

佪藏

其一

都將雲霧當青天、管裹偏能見豹全。放却自家真種子、終年持鉢問人傳。

其二

吾曾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若向口頭敷衍去、寧知天載本無聲。

其三

下手何愁認取艱、分明利與善之間。其中倘得真扃鑰、夜夜柴門不必關。

其四

此道何須向外求。原來率性即真、修。試於倦臥飯飡看、大笑從前問索邱。

秦華州郭光復來馮嶺商學。附記 號振寰、爲少墟先生高弟。

秦咸陽張紹光來學。附記 號顯吾、橫渠先生裔也。

晉夏邑姜栻、王昱徒步商學。

五年乙丑、先生年六十有四。新安豫石呂先生諱濰、
講學於正學會所。
資會友鄭明宸喪。附記明宸病革、先生問之、乃知役
事無備、即取綠緞一疋、帷貲五兩
饋之、明
宸泣謝。
五月、瑞蓮生於盆池。附記先生畜蓮於盆、是月花開、
一莖兩頭、色艷襲人。門人頌德、
先生遜謝。
有友携山水圖乞題者、先生願以入言律云、
曾聞山水歸仁智、仁智渾忘山水因。方寸虛員成
浩蕩、襟懷磊落自嶙峋。騁遊閒客皆同調、夾岸烟
林總是春。流俗直須高着眼、塵氛得卷定中身。
從來圖畫虎頭懸、那個良工得妙傳。突兀樓臺拔
地上、巍峩巒嶂插雲巔。遊人掩映雲中樹、漁父蒼
茫浪裏天。極目幾何成勝賞、盪襟一洗意悠然。

和介孺呂先生儆學詩十律。

懍然深省猛然思、百歲光陰瞬息時。伯玉知非深用愧、武公進德豈嫌遲。功夫須索窮精髓、學問得無在面皮。從古聖賢超自異、所爭只是這些兒。

作聖由來本在心、漫從枝葉屢搜尋。存誠總是立身地、知恥的爲當頂針。無意寶山方得寶、忘情金窟始求金。閒修滋味應須會、毋使斯文墮陸沉。

躬行須要先講明、不講終須夢裏行。在昔楊生亦泣路、從來孔子不求名。春山有雨花應發、秋月無塵鏡自成。試把中庸提一句、緊關擇執是思誠。

紛紛世態是懸疣、帶水拖泥未肯休。翻覆雨雲難着眼、滄茫江海任垂鈎。惜陰但令移陶甓、粧假莫教沐楚猴。氣沫一章渾未藥、無他剩語不須勾。

視躬雅不息暇頹、自信如何是丈夫。吾道總歸一貫也、聖學豈在多能乎。春來花鳥開青眼、寒後松筠老白顏。好於此中尋意趣、勿勞更向外邊圖。

學道不分富與貧、一朝聞道是完人。境生百體爲

空質、撈內一家乃大身。與物胞民皆爲己、盡心知性總成人。自從秦越分途、後倏爾不知作易貞。平地誰知郎泰山無些蹊徑詎難攀。只從倦臥飢食內、便是層巒疊巘間。最緊要開煩惱障、第一先打利名關。胸中到此尋常別、勿用驅除自覺閑。知能良處是孩提、各具無庸罪降才。美玉含輝堪重也、明珠投暗抑何哉。休令濁霧從中翳、自爾清芬向外開。此事對人說不還、無妨暴入耳邊來。世間、驚羨聖與神、同是吾儕一樣人。彼抵及泉由惕厲、我憂中道爲因循。初終岐路只爲假心戶合符始算真。能向此中勘的透、不必更說渡迷津。道體廓然無際邊、果於何處覓其全。能知色色一莫非己、始信蒼蒼不是天。規矩百般俱可授、機關一點向誰傳。指南試問真消息、方寸空中自有圈。

李紳敬先生疏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薦先生脫菜灑池。

立脫粟會。（附記）先生覓俗尚侈靡、又立脫粟會。會語載印正稿。

跋李緝敬先生兩河會語。（附記）跋云、巋臺李公按部三省、車轍所至、即有講會、會即有語錄。茲兩河事竣而會語成、銓部呂介孺會丈開卷讀之、剖抉輿窔、言言理窟、洵學鵠哉。因念愚自萬曆己丑歲獲從雲浦孟先生遊、妄意此學有年、竟以他事、未得厠諸君子後、待巋臺公祖一印正之也。雖然、披閱會語、其學脉劃然、兩無牴牾、固有眞正印正在也。誦銓部簡端一序、則巋臺之學之識、業娓娓言之矣。居恆銓部最愼許可、存主設施、爲孟老師後一人。若所闡發、已深切而著明也者。胡埃愚之喋喋。無以、請得而言巋臺公祖之心。夫聖人之學、萬物一體之學也。世多以名位柴柵、以人我爲鞮鞻、以衆寡爲封畛、俾痾癢相關之倫、有秦越肥瘠之睽、何也。不晤於體之一故也。貴莫過於虞帝、而善與人同。位莫過於阿衡、而內溝是恥。大聖大賢、莫過於孔孟、而教學並行。聖賢

之大。於此益見。今離臺入公祖撤去藩籬、隨處斬節、講學。光前修而啟來嗣。處心積慮間、即虞之同也。尹之任也。皇皇汲汲之隱衷也。非有得於萬物一體之學。曷克臻是。萬物一體者、仁也。孔門只是求仁、求仁而學舉之矣。然則斯言也、斯語也、皆仁之所不容已也。其有得於道、不既深乎。愚不斐、特瘕言致之。亦以見印正之意云爾。

邑學生陳載陽偕弟啟陽來學。

楊時應蔡京名辨。附記後儒動稱楊龜山應蔡京名爲失身、余竊疑之。以龜山大儒、而出處不明若此、何以爲龜山。考之通鑑、則曰名楊時爲秘書郎、從蔡京之薦也。會路允迪言、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有是命。然後知龜山之出處未嘗不明也。夫蔡京雖當權、未嘗不由朝命、私自名賢之理。既由朝命、則時之應名、應朝命也、非應蔡京也、何不可之有。且往法亦何常哉。孔子見行

可而仕、際可公養而亦仕。當嶽宗時、朝政舛錯、從京之薦而有是命、似有見可之機矣、何爲而不仕。京卽惡相、然猶知時之賢而薦用之、非名用之也、未必非悔心之萌也。乘此機會、一轉移焉、爲力則易、胡爲不往。昔者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京之薦時、亦爲相用人之常。縱有私心自私之耳、何累於時。若謂不當應召、則將如平日之妨賢而可乎。不知何時可以應召也。士君子伏處衡茅、不當事任、雖具義膽忠肝、何以自效。故必乘時而起、而後朝政闕失得以匡救。倘堅執不仕、則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了不介意、亦忍矣。國家復何賴於人賢爲。使當應召後、有一毫附京之意、誠爲失身。乃觀其累累章疏、皆忠君愛國之忱、而薦主如京、且陳其蠹國害民、幾危社稷、則時之不附京也、不彰明較著哉、烏得不致辨云。

黃卷來學。（附記）邑布衣也、素行原慤、親死、廬墓三年。

新安孟宇鍵先生商學。附記諱一誠，雲浦先生子也。

冬十月，奉旨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

六年丙寅，先生年六十有五。詣新安，大會於呂先生芝泉書院。附記呂先生書院告成，先生策蹇詣之，與呂先生講月窟天根三十六宮之隱。詳洗心録。

晉垣曲加貢儒商學。

七年丁卯，先生年六十有六。詣張茅奠幼貢王先生墓。文載洗心録。

張金榜來學。附記邑布衣也，穀死，廬墓三年。

九月二十二日、仲孫遷生。附記曰復之子。

景運堂告成。附記先生於小東山巔建堂讀書、題曰景運堂。邑尹丁公扁曰山高水長。有記、載洗心録。

晉安邑曹貞予先生通札商學。附記曹先生、都憲人也。札云、沭雖未灸翁臺光、靄然聞高風有年。近讀所著講學佳語、如記如詩如解等、開蒙發蔀、大教優渥、能不感乎。

晉垣曲劉澄遠携妻子於澠。附記時垣曲皺會離群、澄遠嘗曰、道之於人、猶日用飲食然、何可須臾離哉。乃携妻子於澠、領先生教。時有匿書於書院壁者、會友見、欲糾之、先生曰、將誰糾乎、此正策勵吾儕耳。正當自反、吾梟盜跖乎、則彼言是也。梟非盜跖乎、則彼言誣也。是則不爽於口、誕則無愧於心、何必在他人口頭上討好字耶。尤先生曰、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示我以

險阻。人言皆我師也。惟自家背地打點自己功過便是，何病人言。遂作物物吟。

物去原無定，物來自有時。來去總爲物，何足障太虛。太虛無一物，萬物備於茲。有物難無物，無物任化機。物有物無內，條分路岐了。彼無與彼有，吾以任吾適。

崇正元年戊辰，先生年六十有七。○崇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師。

代巡李緝敬先生賚幣、聘先生登洛社講席。○附記：先生復按河洛，至厚禮早聘，敦請先生詣洛講學。先生率則中暨二子慎恐、慎動往焉。至則登講壇，推先生首座。大發致中致和之義。同社仰如山斗，觀聽者萬計。逾月始旋，行檄邑尹表其廬曰洛社真儒。

都憲范公諱景文賚幣、候學，表其廬曰正學真儒。

分守使劉公諱伸賁幣候學、表其廬曰盛世名儒。

督學潘公諱會紘賁幣候學、表其廬曰名理淵源。

雌臺姜公諱思睿賁幣候學、表其廬曰淵源伊洛。

秦渭南高仁甫先生過澠商學。（附記）高先生諱位、赴淮南府任、過澠求見、講論逾日。出曰、今之程朱也。

懷司李康賁幣請益、檄邑尹求先生行實記。

都左曹貞予先生薦先生於朝。（附記）昔先生起京左都、首薦先生及周海門二位。且曰、龍飛九五、正君子茹進之時、臣先舉二人爲高矢。澠池原任知縣張信民、道宗洙泗、學衍濂洛、如程頤之徧經筵、方得展其驥足。乞皇上先試之國學、以觀其用。云云

秋八月、旨下都憲、聘先生待詔京師。先生不就。

二年己巳、先生年六十有八代巡吳鹿友先生賫幣候學、表其廬曰昭代儒宗。後位至東閣大學士。

春正月、都撫捧部咨、聘先生如京。先生復不就。

冬十月、御鄉飲賓筵。

秦長安孝廉張霄商學。

二月初八日、叔孫遴生。日廉之子。

仲子慎動補邑學生。

河東薛公選徒步商學。附記文清公八世孫也。

靈寶許慄然商學。（附記）號松巖，許文簡公裔也。

資三族蓄種。（附記）時伏終不雨，豆禾無望，人皆皇皇。蓄籽二千錢，未盈數升。先生有蓄籽數石，盡資三族，不問其值，不望其償。收穫，存活者甚衆。

序辛復元樂天集。載洗心録。

（附記）復元回札云：樂天拙集，仰業老師玄晏。更問托劉生致謝，至今未奉德音。非新安呂豫石師有字相名，欲全過河，一商証緣。家母病屝，俟稍愈，得登龍求老師一發覆也。

又寄復元便面

卓哉辛叔子，蚤歲契天深。絶意爭華徑，究心玄聖林。六經歸肺腑，萬理羅胸襟。何日盟壇裏，相將一鼓琴。

玄帝廟碑記。

記曰：吾邑艮隅二十里許天壇觀，其來舊矣。觀在層巒疊巘間，爲節峯左蒜。古柏成林，蒼蒼鬱鬱，稱名勝云。其中廟貌彙集，類弘厥壯麗，修創不同時，各有碑記。獻玄帝雖經有廟，然湫隘不足供祀事。道人張雲松名演艮者，募化有年，廟宇神像，胥拓大而更新之，亦既巋煥可觀矣。緣餘⑦廿載前讀書，登眺其上，乞而匄爲文。余曰：崇祀邀神，非儒者之道，胡文爲。道人跪而泣曰：貧道八十餘，旦暮若風燭然，願得公言垂不朽，即坳身無憾。余嘉其志，無以請，言玄帝所爲玄帝，以解世惑，可乎。按玄帝經：孚樂國王太子得元君授道，修行顯化，白日登天。此其說之妄，皆後世好事者爲之，不足深辨。攷之易曰：帝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然則玄帝者，水帝也，於方爲北，於行爲水。水之色玄，服用黑，故以爲號。水主歸藏，亦主發散，故披髮跣足，皆發散之意。而所踏騰蛇、神龜，俱以水族點綴，義可概觀。且水內陽外陰，左右男女侍立，明其體陰而用陽也。世以周公訛花女附會之，

誕矣。蓋天一生水、實爲至尊。萬物得潤澤之氣以有歸。而生意一出、相見潔齊、怡然不窮、非水則木疑於潤而不得滋、火疑於燥而不得齊、金疑於寒而不得說。是故必水、五行始相爲用耳。此水之所以爲可尊也。竊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之爲智。水發萬物、智幹萬事。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明聖之由於智也。無智則仁流於兼愛、義流於爲我、禮流於奢靡而爲虚信之蕩、信流於膠執而爲刻舟之固。惟有智以灼其幾、則仁義禮信各得其當而爲尊不歸於理者否矣。觀天則知人、觀人則知天。盡人合天、余於是乎益信。知此、則知所爲玄帝而老氏家表而出之、或亦以其有功於民故也。宗世人或於怪誕之說、不加察耳。彼艮之修廟而立功垂後、一念所激發、未可探責也。特爲記之、以告夫後之崇正學而尊正言者、一致信焉。

資甥李修業庄田。附記、修業、先生長妹子也。時艱於家計、先生遂以金易天壇庄田一

分、與之以供母。

三年庚午、先生年六十有九。理學彙粹成。（附記）先生論諸儒語錄、拔其尤者、由宋至明、彙爲一書、親手錄成。

四書庭訓成。（附記）先生三子俱庭訓、每講書、必隨寫主意一條示之、數年始成、共二十冊。

四年辛未、先生年七十。剳疑日抄成。（附記）先生獨座洗心室、揪翻性理、皇極經世等書及天經日月山川風雨之屬、深加剖辨、註析甚明、親手錄成。

撰辛復元母墓表。（附記）先生嗣是絕筆。

五年壬申、先生年七十有一。立宗子緜元祀。

前代巡吳過淝、造廬請益。

佶藏

洗心録成。〔附記〕門人則中輩平日先生片語隻字貽之、錄成洗心集一部、約十本、欲壽諸梓。先生以其浩繁、乃擇其要者梓之。

印正稿成。〔附記〕門人又呈先生正學脫粟會語欲梓、先生刪之、改會語爲印正。

六年癸酉先生年七十有二。〔附記〕時先生行步少艱、而兩目炯炯、常於燈下小書、略無倦態。毎乘興歌詩、其吟曰、倦來曲肱、飢來藜羹。清風滿庭、綠竹騷英。俯仰林泉、何慮何營。造物與遊、以樂吾生。

又成七言律云

解組歸來樂意孤、小亭兀坐寂無譁。閒來務築山前石、靜裏栽培庭畔花。滿架雲編消歲月、一犂春雨潤桑麻。更借朋伴游園趣、共看沙鷗渡水涯。

別業即事

山深處處長薜蘿、石逕稜層上玉珂。更有一般無限趣、洞門喬木鳥聲和。

李子愼修補邑庠弟子員。

夏四月、先生疾病。【附記】則中至榻前候之、先生曰、吾學如天道於穆一日、有一日生意原無盡期。孔子七十、止云不踰矩。若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亦不可尊定師友。吾望則中甚切、正當汝孜黽勉。吾一生未嘗許一虧心事、所可貽子孫者、惟此而已。

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先生卒於正寢。【附記】時先生病革、坐榻上、口占一吟曰、歲月之不假兮、迅駛相催。學問之途駢兮、心志安厥。啟衾覩乎手足兮、全乎否哉。果得免於毀傷兮、覩死何矣。吟罷、復索紙筆、書古爲學如登萬仞山一首、又書爲學如撐上水舟一首、又書鋤禾日當午之詩、並昨日到城郭二首、後書某年月日張某書、用圖書於名左、付則中兒輩收、以識其義無忘。正衣冠、端坐而逝。

焉則中徒跣喪次、三日不食。附記時諸子擗踴欲絕、則中狼狽失聲、徒跣喪側、寢苫枕塊、三日不食。

會友周希孟等百餘人哭先生、宿於喪次。附記會友倏聞先生訃、竭蹶而至。有僕毀其面者、哀震天地。門外皆罷市巷哭、里閭婦人小子悉悲切失聲、四方赴弔者無虛日。

冬十月十二日、殯先生於東郭三里小東山之兆新塋。附記是日、送喪者約三千餘人、由郭內達塋左、哀聲震天。悉罷市往送、邑空。

秦張三重匍匐赴弔、廬於墓所一月、以母喪歸。

京憲曹亶予先生誄文。名理淵源、得人始昌。先生挺出、直下承當。躬行實踐力礪

瀾狂。著書立言、入室升堂。斯文宗主、吾道領綱。

南司馬呂介孺誄文。學非不講之爲憂、惟此躬行之爲貴。先生既闡發之無餘、復實踐之不愧。伊洛兮淵源、潛洞兮統滙。允昭代之哲人、誠斯文之表晁。

辛復元先生誄文。於維老師、金資玉質、力闢聖道、皎如出日。開來繼往、規矩繩尺。言爲世法、行爲世則。秦晉燕鄭、悉賴培栽。一代真儒、百世模楷。哲人其萎、吾道之厄。

五馬曾樂尹誄文。躬承先生誨教諄諄。約我以禮、博我以文。發揮道奧、繭絲牛毛。存教無類、物與民胞。叩厥道宗、惟循天理。自幼至耋、持之不毀。洵生民之先覺、先知、正斯文之乃根乃柢。

鹽舉張見室先生誄文。嗟先生於道岸兮、早歲誕登。嗟予學之不逮兮、悉借陶鎔。建學主盟兮、導聵開聾。因人指點兮、左右原逢。如時雨之化育兮、萬彙成龍。

纘史邢舜立先生誄文。講學之人夥矣，無如先生之理明；即講學之理明矣，無如先生之躬行。動容兮中禮，周旋兮從容。即聖人之復起，可俟百世，誰不景山高水長之嶽風。

孟宇鍵先生誄文。於維先生，性秉天成。吾儒山斗，師門閔曾。淵源嫡派，曹孟真宗。聲名洋溢，直達帝廷。待詔指日，道可大行。胡爲云云

總副郭振寰誄文。嗟予幼之失怙兮，非父母無以生。嗟予壯之失教兮，非先生無以成。三月兮春風，三尺兮立程。方欲終仰之如泰山，何慮乎頹崩。

馮則中哭先生誄文。嗟庸甫冠，流離困苦。躬逢老師，不啻父母。解衣敷恩，推食吐哺。育庸成立，膠庠列補。左攜幼提，開聾導瞽。立言著書，發覆千古。四海歸宗，豈曰小補。

臨縣絳衿公呈請入先生於鄉賢。附記呈爲真儒宜崇，乞天[8]轉申，以光

正道，以勵後學事。竊惟立德、立言，誠太上之偉業。重道尊賢，實　朝廷之盛典。惟其德可薦馨香，斯其人有光俎豆。今有理學鄉宦張信民者，幼秉天成，蚤歲識方圓之理，業端聖基，冲齡禀賢聖之趣。用則行義以宜民，藏則登壇以明道。若洗心，若印正，闢元聖之真傳。如秦晉、如燕鄭，宗哲人之心印。鳥刻甫達於　帝座，聲名已溢乎中國。誠一代之真儒，斯文之宗主者也。懇乞仁明老父師俯准輿情，亟請鄉祀，早升明禋之席，用伸大儒之報云。

本縣申文參語。（附記）邑尹羅公諱世濟。看得理學張先生學術真宗，遠紹伊洛之緒。教明正派，近廣曹孟之傳。鮮載烹而清芾名陰，錦游書而綠紆裴野。著述闢聖賢之心印，端方承俊羲之典型。允祀於鄉，以光大典。

本府申文參語。（附記）府尹王公諱家賢。看得理學張先生學有真傳，壯弘實敢。恩敷爾邑、

千秋共視庚桑。道繼前修，多士仰如山斗。鄉評推重，祀典宜崇。

督學批入鄉賢祭語。（附記）文衡胡公諱獬。看得理學張先生政媲黄周，傳接孔孟。彈琴敷治，化洽兩地甘棠。明道淑人，春蒞一壇文杏。允矣愷悌君子，洵哉開繼真儒。急入瞽宗，俟祀孔廟。

明崇正七年十二月初三日，邑侯羅公置主送祠。

門人馮奮庸等建先生專祠。（附記）門人馮則中等思先生不已，乃於家南卜地三楹，率會友百餘人，建先生祠宇，正堂三楹，享堂三楹，耳房各三楹。內立神龕，肖先生像，建於七年正月十二日，成於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後奉院表修。

八年春正月，閩學公詳院，表先生專祠。（附記）舊有門人馮奮庸等

共建專祠，未經上文，終屬私典。懇乞詳建院臺，試一表正，庶先賢可與公典，而後得以景從矣。邑尹羅印詳

請批允。

春三月，院允移文表先生祠。附記批原詳云：理學張先生明道淑人，聲譽久逹

帝座，本院仰止久矣。既門人建有專祠，不必另創。內著本院官銜，題以某年月日創立，有未周者，該縣宜加修葺，以見本院崇重之意。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邑尹金公旌表先生講學處。附記公諱奇玉。旌表先生講學處馬嶺村同樂堂，扁曰學紹濂溪，聯曰析理決疑，透關鍵於程朱，功垂俎豆。立言了義，亘光華於河洛，氣貫星文。

雍正三年乙巳夏六月，府尹張公作印正稿序。冬十

二月、置主送入書院。

雍正四年春三月、邑侯王公建木坊於五里河先生講學處。

王公修飭先生祠址、土內瑞牌出現。（附記）公命五世孫奉祀生張鳳翮修理先生祠址、忽於基內掘出一小石牌、上書附鳳二字、其白若玉、四面雲邊、寬約三指、長約四寸、人僉以爲非凡器也。即此微物、遂以驗眞翮之符瑞出現、遺以見良敬之德致所感、故動天地而生嘉祥。彰請鳳儀麟見之休、不於崇儒重道之世而徵其兆乎。士君子咸謂不可褻覩也、因而記之。

夏四月、按臺張公賢先生遺書、發文學院。（附記）張公批云、甚心

先生前代醇儒，旌揚允當。學院王公諱國棟批云、洗心先生理學淵源，既已光榮前代，自應重顯興朝。

雍正五年丁未、邑侯王公重建先生專祠。（附記先生舊祠湮圮、）王公用捐米價、重建於舊址。正宇三楹、大門一楹、並周圍牆垣。二月二十五日立木、七月二十七日告竣。八月初五日、置主入祠。門人馮舊庸、忠瀚、趙良棟配享、勒石於祠左、懸額於大門、扁曰洗心祠、聯曰、立言著書洗心、振興鼇木。講學會傳脫稾、樂起月川。

余小子翮幼讀儒書、閱覽祖訓、原欲上進、光顯前人。無如未學鮮修、家貧實甚、惟躬耕隴畝、以爲糊口之資。中心耿耿、抱慚良多矣。幸逢我賢侯王父師諱箴輿號孟亭係江南省揚州府寶應縣民籍、來蒞瀧邑、禮士愛民、種種德政、莫能盡述。其念我高祖祠宇傾圮、即慨然以爲己任、捐貲募工、聿新之。享跋書板散失、復出百金、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傳祠既頹而重新、書將泯而復存、非其重道之意誠懇、賢賢之心殷勤、胡以數

年來從未有人過而問之者，今一旦振興，乃爾乎。余小子感其深恩，於其厚澤，即終身莫報萬一也。因而置一木牌，上書　邑賢侯王父師長生祿位，與高祖並祀於祠内，朝夕拜跪，春秋焚香，以祝其悠久。惟願我　賢侯長享爵祿於無窮也，庶少伸報恩之微衷焉耳。爰記其事，續載於高祖遺書之中，俾海内九州文人傑士，共聞共知，令典弘猷，垂我後昆，得以世世不忘。

旹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春王正月、

五世嫡孫奉祀生張鳳翮謹跋。

雍正六年夏四月、郡守張公親書對聯、送先生祠。

附記 公諱漢字數存、號月槎、雲南石屏人。以翰苑起家。前作印正稿書序、置先生木主、親送入文中書院享祀。至是、又書聯、送先生專祠。

○聯曰

講學有三張、關横渠而後。洗心猶二水、在月川、雲浦之間。

贊歎宗人漢書。

雍正九年秋八月、邑侯陸公和正學書院詩、親書二幅送先生祠。

附說 公諱方炳、係江南華亭人。由歲貢生出身、拜謁先生禮儀懇切、和詩親送、恭祠、贊歎華亭陸方炳拜稿。

○正學書院

芊蒼岩邑家、草徑山城路。講院傾狂飈、諸樸無時雨。風流猶未泯、後生切懷慕。仰惟　先生幼、方闡亦謬誤。稍長師月川、學殖奉程度。傳薪子與氏、大道閑翦蓁。能與梵剎中、探龍羣奔赴。作宰赤望區、鄰屋瀝膏露。導水民派灘、刊書士陶鑄。齊土開而耕、哀鴻招而聚。白雲望飛揚、掛冠不遑優。良發骨徒立、髣擬影尋成素。遵制節餘哀、禮樂毋荒數。討論志益勤、坐徒若蟻附。綿情講堂開、晨夕起沉錮。東兩遍驅乘、提携難指數。部陽主席久、脫粟會學教。脫表額高懸、正學動瞻顧。卓哉　先生出、荷道乃請褋。

千載微言絶、隻身大聲呼。故宇今無存、遺址誰復護。幸逢
聖主時、朝旭散昏霧。營建啟顔巷、鹿洞應遥溯。

○正學書院次韻

二五之精、命自天、體能包用道原全。講求性始無虧蔽、古聖如將一貫傳。致知離物説躬行、寂滅岐禅談此生。問學工夫原要緊、須求同氣應同聲。仁守艱如知及難、也兑麗澤隱微、間。指明識正潜

修的、非老非禪脫鬼關。
卓立之前勉强束欲從只在日純修。挺撕涵養能
無間、齊肖光風樂一鄉。

乾隆四年己未、邑侯諸公捐貲塑先生真像於祠。

附記 公諱齊賢、字午橋、號循齋、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聖齋先生世裔、雍正庚戌科進士。署理於澠邑、政方名杜、民歌父母。學本周程、士仰濂洛。蒞任下車之初、即訪先賢先儒故跡、崇儒重道之誠、拜謁我高祖抱初之祠、隨捐米俸、命工塑像、絲毫費用俱出己囊。遂闢坊於祠前、上書明理學洗心張夫子祠、內匾曰道宣洛西、列聯曰學溯三川、立德立言之業化行兩邑；有猷有守之儒。六月十三日、工既告竣、儀禮致祭、庶品精潔、誠意懇至。○祭文云、韶山巍巍、澠水清清。天生偉人、吾道斯亨。溯先生之誕降、乃五嶽之晶晶。固挺生之靈異、致長老之咸驚。謂文清之同類、隨頭角之崢嶸。以講學爲己任、振聾聵而復開盲。闡良知之絕學、析雲浦之精英。嗚呼。盈天地間皆道也、而道必待人而後行。傳

道者不絶於古今也，有其實者斯有其名。 先生接月川之墜緒，爲與道之主盟。至今思脫粟之一會，欽人已之兼成。讀仰正之一編，若磬欬之如生。以 先生之明體達用，不艱弘濟乎一世，寧止兩邑之賢聲。雖然，先生之位不顯，先生之道常明。寒暑自有代謝，山川寧有變更。豈若流心之學，爲能愈遠而愈精。齋賢仰儒先之芳躅，借前轍以爲程。愧工夫之絶續，致清夜之怦怦。望 先生之繫誘，掖虛後學之來哉。謹告。

十二月二十日，諸公移文學博查明祀典。

【附記】原文云：竊維前川先生道傳鄒魯，學繼周程，洞理學之真傳，實儒宗之正脈。張洗心先生明體達用，微言載在正幾編，翼學砥經，紀纂著脫粟一會。此二先生者，並宜俎豆千秋，昭垂百世。第乃祀典闕如，餼羊罔供，嚴署縣雖代爲之無幾，實景仰之維殷。爲此合牒貴學，請煩查照牒文內事理，希即查明二先生從前曾否載入祀典，其子孫有無祭田，誰守專祠，致祭之典於何年廢弛，現在應作何致祭，一一查明議覆，以憑酌定。尊崇先哲，正所以興起後人，追溯芳徽，乃所以維持風俗。同官茲土，諒有同心，事關大典，且秋丁在邇，幸勿遲延云云。

學博張先生迴詳。

附記 先生諱其君、字仔棠、號伯二、係懷慶府孟縣人。以拔貢出身司鐸滬邑、德業深沉、陶淑士風、啟遠情殷。原詳云准查照　曾張二夫子為何獲祀、有無祭田云云、是徵老父臺崇儒重道、愛慕先賢、以啟建後人之至意也。單學准此、隨查明曾張二夫子一[illegible]二程的派、理宜配享、光崇祀典。不知從前何以未經奉旨刻祀廟廡、典[illegible]知、誠為憾事。訪之兩家子姓、唯皆、真應並無[illegible]涖任以來、每逢戊祭、躬到二祠、伏拜仰發聊申企慕之情而已。且聞月川祠有、脩年一奉、不知[illegible]負何時、後又何時移入文中書院、並文中子蘇積濱二先生、並曾張二神主毀尊供祭。早學空抱憾心、無力更正、祭儀幸冕、悵悵人之。幸逢　老父臺感先賢之墓、遠肖真之像既[illegible]濟、聯復訪求歷、[illegible]禋祀久缺。樂爾設裎添體

[illegible]

上憲，俾得從祀，與一時之盛典，隆千載之永祀，不惟兩祠生光，二姓子孫感佩無窮，屬在吾徒志同道合，共將拊髀稱快，鼓舞歌頌靡已矣。擬合具文回覆，爲此備由牒呈，伏乞照驗施行。

八月初四日戊祭，諸公捐俸，設牲添醴，豬一羊一，潔粢豐盛，致祭於先生之祠。

附記 ○祭文云

於維先生，自號洗心。天機日湛，義理時尋。闡明理學，著作如林。脫粟一會，吊昭古今。印正一編，宛然四箴。燕秦鄒魯，賢哲森森。化行兩邑，無愧影衾。先生之品，璞玉渾金。先生之學，山高水深。時有遠近，道無升沉。有善傳述，有像端臨。厥維後學，何

以嗣音。賢來暑篆，仰止心欽。茲當秋祭，聊備裕貧。
伏望 先生求格來歆。上告。

校記

①尊：當作「遵」。按，本譜「遵」字多作「尊」，此後不一一出校。

②「翰墨」上疑當有「訂」字。

③幾：當作「几」。

④齊：當作「齋」。

⑤桃園：當作「桃源」。

⑥「位」下當脱一「爲」字。

⑦餘：當作「余」。

⑧天：疑誤。

跋

昔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此語信然。余小子常悼先業之淪湮、傷遺澤之將絶、書版散失、祠宇傾頹。幸逢我

王父師諱 歲與恩捐米俸、振衰起廢、裡祀久缺、莫容幾敝、又益家我

諸父師諱 齊賢特恩捐貲肖像於祠。余輩爲後裔者、庸陋不肖、既不克顯揚祖宗之德、於不墜抱憾無窮。復不能圖報 二公之恩於萬一、罪愈難

逭。因設二木牌、一書邑賢侯王公長生祿位、一書邑賢侯諸公長生祿位。並祀於高祖之祠、焚香拜祝爵祿無疆、庶乎諷詠遺書而生感、瞻拜先容而興思。祖宗書像音容常在、二公恩德永違弗替。前後適逢其人、美盛自相爲繼。立功垂訓、流芳百世。績載於祖書之中、光顯於千秋。奕禩五世嫡孫奉祀生張學龢感佩謹誌。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月中浣之吉。

六世孫庠生　弘文　七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4
页数=854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05
SS号=1236559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3.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